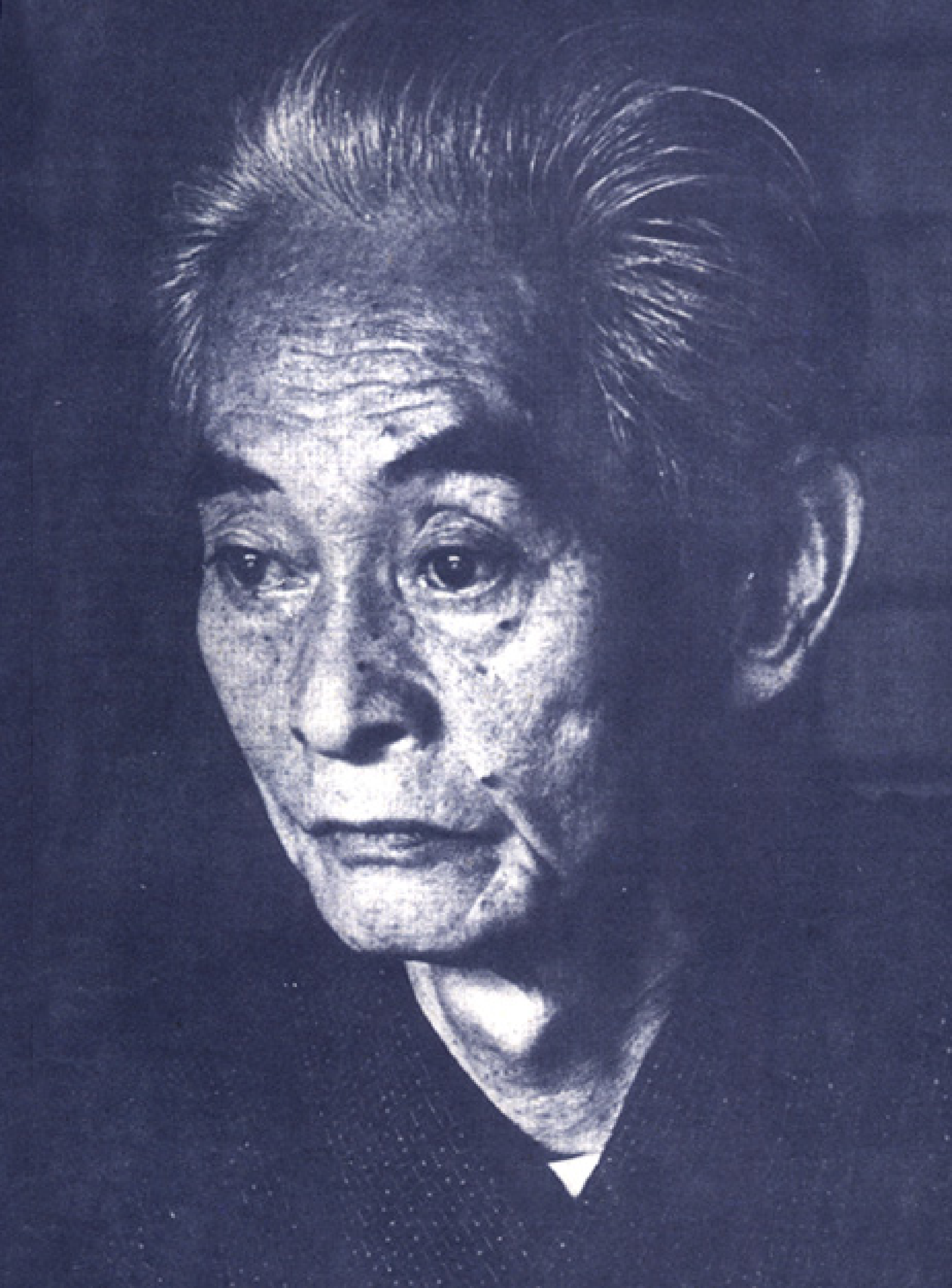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文集

日兮月兮◎浅草红团

主编 叶渭渠



川　端　康　成　文　集

日　兮　月　兮

陈　薇译

浅　草　红　团

金海曙　郭　伟译

川端康成

日兮月兮・浅草红团　目录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川端康成的文学不仅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古典、平安朝以后的日本文学的传统相结合，在“新感觉派”起步之初，它同包括现代派在内的西欧文学也有很深的关系。东方悠久的传统与西欧现代派文学的实质联系，对世界的广泛关心，这是贯穿于川端文学的特征。这种文学的多样性，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二十多年后、诞生一百周年在即的现在，得到了世界上广泛的理解。它也是二十世纪文学的特征之一。在以“城市人”为主人公的小说里，他留下了杰作，同时也留下了为数不少的，描写日常与非日常的两种世界微妙关系的作品。正如三岛由纪夫所评论的那样，川端康成是个“永恒的旅行者”。同时也是描绘旅行幻想的名人。他还写了《他者》和为数众多描写女性的以及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的作品。

但愿中国读者通过这次翻译出版的《川端康成文集》，可以了解到川端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以及其文学的趣味性。他向西方学习，但决不单纯模仿西方，而是创造出东方的文学来。但愿读者能体味到川端康成文学的真正价值。

川端香男里

《川端康成文集》(全十卷) 问世了。

自 1981 年我国第一次出版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古都》中译本以来，川端文学突破了某些禁锢，在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终于赢得了我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理解和接受,长久不衰。

多年来,我读到从名家到普通工农读者的著文和来函,对川端文学的主流都给予积极的肯定的评价。著名作家曹禺赐函云“昨日始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虽未尽毕，然已不能释手。日人小说确有其风格，而其细致、精确、优美、真切，在我读过的这几篇中，十分明显。”刘白羽著文称赞川端康成“创造了具有日本美、东方美的艺术”,“川端心灵中蕴藏着的日本古文化之美有多么深，多么厚。”许多读者来函都公认川端康成是世界文豪。最使我深受感动的是，一位家住安徽省岳西县美丽乡道中村的农村青年的来信，说他那里“极为闭塞落后，收不到邮件”，他偶然读到川端的作品，经过艰难的道路，与译者取得了联系，谈了他读川端作品的感想，认为“川端的作品中有一缕缕氤氲首尾的凄凉,构成了含蓄的悲剧美。”

我国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和出版界为在我国译介川端康

成文学做了大量工作，赢得海内外的肯定评价。日本学者和刊物就称赞我国译介和研究川端文学的成果“居于外国、包括欧美在内的川端文学研究的第一位。”我国出版的《川端康成掌小说百篇》是欧美也没有作为单行本出版过的。尽管如此，也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一是多集中出版少数为人注目的作品，未能反映川端文学的全貌；二是零敲碎打，分散出版，未能形成系列化。多年来，作为川端文学的爱好者和翻译研究者，我觉得有必要做些工作，以弥补这些不足。1992年访日期间，与挚友、北海学园大学教授千叶宣一先生一起走访镰仓川端宅邸时。与川端义子、东京大学教授川端香男里先生就翻译和研究川端文学诸问题交换了意见。回国后，我将系统出版一套川端康成的丛书的设想告诉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先生们。并马上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1994年访日时，与香男里先生会面，承蒙他与川端康成夫人秀子女士亲授版权和惠赐序言。千叶宣一先生将这项事业“作为我们命运邂逅的、永恒友情的纪念碑”，给予我们“物心两面”的支持。

在顾问香男里、宣一和川端康成研究会会长长谷川泉三位先生的热心指导下，本文集与我国读者见面了。在此谨向

上述诸位先生以及支持本文集翻译，装帧和出版工作的所有同仁，致以衷心的谢忱。

本文集的主要特色是，⑴ 在十卷本的范围内，尽可能系统地反映川端康成各个时期的创作倾向，比如新感觉派时期创作的某些具有新感觉主义倾向的掌小说，以及《春天的景色》、《温泉旅馆》；回归传统主义时期的全盘继承佛教哲理尤其是轮回思想的《抒情歌》，以及在东方与西方文化交融中产生的《雪国》、《千只鹤》和《古都》等，从而展示川端在两种极端倾向的摇荡中，产生了对传统文学也对西方文学批判的冲动和自觉的认识，认真整理了自己的文学创 作思想，最终创造出川端文学之美、东方文学之美的历程。

⑵ 有重点地编选一批过去从未出版的、而在川端文学世界中又占有不可忽视地位的作品，比如《浅草红团》、《美丽与悲哀》、《日兮月兮》、《蒲公英》等中长篇小说。这些作品给读者提供一个更立体、更广角的镜头，来窥视川端文学的全貌。

⑶ 尽量照顾各文学种类，除长中短篇小说外，还选编了掌小说、散文和创作随笔。川端的许多小说都是先经掌篇小说的发酵、酿选，然后提炼、改造而形成的，甚至可以说，

他的掌小说,包含了他的小说创作的基础特色和一切要素。是川端全部创作的缩影。所以一位日本学者说,叩开川端文学的钥匙是掌小说。这次以掌小说全集的形式出版,以飨读者。创作随笔《独影自命》记录了各个作品的创作经过和创作体验,它与收入散文集中浓缩了川端美学思想的《我在美丽的日本》、《美的存在与发现》、《日本文学之美》一起,从另一个方面提供打开川端文学之门的钥匙。

⑷ 有选择地编选了一些有争议或争议较大的作品,比如《睡美人》、《一只胳膊》等。过去有的论者对这类作品只片面地列举其表面情节就简单化地加以鞭挞。其实文学都是文化的复合体,如果不从多角度多层次地挖掘其文化的深层内涵,包括其传统的审美意识,是很难把握其真髓的。正如长谷川泉所说的,如果有慧眼的人,不必卒读《睡美人》就可以知道里面没有写老丑的东西。全文译介这些作品,可以为文学爱好者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以便根据作品的实际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求实的批评。

川端康成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他们率先将东方文学推向世界。我们评价川端的每部作品得失的时候,不能忽视从整体上把握川端文学的意义

和价值。也就是说，他在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坐标轴上确立自己的历史方位，挖掘日本传统文化最深层的东西和西方现代文化最广泛的东西，并使之融合，创造出具有日本的美和民族个性的文学，从而使自己的文学立于世界文学之体。正如三岛由纪夫总结川端康成的创作经验时所指出的："生于日本的艺术家，被迫对日本文化不断地进行批判，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清理出真正属于自己风土和本能的东西，只有在这方面取得切实成果的人是成功的。"（《川端康成的东洋与西洋》）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集的出版只是我国系统译介川端文学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还将要耕耘下去，不断地从川端文学的矿脉中挖掘出不仅属于日本的，同时也是属于东方乃至世界的东西。

日兮月兮

在光悦会上

一

京都正值阵雨频繁的秋天，今天又是一副要下阵雨的模样。

如果从大德寺的旁边走过的话，回头可以看见比睿山的山顶，正隐没在一层薄薄的雨云里。

汽车停了下来，为了打听去光悦寺[①]的路。

“爸爸，您不知道怎么去吗？”

“战争以前去过一次。那天是个好天，一直到了大德寺的孤篷庵前，是走着去的。那已经是十年前的过去啦。”

父亲把帽子放在旅馆里了。看着父亲光溜溜的头顶，松子想回想一下十年前的父亲的模样，可记不清楚了。不过，现

① 光悦寺—— 位于京都鹰之峰的日莲宗古刹。

在倒觉得，要是在这颗又大又圆的脑袋上，留着稀疏的几缕头发的话，似乎反而有些滑稽可笑。

松子这样想着，看到司机把车停着，坐等着可以问路的行人通过。松子对司机的这种不慌不忙、慢条斯理的态度，渐渐觉得可笑起来。

沿着那条远离闹市的乡间道路，两个老妇人相依相偎着走过来。

“从这里一拐弯，就到了。鹰之峰那边因为要开茶会，有好多像这样的汽车都往那边去呢。”

冲着把头缩回车窗里的司机，老妇人又加了一句，“用不着再打听了，走到顶头的那座有白墙的寺院就到了。”

在一条窄道上没走多远，果然遇到了那堵白墙。“源光庵。”松子念着寺院的名字。

而且，在寺院的前面，果然像是有去茶会的“好多”汽车能通过的道路。松子他们的汽车刚才一直都在走错道。

在光悦寺大门前，从茶会上散场的人们聚在一幢颇具乡间风味的房子的屋檐下。阵雨似乎已停了，但又让人觉得仿佛仍在继续下着。也许这群人不是在躲雨，而是在这里等车。

“爸爸，乐先生站在那里呢。”

“什么？”父亲有些懵懵懂懂地问道。

松子已经打开了车门，无法伸手给父亲指点那个人。松子自己先从车里出来，等在门口，摆出准备搀扶已经发福的父亲的架式。而且，在离开车子前，松子稍微低了低头，可又有点踌躇不决。乐先生没有发觉松子在向自己打招呼。

但是，乐先生似乎是拦了松子他们刚才乘坐的那辆出租

汽车离去的。

沿着通向光悦寺的石板路，松子边走边说道：

“那位胖胖的先生，就是乐先生。当然啦，还赶不上爸爸。”

“还年轻嘛。”父亲说道。

—— 今年春天，当代的乐吉左卫门应邀出席在镰仓的圆觉寺召开的乐茶碗[①] 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松子亲眼见到了乐家的当代掌门人。

在大厅的壁龛和茶桌上，依次摆着乐家[②] 世世代代的茶碗，从第一代的长次郎，第二代常庆，第三代道入开始，直到第十二代的弘入，第十三代的惺入。乐先生解说了每只茶碗的艺术个性、趣味和工艺效果。此外，乐先生还用自己从京都带来的陶土，现场表演了茶碗的做法，让大家一饱眼福。乐先生的言谈举止，颇有一股男人气魄，痛快干脆，听起来让人觉得愉快。陈列在壁龛和茶桌上的四五十只乐茶碗，也都任由众人随意地取拿，尽情地赏玩。这让松子十分惊异，觉得也许这反映了乐先生的为人。茶会因此带给松子的喜悦也就变得更有深度。

那时候，松子经常彻夜失眠，视力变得十分衰弱，连看绿叶也会觉得刺痛，可因此长次郎、道入等人的茶碗，看上

① 乐茶碗—— 在日本茶碗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被作为茶道的专用茶碗。乐茶碗是由所谓“乐烧”制成的，即用手捏土成模型，低温烧成的一种素陶。原产于京都，有红、黑两种。据说由千利休创始。

② 乐家—— 乐家谱系如下：第一代为长次郎，第二代常庆，第三代道入，以后顺次为一入，宗入，左入，长入，得入，了入，旦入，庆入，弘入，惺入，吉左卫门。

去反而越发显得鲜活。那时候的松子，哪怕只是稍微被人抚摸一下，也会忍不住地哭泣起来，所以松子好像是在用自己的心灵触摸着拿在手里的茶碗。在那半天的时间里，松子暂时忘却了爱情带来的悲苦。

圆觉寺的乐茶碗大会，就这样留在了松子的记忆里。虽然强忍住不让自己流泪，可松子记得似乎还是有一滴眼泪不知掉进当时的哪一只乐茶碗的茶垢里了。

但是，松子回避走到人前，总是呆在一百五十多位来客的后面，像是躲在人影里似的，所以乐先生是不可能记得松子的。

二

父亲在光悦寺本殿前的传达室里付会费的时候，松子正看着白色的山茶花。那是寺庙的厨房大门旁边的山茶花，大大的一株山茶树被修剪成了蛋形，山茶花正怒放着。

在十一月十三日，从上午十点开始，将举行本阿弥光悦[①]的法事，十二、十三日两天，将架设追福釜。光悦会[②] 和东京的大师会一样，都是以珍宝器物齐全的大型茶会而闻名遐迩。松子父女俩是乘夜车火车“明星”号于十三日清晨五点

① 本阿弥光悦—— 江户初期的艺术家（1558～1687），善于鉴定刀剑和精通书法。在陶器和茶道方面也颇有造诣。

② 光悦会—— 缅怀本阿弥光悦遗德的茶会。相对于春季在东京召开的“大师会”，秋季在京都召开。每年的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的三天，由东京、京都、大阪、名古屋和金泽五都的美术商负责组织，举行盛大的茶会。

左右到达京都的，在旅馆里稍事休息了一会儿，中午以后出门的。

法事已经结束了，可松子和父亲还是参拜了本殿。然后，从本殿穿过寺庙的厨房，进到了庭院里。被雨水打湿的土地上的湿土，粘到了木屐上。庭院中央的太虚庵里人正拥挤，所以父女俩先去了位于里面的骑牛庵。

骑牛庵今年由光悦会的东京方面的发起人负责。虽说是浓茶，因为一天要招待三百位来客，所以客人们被安排在庭院内的简易休息室里品茶，在茶席上也只是见识一下茶具而已。而且，松子的父亲朝井也并不是那种从东京特意赶来光悦会的茶人，只不过因为女儿在学茶道，而偶然动了带女儿来光悦会看一次的念头罢了。

“芭蕾和茶道，好像是战后小姐们的时髦。芭蕾和茶道，真是奇妙的组合，也许是和魂洋才的一种新形式吧。跳芭蕾舞时着西式服装，行茶道时则穿漂亮的日本和服，……”父亲有意调侃着松子说道。

不过，像光悦会这样的大型茶会，简直如同茶道的节日，如果以为在那些浮华的人丛里见不出茶道的神韵和形貌，就大错而特错了。父亲没有忘记再次提醒松子这一点。因为朝井明白，女儿似乎是为了平静内心的迷乱才习茶道的，所以惟恐来到这天下首屈一指的大茶会，反倒让松子对茶道发生了幻灭。

在骑牛庵的简易休息室里，有据说是光悦的孙子空中斋

光甫的亲笔葡萄彩绘，朝井正颇觉稀奇地看着，“爸爸”，松子轻声地叫道，伶俐地端来沏好的茶碗。

茶室里已有先到的客人，所以朝井在松树的树荫下一边等着，一边扭头看着背后的山，不觉叫道，“哟，成了秃山了。是战时给伐了吧？”

浑圆的、形状优美的两座山，光悦曾经朝夕眺望过。朝井记得战前来的时候，这两座山还是绿树环抱。据说那两座山，一座叫鹰之峰，另一座叫鹫之峰。而且，光悦寺坐落的这座小山也被叫做鹰之峰。光悦经营的艺术村老早就湮灭无存了，现在的寺院、茶室虽然尚且不古老，这两座浑圆的山峰，现在却又都光秃起来了。

有这样两首俳句：

“阵雨茫茫，
两山交错光悦寺。”
“夕阳西下，
盼望阵雨仰山峰。”

秃山上有没有在下阵雨，朝井张开手掌试了试，也还是说不清楚。眺望两座山之间的山谷，朝井发现有一间形状古怪的小屋。

“那儿在挖锰呢。”一位茶道老师模样的女人告诉朝井。

朝井感觉先进去的那批客人快要出来，就回过头来，从茶室右侧的小山边缘，远远地瞥见京都的街市。

也不讲什么顺序，松子跟在父亲的身后，大约第五六个，

走进了茶席，立即被微暗的壁龛里的那只淡淡地飘浮着一层莹光的伊贺花瓶[1][2]里的花攫住了视线。那只伊贺花瓶仿佛是神秘的珠母贝在海底熠熠生辉。而被水濡湿后，则现出妖冶般的艳丽。伊贺的蓝绿色的釉子，经四周的微暗衬托，淡蓝的色泽，愈加焕发，愈加夺目。贴近看的话，在瓶脚的灰褐焦糊处还带着水珠。带耳的花瓶立姿，强劲而挺秀。

挂轴用的是寸松庵色纸[3]，上面题写着“山里深秋夜，萦回万物悲[4] ……”这样的和歌句子。茶壶是东山殿[5] 喜好的由光信做的松树底画[6] 的芦屋釜[7]。茶碗是光悦七种之一的“雨云”[8]，松子也曾耳闻其名，是光悦亲手做的黑乐。松子想着轮到自己时，要好好看个仔细。可是席间的光线昏暗，加

① 伊贺花瓶—— 指伊贺烧花瓶。最早见于六百～七百年前的一种陶器，采用深蓝色的玻璃釉药。伊贺，古国名，现三重县西部一带。

② 花瓶—— 日本的花瓶分为真、行、草三类。直指金属类的花瓶，行包括瓷器和陶器的花瓶，草包括陶器、竹、木工等的花瓶。

③ 色纸—— 用来书写和歌、俳句等的方形厚纸。

④ “山里深秋夜……”—— 该和歌原文为，“山里深秋夜，萦回万物悲，鹿鸣声里梦，几度醒来时。”(引自杨烈译文)

⑤ 东山殿—— 室町中期的将军足利义政的异称。足利义政（1436～1490）是足利第八代将军。他在京都东山兴建银阁寺，兴起东山文化，故被称为东山殿。

⑥ 底画—— 在色纸或诗笺上画的画儿，在其上书写文字。

⑦ 芦屋釜—— 日本最古老的一种茶壶样式，产于筑前远贺川川口的芦屋（现福冈县境内）。

⑧ “雨云”—— 黑乐茶碗，由光悦所做。涂上的黑色釉药状如移动很快的雨云，故名。

上自己影子的投射，在黑色的“火间”[1]，由釉子的流淌形成的被认为是雨云的景色，也没有看分明。茶勺是空中斋的“共筒”[2]，据说是他八十二岁时所作的这一精细的铭刻，也还是看起来吃力。茶叶筒是中兴名物[3]，水罐是云州藏帐[4]，无论哪样东西都极尽讲究。但是，松子的眼睛一直被壁龛里的那只花瓶牢牢地吸引住。在暗淡的光线里，没有再比伊贺的蓝色玻璃釉更美奂美伦的了。

插着白色山茶花的那蓝色萤火一般的伊贺花瓶的光泽，再次让松子看得如醉如痴，以致“砂张”[5] 的“建水”[6] 转到膝前，松子竟有些心不在焉地拿到手上。

“小心手上的油蹭上。”下一位客人冲松子嘀咕了一句。主席台上的负责人却说：“不要紧，请。待一会儿会擦的。”

“砂张”上是不能蹭上手指上的油脂，也不能留下用硬布擦拭后的擦痕的。

三

太虚庵，今年由名古屋方面的发起人负责。

---

① “火间”—— 指陶器的陶胎的一部分不上釉药，经火烧后，这一部分从釉子中间裸露出来，呈红褐色的状态。

② 共筒—— 装小茶勺的竹筒，和小茶勺均为同一作者所做。

③ 中兴名物—— 利休以后，在宽永时代（1624～1643），由小堀远州选定的贵重茶具。

④ 云州藏帐—— 指松平不昧的收藏品。松平不昧，江户后期的出云松江藩主，精通茶道，创立石州流不昧派。对禅道、书画、和歌也很精通。

⑤ 砂张—— 金属制的盛放清水的水罐。

⑥ 建水—— 盛放清洗茶具的清水的水罐。

在用折弯后的竹子编结的低矮的篱笆，也就是所谓光悦篱笆的外面等候的松子，对父亲说道："里千家[1]的二公子来了呀。"

"你倒是挺知道的。"

"从《淡交》[2]的照片上看到的。"

但是，松子目送着那人的背影，却忽地住了嘴，一抽身躲在了父亲的身后。

和里千家的二公子擦肩而过，朝这边走过来的高个子青年，似乎看见了松子，稍微停了一下脚步，像又改变了主意，径直地走了过来。

"想不到在这里……"

"爸爸，这是高谷先生。"松子说道，似乎在向父亲介绍的同时，想要镇定一下自己的情绪。

"噢。"

比起高谷，父亲似乎更在意女儿，不动声色地做出庇护松子的站姿，一边对高谷还礼。

"我来京都，刚巧……"高谷扬起浓眉，"从东京专程赶来的人也不少啊。"

"你是一个人来的？"朝井不慌不忙地问道。

"啊？嗯，……"高谷支吾着，避而不答，"玄琢的茶席已经去过了，还是现在要去？我刚才顺路先去过了。如果没

① 里千家—— 茶道千家流的分派，以千利休的孙子宗旦的第四子宗室为始祖。

② 《淡交》—— 关于茶道的专门杂志。

有什么不妨的话，我送送你们。”

“谢谢，不麻烦了。”

太虚庵里的壁龛，也在伊贺花瓶里插着一枝含苞欲放的白色山茶花。墙壁上挂着升斗形色纸[1]。但是，松子由于刚才见到高谷幸二，而有些神情恍惚，没有看懂纸笺上的和歌，拿在手上的对半涂成不同颜色的“伊罗保”[2]茶碗，也没有看清楚。松子心神不宁，又觉得似乎幸二就等在外面，所以也不敢离开座席。

果然，幸二等在外面。

“又下起阵雨来了。我送送你们吧。”

松子看了父亲一眼，但幸二的车就停在那里。

松子想从父亲的身后跨进车里时，却一眼瞥见随手扔在座席后边的女人的鲜艳的披肩和大衣，松子惊得一时僵在那里动弹不得。幸二正等在车门的旁边。松子对着幸二的那半边脸颊烧烙般地疼痛起来。松子将身体尽量前倾，好让后背碰不到那两样女人的东西。

玄琢的土桥别墅说话就到了。

“那么，就此失陪了。”幸二站在大门口说道，“这是旅馆的车，你们回去时坐吧。”

“不必啦。回去的时候，想走着去大德寺。谢谢啦。”

“可是，说不定会下雨的。我可以坐同伴的车回去。请吧。”

幸二做出要把车推给朝井的动作，退后两三步，这才从

① 升斗形色纸—— 用来书写书信、和歌的断简残篇的色纸。

② 伊罗保—— 朝鲜李朝时代的朝鲜茶碗，以表面粗糙为特征。

正面认真地看了松子一眼，眼里流露出一抹忧伤的神情。

“那祝你们愉快。”

松子垂着眼皮说道：“幸二，车里的东西……？”

“啊，你不说，我差点儿忘了。”幸二慌慌张张地折回，笨拙地将女人的大衣和披肩揽进怀里。松子想到帮他叠叠整齐，可终于没有动。

四

走进土桥别墅的大厅时，四五十位先到的客人已经等在那里，朝井惊呼一声“雪舟”，说着就从人群的缝隙间穿过，走近壁龛。

壁龛里悬挂着题有牧松和了庵的画赞的雪舟[①] 的山水画，是国宝一级的名画。

从画的正中央的那块岩石上，生出两棵松树，高高地伸展着松枝，巍峨挺立着。那两棵松树和四周的岩石、房屋、石山相比，像是大出许多似的，并且远远高出对岸的水平线和远山。水面辽远，浩阔且寂静。淡色的天空深邃且遥远。用的是雪舟的别具一格的透视画法。在松树后面的岩荫下面有一处人家。一位隐士正领着一名侍童，沿着从岩石里劈出来的山路朝上走去。人物被画在松树的前面这一边，也就是和松树挺立着的那块岩石相连的岩板的下面。两棵松树占据了

① 雪舟—— 室町后期的画僧（1420～1506）。1467 年渡明，学习山水画画法。1469 年归国，将宋、元、明的北画系统的山水画法加以个性化。此外擅长花鸟装饰画。画作有《山水长卷》、《破墨山水图》和《天桥立图》等。

整个画面的绝对中心，犹如雪舟其人。

朝井长久地站在壁龛前，一动也不动。

“这是一幅千载难逢的画，好好看看吧。”朝井对松子说道，忽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偶然的吻合，“这是松子的‘松’树图啊。”

松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朝井想让松了多看一会儿这幅画。

“了庵桂悟的画赞[1]，也是颇负盛名了。”朝井把读解画赞的那张纸放在松子面前，“这上面写着永正丁卯的上巳前一天，了庵八十三岁，识于云谷寓舍。是去周防时，在雪舟寓所写的。牧松遗韵，雪舟逝去，天末残涯，春梦惊魂。写在前面的牧松的画赞，如今已成了遗诗，雪舟也已经死了。八十三岁的佛日国师缅怀起二人，也不免想到了自己的暮年吧。人间何处卜长生。了庵活到了九十一岁。雪舟也活到了八十七岁，这幅画据说是他过了八十岁的作品，了不起呀。论起来，八十年，九十年，也算是漫长的一生了，以松子的年轻，还不曾有过春梦惊魂呢。”

香炉是龙泉窑的青磁千鸟[2]，赤绘金襕手[3]的花瓶，是重要美术级名品，可朝井最期望的还是松子的心被雪舟的山水画打动，哪怕是暂时从烦恼当中解脱出来也好。

客人们按照发下的牌子上的号码，被依次叫进茶席。还

① 了庵的画赞—— 画赞的部分原文为“……雪舟逝天末残涯春多惊。”

② 青磁千鸟—— 中国龙泉窑烧制的瓷器，色彩呈青色。千鸟，单口的瓷器香炉。

③ 赤绘金襕手—— 用红、金两色制作的彩瓷。

要等候较长的时间,所以朝井不慌不忙地读起茶席会记来。这里是由大阪方面的发起人负责，在淡茶席的壁龛里挂着（藤原）定家[①]的和歌字幅，花瓶还是伊贺花瓶，水罐则是仁清彩绘的龙田川[②]，茶碗是江户鱼屋[③]的茶碗，包括中兴名物、远州藏帐[④]和云州藏帐，替代茶碗[⑤]则是道入的黑茶碗，茶叶罐是带有绳帘状印痕的陶制品“腰蓑”,盖儿垫则是青磁竹节，等等。

松子一个人走到套廊，朝井刚一走近，松子说道：

“从光线明亮的地方看，赤绘显得更漂亮了。”但是，在父亲走过来以前，松子一直冲着从庭院的边缘绵延开去的稻田和对面的山峦出神来着。

在淡茶席上，客人们摩肩接踵地挤坐在一起。负责的那位老者点了茶，说这是最后一批客人，并说摆出仁清的龙田川水罐，是很少有的事。

在庭院里的农舍状的房子里，还设有一席，是京都方面发起人负责的浓茶席。茶席上该会摆出寸松庵色纸，大名物[⑥]

① 藤原定家—— 镰仓前期的歌人（1162～1241），精通书法，被奉为书法“定家流”的开山祖。

② 仁清彩绘的龙田川—— 指御室窑仁清所做的水罐。

③ 江户鱼屋—— 鱼屋茶碗，为中兴名物。

④ 远州藏帐—— 小堀远州（1579～1647）的收藏品。

⑤ 替代茶碗—— 开茶会时，招待三人以上的客人时拿出的轮换使用的茶碗。

⑥ 大名物—— 最古、最贵重的茶具。指利休以前，特别是东山时代的被选定的贵重茶具。

的茶壶，名物[1]的茶叶罐利休[2]地藏以及名物的茶勺等物，可是因为天色渐晚，所以朝井乘坐幸二借给的车回去了。

在旅馆的公共浴室洗了澡，松子坐在了镜子前面。从松子背后正要走过的朝井，惊异地站住了脚步，"唉，只涂上面，下面呢？"松子只在镜子里的上嘴唇上涂了口红，下嘴唇看上去无色，显得有点奇异。

"噢。您瞧，是这样的，"松子说着，将上下嘴唇闭紧，轻轻一抿，胭脂红就印在了下嘴唇上。然后，又用指尖将口红抹匀。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化淡妆的时候，这样就可以了呀。"

好久没看女儿化妆了，朝井这么想着，就那么一直站着看着。

① 名物——指利休时代的被选定的贵重茶具。

② 千利休——大永二年一天正十九年（1522～1591），茶道的集大成者，服侍于丰臣秀吉，但最后被命自刃。

秋风吹聚

一

朝井在京都车站买了两三份卖剩下的报纸，然后乘上了特快的“鸽子”号列车。

已经过了中午，早报在旅馆里看过了，在旅馆里没有看到的报纸，在火车站内的小卖部里找到了。

天皇驾临京都大学的时候，学生们发生了骚乱。那是十一月十二日，朝井带着女儿到达京都的前一天的事情。十三日，朝井他们从光悦会返回旅馆，到看到晚报以前，一直都不知道在京都有过这样的骚乱。

“昨天还出了号外。”旅馆的女佣人说道。

“是吗?号外颁发了?”朝井故意用了一种奇怪的说法。把号外当作主格，并用了类似敬语的说法。如果说“颁发号外了吗?”倒还像个样子。

在京都和大阪，人们动不动就使用敬语。刚才也是，人们说，阵雨“未降临”，这在朝井听来温言软语的，十分悦耳。所以，说到号外，也就想尝试用一用敬语。

但是，对报上以“前所未有的不祥事件”为标题，所报道的“恭迎天皇之际发生骚扰”朝井感到十分震惊，用了这种奇怪的说法，也是为了缓和这一刺激。

在正门里列队迎接天皇御辇的大学生们，既不三呼万岁，也不高唱“君之代”[①]。却在天皇一行刚通过的时候，就马上唱起了“和平之歌”。紧接着，对天皇的空车形成包围之势，并继续高唱“和平之歌”。警官队冲进了大学校园。在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而乱作一团时，响起了“国际歌”的合唱。天皇回程的御辇，是在警官队的人墙里仓皇驶去的。

另外，整个大学的自治组织、京大同学会，欲将“致天皇公开质疑书”递交天皇本人，但未被批准。所谓“公开质疑书”，以“天皇裕仁殿”作为抬头，这也是令朝井感觉不习惯的地方，但内容看来像是终战时的诏书、战后的宪法所宣称的那样，希望天皇“为了和平的世界，作为拥有独立见解的个人而竭尽努力。作为国家的象征，对于民众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假如不抱任何意见的话，我们要说那将是日本的悲剧。”这封信似乎表达了学生们对于和平的愿望。

“质疑书”里的“为了太平洋战争，而成为军国主义的支柱”，在天皇的御名下，“多少青年发出海神般的咆哮，饮恨身亡……”的这一段话，让朝井想起了两个儿子的阵亡。两

① 君之代——歌颂天皇治世的歌曲，事实上的日本国歌。

个儿子都阵亡了，所以才只剩下女儿松子一人。小儿子还是以学生身份出征的呢。

现在，学生们唯恐天皇再次成为“战争意识形态的支柱”，而“重犯同样的错误”，这对失去了两个儿子的朝井来说，是无法认为事不关己的。

而且，京都大学的事件和光悦寺的茶会，发生在同一天，又同在京都，事件发生后的翌日，朝井因为参加茶会才知道了这件事。

“咳，哪朝哪代，都是这么一回事。”朝井自言自语着，但还是觉得有些不同寻常。

沉浸在几百年前战国时代的武士的茶道里，和现在的时代实在有点格格不入。

朝井坐上火车以后，一边挑着看报上对那个事件的报道，一边想象着假如松子是个男学生的话，该会怎么样。不过，却对松子只字未提。

“爸爸，今天像是七五三节① 呀。”松子说道。

抬眼看看窗外，果然正有参拜“七五三”的三组母女走在村庄里的小河岸边。

火车开过很远，松子还在扭头眺望。

朝井暗忖，松子会不会想起了她自己的小时候，想起了现在已经离开了的母亲？

① 七五三节—— 每年的十一月十五日，为三岁、五岁的男孩儿和三岁、七岁的女孩儿所举行的祝贺成长的仪式。

二

秋风一到来，红叶满庭除—— 正如在京都的茶席上松子所看到的和歌所描写的那样，仅仅三四天出门不在家的功夫，镰仓家中的院子里，就落下了厚厚的一层红叶。不过，镰仓的红叶不如京都的红叶好看，颜色红得也晚。

但是，因为房子坐落在小山谷的深处，所以大门口的信箱上也落着一层红叶。

而且，松子的母亲用假名字写来的信就装在里面。

“是请谁写的呢？”松子看着信封上写着的收件人地址和姓名。

母亲的信，就是使用假名字，字迹也会被父亲识破的。山垣绫子这个假名是借用松子的同校同学的真名。但是，信封不是请绫子写的。要是真假绫子的信同时寄来的话，因为信封上的字迹不同，恐怕也会引起父亲的疑心的。

松子将母亲的信，从毛衣的下襟藏进胸口，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

信上说，母亲将在十一月十七日的镰仓近代美术馆的开馆招待日① 来镰仓。当天十二点想在八幡宫② 的舞殿③ 附近和松子见面。

“十七日？不就是今天吗？真烦人！”

① 开馆招待日—— 这里指在开馆纪念日所举行的招待活动。

② 八幡宫—— 祭祀八幡神的神社的总称。

③ 舞殿—— 指神乐堂、神乐殿。在神社里所设的演奏神乐的殿舍。

母亲来镰仓的话，说不定会碰到熟人。刚一想到母亲的耻辱，松子自己的脸就不禁发起烧来。

而且，今天在八幡宫还有里千家的掌门人淡淡斋师傅的献茶①。献茶时要用舞殿，这样一来，松子势必要在围着舞殿四周的人群里和母亲见面。

松子在昨天晚上就预备好了今天要穿的和服。本来打算着在观看献茶以后，在茶席间转悠转悠的。可想到穿着鲜艳的和服见到母亲时会招惹别人的注意，结果改穿了黑色的西服套装。

掌门人的献茶在十点开始，母亲信上约定的时间是十二点—— 松子磨磨蹭蹭地不肯早点儿出门，算好了十一点半左右到达八幡宫，不慌不忙地走去。她不想和一起学习茶道的朋友们打照面。

松子在入口附近的拱桥旁边站住，察看着院内的动静。有四五个中年已逝的妇女拎着布口袋什么的走了过来。从穿着打扮上看，一望而知是茶道的老师们。

献茶像是结束了。在舞殿的周围走动着的人们，大概是要等着看茶具的收拾整理的吧。

松子似乎受到了周围的影响，也加快了脚步，正好赶上淡淡斋师傅跨上社务所的大门。略显发福的背影，在没有套上和服裙裤的衬裤下摆下面，那双白布袜白得很耀眼。里千家的次子，从伫立着的松子旁边走了过去。

“啊”，松子差点儿失声叫出来。

---

① 献茶—— 指向神佛献茶一事，所献的茶也叫献茶。

他跟着掌门人走来，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是松子三四天前，在光悦寺看见过他，现在又在镰仓看见他，这且不说，在京都目送着他的时候，竟意想不到地邂逅了高谷幸二。

难道幸二现在又会出现吗？松子不由自主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但是，幸二和里千家毫不相干，也根本不会有这种巧合。松子看到的只不过是幸二兄弟二人的影子总是在自己的心上徘徊的证据而已。

在舞殿上，献茶时使用的支架还没被撤走。松子围着舞殿的四周，稍微拉开一点距离转了一会儿之后，走到大银杏树下等候起来。

从右边挺拔高耸的杉树林里，母亲走了出来，出现在参道上。她冲舞殿的方向张望了一眼，可没发现松子。松子小跑着进入母亲的视野里。

母亲站住不动，等着松子走近过来。

“你爸爸他……？”母亲迫不及待地问道。

“爸爸他……？”松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没办法回答，只是重复着母亲的问话。

母亲是在问候父亲安否，不会是问父亲是否也一起来这里的。

“妈妈，您呢？”松子反问道。

“我还可以，谢谢。”母亲目不转睛地看着松子，“信，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早上。”

“是吗？险些见不到松子了。我想过寄快信来着，可快信像是容易被发现似的，所以作罢了。假如我就是生了病，也不能给松子打电话的呀。”

母亲幽幽的目光似乎湿润起来。松子的母亲，并非那种即便在不合时宜的场合，和毫不相干的人，只要目光相遇就会潸然泪下的人，不过，她的眼睛似乎总是闪着泪光。她是有那种特点的人。

三

松子明白，母亲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和年轻的情夫绀野一起来的。

绀野肯定正在近代美术馆里等着。母亲和松子见面的时间到底能有多长呢？

松子一想到自己瞒着父亲，又瞒着绀野，来和母亲见面，就感到仿佛在被人追赶着似的。

但是，母亲像是意识到自己在一个劲儿地盯着女儿的脸看，就说道：“隔上一阵子来的话，镰仓还是满不错的。”说着，扬起头来，仰望着叶子已经泛黄的大银杏树顶上的天空。

“我想起在家的时候，去东京回来，一下镰仓车站，只要吸上一口空气，就会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心旷神怡起来。我也对松子讲过这话吧。眼下正值秋末冬初，正是镰仓最好的季节呀。”

“是啊。”松子点点头表示同意，“不过，我也时常劝爸爸还是搬到东京去住。”

“那你爸爸怎么说？”

“他说没有钱买房子。”

“是啊?我一不在，松子也就难得上东京去了。你爸爸还是那么让人操心?”

“嗯……，怎么说好呢?”

“不像以前那样了吧?我就是不在，有松子在，家里的一切都会安排得好好的，是吧?”

“怎么可能安排得好好的呢?妈妈不在的话……”

母亲背对着松子，在石阶下面朝对面走去。母亲低垂的头映入松子的眼帘。头发被高高地梳起，在短短的发际下，脖颈显得有些纤细。但是，母亲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

“不过，我想，我不在了以后，你爸爸有些变了吧?两个儿子相继阵亡的时候，就变得很厉害的。松子也看到的，是知道的，对吧?”

“嗯。”

“现在回想起来，话也许有点不好听，我过的那真是奴隶的生活呀。以前的夫人也是如此。我受到前任夫人的调教，也仿效着前任夫人。我知道我的身份也和你爸爸和前任夫人不一样。而且，我接替前任夫人时，因为有了前面的两个孩子，所以越发成了更忠实的奴隶。我对你爸爸敬重，年纪也相差悬殊，只是一味地百依百顺，连抱怨的工夫都没有。所以也就相安无事。二十年前的女人，在现在的松子看来，是无法理解的吧。”

“是无法理解的吗?”

“大概还是不明白的好。我曾想要是我的态度影响到松子，在哥哥们的面前感到自卑的话，就糟了。松子出生的时

候，我也想过幸好是个女孩子。可是，没想到两个哥哥都阵亡了。我好难过啊。不是亲生的孩子死了，自己亲生的孩子反倒活了下来。”

“那件事怪不着妈妈。该怪战争。”

“不管怪谁,你爸爸都注定失去了两个儿子。打那儿以后，你爸爸就变了。一下子对我好起来，对我疼爱起来，你爸爸的心情，让我难过得受不了。为了把两个孩子视为己出，我真不知付出了多少苦心，甚至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可是面对死亡，亲生子和非亲生子，你爸爸和我的悲痛恐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么一怀疑起自己来，就简直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了。毕竟自己的亲生骨肉松子平安无事地活着的呀。”

“您是说，我也为哥哥们寻死了的话，妈妈才能心安理得？”松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着时，竟变得怒不可遏起来，“哪儿有这种蠢事！您难道是一直抱着这种悲惨的心情活着的吗？”

“要对你爸爸竭尽忠诚，就该这样吧？”

“好可怜啊！”

“松子！”母亲唤道，却又略显迟疑地颤抖着声音说道，“我在生过松子以后，也还是能怀孩子的。可我没有生。”

“哦？”松子像被冰冷的鞭子抽打了一记似地，胸口一阵发紧。

“其实，你哥哥们死后，你爸爸曾要求过我生孩子。”

“竟有这事……”

“我当时好难过啊。就是命令我生，我又怎么能生呢？”

“这么无理的要求，妈妈难道也乖乖地听了吗？”

“我明白你爸爸想要孩子，想要男孩子呀。就是我，如果能生，也想生呀！可是你妈妈实在太难过了。”

松子觉得对父亲的感情，由愤怒变为憎恨，觉得父亲犯下了难以原谅的过失。难道不正是父亲扼杀了母亲的灵魂的吗?!

“爸爸至今也没讲过妈妈的不是，还说妈妈是灵魂的人呢。”

“灵魂的人……?”

“是啊。可是，爸爸却侮辱了灵魂的人的灵魂!”

“那倒不是。以前没对松子讲的事还有好多呢。”

松子点点头，“妈妈，现在……?”

母亲只是平静地摇摇头。

松子想问的是，现在幸福吗？

身着华丽和服的六七位富家小姐，从松子她们的身旁走过。

“像是有茶会。”母亲说道。

“刚才在这里有过里千家的掌门人的献茶。那些人大概也是从拜服席上散场的吧。”松子望着那些富家小姐的背影，“除了这里的拜服席以外，街上共有四处设釜献茶，那些会员们坐着包租的公共汽车到处转呢。”

四

献茶式的第二天是星期天，在长谷的大佛殿，有每月一次的镰仓茶话会。

这种聚会，既不准备抹茶[1]，也不准备煎茶[2]，而是从国内各地订购来名产的糕点糖果，大家一边品尝，一边随便地闲聊。到会的有三十多位会员，是住在镰仓的作家、画家、音乐家、演员，以及美容师和西式裁剪师。也有像松子父亲这样的实业家。

本月摆出的点心是下谷的武隈生产的名曰"秋风吹聚"的秋点什锦。由银座的平冢编织的小竹笼，被一个个地摆在客人的面前，里面盛放着状似秋天落叶的干点。除了枫、银杏、樱、松、常春藤、菊等形状各异的树叶以外，还点缀有白果和松露等。白果又有带皮的和去皮的两种。枫叶分红、黄两色，松叶也有泛黄的和凋落在地的通红的两种。盛放点心的小竹笼，形如一只抢柴的柴筐，有一股山野村落的野趣，笼上还系着用来背负的细绳。

精通点心的会员谈论着"秋风吹聚"，对树叶的做法和上色也做了详细的说明，并且感叹表现这种细腻周到的体贴关怀的传统美，正在逐渐趋于衰亡。

散会后，松子走出大门，下意识地抬头仰望了一下，在围墙的上方，大佛的侧脸气势磅礴地高高耸立着。在暮色笼罩的天空下，大佛看上去黑黢黢的。

"好久没来参加这种会了，开得挺不错的。"父亲对松子说道，"昨天的茶会开得怎么样？"

---

① 抹茶—— 采用茶叶的嫩芽，将其蒸过干燥后，碾成粉末状态，即为抹茶。抹茶主要用于茶道用茶。

② 煎茶—— 用热水煎熬出来的茶叶。

"啊，那会……"

松子有些拿不定主意，不知该不该告诉父亲因为和母亲见面而没有去茶会的事。

"说是发了七百张会员券，该不会像高峰时间的电车那样拥挤吧。听说是分三排挤坐在一起喝的茶。"

"比光悦会还要拥挤，是吧？"

松子委婉地暗示了自己没有出席茶会的事，可父亲像是没有听出来。

父亲用左手捏着小竹笼上的细绳，边走边看着里面的什锦点心。细绳是用竹子的茎芯精巧地编结成的。

松子也学着父亲的样子，把小竹笼拿到齐胸高的地方。同样的东西有了两份，其中的一份就想送给母亲。松子觉得那是像母亲一样和蔼可亲的点心。

"咱们当初要是在京都多住个两三天，等看了红叶再回来就好了。看了眼前的这点心，不由得这么想啊。一般来说，是看过红叶以后，才品尝这种秋叶什锦点心的，现在可好，反过来了。"父亲微笑着，又说，"向幸二君借了车子，也没打一声招呼就回来了。心里总惦着这事儿，所以，昨天给幸二君挂了个电话，道了谢。听说他是和嫂子一道去的京都，车里放着的女人的大衣也是……。"

松子低着头。

"他哥哥的病，说是还是不好。自己的老公病倒了，自己却和小叔子跑到京都去玩儿，宗广君的媳妇也成问题呀。"

幸二的哥哥宗广甩掉松子，和卷子结了婚，可不到三天，就吐了血，以后一直卧床不起。

暖到心里

一

朝井家用着煤气取暖炉。

起居室、饭厅和客厅，一共有三个煤气取暖炉，一个月的煤气费超过了四千五百日元，所以松子在缴费之前，先去父亲的起居室里报告。

“是吗？这有什么。为此我们就不必挨冷受冻。这是人工对于自然的胜利嘛。”父亲说道。

松子松了一口气，笑了，“是人工的胜利就好。”

“和税金比起来，这实在算不了什么。煤气费到不了税金的十分之一，可国家能否像煤气取暖炉这样温暖我们，却是个疑问。煤气实实在在带给我们温暖。”

收款员正等着，松子站起身来刚要离去，朝井叫住了她，“松子，我有点儿事要对你讲，过来。”

“哎，回头就来。”

松子走回父亲的起居室,“我把爸爸的关于国家和煤气取暖炉的那番话，说给了煤气公司的收款员听，他很高兴的。”松子边说边在地炉的另一边坐下。

父亲把小炕桌拉近地炉，没有火盆，煤气取暖炉放在后背可以烤得到的地方。

这四叠半的空间,朝井既不叫它茶室,也不叫它书斋,而叫做自己的起居室。在地炉上，坐着像铁壶那样的带把手的锅。

“国家和煤气取暖炉的话,确实耐人寻味呀。煤气取暖炉的温暖很容易感觉到，可国家是温暖还是冷漠，就不那么容易明白了。至少煤气取暖炉，是不会做收缴、杀害人家两个儿子的事情的。虽然要是忘记关煤气，人睡着的时候也会死人。”

“爸爸，看您说的……”

“但是，点着火，火焰燃烧的时候，却是没有危险的。”

“水好像开了，我给您沏杯茶吧。”

“啊，好。说好今年冬天买只茶锅的，总用这只铁锅怕不行……”

松子从父亲身后的壁橱里取出茶具,在茶碗里倒入滚水,把茶碗烫了一遍,朝井却又说道:“这阵子你妈妈的火焰燃烧得怎么样了?”

“什么?”松子抬起头。

“那也和煤气一个样,火一灭,就有了毒,不是很危险吗?”

松子默不做声，可手上的水勺却止不住地颤抖，开水也泼了出来。

“松子，你这阵子见到你妈妈了吗？”

松子的手不住地哆嗦着，小圆竹刷碰击茶碗发出的声音，让她心惊肉跳。

“沏茶时要稳重点。”父亲逗弄似地，将声音放得柔和了一些，“当心别把茶碗敲破。”

松子的手腕子却不听使唤。

“不过话说回来，也许错在喝茶的客人方面。在《南坊录》[①] 里也记有，自古以来，庵里庵外，最忌有关世间的闲言碎语。”

父亲用两只手掌捧住筒形的茶碗，“不过，这里既不是庵，也不是茶室。有煤气取暖炉的茶室，该算美国式吧。美国人占领了日本，并以冬天的室内温度震住了日本人。虽然寒冷的茶室文化并不就意味着低档……”

松子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的同时，似乎已是热泪盈眶了。

“但是，茶室也还是暖和的茶室好啊。同样在《南坊录》里记有，夏凉冬暖，炭优茶醇，方为极致。话的本意，也许并非指用取暖炉加热出来的这种实际室温，而是凭款待客人的一片诚意和精湛茶艺，让客人打心眼里觉得温暖。”

“爸爸，趁茶热的时候喝吧。”

“对不起，我只顾说话了。”父亲啜饮着，“现在，我想和松子谈谈你妈妈的事情，我想这不属于世间的闲言碎语，而

① 《南坊录》—— 关于茶道的书籍，共九卷，由南坊宗启所著。记载了利休的高足弟子宗启的关于茶道的心得体会，被看作茶道的圣书。末尾二卷由立花实山补足。

是关于灵魂的话题。并于这个话题，也想以一种温和的态度来谈。”

“我懂。”

“松子，见到你妈妈了吧？”

“是的。”松子并不怀疑自己的话是被父亲巧妙地套了出来的。不过，还是感到有些忐忑不安。

“在八幡宫有献茶式的那天，只是见一面而已。”

“什么？道子来镰仓了？在镰仓……？”

朝井双眉倒竖，怫然作色道：“竟敢恬不知耻地出席镰仓的茶席？”

“不是在席上，是在八幡宫的石阶下面。”

“在石阶下面？这么说，你们是事先商量好碰头的了？”

“这就是爸爸您的关于灵魂的话题吗？”

镰仓又不是朝井的“将军脚下”，踏上镰仓的地面，难道不是母亲的自由吗？松子感到一阵抵触，想回父亲一句：爸爸您该安静地喝茶才是。

母亲似乎倒更能心平气和地探问父亲的安否。

母亲来镰仓，松子当时也曾觉得有些难为情，可那是因为在意别人的视线和口舌。难道因为母亲在镰仓犯下了罪孽，就能说母亲成了不能踏上镰仓土地的人了吗？

母亲现在的情人提议去近代美术馆看塞尚和雷诺阿的画，母亲以镰仓是和前夫生活过的城市为由而加以拒绝的话，将会怎么样呢？

“从京都回来就赶上那次献茶，那是去年的十一月，对吧？打那以后，松子再没见过你妈妈吗？”

“没有。”

朝井没有把茶碗还给松子，而是自己添了热水，不声不响地喝了。

朝井经常取出这只赤乐茶碗喝开水。像喝淡茶时那样，将茶碗捧在手掌里，在这种喝白开水的样子里，松子不时看见父亲的衰老。

二

父亲所说的，母亲像煤气一样被点燃了，火焰还在燃烧吗之类的话，显然是指母亲对绀野的恋爱一事。父亲大概想问的是，你妈妈幸福吗？

也许父亲把母亲和绀野的事情，既没当作是真实的恋爱，也没当作是正常的幸福。

火焰燃烧着的时候是好的，可一旦熄灭，就成了致人死命的毒气。狂热一旦冷了下来，母亲该不会自寻短见吧。说不定父亲正是在这样提心吊胆着呢，松子这样揣摩着，父亲的恐惧似乎也渐渐地感染了自己。

“你说是去年的十一月，那么已经快三个月了。怎么松子三个月里也不曾和你妈妈见上一面呢？”朝井说道。

“什么怎么？”

松子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总觉得父亲像是故意正话反说似的。

“您为什么要打听这样的事情呢？”

朝井有些茫然若失地，“你是反戈一击吗？”

“我实在不明白，您是在说不可以见呢？还是在说不可以

不见呢？"

"啊，大概是二者兼而有之吧。不过，揣摩试探人家的心思，想要做出迎合人家愿望的回答，岂不太狡猾了？"

"哎哟，揣摩试探的，不正是您吗？"

"是吗？"父亲笑了，松子也笑了。

"但是，我见不着道子，道子也见不着我，而松子却既见得着我，也见得着道子。因为这种处境，松子变得狡猾，也是情有可原的。如果我想了解道子现在的情况，除了向松子刺探外，也是别无选择的。"

松子低下头，沉吟片刻，"在八幡宫见到妈妈时，妈妈见面就问爸爸怎样？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就反问妈妈您呢？"

"松子很喜欢反戈一击呀。年纪轻轻的，却有了坏毛病。父母离异，女儿难道都要变成这个样子吗？"

"看您说的。"

"然后呢？对你的反戈一击，你妈妈是怎么回答的呢？"

"只是说谢谢。以后我又问过一次，妈妈现在生活得怎么样？妈妈也只是平静地摇了摇头。"

"是这样啊。"朝井抬起手，在后脑勺上来回摩挲着。

硕大的秃头，被煤气取暖炉从后面烤热了吧。说不定有点儿烫呢。松子想用手去试试那光溜溜的皮肤上的温度，可从那短粗的脖颈连到头顶的厚重而松垂的皮肤，哪怕是自己的父亲，也让人觉得不快。

"我和道子的缘分已经完了。是这样吧？"父亲以一种强加于人的口气说道，"可是，你妈妈和你之间的缘分并没有完。

即便是道子干下错事、我最痛恨道子的时候，我也没有打算让你和你妈妈断绝母女关系。那不是想断就能断得了的，而且道子对前妻的儿子们，实在也是仁至义尽了。两个儿子虽然并不是在道子身旁死去的，可肯定对继母所抱的感激之情是至死不渝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一想到这些，我就无法忍心因为自己的忿恨，而把亲生女儿松子硬从你妈妈那儿分开。”

松子对父亲的一席话,一时间有些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

“虽说不是亲生,可打你哥哥们小时候算起,你妈妈和他们也足有十五年的母子关系呀。”

在那些岁月里，到底包含了母亲的多少牺牲，是松子所无法知道的。

“真的。根本不像是继子。”

“现在说起这些往事，是因为爸爸憎恨妈妈的缘故。”

“并不光是憎恨，可你妈妈没做让人憎恨的事情吗？”

父亲的手从后脑勺上挪开,又在茶碗里添了些热水,“道子抛弃了松子，是不是？不过，这事儿不值得现在提。我想说的是，松子的地位问题。松子和我是至亲骨肉，和道子也是至亲骨肉，和死去的两个哥哥也是至亲骨肉的兄弟姐妹。”

松子点了点头。

“两个哥哥就是还活着,道子就是还留在这个家里,和各方面都有血缘关系的,也只有松子一个人。在哥哥们死去,道子离家出走的现在，松子的地位也还是不变的。原有家庭中的四个成员，无论是消失，还是离别，在松子的血里，在松子的心里，依然是联结着的。总而言之，我是想让松子为原

来的四个家庭成员祈祷冥福，念佛诵经的。”

松子看了父亲一眼。

“说到我，这里的血管扑哧一断的话……”朝井又摸了摸后脑勺，“以后的事情就只好靠松子了。”

“净讲些不吉利的话，爸爸……”

“开句玩笑。致我于死地的也就只有这脑溢血。说死就死了。你不必操心死者的事，只要不时想想就行了。但是，你妈妈的危险似乎还有不少呢。假如你妈妈想要依靠松子的时候，我是不打算进行阻挠的。松子也不必背着我去见你妈妈，因为这是松子命中注定所要处的人际关系呀。”

松子觉得父亲喝下的滚烫的开水，像是正要通过自己的胸口。

“因为，道子想要得到帮助和安慰的话，也只有靠松子了。我一旦脑溢血发作，那就是没的救了。你妈妈今后若肯帮忙，说不定可以得救。”

“我明白了，妈妈也会高兴的。”

“嗯？我并不是想让你妈妈高兴，也不希望把我讲的这些话告诉你妈妈。我只是不想让松子感到为难，尊重松子的人际关系，让松子活得自在些而已。松子的恋爱似乎是自己作主的，所以骨肉亲情的事也由自己作主为好。”朝井滔滔不绝地说着，“但是，我不希望你在我和道子中间，充当调停人或者间谍一类的角色，我把歹话先说在头里，这一点我们可得说死。行吗？别用自己的感伤来要求我这老人。”

“明白了。”松子的声音有些嘶哑，什么也没说出来。再这么坐着，就要哭出来了，所以松子捧着水罐，站起来走出

去了一次。

三

松子本打算以半抗议的口气告诉父亲，母亲自己所说的“奴隶的生活”以及为了前妻的两个儿子的死，又是如何痛苦不堪的，可结果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松子返回父亲的起居室，父亲正头枕胳膊地斜躺着，身上搭着一块围毯。

松子看了看地炉里的火，一边问道：“给您铺床吗？”

“啊，铺好床以后，叫按摩师来一下。”

松子去院子里折了一枝红梅回来，把父亲的起居室里的花换了。

父亲一边接受着按摩，一边呼呼地睡着了。

父亲在和松子谈到类似“打心眼里觉得温暖”这类有关母亲的话题之前，也就是对松子谈到可以自由和母亲见面，恢复母女关系的话题之前，父亲也曾痛苦过，孤独过吧。

母亲即便也为松子的哥哥们的死悲痛，但毕竟其中夹杂着是为继子难过的成分，大概和父亲的悲痛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吧。也许父亲随着失去两个儿子所受到的打击的深化，才考虑到让被拆散的母女二人重新团聚在一起的。

父亲在家时，总是把自己关在四叠半的起居室里，睡觉也在那里。

如果母亲在的话，在有桌子、衣褥和炉子的四叠半房间里，是摆不下两副被褥的。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的时候，是在十叠的客厅里睡觉的。

竟把狭窄的起居室当作自己的卧室,父亲的孤寂心境,松子凭着感觉也能明白。

松子想起一个冬天下雨的日子,在有乐町车站的月台上,等了高谷宗广三个小时的情景。报社的电光快报，不知被松子读了有几十遍了。在按照同一方向没完没了转过来又转过去的电光文字带和松子的眼睛之间，是纷纷扬扬下着的雨加雪。松子沮丧地站着，脚冻僵了，无法行走。这么倒霉是因为一直坐着来着。如果等上个半小时或个把小时，还可以在月台上溜溜达达走来走去，可如果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话，就只好坐等了。就是宗广，也不应该让人等上三个小时。明明知道宗广不会来，松子还是怀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侥幸心理等着。

小肚子冻得发僵，可回到家里时，母亲却说“女人就是这样的”，说着让女儿喝下了葡萄酒。

就是这个母亲，现在正和年轻的男人生活在廉价的公寓里。

母亲是否像曾经忠于过父亲的那样，又成了绀野的“忠实的奴隶”了呢？母亲和父亲的年龄相差悬殊，和绀野同样年龄相差悬殊。年龄之差，一前一后来了个颠倒。难道这也是母亲不幸的标记吗？

母亲是父亲的远房亲戚的女儿，因为家道中落，被当作女佣收养了过来。

“我知道我的身份也和你爸爸和前任夫人不一样”，母亲对松子说道，“我受到前任夫人的调教”，母亲的处境由此也就可想而知了。

绀野和松子的哥哥敬助是同一所学校的同学。敬助阵亡时，作为“英灵遗文集”的一部分，敬助的日记、书信以及歌曲等等，被整理后自费出版了。编辑者就是绀野，而提议出版的则是母亲。

在敬助的遗作里，表现得特别强烈的是对于继母的感激和爱戴。

从前线寄来的信件，有许多是给母亲的，对于敬助激动兴奋的倾诉，母亲总是以心平气和的抚慰般的文字给以一一回答，所以是不会不了解敬助的真情的。

但是，在敬助死后，母亲见到日记，却格外感动，甚至可以说是陷入了精神错乱。从来也不曾有人对母亲表达过如此纯真的爱情。母亲觉得曾是那么忍辱负重地生活着的过去，现在回顾起来，一下子变得辉煌灿烂起来。

读了敬助的遗文集，父亲也对儿子之于继母的那片仰慕之情惊讶不已，因此而重新看待妻子，并且爱惜起妻子来。还对松子说过，妻子是“灵魂的人”。

打那时起，直到战败以后，绀野成了家里的常客。母亲看上去像是期望松子和绀野结婚似的。

但是，父亲却以激烈的口吻，冒出一句，“我讨厌那个男人的眼神。”对于父亲的这句话，松子也抱有同感。

此外，松子当时还在爱着宗广。

母亲为了绀野而离家出走时，松子觉得其中似乎也带有母亲的某种惨痛的错觉。

就是现在，在得到了父亲的谅解之后，松子对去不去绀野的公寓看望母亲，还是感到犹豫不决。

但是，父亲给予了和母亲见面的自由，也就让松子的心灵获得了自由。似乎连对宗广的爱所带来的痛苦，也变成了自由。

松子想去看看宗广。

宗广在镰仓和江之岛之间的疗养所。

手拿山茶花的人

一

江之岛电车是单轨线，所以要花时间等待电车在车站上错车。

透过车窗，松子眺望着车站上面的人家。

那家人家的院子的下边被削掉了一部分，在人工形成的悬崖下边，有道路通过，还有电车的车站。父亲的朋友木崎就住在那里，所以每次电车停靠这一站时，松子总会抬头看看上面的人家。

从几棵松树之间，可以窥见用茅草苫顶的院门和形状细长的平房。

几乎和松子抬头看的同时，木崎出现在茅草苫顶的院门口，手里拿着像是从门上的信箱里取出来的邮件。这时，他正撕开信封，站在原地读着。木崎的右手拿着小小的一枝山

茶，枝上开着一朵花。他用那只拿花的手展开成卷的信纸。

“木崎先生”，松子差点儿喊出来，要是打开电车的玻璃窗喊的话，当然是可以听见的距离。

木崎老人为什么手里拿着山茶花呢？是在散步的归途随手折下来的吗？松子从这边看过去，觉得十分有趣。手里拿着那枝山茶花，不便掴那卷信纸，该是扔掉的东西，可结果并非那样。

木崎一边继续读着信，一边慢慢地走了起来。他没戴帽子，身上穿着一件无袖长外套。

因为住在铁路的上面，又是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所以木崎对电丰的存在一点儿也不当回事，好像也已忘记了手里的山茶花。

木崎走进大门时，木崎的年轻妻子刚好拉着一个女孩儿的手走出来。她们从院子中央小跑着出来，然后消失在大门的外边。脚步轻盈，因此看上去显得分外快活。母亲穿着和女儿同样颜色的毛衣。

松子一时想不起那女孩儿的名字，“该有七岁了吧。”松子自言自语道。

木崎家的三口人，不会料到正被人从电车里看到，他们被松子看到也纯属偶然，正因为如此，松子感到格外有趣。

就算木崎比松子的父亲年轻，也该到了年近花甲了。但第二任妻子还不到三十岁。要让松子的父亲说的话，像木崎的妻子那样，心满意足，对丈夫信而不疑，把自己完完全全地托付给丈夫的妻子实属少见。

“木崎还是那么一副把娇妻疼爱得不得了的样子。娇妻也

就心安理得地撒着娇。真是鱼水和谐，伉俪深情啊。看了那对夫妇，不免让人觉得女人还是跟年长的男人结婚为好。”

“爸爸您净瞎说！”

“在松子看来，男人上了三十岁，就已经上了年纪，对不对？”

“嗯，是那么回事。”

“要是那样想，也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像父女似的，无论如何我接受不了。”

“可是，夫妇关系多少有点像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有时丈夫有意当父亲，有时妻子有意当母亲，否则，两口子是过不下去的。二十岁的少妻抓住六十岁的老夫，口口声声唤着我的儿，这种事也不是没有。”

“啊，真令人毛骨悚然。”松子耸了耸肩膀。

“就说松子吧，不是有时也把我当小孩子一样怜恤吗？”

“我可没把爸爸叫做我的儿呀！”

“嘴上没说，心里却想过吧？就算没想过，有时不知不觉地把我当儿子一样看待，这种时候总有过吧？”

“是吗？……”

松子有些难为情，眼神有点迷茫。

“女孩子对父亲会产生母爱，特别是母亲一不在了，似乎就容易觉得父亲可怜。”

“爸爸要是也像木崎先生那样，找到个年轻的妻子就好了。”

“已经为时太晚了。不过，老这么两个人住在一起，也许会耽误松子的婚事。”

“怎么会……?”

“女孩子还是最好不要太为父亲操心，太操心了，结了婚以后，就无法和丈夫和睦相处。对那些难对付的父亲，干脆来个不予理睬，这样反而对女孩子的嫁人是件幸事。”

松子沉吟不语。

“但是，像这样只剩下父女俩的话，当个坏父亲，也是很寂寞的呀。”

“我并不是只替爸爸着想的女儿，放心吧。”

“是吗?一旦结了婚，要是觉得父亲比丈夫还好的话，我也会觉得又高兴又为难的呀。”

“可那是另一回事。”

“父亲和丈夫?那当然不是一回事，不过似乎也有一样的地方。在女人的心理深层……。像木崎的妻子，也许她自己没有觉察到，正是一个男人同时兼顾了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才让她觉得安全可靠的。”

“不就是生活安定而已吗?”

“如果生活不安定，妻子光靠年轻貌美，又能支持多久呢?”朝井看着松子，“先和年轻男人恋爱，然后和上了年纪的男人结婚，之后再和年轻男人再婚，也许这样才有意思。”

“有意思可行不通呀。假如我说要和上了年纪的男人结婚的话，爸爸不也会觉得不舒服吗?”

“是啊，有点儿脏的感觉。”父亲皱了皱眉头说道。

“您也觉得有点儿脏吧。”

“如果是自己的女儿的话，会觉得有点儿脏，可看到木崎夫妇，不光不会觉得，反而觉得纯洁，觉得和美，真是咄咄

怪事呀！看到他们，就会不禁感叹，世间竟会有这样的幸福。也许和木崎夫妇的为人也有关系。两个心眼好的人在一起，又不计较年纪，也许会感觉不错的吧。”

“现在可和从前大不一样，年龄相差个二十，三十的，做太太的也不会觉得难为情……”

“是啊，丈夫上了年纪，年轻的太太就会变得越发听话起来。”

“哎哟，闹了半天，原来这才是爸爸的真心话呀。”

那是因为您羡慕木崎先生的缘故，话到嘴边，松子又咽了回去。

松子觉得父亲的话听上去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不过，父亲说到木崎的年轻妻子时，肯定会联想到松子的母亲的。松子难以轻松地应对。

松子的母亲也曾是年轻的妻子，可父亲并没有像木崎那样豁达而坦率地承认并珍惜妻子的青春。硬要说的话，也许还曾经压抑甚至扼杀过妻子的青春。年幼的松子一直以为自己的家庭和睦幸福，并且是伴随着这种感觉长大的。可是在母亲投奔了年轻的绀野的现在，松子对父亲过去是如何对待母亲的抱有疑问。父亲开始要爱惜妻子的时候，妻子却离开了家，这也许是父亲在冥冥之中所受到的某种报应。

“木崎确实是人品好呀。”父亲说道，“他简直像是没有一丁点儿争强好胜之心，只是听凭自然而然的成功。在工作上，在职位上，从来不和别人争啦，抢啦什么的。虽然这样，却总能平稳扎实地发展。就连年轻貌美的妻子，似乎也被他看作是老天赐给的。他现在的房子，也是的。靠在铁路边上，又

小又脏，实在是委屈木崎了。可他却能心满意足地在那儿安居乐业。你看着吧，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找好房子，对木崎说请买下来搬进去吧……。对这自天而降的好运，他也并不拒绝，他要搬家。木崎的钱都交给妻子保管，妻子也从不让木崎感到手头紧，零花钱不够用什么的。如果说是老天赐给木崎美人的话，那么妻子要是生活得不幸福，岂不辜负了老天的一片好心？"

"如同天赐的好妻子……？"

"妻子看上去幸福不就是好妻子吗？除此以外，没有可以判断妻子好坏的标准了。"

"哎哟，爸爸您还在抱着大男人的这种严重的一厢情愿的看法呢！"

"也许是吧。不过，关于女人似乎我已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看法了。如果老天恩赐我个美人的话，倒还有可能。"父亲好像不再理睬松子似地，说着把脸扭向一边。

松子从电车的车窗里看见的就是那对幸福的木崎夫妇。无论是因为电车错车而停了较长时间，还是凑巧木崎和妻子出现在院子里，松子觉得都是不是偶然的偶然。

想起和父亲的对话，对被人偷窥却浑然不觉的木崎夫妇，松子不禁微笑起来。

要去探望宗广而带来的犹疑、内疚、痛苦，那沉重的阴影，似乎也因此减轻了许多。

和宗广的再度重逢，松子也考虑过，这将意味着和自己内心深处的宗广的彻底告别。

但是，坐上了电车以后，松子仍在犹豫不决，直到看到

木崎家的人，才使心情有了一些缓和。

二

电车开进了七里滨，在右边丘陵上的小松林里，升起了淡淡的烟。再往前走就该是疗养所了。电车还在砂土地上的小松林里时，松子就已经看见了那排长长的屋顶。松树上落满砂尘，看来正值枝叶黄枯的季节。

眼看就要到三月了，可一连几天都是比一月还冷的冬季阴天。登上通往砂丘的石阶，松子走进了疗养所，穿过长长的走廊，松子觉得好像在旧拖鞋的鞋底上也沾满了砂粒。

在传达室，松子打听到了病房的号码，因为传达室不管通报，所以松子的来访完全出乎宗广的意料之外。

松子敲门，“哪一位？幸二？妈妈？”响起宗广的声音。以为是弟弟或者母亲，宗广似乎没有站起身走过来。

“谁？卷子？”

要是弟弟或者母亲的话，敲了门会不等房内的反应就推门进来的。觉察到房门外的人有点踌躇不前以后，宗广想到了卷子，而叫起妻子的名字，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但是，听到宗广呼唤妻子的名字，松子再也站不下去，一把推开了房门。

“啊，松子是你？”

宗广从枕头上抬起头，注视着松子。

松子手捧着一束白色的康乃馨。

不知道这种花的象征语什么的，可总觉得粉红色的康乃馨似乎表现爱情，所以就全用了白色的。并非没有考虑到带

水果或者点心之类的来，可要是带食物的话，万一宗广不吃，岂不尴尬。虽说并不会被宗广嫌恶到因为是自己带来的东西而不吃的程度，可松子却为这样一件简单的礼物而左思右想，绞尽脑汁，让人感到其中有着某种身为女性的弱点。

松子用自然垂着的左手将白色的花束举到腰际，可一碰到宗广的视线，手就下意识地僵硬地向上举了一举。

在宗广的眼睛里，有惊讶，也有恐惧。可恐惧转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患病的缘故，宗广的白眼球有些泛青。

“你居然找到了这里。”宗广说着，把头侧偏在枕头上。

“爸爸听幸二讲你在这里，所以我想来看看。”

“令尊从幸二那儿？是吗？谢谢了。”

“你身体好些了吗？”

“打算一入春就出院。我这就起来，请等一下。”

“不必起来。”

“起来并不是为了逞强。天气冷，所以才躺着的，平时每天都是起来的。天晴的时候，我还去海边呢。”宗广有些不服气地说道，“我没料到松子会来看我。我以为就是我死了，你也不会出席我的葬礼的。你是听说我的病严重起来，才想到在病危之前赶来看看，对吧？”

“你这人真是……”

“令尊是什么时候从幸二那儿听说的呢？”

“从京都回来，是去年的十一月。”

“十一月？十一月的时候，我的情况也不太好。从十一月到现在，也就是说松子为来不来看我考虑了三四个月。”

“早就想来看你了。”松子眼睛湿润地说道。

“是吗？不过，我不得不问一下，我该以怎样的心情来接受松子的探视才好呢？松子是要我认错还是解释？是要我回想起还是忘记掉？”

“你问我吗？”

“我受了惩罚啊。现在也正受着。”

“我不记得我惩罚过高谷先生。只是你自己走了罢了。

如此而已。”

“你是说，你无动于衷地目送了这一切？”

“无动于衷？”

“我每天都尽可能地以无动于衷的心情看海……，也是出于疗养的目的。”

“你也不妨无动于衷地对待我。”

“但是，松子憎恨我，或者怜悯我，对吧？因此，我也没有理由无动于衷地对待松子。”

“我无法对曾经爱过的人，在事情过去之后，憎恨或者怜悯。因为我是女人。女人就是这样的。”

松子说出来的是母亲讲过的话。松子想起白等宗广一场，回家时挨母亲说的事情。

“无动于衷，你要说无动于衷，也许我也一直想变得无动于衷来着呢。”

“反正，躺着的人不是站着的人的对手。”宗广调侃似地说着，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冷不防，松子被吓了一跳。

“不要紧吗？我该告辞了。”

“好吧，那我无动于衷地送送你。”

宗广下了床，当着松子的面，脱去宽大的长袍，又无所

谓地脱去了睡衣。

松子移开视线。宗广在睡衣的下面穿着内衣，可是凸现出赤裸着的身体曲线。松子猛然意识到自己已是被宗广知道了底细的女人。

走到病房角落里的那只小桌子前，松子背朝着宗广，把那束康乃馨插进了玻璃花瓶里,并让自己的心跳平静了下来。

“噢，是花。”宗广走过来，手里拎着水壶。松子接过水壶，抬头看见宗广的白衬衫的背部有些松弛起皱。

松子痛楚地想起，自己曾经替宗广把那松弛的部分掖回裤子，并把皱褶抻平的事。

水注入花瓶后，灰尘飘浮了起来。松子把变脏的水从窗口倒掉，重新换了水。在小桌子上也积着薄薄的一层灰尘。

松子再次感到病房里的某种无以名状的荒芜。虽然也许和建筑物的风格以及季节不无关系，但看不到来自心灵的情趣和活力。

宗广穿上毛衣，又将胳膊套进外套的袖子，松子不用看也明白，不禁又想起帮他穿时的情景。

“让你久等了。”宗广说道，松子转过身面对着宗广。

“比以前胖了，是吧？”

松子点了点头。宗广的高身量，一下子有了实感，迫近到松子的眼前。

“也许是水肿那样的虚胖，因为稍微晒黑了点，可以多多少少遮遮丑。”

宗广的浓眉一带依然如故，可下眼睑虚弱无力，微微发黑。嘴唇的颜色仍然很漂亮。

松子心里暗暗嘀咕，该不会像被人赶走那样被送到电车车站吧。但是，宗广下了路上的水泥台阶，走进了沙滩。

“你穿着高跟鞋呢。穿高跟鞋在沙滩上可不好走。”宗广扭头对松子说道，“穿着高跟鞋在沙滩上走，后脚跟的深脚印会留在沙滩上的。”

“真的？”松子回头看看自己的脚下，“你看的是哪位的脚印呀？”

可能是他妻子卷子来探视时的事情。

“每天不知有多少对情侣在海滩上散步。我在沙滩上一边休息一边目送脚印，所以学会了分辨高跟鞋的脚印。”

“噢？”

“百无聊赖呀。”宗广嘲笑似地耸了耸肩膀，“松子，你说在京都见到了幸二？”

“见到了呀。”

“从幸二那儿听到了些什么了吗？”

“没有。”

“那么，我就不得不解释一下，为什么没跟松子结婚，而和卷子结婚了。”

宗广说着，一声不响地眺望起海面来。

稀薄的日光从云缝间射了进来，水平线混沌黯淡，水天的颜色也是模糊不清的。

海上落日

一

凝视海面的宗广，冷不防回过头来，松子的目光迎上去，想要捕捉住他的视线。

但是，宗广的视线却掠过松子，落到疗养所的屋顶上，松子也回过头去，无意间看见了那排屋顶。

“终于能够走到海边，从这里第一次回望医院的时候，真觉得不可思议。我一直都是从医院的窗口看海和沙滩的。”宗广说道。

“那是什么时候？”

“你问第一次来海边？是去年的九月末。那时候，我没有和松子结婚，可也不是和卷子结婚，我觉得是和医院的屋顶

结了婚。我说和医院的屋顶结婚，你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吗？”

“不明白。”松子垂下了眼皮。她认为宗广是在信口开河，这么一想反而无法直视宗广的脸了。

“结婚后不出三天，我就吐血病倒了。你听说了吗？”

松子点点头。

“你觉得解恨吧？觉得罪有应得吧？”

“宗广你认为我会那么想吗？”

只是觉得悲哀。但是，松子没有说出口。因为宗广的话，听上去让人觉得有些薄情。

“我的身体本不允许结婚的。”

“怎么会有不能结婚的身体呢？”松子说道。女人就是和残废者，甚至死人也会结婚的。有的女人以自己的意愿和战争不归者结婚，有的女人甚至自己起誓和从战场上归来的遗骨结婚。

“松子幸亏没跟我结婚。”

“是吗？刚结婚就因我而抱自卑感，倒让我觉得过意不去了。”松子脸冲着别处说道。

“不让病人抱自卑感，是很难的。”

宗广自言自语着，一屁股坐在了沙滩上。

松子仍然站着，黑外套的腰部在稍稍偏上的地方收紧，宗广仰起头来，看着那紧紧绷在腰际的纤细处。

松子轻轻地往后挪了一下身体，“没有性关系的爱情，随时可以作废。即便作废也可不留一丝痕迹”，松子忽然想起这

句话。这句话出自明治时代的小栗风叶① 的小说《恋心已凉》这本书。松子读时曾很反感，认为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记得很清楚。

那么，有过性关系的爱情，一旦作废，剩下的又是什么呢？

松子勒细的腰肢被人窥见，感到的和女孩子的一般羞耻心有所不同。但是，总要剩下些什么吧。衣服的前片和后片的剪裁独出心裁，下摆被加宽，小巧的领子竖着，裹住了颈项，一副公主的打扮，外套则给人一种清纯之感。除了宗广以外，所有的男人都会把松子看成是一位纯洁的姑娘。松子自己也觉得仿佛又回到原先的自己。但是只有宗广知道真相，松子恐惧宗广的那双眼神里所包含着的触觉。

"松子，在京都从幸二那儿听到了些什么吧？"宗广又问道。

"没有。在光悦会只是打了一个照面而已。"

"那家伙是个傻瓜。也不知听他嫂子说了些什么，竟然一直陪伴到了京都。刚刚结婚，丈夫就病倒了，大概他是打算安慰安慰嫂子吧。以为自己不去安慰的话，嫂子就会跑回娘家去吧。松子也见到了和那家伙在一起的卷子了吧？"

"没见到。"

"你不必瞒我。"

"我有什么好隐瞒的！"松子说道，声音快要颤抖起来。

① 小栗风叶—— 小说家（1875～1926），爱知县人，尾崎红叶的门人。作品有《恋慕流》、《青春》、《恋心已凉》等。

只是看到车座后边随手扔着的卷子的披肩和大衣而已。仅仅觉得那可能是卷子的东西，松子的心就莫名其妙地乱了起来。

但是，没有必要现在对宗广提起披肩和大衣的事情。不过，比起现在这样的和宗广的见面，在车里看到卷子的披肩和大衣的时候，松子感到了更加锥心的刺痛。难道是燃起了意想不到的妒嫉的火焰了吗？

就是现在，不也是背着卷子和宗广见面吗？松子弯下腰，手触在砂地上，然后避开宗广的视线，并拢了两腿。

二

从江之岛的对面，夕阳的余辉流泻在海面上。一条光带闪闪发亮，看上去像是冲着松子和宗广迎面走来似的，可是光带在走上沙滩之前，就在两个人面前的水边倏地消失了。

宗广用手支住半边脸，“幸二也没有告诉你哥哥的信的事情吧？”

“哥哥？”

“松子的哥哥呀。你哥哥照雄君……。照雄君和幸二上的是同一所学校。他从前线也来过信。说的就是那封信呀。”

“没有，没有听说。”

“你是说什么都没听说！”宗广倒像是自我解嘲似地笑了笑，沉吟片刻，又说，“照雄君阵亡以前，在给幸二的信上写道，你可以和我妹妹结婚吗？”

松子愕然地看了宗广一眼。

“照雄君是希望幸二和松子结婚的。你不知道吗？”

松子屏住呼吸，摇了摇头。

“也是，松子当时还是学生……。”

“宗广知道这封信的事吗？”松子反问了一句。

“弟弟让我看过……。他比照雄小两三岁，还很天真……。”

宗广在和松子相爱以前和相爱期间，都不曾提到过照雄的这封信。直到分手后的现在才讲出来。

松子也没听幸二讲过，照雄阵亡了，所以给幸二的信成了遗嘱似的东西，可是幸二是怎样理解那封信的呢？又是怎样看待松子成了哥哥宗广的情人这件事的呢？

松子努力回想了一下自己从女学生时代起的和幸二的交往。可像是有意要打断松子的思路似地，宗广说道，“照雄君因为去国的感伤，才会生出这种空想吧。本来，松子的两个哥哥从前线寄来的信，不是差不多都陷入离奇古怪的感情里去了吗？敬助的信不是还由你母亲出版了吗？我记得被送来的那本遗文集曾拿给我父母看过。两个人都说还是少理这种母亲的女儿。因为我对父亲讲过想和松子结婚的事。看了敬助的信，我母亲说这不是一般的继母和继子的感情。”

“啊？!”松子又是一惊。

“并不是我怀疑……。”

“你都讲了些什么呀！你想到了多么肮脏下流的事情上去了呀！我哥哥敬助只是敬慕母亲，思念母亲，纯真地……”

松子的声音颤抖着，讲不下去了。

“我也这么想过。敬助又没有恋人，于是在前线把美丽的继母想象成了永恒的女性偶像。反正那不是写给母亲的信，而

是向自己憧憬着的女性倾诉衷情的信。也许敬助没有意识到，自己竟会抱有这种幻想。松子的母亲一直都在压抑自己的女性魅力，所以一旦拉开距离，反而越发富有诱惑性。”

“诱惑？母亲怎么会？母亲只是对两个哥哥好罢了。”

“可是，以后又有了和绀野的事吧。我父母说，你看，到底闹出了这种事情。”

因为是这种母亲的女儿，宗广的父母才反对宗广和松子结婚的吧。宗广家大概也曾调查过母亲的身世吧。家道中落，一个作为女佣被人领养的姑娘，以后又成了人家的续弦。年龄也相差悬殊。然后和年轻的男人私奔，男人曾是继子的朋友。宗广的父母反对，也未尝不是情有可原。

“你说有些事要解释，指的就是这件事？”

“你是说没能和松子结婚的理由……？”

“是的。”

宗广没有吱声，蹙起浓眉，有些神情黯然。

但是，松子略一思索，宗广疏远自己要比母亲出走还要早些。难道那时母亲和绀野的事情就已经成了人们的谈资了吗？宗广的父亲让信用调查所调查时，母亲也被人别有用心地讲了坏话了吗？

当时，就连松子也曾怀疑过母亲是否在绀野身上看到死去的敬助的影子，也曾以为母亲发生了某种惨痛的错觉。

外人如果读到敬助写给母亲的信，也许会疑窦丛生。对宗广的父母而言，敬助的信是了解婚事对方家庭的线索，必定会相当认真，而且会以一种探究和猜疑的目光去读的。

母亲的事情竟然成了和宗广结婚的障碍，松子对此从不

曾往深里想过，实在是过于粗心。

如果怪母亲的话，松子的创伤多少可以减轻，宗广的薄情也可归罪于母亲。宗广的父母反对过婚事，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但是，宗广在遭到父母反对时，只是觉得心灰意冷，因而一蹶不振了吗？松子并不这么认为。

宗广自身肯定有和松子分手的什么原因。说不定是松子自身有些什么促使了宗广的离去。

就是全觉察宗广疏远自己以后，松子仍然坚信不移。当得知宗广和卷子结婚时，松子最先感到的与其说是气愤，憎恨，不如说仅仅是惊愕。仿佛冷不防被人一把推开，连个抓握也没有，就那么径直地坠落下去。与其说是悲痛，倒不如说是恐惧。松子如落五里雾中。

但是，松子不禁反躬自问，就像现在这样和已经分手的宗广并排坐在沙滩上，却对他无法理解一样，当初两个人彼此相爱的时候，到底又有多少相知呢？松子的心灵的很大的部分，未经宗广理解就那么泯灭湮没在过去里了。

这么想着，松了觉得就像自己的父母那样，虽然也长年地生活在一起，却因相互无法理解而分开一样。其间难道也曾有过很多的心灵被虚掷被湮没掉吗？

哥哥敬助的来自异国前线的对于母亲的敬慕之情，难道也随哥哥的阵亡，消失到不知哪里去了吗？

还有，松子甚至想到二哥照雄期望自己和幸二结婚的心愿，以及母亲期望自己和绀野结婚的心愿，现在也都不知消失到何处去了。

也可以说，母亲的心愿并没有消失。母亲本来就喜欢绀

野，所以才想让女儿和他结婚，可女儿没有对自己言听计从，于是才挺身而出，自己和绀野结了婚。不管怎么说，母亲对绀野的爱情是忠贞不渝的。也许正因为松子拒绝了绀野，潜藏在母亲的意识深处的受情，才有机会呈现到意识的表层。如果反过来，松子作为母亲的替身和绀野结婚的话，毫无疑问，母亲至今还在和父亲过着平静的家庭生活。母亲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这虽然是些离奇古怪的空想，但却不是无稽之谈。

至于敬助的信，母亲二十多年含辛茹苦地抚育了两个继子，尽管前线和后方被远远地分隔开来，但是彼此却仍然能够相互理解，心照不宣。敬助和照雄两兄弟就是未能生还，可以说，母亲的苦心还是得到了报答。这也得到了父亲的谅解，即便是母亲背叛父亲的现在，父亲还是允许松子自由地和母亲来往以及保持母女关系。虽然因为敬助的信，母亲受到宗广家人的莫须有的猜忌，女儿的婚事也遭到意料之外的挫折，但反正母亲对于两个继子的爱情是始终如一的。这样想的话，事情就可了结了吧？松子替母亲着想，就非得这样想不可吗？这虽然是离奇古怪的道理，但也并非完全是荒诞不经的。

父亲和母亲虽然已经分道扬镳，但在两个人之间，不是至今仍然因某种深切的怜惜和关心，而使彼此息息相关吗？

这样一想，松子甚至觉得自己对于宗广所倾注的爱情，也不会就那么轻易地消失掉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复活过来的。

照雄从前线给幸二的信上，对幸二说过希望他和松子结

婚的话，显而易见，这出自照雄对松子和幸二的爱情，这个死去的哥哥的一片心意，没准儿什么时候真会应验呢。

宗广明明知道照雄来信的事情,却对松子一直隐瞒着。对于宗广，松子多少有些怨恨。但同时又回过头去想，幸二没对自己说，又是为什么呢？松子的这些内心活动，难道不正是照雄的信已经开始应验的证明吗？

松子猛地站了起来。然后又弯下腰，察看袜子上是否沾着砂粒。

宗广也茫然地站立着。

“哎，那边江之岛上亮着灯的，是什么呀？”

“那是和平塔。”宗广闷闷不乐地答道。

和平塔的钢架在岛的正中央浮出。

海里已经没有了夕阳的反光。

松子觉得该送宗广回疗养所了，可宗广却朝相反的方向走去、“还什么也没有谈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道。

“谈得够多的了。”

“那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

“我不是来谈话的，是来向你告别的。因为你还没有对我道过别呢。”

“哦？你打算结婚吗？”

“啊，看你说的！要是结婚的话，是不会来宗广这里呀。”松子不屑地说道。

狗突然狂吠起来。靠着水泥海岸，有一座用零零碎碎的

木板钉起来的小木屋。生锈的白铁皮屋顶也准是捡来的。只有入口，没有窗口。虽然如此简陋，入口还是被垫得高高的，一条长毛白狗被拴在门口。

“毕竟它认为这是自己的家才叫的。我走过这里几次，它都冲我叫来着。”宗广冲狗招招手。那条眼角靡烂的狗，顿时两眼放光，像要挣断绳索似地扑了过来。

走上小木屋旁边的台阶，就离疗养所邻近的公共汽车站没有多远了。

两个人不曾回头，所以丝毫没有觉察到在疗养所下面的路边，站着卷子和幸二，他们正注视着松子和宗广的背影。

“我送你到医院吧。”松子说道。

“还是不要这样缠绵好吗。”宗广说完，背冲松子而去。

三

松子去成了宗广的疗养所，因而下决心初次造访一下母亲的公寓。虽然这样的事大概会被父亲允许，不过松子还是没有对父亲提起。

悄悄地去，悄悄地回来，这样对父亲也许更合适。

那是在牛込的一座小公寓，不巧，母亲和绀野都不在家。松子一路上都在一个劲儿地祈祷绀野不在，而只有母亲在家，可结果却是两个人都不在。松子呆呆地走出大门。但是又马上折回，撕下了一页袖珍本文集里的文告插页。

—— 妈妈，我会再来。松子

松子用口红写下，夹在了门缝里。看到这张字条，母亲会怎样地吃惊呀。松子本想再添上“这是被爸爸允许的”一句，可是不愿让绀野看到，所以作罢了。

汽车开到皇宫附近的护城河畔，割去了枯草的对岸，看上去总有些泛青，樱田门的白粉墙也透着团团的暖意。通过皇宫前面的广场时，周围各色各样的车辆闪烁着五光十色的彩流，这也让松子感到了春意。在成片的松树上面，帝国剧场的墙壁仿佛泛着一层桃红色。

松子本来打算从东京车站直接返回镰仓，可是却让车子绕到京桥，想去看一下普利司通美术馆。

因为去年十一月，松子见到了和绀野一起来镰仓近代美术馆的母亲，所以松子推测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母亲他们说不定又会结伴来看画儿的，松子想象着这样一对幸福的夫妻。

在新建大厦的陈列橱窗里，摆着站成一列的汽车轮胎，松子像瞧稀罕东西似地瞧了瞧。里面也有公共汽车和运货卡车的轮胎。在比邻的大橱窗里，陈列着自行车、电影放映机和缝纫机等。而且，入口旁边的那个陈列橱窗里，在一面黑色的帷幕前面，挂着勃纳尔的桃子那幅画。虽然是复制品，可复制得十分逼真。

走进二楼的展览厅，正面墙壁上挂着毕加索的《脸》，松子一眼被挂在旁边的马奈的《玛利·洛兰》吸引住了，就径直走到那幅彩色粉笔画的前面，站着看起来。

忽听有人叫“松子”，原来是幸二。

“你好，好久没见了。”

“哎呀，”松子蓦地涨红了脸，“在京都承蒙你的关照。”

“在京都……”

幸二和松子并排站着，“你喜欢马奈的这幅画儿？”

“从门口看很不错的……。我是第一次来这里。”

“是吗？我遇到心烦意乱的时候，就会晃到这里来。这里正好位于东京的正中央，说来就能来，实在难得。在看画儿的时候，心情不知不觉地就会舒畅起来。”

然后依次经过库尔贝的《雪景》，柯罗的《阿费雷镇》等画的前面，松子想起了在光悦会上，父亲让自己看雪舟的山水画时的情景。

“我在大约二十天以前，还看见了你呢。”

松子一副大惑不解的神情，回头看着幸二。

“你去看我哥哥了吧？”

“噢，那时你也去了呀？”

“大概比你稍后一点儿去的。我看见你们在海边走着的背影。”

松子愕然，不禁屏住了呼吸。

春天的梦

一

幸二说看见自己在海边走着的背影，这话让松子觉得好像现在还在被人盯着后背似的，不觉从肩膀直到脊背一下子变得僵硬起来。

那时，和宗广是怎样走着来着的呢？松子自己怎么也回想不起来。还有，是长时间地被幸二注视了吗？

“你打声招呼多好……，就那么不声不响地看着吗？”

“距离太远了。”

“就算远点，海边那么安静，肯定可以听见的。”

“大声喊，也许能听见。”

“你觉得喊的话，不好吗？”

“那时我觉得……”

幸二吞吞吐吐地说着，走向左边的墙壁。这样一来，松子倒看见了幸二的后背。

在幸二的面前，并排挂着莫奈的两幅《睡莲》。

“因为当时姐姐也在……”

幸二一边喃喃地说着，一边看着《睡莲》，那声音听上去，好像他已经被画儿吸引住了似的。

松子一时目瞪口呆。

幸二讲的姐姐，理所当然指的就是兄嫂，毫无疑问就是宗广的妻子。

嫂子卷子，看到宗广和松子，该会做何感想呢？松子厌恶得几乎要颤栗起来。

“是一起去的？”

“是的。”幸二眼睛看着画儿回答，“是我约姐姐去的。”

“噢。”松子也凝视着《睡莲》。

那是作于一九○三年和一九○七年的两幅。幸二指着作于一九○七年的那幅说道：“池水里的桃红色，看起来该是夕阳映照出来的。可你看，这池水里的桃红色的夕阳简直就像是熔化在池水里面一样。”

“好温暖的颜色。”松子不紧不慢地冒出了一句，想起和宗广一起在沙滩上时，从江之岛那边的海面向着沙滩这边投射过来的一条夕照。那条光带闪烁，耀眼而且冷漠。像是要刺穿黄昏似的。

松子并不是觉得卷子的目光像那道夕照似地盯着宗广和自己的后背，但是，在这光线和色彩温暖地呼吸着的画儿前，背后的那股寒气依然无法消散。

松子走到左边的墙壁前。站在毕沙罗的《蓬图瓦兹的菜园》、塞尚的《圣维克图瓦山》、德拉克洛瓦的《马的习作》等画前，松子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松子又想起在雪舟的画前，读过八十三岁的了庵桂悟的画赞后，父亲说过的“以松子的年轻，还不曾有过春梦惊魂呢”的话。她想告诉父亲，正因为年轻，才会“春梦惊魂”呢。

但是，现在无法像在光悦会时那样，花很多时间去看一幅画。幸二就站在旁边，要两个人一起移动。不过，本来两个人是各自分头而来的，只不过在这里偶然碰见而已。所以，在离开美术馆以前，是一直一起看画好呢？还是在适当的时候，打声招呼分开好呢？松子有些拿不定主意。

“幸二，你想仔细看吗？”松子回头看着幸二说道。

“不，我经常晃到这里来……。一下子看这么多大画家的画，会吃不消的。我第一次来看时，贪多，全看了。可以后每次来，都是先决定好当天的重点，今天看高更就看高更，或者，今天看勃纳尔就看勃纳尔，其他的就随便地浏览一下而已。不过，有时发现了那天特别打动自己的画的话，也会在那幅画前多站一会儿的……。”

“今天打算看哪幅画呢？”

松子避开幸二炽热的目光，问道。

“今天也许是由于松子看了马奈的《玛利·洛兰》的缘故，《玛利·洛兰》看上去特别精彩。这幅画的复制品也很不错，回去时，我送你一幅。”幸二说罢，又急匆匆地走到马奈的那幅粉笔画的女人的脸前，“看样子是地道的巴黎女郎，正是繁花似锦的年纪呀。头发，眼睛和嘴唇的颜色妩媚极了。”

“不过，幸二总有今天的重点吧。”

“是有的。今天是想来看看青木繁[①] 的画儿的。在公司的午休时间，想到了青木繁。他在比我们还年轻，虚岁二十三四岁时候，就已经崭露出天才，却不容于世，才三十岁就夭折了。一想到这些，就一下子想看起他的画儿来了。因为我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很无聊，不免会联想到年轻天才的身世……”

“青木繁的画儿挂在哪儿呢？”

“在最里面的展厅，和藤岛武二[②] 的画儿挂在一起。”

幸二的眼睛发亮，松子猜想那是因为看画儿的缘故，不过，当幸二看画儿的眼睛直接转向自己时，松子不禁感到心旌摇曳了。

幸二的浓眉和眼睑，都和哥哥宗广很相像，可在疗养所见到的宗广的眼神，和在美术馆见到的幸二的眼神，却足足

① 青木繁—— 日本的西洋油画家 (1882～1911)。一直为贫困和肺病所苦，留下了明治时代的浪漫主义画风的最有代表性的画作。作品有《海之幸》、《海神的鱼鳞宫》等。

② 藤岛武二—— 日本的油顶家 (1867～1943)。第一届文化勋章的受勋者。代表作有《芳蕙》、《大王岬的怒涛》等。

相差了二十岁。

出了第一展览室，穿过走廊，来到第二展览室，里面挂的都是日本画家的作品，浅井忠和黑田清辉各有三四幅，此外就是藤岛武二的精品收藏。第三展览室的一半，也是藤岛武二的作品。在两面墙壁上，挂着青木繁的十幅左右作品。

幸二在屋子中央摆放着的凳子上坐下，一边眺望着挂有《海产》、《海神的鱼鳞宫》等大作的墙壁，松子是第一次看到青木繁的画儿。

"《海产》是他二十三岁时的作品，才从美术学校毕业呀。那边的《天平时代》也是二十三岁时画的。《鱼鳞宫》，我记得是二十六岁时画的。"听幸二这么说，松子也转过身去，看了一会儿挂有《天平时代》的那面墙壁，然后又回过头来看《海产》。

因为《海产》里的一个渔夫似乎正注视着松子。

赤裸着的渔夫们，挑着一条大沙鱼，在画面上从右向左，排成两列走去。渔夫们都是直视前方，唯有一个渔夫转过脸来，看着这边。大而清澄的眼睛，是有着少女一般美丽容貌的小伙子。只有这一张脸白皙，被细腻地勾画出来。和这张脸相比，其他渔夫们的脸都好像是未完成似的。

好像从对面的行列里窥探似地，那个俏丽的小伙子朝这边张望着。就像是这幅画的神秘瞳人似的，那个小伙子的眼睛注视着松子。

松子得到了这样的印象。

"天空的颜色有点浑浊吧。据说当初是耀眼的金色，和大海的蓝色交相辉映的。可是，因为没有使用真正的金，所以

颜色变掉了。”幸二说道。

“不光是金色，画面本身也有些发乌吧？”

“是明治哪一年的作品？”

“明治三十七年。”

“我父亲还是小孩子呢。”

“是的，正是令尊的少年时代啊。”

“在光悦会的玄琢，有雪舟的画儿呢。”

“我没有好好看，我觉得和西洋画比较亲近。”

“当时,父亲给我讲了雪舟和给雪舟的画儿作赞的和尚的年纪。到了我父亲那样年纪的老年人，恐怕会经常考虑比自己更年长的老人的事情。虽说是雪舟八十多岁时作的画儿,可对于八十岁这个年龄的感觉，六十几岁的父亲和二十左右的我，真是大不一样呀。”

“是呀。就说这里的藤岛武二的画儿吧，这间屋子里的都是七十多岁时的作品，可青木繁的却是二十几岁的画，二十几岁和七十几岁被摆在了一个房间里。”

松子一边回头看着藤岛武二的《来自屋岛的远眺》、《东海旭光》和《蒙古的日出》等画儿，一边说，“父亲让我看雪舟的画儿，似乎是想说我那样的烦恼和忧伤都是因为年轻的缘故。”

松子站起来，走近藤岛武二的画儿，一下子像是被巨大的年龄跨度包裹住了似的。

“在京都，你也和姐姐一起来着吧？”

松子自在起来，说道。她第一次提到卷子，却学着幸二叫“姐姐”。

“在一起来着。”幸二回答道，他站在松子的斜后方，近得几乎能感觉得到他的气息。

二

“我是想对宗广道别的。第一次去了疗养所。”

在美术馆的出口，松子说道。

不知把松子的话理解成了什么，幸二说道，“夫妻间的误解，要比旁人间的误解，性质来得恶劣，而且产生过一次误解的话，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变本加厉地不断地误解下去。”

“我去探视的事儿，也成了误解的原因了吗？”“嗯，也许是。”幸二低头走着，“哥哥结婚这件事本来就是一个错误……，造孽呀。”

“我的事……？”

“也有关系，还有其他事情。”幸二住了口，又说，“但是，没想到哥哥会这么快遭到报应。”

两个人走过京桥，朝银座方向走去。

“我并不想什么报应之类的，就是宗广不幸福，我也不想认为是因为我的缘故。”

“本来是哥哥有可能让松子不幸的，可结果自己却落得个如此下场！真可怕啊。”

“幸二这么讲，难道幸二是站在你哥哥一边吗？”

“谁知道呢！说不定是敌人呢。我觉得就是哥哥和姐姐离婚，再和别的人结婚，那个婚姻还会错，还会是个悲剧。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不都有这种人吧？要让我说的话，就连哥哥爱过松子这件事，也是个错误。”

因为走上了银座大道，幸二压低了声音说道，但是松子还是感到了幸二话里的分量。

“所谓错误，一般是从因果论出发，在事后才明白的。可我哥哥的恋爱、结婚，我总觉得他事前就已经明白是个错误了。”幸二接着说道。

“就是最近，哥哥还对姐姐说松子经常去看他什么的。”

“你说什么？”松子不觉站住了。

“姐姐也是的，老是疑心生暗鬼，说哥哥选择那个疗养所是因为离松子住的镰仓近什么的，这样吵闹的结果，就让哥哥甩出了那句话。”

松子从没有深想过自己会成为卷子嫉妒的对象，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卷子是否知道自己的存在。她只是沉浸在自己的痛楚里。

但是，宗广为什么要撒慌说松子经常去疗养所以煽起卷子的嫉妒的火焰呢？

“我只去过那一次，是去告别的。”松子再次说道。但是说后才觉察到这话同样叫人莫名其妙。

松子早已和宗广分手了。并不是松子要分手，而是宗广要分手的。松子为了和自己心里残留的宗广告别，才去疗养所见了宗广。也可以说，是和自己的心告别去的。但是，在别人看来，不是一样去见宗广吗？而且，说是去告别，听上去也好像是在此之前还不曾分手似的。

“姐姐对我抱怨得很厉害。”幸二看了松子一眼，又低下头，“也就是说，因为我的缘故，看见了不想看的东西。是我硬拉姐姐去疗养所的。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松子竟会去哥

哥那里。”

松子涨红了脸。

“那个时候，打声招呼多好，这样的话，也不至于留下什么误会。”

“松子你不知道姐姐是怎样的人，……我不想让你见到她。”

“可是与其让人盯着后背，倒不如见见更好些。”

“是吗？后背不是什么时候不是谁都可以随便看的吗？在后背上又没长着自己的眼睛……。”

“是吗？”

“是的啊。在人身体的后背上，没长着自己的眼睛，但是若把过去比作人生的背影的话，人因为可以看见它，所以才会生出悔恨的吧。”

“刚才你说你觉得是个错误，要是这样，当时如果你劝阻宗广或者我的话，该多好呀。”

“我想我是劝阻过的，你回想一下。只是我没有讲出来。”

女儿的起居室

一

父亲一走进松子的起居室，就发出“嗬”的一声，对马奈的《玛利·洛兰》显出惊讶的表情，“复制得不错呀，和真画没什么两样。”

“是高谷家的幸二送给我的。”

“见到幸二君了？”父亲说着，走近墙壁，站在了画前。

松子在沙发上坐着。

“在普利司通美术馆见到的。幸二说他经常去。”

“噢，是这样。”

父亲走到沙发前，和松子并排坐下，眼睛仍然看着画。

这只沙发也可当作床铺使用。也就是床铺裂为两部分，折成沙发的那种结构。因此，作为床铺显得有些简陋，但松子有时白天也打开成床铺放着。漂亮的床罩，对年轻的女孩子

来说，也是起居室里的一件装饰品。

“这幅粉笔画复制得不错呀。”父亲又说了一遍。“挺俊俏的美人呀。这是幸二君喜欢的画吗？”

“幸二也说好看，不过他见我看得入迷，所以给我买了复制品。”

“原来是这么回事呀。”父亲揉搓似地用手按了按粗粗的后脖梗，说道，“说起来，我们这一辈子是和这样的美人没有缘分的，没有机会和这样的美人生活生活。”

“那是外国女人，法国的……”松子笑道。

“就是外国女人，也可以相好，也不是不可以结婚的。不是有很多日本姑娘和美国大兵结婚的吗？”

“有是有，可总让人觉得有点恶心。”

“要是说句恶心就能解决问题了，倒省事了。不过，一个人的世界，或者说一生的经验，实在是很有限的呀。”父亲这次将两手交叉在脑后，“比如，这间屋子，是松子的起居室吧。”

“是呀。”

“一个女孩子，住八叠的房间，在当今该算是奢侈的了，可是在榻榻米上放上床铺，再把衣橱以至化妆台摆进来的话，人就动弹不得了。”

“还说我呢，爸爸的房间不也是吗？在那么一丁点儿的地方镶上火炉，如果光线昏暗的话，走进去真会一脚踩进灰堆里去的。”

“瞎说什么呀……。茶室的茶炉该安在哪儿都有规定。就是光线暗点，也不至于出错，松子学习茶道，难道还没进过茶室吗？”

“可爸爸的房间，又是书桌，又是箱形衣柜的，还摆着茶水的大橱什么的……”

“但要比松子的这个房间，在纸拉窗上挂着窗帘，要像个样子些。”

说罢，父亲慢慢地环顾了一个房间，“在墙壁上挂着马奈的美人画，又在壁龛上挂着法轮寺古墨片。”

“这幅古墨和歌片，不是爸爸借给我挂的吗？”

“而且，马奈的复制品是幸二君给的。松子自己的爱好呢，就只是在纸拉窗上挂上窗帘而已，对吧？”父亲逗着松子，又说道，“不过，想到这是我的独生女儿的起居室，多少觉得有点可怜啊。”

在和马奈的复制品相对着的格窗上，挂着松子的两个同父异母哥哥、阵亡了的敬助和照雄的遗照。

是松子的母亲把二人的照片装进镜框挂起来的。这间屋子以前是母亲的房间，母亲出走以后，就成了松子的起居室。母亲留在这间屋里的东西，除了敬助的照雄的照片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松子把房间的布置改变了，但惟有哥哥们的照片仍保持着原封未动。

把死去的继子们的照片挂在自己的起居室里，对于母亲的这种心情，松子是无法随便触动的。

现在，父亲肯定也在看着二人的照片。想起死去的孩子和离别的妻子，父亲将会说些什么，松子很有点放心不下。

“为什么可怜呢？”松子反问道。

“嗯，因为这里是松子的小窝呀。不是你的小鸟窝吗？不过，兴许并不可怜，因为松子是将要离开这间屋子的人

……”

“爸爸只是偶尔光临一下我的房间吧？因为是偶尔光临，总要有某种感想的。”。

“某种感想？也许是吧。”父亲笑道，“愁惊地上霜，对吧？”

“您说什么？”

“发已满头雪，这是上句。像我这样头发秃掉了的人，就用不着上句了。上了年纪，有些感觉变得迟钝了，有些感觉却反而分外敏锐起来。回过头去看，自己的一生原来也就是这么回事呀，微不足道得叫人觉得荒凉。然后，又去想是否至少尽力让自己身旁的人幸福？回想起来。令人难受的事很多呀。就说孩子，我这辈子也就只有三个。并且三人之中有两个儿子阵亡了。就是所谓光荣牺牲。可世上有的人竟有十个孩子，在过去，甚至有的男人会有几十个孩子。”

“几十个？”

“是啊，有些是同父异母的。在中国，这种事情多得是。好坏姑且不论，有了几十个孩子的话。那个男人的生命就是兴旺啊。就连我，也曾有过两个老婆，这就是普通人的两倍了，可一个死别，一个生离，剩下的就是这把年纪，孤零零的一个人。和女儿相依为命。捆住了松子，成了松子出嫁的累赘。”

“哎哟，哪有那回事？”松子诧异地看了父亲一眼。

“三个孩子只剩下松子一个，所以哪怕只是日常起居的地方，也该盖个让松子称心如意的房间。松子小时候，我曾有段时间和建筑公司有过工作关系，你还记得吗。”

“记得。”

“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看到在遭到轰炸后的东京的废墟上，盖起的那些临时凑合的丑陋的木板棚屋，日本国民的生活的困窘真让人羞愧得无地自容啊。我那时幻想过，要是手里有了大钱，要办起个住宅公司。我要和各种各样的建筑家合伙，建造设计出有趣的房屋。造好后卖出，用那笔钱再去盖优质的房屋。这样一来二去，到处都会是朝井盖的房屋，在东京渐渐变得引人注目，既美化了东京，自己也将会享受到艺术家的那种快乐。但是，结果却是连自己的独生女儿的房间都无法如愿以偿呀。我死后，松子把这个家卖掉，哪怕小点儿，也要盖个自己喜欢的房子。

“看您都说了些什么呀，爸爸……”

“你妈妈也是住在肮脏狭窄的公寓里吧？”

松子不觉点了点头，头却抬不起来。父亲也沉默了起来。

松子注意到父亲的那对大耳朵、圆鼓鼓的大耳垂，已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干瘪，上面布满了网络般的皱纹。

“我去拿点儿草莓来。”说着，松子站起身，走了出去。

古风的萨摩玻璃盘。是带一点绿色的紫绀色，泛着忽绿忽紫的光泽。盛上红色的草莓，显得格外鲜艳浓郁。盘子的边缘被切得质朴、粗犷，像这样的深邃且透明的色泽，在当今的玻璃器皿里恐怕是难得见到的。

父亲想把草莓压碎，可手一打滑，浇在草莓上的牛奶一下子迸溅了起来。

“帮一下忙！”父亲把盘子递给松子，“这阵子，手指变得不听使唤了。直糟糕呀。”

二

“一直想去看看京都的新绿，可今年到底没去成啊。”父亲说着，然后眺望着院子。“道子喜欢花朵艳丽的草木，想要种上各种各样的草木，好让院子里一年到头鲜花盛开，可我只是嗯嗯地答应着，并没把它当回事儿。和年纪相差悬殊的男人一起生活，也许希望在家中的院子里开些花朵吧。不过，就是竹叶，因为四季的更迭和一天里光线的推移，看上去比花儿还要色彩丰富呢……”

松子没作声。

“我要是有了个三长两短，松子就是去和你妈妈一起生活，我也是不会介意的。”

“瞧您说的，爸爸……”

“不会有什么事情让你吃惊的。我的继承人就是松子一人。而松子的骨肉亲人就是你妈妈一人。一老一少。但是，无论我身上发生什么事，不许通知道子，也不许把她叫到这个家里来。”

“明白了。”

“她和那个男人总要散伙的。就是散伙，她也不会回到这个家里来的。所以我并不希望他们分手……。我死了，也许反而会加速他们的分离。道子的心情会动摇起来。……”

说到这里，父亲咽住了话头。

松子听了不寒而栗。

父亲对母亲还抱有如此根深蒂固的怨愤和诅咒吗？父亲以为万一他死了，母亲会因为良心的自我谴责和对亡夫的追

念，而在和年轻的绀野的生活上投下阴影吗？

松子很少和父亲提到母亲，自己从不主动提起。偶尔谈到母亲的时候，松子总是处于左右为难的立场。

但是，父亲对松子说可以毫无顾忌地和母亲来往，父亲死后也可以和母亲一起生活。松子现在觉得在父亲的心里似乎有某种深不可测的东西，令人毛骨悚然。

还有，父亲的不曾有过的说话口气，也让松子感到惴惴不安。

“爸爸无论如何也不原谅妈妈吗？”

“也不能这么说。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因为我现在不可能惩罚道子。就是现在，当被遗弃的丈夫和女儿谈论着道子的时候，道子也不会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她自己过着自己的日子。我们这里是鞭长莫及。松子倒像是和道子相互关怀体贴似的……”

“妈妈也在关心爸爸的事情呀。”

“那是多管闲事。”父亲非常不快地把脸扭向了一边，“我也不想从松子那儿听到这一类的报告。你不要充当这类从中说和的角色。”

松子难过得说不出话来，眼眶里噙满泪水。

“可是，作为孩子，那……，妈妈是不好，可见到妈妈时，我可以谈到爸爸，妈妈也像是很想知道……，可在爸爸面前，却无法谈到妈妈。”

“哼！这是松子的抗议吗？”

“不是抗议，只是觉得难过。”

父亲皱着眉头，沉默了一会儿，“在松子的心里，就是让

我和道子和解了，我也是无所谓的。在松子的心里，两个人毫无疑问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在松子的心里，两个人想分开也是分不开的。”

说到这里，父亲站起身，走到走廊，“她闷热的天气呀。脑袋昏沉沉的，今晚下场雨就好了。”

然后，冲着松子转过身来。

“要是松子也和高谷家的宗广君结婚的话，说不定现在也已经离了呢。”

松子立即不假思索地轻轻摇了摇头。

“是吗？那就好。”父亲变得和颜悦色起来。“趁我的身体还结实，结婚吧。”

“虽然您这么说，可我……”

“不管怎么说，也……”

当天傍晚下起雨来。第二天早上天放晴了。

父亲要去皇宫附近看被雨水洗刷后的新绿，说罢就出门松子要去买东西，就顺便搭公共汽车把父亲送到了火车站。

松子准备晚饭时，电话铃响了。

“喂，是松子吗？”

“妈妈？”

母亲只用假名字寄过信来。还从没有打过电话过来。

“你爸爸呢？”

“爸爸？”

“你爸爸在家？已经回家了吗？”

母亲的声音很低，松子听到咳嗽不止的声音。

“还没回来啊。爸爸怎么了？”

“刚才，我见到你爸爸了呀。”

“妈妈，你见到……”

“我说见到的意思是，我走着，你爸爸坐在车里……。不过，我想那确实是你爸爸。”

“在哪儿？”

“在日比谷公园的护城河边。你爸爸坐在车里，确实像是认出了我，看着我。他和我眼对眼地相互注视着，然后背过脸去，不过，情形有些奇怪。与其说躲藏了起来，倒让人觉得像是一下子倒了下去……”

“然后怎样了？”

“在我大吃一惊的当口，车子开了过去，所以……”

松子的眼泪唰地涌了出来。

“该不会出了什么事吗？到底回去了没有，我心里总放心不下。”

松子再也抑制不住，迸发出悲声。

“松子，喂，喂，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

松子听到母亲焦灼不安的声音。

父亲的后事

一

松子在没有母亲的家里，为父亲办了后事。

遗属只有松子一个人。

不过，哪怕就是唯一的遗属松子也不在，父亲的葬礼照样会圆满进行的。和父亲有过工作关系的公司里的人们以及父亲的老朋友们自会聚在一起，把葬礼的各个方面处理得停停当当的。

松子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连出纳的金钱也不曾过目。银行方面的人早早地赶来吊丧，当问到为慎重起见，是否预备下二十万日元时，松子显得有些茫然，记得自己的存款并没有那么多。她也不清楚父亲的存款到底有多少。而且，不管父亲的存款有多少，在人死后的第二天就提取存款，不是很奇怪吗？松子显得有些诧异。

那个银行职员和公司的那位经理负责掌管了葬礼的收支。

但是，细想一下，这其实是死去的父亲在给自己办丧事。松子强烈地感觉到作为家庭支柱的一家之主的父亲的力量。

父亲在战后的现在，虽然已不是现任董事，可仍有两三家公司的一些松子已经淡忘了的人们赶来。花圈被排列在父亲的灵前。

有关父亲的葬礼，松子亲自做过的事情，恐怕只有挑选丧服这一件。

松子请百货商店订做丧服时，店里说一两天以内可以准备好染有家徽的黑色和服，但松子决定用纱绸的洋装将就一下。

那件洋装是黑色的塔夫绸质地，带有木纹图案的。衬裙也是塔夫绸的，下摆一撑开，一摆动。就会发出窸窸窣窣的摩擦声。在腰部打了一个装饰缘摆，连衣裙看上去也就有点像西服套装。

在腰部的装饰缘摆的背面，镶嵌了洋红色的细边。因为在黑底上衬上了这条红色，故又可作为喜庆的盛装，用做晚礼服。

松子曾情不自禁地想象过穿上这件衣服，再在胸前别上花朵。出席华丽的宴会的情景。这件衣服在今年的春天才刚刚做好，万万没想到第一次穿上它，竟是作为丧服去参加父亲的葬礼。

那块塔夫绸多余下来的布料，当时被裁成了绸带。

“要是再裁宽点儿的话，缠在西服的袖子上，不就成了黑

纱了吗？”松子曾无意识地自言自语道，但马上意识到这话不吉利，就住了口。

松子还意识到让自己的衣料缠上袖子的丈夫或恋人都还不存在。

那条黑色的细绸带，被松子不显山不露水地系在了自己梳成服丧打扮的头发上，以使自己的发型显得更加谦谨。

在灵前守夜、遗体告别和火化的三四天里，记不清到底烧了多少次香。每到这个时候，松子总是被安排成最先站起来。

第一个烧香的竟是个年轻女人，越发增添了一种清冷寂寥之感。

当和尚的诵经声中断，葬礼委员叫到“遗属烧香”时，松子走到灵前，在一片肃穆庄严的气氛中，只听到塔夫绸的摩擦声。

松子也听到了自己衣服发出的刺耳的摩擦声，可在父亲的灵前双手合十以及焚香时，母亲的形象竟意想不到地浮现在心头。

“妈妈。”

松子闭上了眼睛。

“爸爸。”松子改口说道。

从收音机里收听到松子父亲的死讯后，木崎老人急忙赶来了，“你妈妈……？”木崎是第一个悄悄地向松子问起母亲的人。

“通知不通知你妈妈？”

“我妈妈已经知道了。”松子不留神说了出来。

“已经知道了？”木崎反问道，“已经通知了吗？”

“没有。”

“也是从收音机的新闻里……？”

“不是，是电话……”

“你打电话通知了吗？”

“不是。”

是母亲打电话通知松子的。最早知道父亲的噩耗的就是母亲。可以说是母亲看到了父亲的临终，看到了父亲死去的瞬间。

那时，松子对谁也没有讲过母亲打来电话的事情。

在日比谷公园的护城河边，父亲从车里看见母亲，母亲说“与其说躲藏了起来，倒让人觉得像是一下子倒了下去”，就在那时，父亲准是脑溢血发作了。

毫无疑问是因为见到母亲而受到了刺激。

父亲的猝然倒下，开车的司机一时没有觉察到，在新绿环绕的皇宫周围还行驶了一阵子。

电话从东京的医院打到松子的家里来时，是事发后的大约一个小时以后。

松子赶到时，父亲只是鼾声如雷，已经神志昏迷了。

早上，搭乘公共汽车送父亲到火车站，没想到竟成了和父亲的永别。

松子想起前一天，父亲来到自己的房间，讲了许多话，那竟是一种预感，成了一种诀别。

这么说来，父亲和母亲的邂逅，难道不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诀别吗？

那么能否因此这样说，既然父亲命里注定要因脑溢血发作而死。所以就在那个死亡瞬间，和生离的妻子完成了团聚？

松子感到了某种深不可测的东西。

不是母亲杀死父亲的。

生离的父亲和母亲，这次是为了死别而见面的。

但是，父亲似乎是在见到母亲的瞬间死去的这类话，就是对温柔敦厚的木崎老人，松子也是不能说的。

“那么，打算叫你妈妈来吗？”木崎问道。

松子低下头，显得很痛苦。然后摇摇头，低声说道：“已经不能和爸爸商量了……”

“不能商量？说的也是。”

木崎的眼里现出悲哀的神色，沉默不语。

“……无论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不许通知道子，也不许把她叫到这个家里来。”

临死前一天，父亲讲过的话，松了觉得只能信守不二。

但是，父亲还说过“我要是有了个三长两短，松子就是去和你妈妈一起生活。我也是不会介意的”，父亲在某一点上，难道不是原谅母亲了吗？

“户籍呢？”木崎说道。

“什么户籍？”

“就是你妈妈的户籍呀。户籍也被从这个家里消去了吗？

啊，对呀！松子恍然大悟。可到底怎样了，松子也是一无所知。

母亲恐怕不敢自己要求取消户籍之类的。如果说父亲要消去户籍的话，母亲是拦不住的。问题完全取决于父亲的意

志。但是，父亲究竟怎么做的呢？

如果户籍还是那么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下来的话，母亲理所当然还是这个朝井家的人。

“那么，有什么为难的事情，请随时告诉我。”木崎说道。

二

母亲系统的亲属，既没有参加灵前守夜，也没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朝井的灵柩被装饰后，抬到走廊的附近，以便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们站着烧香。

松子也站在院子里。一边对送殡的人们默默地还礼，一边不时地张望着院子的门口。那里种着一丛胡枝子。街坊的小狗混了进来，冲着胡枝子下垂的花枝嬉戏撒欢。

“你母亲？”幸二冲松子耳语道。

松子老实地点了点头，没有借看小狗搪塞过去。松子心里忐忑不安，总以为母亲马上就要出现似的。

幸二毫不含糊地说道：“不会来了。要来早来了。”

“今天，你父亲也没来吧？”

“已经来吊唁过了吧？”

“对，昨天来过了。”

“我父亲受不了站在你父亲灵前的感觉，因为哥哥的事情，觉得无脸相见。”

松子两三天未睡，心跳骤然加剧，脚尖像是麻木了似的。

松子觉得父亲的那幅被放大的照片，好像正俯视着自己。

松子现在依然想作为一个纯洁的女儿，站在父亲的灵柩

前。

但是，这么一想，身体内反而像是隐隐约约微弱地燃烧起来似地。好久不曾有过了。难道是在两三天的疲劳和悲痛达到极限时，肉体的恶魔抬头了吗？

“幸二”，就在这时，宗广从背后按住了幸二的肩膀。

“我站一会儿吧。来，换一下。”

“老站着，哥哥会累的。”

“别把我当作病号。”宗广咧着嘴笑了笑，对松子说道：“这家伙呀，似乎想把我当作病号对待。”

“哥哥的脸色不好嘛。”

“在松子父亲的葬礼上，我能脸色好看吗？”

松子惊异地看了宗广的脸一眼。

幸二从哥哥的旁边走开。

他是担心在朝井家的远近亲戚排成一列的地方，宗广说不定会说出什么吧。

追溯朝井家和宗广的高谷家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麻烦的，解释一次或许也难明白。说起来，两家相当于远亲关系，可松子的父亲和宗广的父亲之间交往很密切，因而双方的儿女也是青梅竹马之交。

宗广抛弃松子，和卷子结婚以后，两家的父亲也不知觉地疏远起来。这和松子的父亲从公司的现役退休下来也不无关系。加上，母亲投奔绀野的怀抱，不知是感到丢人现眼，还是厌世，父亲变得落落寡欢，不愿见人。

宗广来吊唁时，对松子说道，“你父亲没有责备过我一句。”这样说着，松弛的下眼皮一跳一跳地抖个不止。

宗广的话，在松子的心里激起了回响。松子不愿被诱发出眼泪，狠命咬住嘴唇忍住了。

和宗广的爱情纠葛，父亲并没有严厉地责备过松子。松子当时觉得，父亲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却不露声色地体谅宽慰着她。

但是，说不定父亲是因为母亲的出奔，而有意避免触动女儿的爱情挫折的。如果断罪的话，罪在母亲，不在父亲。但是，由于父亲有了若干反省，这件在夫妻之间发生的事情，是不能设想另一方绝对无罪的。就是松子，也并非对父亲过去如何对待母亲不抱疑问，也并非对母亲毫无同情之心的。

“这次，父亲真的是再也不会抱怨了。”松子用这句对宗广的回答，代替了哭泣。

宗广已经从疗养所来吊唁过，松子以为他不会再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了，可宗广竟又来了，松子有些惊奇。

“让你累着不好，还是早点儿回去吧。”松子体贴地劝道。

松子一直以为宗广已经回去了，却没料到他在哪儿歇过后，又在遗属席上出现，并站在松子的旁边。

幸二站在旁边时，松子就感到在众目睽睽之下的难为情，现在又和宗广并排站着，越发感到浑身的不自在。

何况就在刚才，在向送葬的人们还礼的时候，松子不是还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是被宗广拥抱过的女人的身体吗？

“父亲真的是再也不会抱怨了”，松子想起自己讲过的这句话，就拼命将对宗广的怨恨和留恋，统统从自己心里驱逐出去，像一个回归纯洁的女儿那样，站在父亲的灵前。

可宗广的呼吸，散发出酒腥的气味。

“你喝酒了？”松子嗔怪地问道。

“啊，在厨房打听有没有酒，有知什么人给了我白兰地，像是你父亲用过的。”

“你这人真是！”

松子想说下流、无耻。

“哪怕是一滴，你父亲也不会喝了。”宗广咕哝道，“松子，不是时光逝去，而是我们逝去，对吧？”

松子转过脸去，看着父亲的遗像。

“所谓逝去，不是只有死亡，活着的我们，每时每刻都在逝去，对吧？”

松子没有作声。

“松子，因为你父亲的去世，你知道让卷子强烈感到的是什么吗？嫉妒。对松子的嫉妒。女人的嫉妒。”

宗广一口气将“嫉妒”重复说了三遍。

大概是从镰仓车站开来的公共汽车到了，一时中断了的送殡的人群，又走进院子里来了。宗广摆正自己的姿势，住了口。父亲的去世，为什么会引起卷子的嫉妒，松子实在莫名其妙。因为拴住松子的绳索断了？因为松子失去了依靠，成了飘泊不定的浮萍？

三

父亲遗体告别仪式后的第二天早上，松子起得很晚。

窥镜一看，发觉自己的眼睛肿了。眼皮里侧有些疼痛。

昨天用塔夫绸的绸带挽住的头发，今天被披散了下来。松子拿着手镜，前后照着，左右察看着脑后的头发。

今年春天，德国歌手来日，松子叫上父亲一起去日比谷的时候，只买到楼上后排的座位票。公会堂楼上的座位，从前排到后排陡然高耸起来，所以能清楚地俯瞰坐在前面的人们的头顶。

“战败国的日本妇女，也变得会打扮了。年轻女人对脑后的发型，也绞尽了脑汁，直是既可爱又漂亮呀。她们的手怎么会那么灵巧地在脑后动作……，实在不简单呀。”父亲说道。

“是啊。去美容院，也会给做头发的。”

“不是靠别人，是自己想方设法。为了打扮得漂亮，女人在脑袋后边似乎也长着眼睛，长着手啊。”

见父亲这样讲，松子也打量起前面坐着的女人们的头发。年轻人的头发，闪耀着青春的光泽。父亲对这些头发像是很稀奇，又像是在隔着一段距离加以欣赏。松子对父亲的这种举动，感到了某种寂寞。

想起这些，松子用手抚弄着脑后的头发。

想着这个家现在只住着自己一个人，一边把冰凉的头发卷在手指上。

“小姐，银座千疋屋的花到了。”女佣人进来通知说。

松子站起身，走了出去。

接过白色的康乃馨花束，松子寻找着姓名签，一边问道：“是哪位送来的？”

“对方说是自家人，不要姓名签。”派来的人答道。

“是吗？让你辛苦了。”

肯定是母亲，松子明白了。

在丈夫葬礼的第二天，送来没有署名的鲜花的、已经分

别的妻子—— 松子觉得花儿模糊起来，看不清楚了。

松子就那么抱着花束，在餐室里坐了好一会儿。

然后，松子没有去佛堂，而是把花儿拿到自己的起居室里。可以和母亲来往，自己死后，可以和母亲一起生活……，这可以算是父亲留给松子的话了。

松子以为是白色的康乃馨，原来是淡蓝色的。好像是在白色的花朵上，天空或者海洋投影后的颜色。清一色的淡蓝色花朵，大约有五十枝左右。

一个小时以后，电话铃声响了。

“松子？松子，对不起，请原谅我……”

“妈妈……？”

“葬礼结束了？家里今天冷清起来了吧？花儿，到了？”

“是的，刚刚到的。”

“我，是我害死你爸爸的呀！怎么办才好呢？我难过死了。我也想死呀。你听我说，绀野在嫉妒呢，糟糕透了。”

松子又听到了“嫉妒”这个词。

“松子，我想见你。你能让我见见吗？

“妈妈。”

地狱的墙壁

一

所谓头七，就是从死亡当天算起的第七天，也就是中间隔着五天。这么一回事，松子是才知道的。头七的两天前，木崎夫妇来了。

头七的两天前，实际上就是葬礼的第二天。从松子的母亲那儿送来白色花束、打来电话的也是那天。

木崎让年轻的妻子带来了细长的包袱。打开包袱一看，原来是幅轴幅。

“带来了这么一样东西。如果你喜欢，就挂到盂兰盆节吧。”木崎说着，亲手将轴幅挂到壁龛里。

“这是一位叫寂室的禅宗和尚的墨迹。他是日本和尚。”

木崎老人说是什么寺院的开山祖，可松子没听清楚，就又问了一遍是哪儿的哪个寺院的，可松子还是没听明白。

“怎么念呢？”

“生死事大，无常迅速。”

老人好像在品味似地眺望着上面的字。

松子觉得那像是用淡墨写的草书。

“我对墨迹是外行，所以不知道是真货还是赝品。不过，要是赝品，我想不会写着这种句子的。会卖不出去的呀。有死这个字，犯忌嘛。所以这幅字很便宜。但是，以前的禅僧在写这个句子时，想到的该是比我们所感觉到的还要深的意味……”木崎说着，沉吟片刻，“我买这幅字，是想在我死的时候，把它挂在枕头旁边的。可我好像一时死不了，所以奉上。平时不能挂的。挂也是可以的，不过，我家的太太忌讳……。但是，在葬礼呀，盂兰盆节呀，法事什么的时候，很合适挂它。因为这种时候，不会想成自己的事儿，想到的是死者的事情。”

看上去像是草书的寂室的那一行字，松子仔细地端详着，渐渐感觉到某种崇高的境界。

“木崎先生将要去世的时候，我再把这幅字还给您。”

松子想开一句这样的玩笑。虽然这种话是绝不会说出口的，不过木崎老人让她感到了这么一种和蔼可亲。

但是，老少不定，无常迅速。自己虽然年轻，但并不一定就活得比木崎老人更长。松子想，按照父亲的说法，“老天赐给”了年轻貌美的妻子的安详而幸运的木崎老人，说不定得以尽享天年，长命百岁呢。

木崎对着佛龛里的骨灰盒行礼之后，年轻的妻子接着双手合十。看到那副柔若无骨的肩膀和颈项，松子不禁有点悲

哀起来。想到父亲要是也和年轻女人在一起的话，血管也会变得柔软，生命也会延长。父亲因为心情抑郁，而致使血淤不畅的吧。

木崎的妻子带来了六七枝小朵的蔷薇花，可灵牌前的花瓶全都插满了花，再没有地方可插，于是她把花儿轻轻地放在了榻榻米上，回过头来，对松子说道："这花儿是从我家里种的蔷薇上剪下来的。"她脚上的袜子有些歪扭，起了一层松松的皱褶。那是一双新袜子，又有一双雪白的脚，可以透过薄薄的袜子看见脚底，松子的神经感到了不洁。

松子闭上了眼睛。

去疗养所见宗广时，松子从江之岛电车的车窗，无意间看到木崎手拿山茶花，站在自家的院子里。木崎妻子拿来的蔷薇，让松子想起了那一幕的情景。

"我去拿花瓶来。"松子站起身走出去。

昨天母亲送来的白色花束，没有供在父亲的灵前，而是放在了松子的起居室里。木崎妻子的淡红色蔷薇，倒被供在了父亲的灵前。松子感到有些奇妙。

把蔷薇插进玻璃花瓶，松子刚转身回来，木崎说道，"好讲究的坐垫呀。"

"啊，是妈妈的……"

松子话才出口，就突然住了口。

"挺不错的。"木崎挪动膝盖，抚摸了一下坐垫的边缘。年轻的妻子也学着老人，抚摸了一下。

"是用你妈妈的和服做的吗？"

"是的。"

那是用母亲穿了很久的宫古上布[1] 做的夏季用坐垫。共有五个，被父亲放在自己的起居室里，供夏天来客时使用。比较小，有些像茶室里用的坐垫。

母亲出走之后，母亲的东西几乎没有留下，却留下了这样东西。也许是因为和服被改头换面的结果，父亲竟丝毫也没有觉察到。

“如今琉球也被美国占领了，上等麻布没人织了。就是有人织，质量也不行了。”木崎叹息着说道，又回过头看看妻子，“咱家里也该有信子留下来的上布的。把它们照这个样子做做看。”

“哎。”

妻子低着头，用眼睛丈量着自己坐着的坐垫的尺寸，“收到哪里去了呢？”

信子是木崎死去的前妻，木崎似乎毫不在乎地和年轻的后妻提到她。

“不过，改成坐垫有些可惜了。”妻子说道。

“你这么说，可你又不穿。”

“还没到穿的时候呀。太素……。而且，我也不想穿呀。”

“所以我说，把它改成坐垫算了嘛。”

“在前夫人的和服上，怎么能坐得住呀。”

“可你不是坐在信子的后边了吗？”

“啊，你说得太过分了。”

---

① 宫古上布—— 宫古岛在冲绳县，为宫古诸岛的主岛，出产甘蔗和番薯。上布是麻织品，宫古岛是其主要产地之一。

妻子的脸涨得通红。

"你不坐也不要紧，可以给客人坐。"

"让别人坐，你不会不高兴吗？太可惜了呀。"

"你不也坐在这儿的夫人的和服上吗？"

"哎哟"，妻子耸了一下肩膀，把坐垫抽了出来。

"没关系，请坐……"松子笑了，"已经有很多客人坐过了。"

但是，松子还是感到了一缕淡淡的惆怅。

松子记得母亲曾经穿过这件蓝底上撒有碎白纹的和服。去看两国[①]烟火时，母亲也穿着这件上布和服。记得是在河岸边的餐馆的走廊，人山人海的，挤得水泄不通。小小的松子就坐在母亲穿着的这件麻布和服的膝上。去户隐山旅行，从奥社回来的归途遇上骤雨时，母亲也是用这件麻布和服的袖子包裹住松子的娃娃头，母亲说麻布不怕湿。

从父亲的灵前守夜，到葬礼，家里所有的坐垫都被拿了出来。夏季用坐垫也派上了用场。刚好夏天也到了。

看到松子陷入了对母亲的麻布和服的回忆里，木崎稍微改变了一下语气，说道："前几天我对你提到过的，你妈妈的户籍的事情，我去市政府打听了一下，说是还保持着原状未动。"

"啊，是吗？"

① 两国—— 地名，指两国桥的东西两畔。两国桥是架在隅田川上的桥。隅田川古时是武藏和下总两国的国界。在两国桥下每年初夏举行的焰火大会十分有名。

“你妈妈的户籍还在这个家里，也就是说，并没有正式离婚。”

“是这样啊。”

松子刹那间头脑里一片空白。

“不知是你爸爸觉得离婚在面子上不好看呢？或者你妈妈一旦回头的话，也许还打算原谅她呢？还是有其他的什么考虑……”

松子低头不语。

“对你爸爸来讲，离婚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所以离婚申请也许就这么一天天地拖延了下来。总之，在户籍上，你妈妈现在的身分还是妻子，所以你妈妈享有遗产分配的权利。”

“是吗？”

“要我再去向律师好好打听一下吗？”

“这事情先等一下。”松子急忙说道。

“你爸爸没有留下遗嘱吗？”

“没有，那样的死法……”

“有没有什么字条？”

“我想没有。不过，我没有仔细找过。”

“是吗？你妈妈的户籍还留在这个家里这件事，你先记着点儿。”

“好。”

“从今以后，松子就是一个人了，打算怎么办呢？”

“我想出去工作。”

“去你爸爸的公司？”

“不是。去爸爸的公司的话，总被当作小姐对待，我不喜欢那样。”

“是啊。”木崎怜恤地看着松子，轻轻地点了点头。

“明天是头七的日子吧？在头七的席上，如果谈论到遗产继承这方面的事情，松子不该不知所措，所以我来先告诉你一声。”

二

母亲打来电话，约好了在新桥车站见面的时间。

松子走出车站正面的检票口，母亲正站在一个角落的小卖部前面，微笑着像要跑过来似的，可马上又哭丧着脸，转身向后，也不等松子跟上来，就出了车站。

松子追在后面。

母亲急匆匆地走到出租汽车站，一只手搭在司机打开的车门上，对松子的不慌不忙，显出有些不耐烦的样子。

“妈妈”，松子想要抓住母亲的手，可母亲早已钻进了车里。

“妈妈，怎么了？去哪儿？”

“银座。”

“银座不是就在眼前吗？走着去吧。”松子站在车门外边说道。母亲歇斯底里地叫道：“不行。快上车吧。”

车了一开动，母亲松了一口气，紧紧端着的肩膀也放松了下来。松子诧异地问道：“妈妈，哪儿不舒服吗？是因为发型改变的缘故？您显得有些奇怪呀。”

“啊，你看这里。”母亲两手举到头部，“头发一下子白了。

你爸爸死后，两三天的工夫……”

松子看着母亲的头发，心像猛地被戳了一刀。

“我吓了一跳呀。刚一梳头发，就从里面一下子冒出一大把的白发来。为了掩盖它们，才改变成了这种梳法。”

母亲的眼睛，似乎因为不安而流露出畏惧的神色。身体瑟瑟地打着抖。

“我受到了你爸爸的惩罚。松子，对不住你呀。关于你爸爸的事情，请宽恕我……”

“妈妈！”

“头发有时会一下子全白了的。这些白发要是让绀野看到了，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呢。”

松子沉吟不语。母亲目不转睛地看着松子，“已经换上夏天的衣服啦。穿着夏天衣服，裸露着手臂的年轻女孩儿，看着真令人愉快。手臂上的浑圆的弧线，显示着妙不可言的年轻。上了年纪的手臂，真是寒碜死了。据说胳膊肘是隐藏不住人的年龄的……”

虽然是包含爱情的话语，但是母亲这种羡慕女儿年轻的口气，是因为不在一起生活的缘故吗？是因为母亲和年轻的男人一起生活的缘故吗？

走进西银座的一座整洁小巧的楼房的地下餐厅，母亲说道：“一直到最近，这里都还是仅供美国占领军专用的地方。议和以后，日本人也可以进来了。不过，日本顾客还比较少，好在这里不会碰上熟人。”

“碰到了，又有什么不好？”松子说着，一边啜着冰水，一边打量着周围。顾客大多是带着日本姑娘一起来的美国大兵。

“怎么搞的，竟是这种地方？”

“可我和松子见面，万一被人瞧见了，不知会被说成什么呢！”

“凭什么？”

“我……我……”母亲结结巴巴地，“不是我害死了你爸爸的吗？你爸爸去世，不是还没过多久吗？要是被你爸爸公司里的人看见的话，松子也会受连累，跟着一起被人说闲话的。”

松子惊讶得目瞪口呆。

松子终于恍然大悟，明白了母亲从在车站时起，就在逃避着什么的奇怪举止。母亲是在被罪人这一良心的苛责追赶着。

“你来得正好，我想见你，想得不得了。”

母亲的眼睛，因为过分地焦虑而显得干枯，有些发黑的眼皮神经质地一跳一跳地眨动着，喝汤的汤匙，也不时被生硬地碰到小托盘上。

“不能怪您。”松子和颜悦色地说道。

“不，都是我不好。”母亲一口回绝着，“就是我想见松子，想飞去见松子，可你爸爸的死亡这道黑暗的深渊横在了我们之间。隔绝我们两个人的漆黑的地狱的墙壁。它比铁幕还要恐怖，是罪孽和死亡之幕呀。镰仓，已经变得如同来世一般遥远了啊。”

母亲干枯的眼睛，顷刻间涌满了泪水。

松子本想好好安慰母亲平静下来，可适得其反，母亲变得越发激动起来。于是，松子说道：“用妈妈的上布改成的夏

季用坐垫……”

“坐垫？”

母亲惘然地问道。

“父亲在他房间里用的不是吗？”

“噢，那个……？”母亲想起来了，“那个有碎白纹的。那还是我二十来岁时穿的呢。”

“是呀，我也记得呢。就是在我这么大的时候。”松子用一只手比划着五六岁的小孩儿的身高。

“太素净了点儿，是吧？就是现在，也还可以穿呢。”母亲说道，“话说回来，上布那样的布料，就是年轻人也会穿得比较素的，不过，我的衣服没有一样不是素的。我和你爸爸的年龄相差实在太大了……。这样的年龄差距，现在终于造了孽，竟发生了害死你爸爸的这种可怕事情。”

母亲用双手捂住了眼睛。

“啊，又看见了。看见你爸爸扭过脸去，一下子倒了下去。”

松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母亲的手因为洗刷工作，就是夏天也显得僵硬，骨节变得粗大。

“那个坐垫，木崎先生直夸好呢。”松子平静地说道，“我听木崎先生说，妈妈的户籍还留在家里呢。”

母亲的手从脸上跌落下来，眼睛睁得老大老大的。

三

离晚饭的时间还早，所以两个人随便吃了一点东西后，就啜饮起冰凉的红茶来。

卷子是什么时候走进来的，松子和母亲都没有注意到。当

觉得似乎有人，扭头看时，只见两个人的餐桌旁边，站着卷子。

“前些天，”卷子俯视着松子，“真令人悲伤。”

“谢谢……”

“我本来应该代替宗广去的，可宗广说什么也要亲自去。”

去。”

“啊，是吗？”

在卷子的旁边，站着同来的日裔二世的美国大兵。他摆出的那种保护女同伴的架势，是和一般日本人不一样的。

“这是我在夏威夷的远亲……”卷子说了一半，就打住了。并没有介绍。

“松子小姐也经常光顾这里吗？”

“这是第一次。”

卷子没有跟松子的母亲打招呼。松子暗想，母亲背叛了父亲，离家出走，而且关于朝井的死，对卷子什么也不好讲，所以就是被卷子不放在眼里，也是无可奈何的。

话说回来，卷子为什么要来到松子母女的餐桌前呢？就是被她看见了，自己去解释一下不就行了吗？松子强忍住一种被强迫的厌恶感觉。

“宗广去参加葬礼的时候，喝酒了吧？”卷子歪着头，冷笑地说道。

“怎么？”

“回来以后，又躺倒了。”

“身体不舒服了吗？”

“好像是。”

卷子穿着鲜艳的花朵图案的绉绸，带着金手镯。

“在葬礼上，宗广没有讲什么不礼貌的话吗？”

“没有。”

松子想起宗广的话——松子的父亲死了，卷子强烈感觉到的是“嫉妒。对松子的嫉妒。女人的嫉妒。”

“是因为宗广对松子父亲的死亡感到震惊，卷子对此不满吗？”

“幸二也够呛。见到松子穿着孝服，只淡淡地抹了点口红，就说什么样子怪招人疼爱的。他这话不是刺激他生病的哥哥吗？”

“对不起，”松子的母亲忍不住地插嘴说道，“这种话说给松子听了，也没有用呀。”

“是吗？没有用吗？”卷子板起脸孔，“把病人叫去参加葬礼……”

“松子不会叫的，是宗广自愿去的。”

“自愿？是吗？这么说，令堂大人也是自愿没去参加夫君的葬礼的吗？”

“你在胡说些什么！”

母亲颤抖着嘴唇。

“你难得和令堂大人一聚，打搅了。令尊大人不在了，你打算和令堂大人一起过吗？”

“你都说了些什么呀！”“宗广也托你的福，身体又不行了，还请松子不时地去看望看望。宗广一定会高兴的。”丢下这番话，卷子将手提包轻轻一甩，朝对面扬长而去。柔软的衣裙下摆摇曳着。

“什么女人！”

母亲心里窝火，脸色发青，脸上的肌肉也变得僵硬起来。

“如果要我去死的话，我情愿先杀掉那个女人。”

“妈妈，”松子叫道，“咱们走吧。”

母亲惦记着时间，含着眼泪回去了。母亲和松子见面的事，也是瞒着绀野，所以不能在外面呆得时间太长吧。

剩下松子一个人，松了拦了一辆出租汽车，吩咐司机道：“请绕皇宫一圈儿，请慢慢开。”

父亲是去看那儿的草木时死的，松子也想去看看那同样的草木。

不速之客

一

汽车从银座开到日比谷的十字路口,在那儿遇到红灯,停了下来。

“刚才您说皇宫周围?”司机转过身来问道,“怎么个转法?”

“不要去日比谷。不要去日比谷。”松子脱口喊了出来。

那时,母亲在电话里只是说“在日比谷公园的护城河边”,没有说清楚到底在哪里。还有,父亲坐的汽车的司机是在父亲昏倒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发觉的。父亲被抬进的医院在赤坂见附,所以很可能是在汽车沿着护城河开过日比谷、樱田门、三宅坂的时候,被司机发觉的。司机马上朝议事堂方向拐弯,驶向赤坂见附去的。

一瞬间,松子闪过要回避父亲昏倒时的所在地日比谷的

念头。

正当松子沉思在匆忙分别的母亲和意外邂逅的卷子等事情里而神思恍惚的进候，汽车开到了日比谷。

“去司令部吗？”司机说着，拐向右边。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的大楼刚刚归还给保险公司没多久，所以司机还是把它叫成“司令部”。

松子冲着那个“司令部”看了一眼，铁门关着。石头盖的庞大建筑物悄无声息地紧闭着，在那沉重的内部，似乎潜伏着什么，让松子感到毛骨悚然。这是一座沉默的怪物。松子这么感觉，也许是因为父亲才去世没多久的缘故。

“请开到护城河对岸去。”松子说道。

汽车从马场先门驶往二重桥方向，然后开进了皇宫前的广场。

小松林的树影投射在青草地上，显得格外鲜明。那一片草坪开阔舒展，松树的影子被夕阳拉得长长的。影子全都朝着松子的方向延伸过来。草坪在夕阳的辉映下，显得青翠欲滴。

松子的头脑凉簌簌地，渐渐清醒了些，母亲含泪而归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出来。

为什么那么介意时间非得回去不可呢？父亲死后，松子是第一次和母亲见面，母亲竟显得那样胆战心惊，仿佛被人追赶着似的。

松子觉得，母亲和绀野的关系，如果像夫妻间应有的那样相亲相爱的话，如果是相互信赖的话，母亲该不会是这个样了。幸福或者不幸姑且不论，现在的母亲难道不是生活在

极度的惶恐不安里吗？

松子由此推测到，卷子和宗广的生活也会类似这样。

母亲背叛了父亲，宗广抛弃了松子，两人都投奔到新欢的怀抱里，两次都让松子悲痛得觉得失去了世上的一切。但是，两个人现在都落到了这步田地。母亲是满头白发，宗广则是眼圈乌黑。尽管新的爱情还没经过几年……。

松子并不认为两个人受到了惩罚或者报应。更不认为父亲和自己报了仇。

父亲一死，松子在家里已经没有了骨肉亲人，只有女佣还在。随着一个人的孤寂感的深化，对于他人的善意也越发纯粹，松子无法不期望母亲活得幸福。母亲的幸福，现在就唯有和绀野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了吧。虽然是抛弃了和松子他们的平静生活的母亲，松子还是只有期望母亲和睦地生活。

松子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按理说，应该是想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可松子却并不那样想。松子无法从头脑里摆脱掉母亲现在已是和绀野一起生活的人了这件事。松子也反躬自问过，莫非自己的心肠太硬，有些不像女孩子？或者是算计到母亲将来会成为自己的负担？但是，在和母亲之间，已经产生出连松子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的隔阂来了。还有，既然母亲和绀野生活在一起，那就毫无办法可想。

母亲和宗广，都是伤害了别人，自己铤而走险，对因此抓到的爱情，却过早地产生幻灭和感到精疲力尽，松子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越发坚定了一个人活下去的愿望。

汽车穿过广场后向左拐，经过日比谷公园后边的拐角，从樱田门驶向半藏门。

护城河边的柳枝还泛着嫩绿。对岸的青草倒映在水面上。

开到左边是千鸟渊公园、右边是英国大使馆门前一带，“下面去竹桥吗？”司机问道。

“好的。”松子点点头说道。

父亲在车里昏倒后被拉的那一段路已经通过了，松子轻舒了一口气。

下了竹桥，一看到《读者文摘》杂志社的白色建筑物，松子冷不丁地说道，“请去饭田桥。”

松子还没打定主意要不要去母亲住的公寓，不过一刹那，闪过去那附近看一看的念头。

汽车一开到水道桥，后乐园的自行车比赛的嘈杂喧闹声腾空而来。汽车从饭田桥开过了牛込见附，松子也不做声，任凭车子继续往前开。在那边护城河岸上钓鱼的人们一下子闯进松子的视野。人们拥挤着，臂肘相互碰撞着，一字排列在岸上，钓竿伸向浑浊的水面。

“哟！”

松子十分惊讶。这么多人挤在一起，能钓到吗？到底能钓到什么呢？

松子实在无法理解。在这位于东京正中央的、被电车来往频繁的都营电车和中央线两路铁道夹在当中的这条水面肮脏的护城河钓鱼的乐趣何在。可反正有这许多人聚在一起。不光有小孩儿，还有不少大人。护城河在牛込见附、新见附和市谷见附，被划成三段，只有中间的这一段被辟为钓鱼场，而在前后两段的护城河里，则飘浮着出租的游艇，见不到钓鱼的人。划着游艇的一对对情侣，难免遭到岸上行人的俯视，水

面也觉狭窄。

松子颇觉滑稽地眺望着游艇，又回过头去看那边钓鱼的人群，不禁有些无聊起来。在这种地方，似乎是出于消遣的钓鱼，不也是人们的一点儿活头儿吗？

这样想着，在公寓狭小的厨房里忙着准备晚饭的母亲的身影，不禁浮现在松子眼前。母亲是否也不敢对绀野实说见到了女儿并且简单地吃过了晚饭的事情，而惟恐外出耽搁了晚饭的准备，正忙得团团转呢？

松子打消了念头，不去母亲的公寓了。

二

松子在新桥坐上了横须贺线的电车。

松子刚要在一个老太婆的前面坐下，不想被拐杖绊了一下。那根樱木拐杖本来是抓在老太婆的一只手里的。

“哎呀，实在对不起。”松子慌慌张张地伸手接住拐杖，在自己面前扶正。老太婆并没有用力地去拄那根拐杖，只是轻轻地扶着而已，所以对松子的举动几乎像是漠不关心。老太婆矜持地跪坐在座席上。与其说是脊背弯曲，不如说是因为年纪的关系而让人觉得身体缩小了。

有老大一把年纪了吧。松子暗想。坐在旁边的和松子年纪相仿的姑娘，显然是老太婆的孙女，两个人的脸长得很相像，老太婆看上去比较漂亮。姑娘戴着眼镜，是那种只在玻璃镜片的上边镶着银边的款式。她穿着一件黄色的棉布连衣裙。松子觉得似乎黄得有点过浓。

虽然窗外的天色还比较明亮，但是车厢里已经亮起了电

灯。

姑娘手上的白色网眼手套已经脏了。戴着的水晶耳环也有些离奇。但是因为那对耳环，使姑娘长长的鬓发显得很惹眼。它们已经长到耳垂下面吊着的水晶球的地方。

姑娘一个劲地和祖母讲着话。神情专注，对坐在面前的松子似乎毫无觉察。

祖母把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放在膝盖上，不时用它擦拭着眼角。眼窝深陷，不是眼屎，而是泪水自然地涌出来似的。脸颊凹陷，嘴唇好像是周围松垂密布的一道道皱纹间的一个小小的扣眼儿。嘴唇又小又瘪。没牙的嘴唇看上去软乎乎的，说话的时候，下嘴唇像舌头似地伸到前面，成了可爱的地包天。

祖母只是时不时地答上一两句，对孙女没完没了的话并没有显出厌烦的样子。从旁看上去，似乎是孙女在天真无邪地讲着，祖母则在天真无邪地听着。老太婆的耳朵好像没有问题，就是耳朵有点背，两个人之间也肯定能够沟通。就是什么也不说，也会沟通的。两个人的样子，不禁让人觉得平时在家的时候，两个人之间是用心灵来交流的。

也许是因为姑娘戴着近视眼镜的缘故,看上去有点冷淡，但当她到了和祖母一样的年纪的时候，姑娘也会变得像祖母一样面容慈祥的吧。

姑娘对祖母照顾得很周到，还把祖母的领子拢齐起来。

松子不由得羡慕起来，并联想到自己的母亲。发现在这种地方竟也有作为女人的幸福。

很可能是这个祖母把这个孙女从一生下来起就一手拉扯

大的。可现在像是掉了个个儿，祖母变成了孩子，孙女则对祖母感到了母性。

如果松子也和母亲在一起,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的缘故,自己也能变得天真无邪，母亲也变得天真无邪的话，那该多么幸福啊。母亲离家出走以后，松子为了父亲，多多少少地担负起母亲的角色，自然而然地操心起父亲的日常生活，父亲也多多少少像是松子的母亲那样,关怀照顾着松子。可是,母亲和女儿，祖母和孙女，这种女性之间的骨肉亲情，更有着一种天然的心安理得。松子想念起母亲来。

松子在镰仓下了车，没有去坐公共汽车，深深地呼吸着夏夜的空气，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道："想到要一个人活下去，莫非是因为和母亲分开了的缘故……"

松子刚一走进家门，就发现门口摆着男人的鞋子，一目了然，那是宗广的鞋子。接着又听到从榻榻米的房间里传来电风扇转动的声音，在举行父亲的葬礼的那天所看到的宗广的黑色鞋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不知为什么，松子竟记得一清二楚。

松子为了镇静自己的心绪，走进了自己的起居室。向跟进来的女佣问道："客人是几点来的？"

"大概是五点左右。客人提出要等……"

"让客人吃饭了吗？"松子若无其事地问道。

"没有。客人想要喝酒，已经喝过了。"

"是我父亲的白兰地？"

"是，是的。"

"还剩着呢？"松子皱起眉头，"好了，可以去了。对了，

冰箱里要是有麦茶的话，请给我一杯。”

“好的。头七时吃的甜瓜还有四个，有一个冰镇着，切给客人吃吗？”

“不必了。”

“知道了。”

说是五点，正是松子在新桥车站和母亲见面的时候，在两个人吃饭的餐厅，卷子和日裔二世走进来的时候，宗广正在这个家里等着松子。

在电车里看见老太婆和姑娘时，松子有过的那种平静的心境，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虽然有女佣在，可天黑以后，居然会有男人闯进一个单身女孩子的家里这种事情！松子不禁浑身僵硬起来。

听卷子的口气，松子原以为宗广在参加松子父亲的葬礼后，旧病复发，又卧床不起了呢。可看到眼前的光景，松子感到一阵心惊肉跳。

坐在镜子前面，拭去外出时沾上的浮尘，松子为改化成什么妆才好，直拿不定主意，正在楞楞地看着自己的眼睛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松子站了起来。是母亲打来的。

“妈妈？怎么了？”松子小声问道，“现在在哪儿呢？”

“在公共澡堂呢。”

“公共澡堂？”

“是呀。吃过饭，我借口去洗澡就出来了。借了公共澡堂的电话。”

公共澡堂的电话放在哪儿呢？是放在收费台上呢？还是放在里边？宗广还在榻榻米的房间，松子觉得讲话不方便，可

说是借公共澡堂的电话在打，不免让人觉得母亲的处境过于悲惨。

“喂，上次见面后，一回到家，他就纠缠个不休，所以我就讲了见面的事。那件事也讲了。”

“什么那件事？”

“就是户籍的事情。”

松子默不做声了。

“我这么一说，他就说要见，要见你呢。”

“您说什么？”

“没准儿他会去你那儿，所以我想先告诉你一声。”

松子立即断然拒绝道，“别来。我不想见。千万别来。如果要来，还是我去打搅吧。”

“是吗？”母亲压低声音，“那么，我就这样跟他说说看。”

绀野是要说希望迁走母亲的户籍吗？或者，像木崎替自己担心的那样，是盯上了父亲的遗产？

松子不由得想到，一旦成了无依无靠的女孩子，真不知会有什么事情自天而降呢。

三

松子对宗广既不能说“欢迎你来”，也不能说“让你久等了”之类的客套话。

松子一步进榻榻米的房间，宗广就微微抖着右肩膀说道：“你回来啦。”松子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有了这个习惯。“让我好等啊。是因为病人不能常来的缘故吧。”

松子眼睛望着别处，说道：“我父亲还活着的话，宗广也

会到我家来等我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听不懂就算了。你要是能明白的话……”松子抬起头来，“又喝酒了？”

“这样对我说话的，就只有松子一个人。在你父亲的葬礼上，你不也这样对我说道，你喝酒了？那声音好温柔悦耳，令人难以忘怀啊。”

“你在说些什么呀！我不过觉得恶心，讨厌罢了。”

“也许是那么一回事，可那声音实在是温柔悦耳呀。”

“那么悲痛的时候，我怎么能记得清自己发出的声音呢？”

宗广歪在榻榻米上，把母亲的宫古上布改成的夏季坐垫，三张一列排开，自己坐在其中的一张上。这也让松子感到不洁。是忘了把坐垫收起来而摆在榻塌米的房间的角落的吧。如果父亲还在的话，肯定要挨骂的。

松子想要把那两张没被用的坐垫收起来，可为此要挨近宗广，所以没能伸出手去。

“悲痛的时候？”宗广嘲笑似地自言自语道，“在悲痛的时候，竟发出那么温柔悦耳的声音呀。悲痛的时候，说得不错，但是，那恐怕也得因人而异吧。”

松子口气生硬地说道，“今年春天我去医院看过你吧。那是因为我决定不再见你了。”

宗广装做没听见的样子，继续着刚才自己的话。

“难怪你要说悲痛的时候什么的，记得那时，松子动不动就哭啊。我可吃不消女人的眼泪。不知在哪本书上写着，日本情侣的女方，总喜欢让对方看到悲叹的场面。殊不知男方

会因为厌烦这一套而变得渐渐疏远起来。对此我很有同感。如果女人因为嫉妒而哭哭啼啼的话，那么无论恋爱还是结婚，我就只好敬谢不敏。倒真不如买个事后不纠缠的女人的好。如果松子不那么哭的话，我就和松子结婚了。卷子虽然一无可取，可不会为一丁点儿小嫉妒而哭个没完没了的……”

松子忍受不了这种侮辱，觉得怒不可遏，“你这是在侮辱你自己呀。”

“也许是吧。”意外地，宗广竟坦率地点头承认，“那也许是我犯病的前兆吧。神经焦躁不安，忍受不了松子的哭泣。失去耐性了呀。因为生病而变得身体虚弱，有时会变成极端任性的利己主义者的。”

宗广又抖了抖右边的肩膀。该不会是哪边的胸口不好的标志吧。但是宗广看上去并不像卷子所说，松子所想象的那么虚弱。只是脸颊凹陷，眼圈发青。

“你等我就是为了讲这些话吗？”

“不是。”宗广眯细眼睛，像是打量松子似的，“听说你决定和幸二结婚了。”

“是谁说的？”

“卷子说的。也许问过幸二。听卷子说，她看见松子和幸二两个人在日比谷公园一起走着来着。”

“胡说！”松子惊得目瞪口呆，“那不正是你太太的事吗？我，刚才，还看见了你的太太了呢。”说罢，霍地站了起来。

“松子。”宗广想要追过去，可刚要站起身，就不禁趔趄了一下。

头　　发

一

一个人生活着—— 确切地说，是和老早以前雇的女佣两个人，但是松子只觉得是一个人。松子急着想卖掉镰仓的房子，就去找木崎老人商量。

“那也好。”木崎并没有显得意外，可又说，“不过，也没有必要着急。至少在你爸爸的家里住到你爸爸的百日忌吧。”

“噢？”

“也还没到四十九日忌吧？”

“是的。”

“对于年轻的松子来说，也许早一点开始新的生活比较好。可独生女捧着父亲的骨灰盒离开家门的景象，看着难免让人觉得可怜。再说，还有个外人怎么看的问题。父亲刚死就卖掉房子，会连累你爸爸被人说长道短的。”

松子点点头，表示同意。

“就是不论考虑这些情况，由于已经入夏，即便现在卖房子，恐怕也要入秋以后才能卖出去。不过，镰仓的房子也许不是这样。说不定公司还想把它当作夏季别墅呢。但是，哪怕再稍等等，也还不用担心房子跌价的问题。”

“那就等到了秋天再说吧。”松子痛快地说道。守住留有父亲的灵魂的家的这种心情，在松子的心里苏醒了。

“那就这么办吧。我也替你留心着。房子的生意也有点像说媒，也有个走运不走运的问题。有时马上就能说成，有时眼看着要说成了可结果却没说成。”

这样和木崎面对面地说着话，松子觉得心里的疙瘩像是一点一点地解开了。

“房子不会贬值，留在手里尽可以放心。如果有股票的话，我可替你去看看。朝井这几年有些遁世，弄不好把快破产的公司的股票还窝在手里呢。朝井也许因为身体衰弱，凡事都嫌麻烦，懒得弄。他以前对工作是那样地一丝不苟……”

“是这样的……”

“脾气那么激烈的人，一下子变得老实起来，总有点不对头的。像我这样本来就稀里糊涂的话，倒不会有什么的……”

松子注视着木崎的那张表情安详的脸。也是微微有些发福，脖颈粗壮，可皮肤的色泽和父亲不同，脸颊不发红，耳朵下边也显得白皙、年轻。

“木崎先生，您能去住吗？”

“让我？住你爸爸的家？那太难得了。”木崎也并没有表

现出意外来。

“要是您能去住的话，我想爸爸一定会高兴的。”

松子并非没有想到过让木崎把房子买下来。但是，觉得这话难以启齿，自己恐怕说不出口来。可一见到木崎，居然毫不费力就讲了出来。

“稍微旧了点，不过我想比您的房子要好一点。您这房子，从电车的月台上都可以看得见屋里呢。”

“看见也无所谓的。因为我家里没有人做坏事情。”木崎不以为然地说道，“习惯了的话，家里人也就忘记了在被人从电车里看，而且，电车里的乘客都是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陌生人一般是不看别人家的，就那么通过的。就算看了，如果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也就不会去注意的。到了夏天，就是门窗大敞着，在我家里值得别人多看一眼的家具，是一样也没有的啊。”

松子低下头。

“但是，我并不是说这个家好。和府上是没法相比的。”

“爸爸说过，对于木崎先生来说，您现在的家有些简陋，所以过不多久，老天一定会恩赐给您一幢更好的房子的。”

“老天恩赐？”木崎微微一笑，略一思索道，“老天恩赐的东西，你这么一说，我就不能不买了呀。让我和内人商量一下。”

“哎呀，我并不是为了让您买才这样说的呀。爸爸真的那样说过。对木崎先生来说，老天曾恩赐给您一位年轻貌美的夫人，所以不久还会恩赐给您一幢好房子的。爸爸羡慕您，说是木崎先生的人品好。”

“是吗？你爸爸这样说的吗？”

木崎用看远处的目光，从正面看着松子的脸，可一听见电车的声音驶近，就说，“电车开过来了。你看一看坐在车里的人往不往这屋里看？”

星期天的电车，两辆连在一起，坐得满满的，都是些小孩子，大概是去江之岛郊游的小学生。居然没有一个小孩子往车站上边的人家张望的。

电车开走了以后，留下了孩子们的喧闹声。

“怎么样？没人往这里看吧？”

“因为是些孩子。我就从电车里朝您家里看过。”松子微微涨红了脸，“木崎先生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山茶花，正在看信呢。”

“山茶花？记不起来了。”

“是春天的时候。”

想起那时去看宗广，松子显得有些羞涩。

动了赶紧卖房子的这个念头，也还是因为宗广。

看见木崎手拿山茶花的那天，松子原是去和宗广告别的，可宗广却在松子父亲的葬礼上又来了。这且不说，松子在和母亲见面后一回到家里，就见宗广一身酒气地坐等在自己的家里。现在没有能为自己挡住这样的“闯入者”的人。

尽管是自己的家，可为了把宗广赶走，松子竟只有逃到外边去。

眼看宗广追上来的时候，松子赤脚奔进了院子。

“松子。”

宗广气喘吁吁地喊道，“我这个病人快要站不住了，你扶

我一把不行吗？”说着，跌跌撞撞地朝松子扑过去。松子惊恐万状地后退着。

“你说你在哪儿看见了卷子，看见了她？”

松子没有吭声。

“哼！卷子不会是一个人吧？是和什么人在一起的。”

背对着客厅的灯光，宗广的脸看不清楚，但是松子听到了粗重的喘息声。

“随她的便吧。”宗广嘲笑似地说道，“松子要是看见了卷子的话，反而更好。怎么样？这下你明白我们的婚姻是怎么回事了吧？”

“不明白。”

“不明白？一个四处招摇过市的卷子，一个疾病缠身的我，看着这两个人，松子竟然不明白？!”

“是不明白嘛。”

“当卷子对我不忠的时候，我正在这里一直等待着松子呢。我是硬撑着病体来的。”

“那不是我的责任。”

“责任？你说责任？松子也有责任。爱过一次的责任是无法取消的。”

宗广向前伸出两手，像是要倒下去，又像是要抱住松子，忽地一下子靠了上去。

松子刚想闪开，一只脚不想踏进了胡枝子的灌木丛里，刚一踉跄，右臂就被抓住了。松子用力把宗广的手一甩，宗广摇晃着倒了下去，受到他身体重量的牵引，松子跟着跪了下去。

宗广的右手一把抓住了松子的头发。

松子一声不吭，拼命站了起来。她感到一阵剧痛。

“啊！”宗广喊叫起来。

“头发……。松子，头发拔下来了。”

那时，松子已经跳开五六米远，上到客厅旁的走廊，可一看见宗广的手里像是攥着自己的头发，不觉毛骨悚然，一股憎恨油然涌上心头。

“走！请你走！”

宗广愕然地呆望着手里攥着的头发，“头发被揪掉了，竟然没喊一声疼。松子变刚强了啊。”宗广有气无力地说着，“但是，难道再不允许我去辩解和赔罪了吗？我曾经拥抱过你的啊。”说罢，一边凝视着松子，“这个就留给我吧。”宗广把头发掖进裤兜里去的时候，松子像失去血气似地，打了一个寒战，一转身躲进了房间深处。

头发掉了有多少呢？可松子却连去照镜子查看一下也感到厌恶。

但是，不看又有些坐立不安。在镜子前把头发拨开，可弄不清是哪儿的头发掉了。只是感到拔掉之后的痛楚，到了第二天，头皮竟然肿了起来。

去木崎家的那天，头上的痛楚也还没有消失。

木崎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松子从宗广来的那一夜以来变得极度亢奋的神经，渐渐平静了下来。松子可以安心地坐在那儿了。

松子穿着白上衣和藏蓝色的裙子这样一身素净的夏季打扮。上衣是无袖的，裸露出肩膀的浑圆的曲线，闪耀着年轻

姑娘特有的光泽。

“请多坐一会儿。今天是星期天，又是大晴天，内人带着孩子去海滨了，就该回来了。”木崎说道。

二

“爱过一次的责任是无法取消的”，宗广那一夜讲的这句话，像刺一样扎进并留在了松子的心里。

现在，宗广竟然会讲出这样的话来，松子觉得真是岂有此理。那正是应该由松子甩给宗广的话呀。

如果真的是即便爱情破裂，爱过的责任无法取消的话，那么，那个责任难道不是应由毁灭爱情的人来负吗？

宗广抛弃松子后结了婚，当这桩婚姻维持不下去的时候，松子又有什么责任呢？当抛弃松子的病人脚步踉跄的时候，又凭什么非要去扶一把呢？

不过，宗广为什么要甩了松子和卷子结婚，对此松子至今仍然想不通。松子去疗养所探视的时候，和宗广来家的时候，松子并不认为宗广坦率地讲出了心里话。

不知是因为生病，还是因为结婚，宗广变得很厉害。谈吐别扭，人格也有些扭曲变形。

“不过，被抛弃的恋人，是无法接受被抛弃的理由的。”松子对自己说道，“无法接受，那是由于自负的缘故。”

仅仅出于厌倦，男人就会抛弃女人。像宗广所说的，因为对方哭哭啼啼，男人也会抛弃女人。甚至说不定只是因这夺去了对方的处女贞操，男人也会抛弃女人的吧。

还有，松子以为宗广在和自己分手以后，陷入精神崩溃

的这种看法，说不定是来自松子的自尊心，宗广可能本来就是这么个人。

但是，宗广使用了“责任”这个词，那是因为松子曾经说过“责任”，如果用其他的词来代替“责任”这个词的话，所谓爱过一次的“什么”是无法取消的，松子是亲身体验过的了。

当松子像一般年轻姑娘那样，对于恋爱、结婚想要驰骋自己的幻想时，总会马上一头撞到自己失去了处女贞操的这堵墙壁上来，松子的幻想翅膀也就随即惨痛地折断了。

失身的姑娘，连幻想也不被允许吗？或者换句话说，非得自己恐惧自已的幻想不可吗？

松子现在才意识到，父亲在世的时候，也许是有父亲可以依靠，松子不曾赤裸裸地直视过自己的现实，也不曾赤裸裸地思考过自己的未来。

就是父亲在世的时候，松子也没有一次梦见过和宗广有关的逼真的梦。

所谓逼真的梦，就是正被宗广拥抱的梦。

一睁开眼睛，“啊”地松子喊出声，身体像是很痛苦地扭动着，翻了一个身，松子紧紧的抓住枕头，哭了起来。

想起宗广把头发揣进口袋离去的背影，松子一下子收住了泪水，坐起身来，惊恐地打量着黑暗的四周。

“我拥抱过松子”，松子听见宗广的声音。

松子觉察到，自己不该为失身而痛惜，悲哀，懊悔，憎恨和诅咒。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明确承认的话，那就肯定不会有救了。仍然愿望自己是纯洁的这种感

伤，还残留在松子的心里。

不过，自己明确承认失了身，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松子还是想不明白。

难道只有认为和宗广之间的爱情是真实的，否则就没有办法从这种悔恨当中挣脱出来了吗？松子没了困劲儿，听着黄梅雨声，曾这样守候到天明过。

三

松子从幸二打来的电话，得知了宗广和卷子离婚的消息。那是进入七月没多久的时候。

“哥哥还说想和松子再见一面呢。”

“是吗？”

“我去医院探视的时候，他让我跟松子说说看。”

“现在，是在医院吗？”

“我吗？在东京。”

“啊，对了。”

是从东京打来的电话，松子接电话时，总机曾这样说明过。松子当时有些不知所措。

但是，松子回答得很干脆，“我是不会见你哥哥的。”

“那倒也是。我不过是因为哥哥这样说过。这阵子他的病也……”从电话里也能感觉到幸二有些吞吞吐吐，“噢，……对了，说不定姐姐会去府上打搅呢。”

“卷子？为什么？”松子不禁又是一惊。

和宗广离了婚的卷子，要到松子家里来干什么呢？

“她来我也不会见的。”

“嗯，总之，是啊，我也想见见你呢。有些话想跟你谈谈。今天可以拜访你吗？”

“不，还是我去吧。”不知为什么，松子刹那间这样回答道。

说好在普利司通美术馆见面，松子挂断了电话。

松子记起上次在这个美术馆碰到幸二，看着画边走边聊的情景。如果碰到不好谈的话题，可以让画儿来救驾。

走上位于二楼的美术馆，松子刚在入口处站住，就看见幸二在展厅里的凳子上坐着，正看着对面的画儿。

在幸二的面前，挂着塞尚的自画像。

松子本想立即上去打招呼，可突然屏住呼吸，在入口处一动不动了。不是被什么打动而惊得站住，而是全身被沐浴的感觉一下子袭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世界，在眼前展现开来。

松子并不是在看哪一幅画儿，而是众多的画儿一齐映入松子的眼帘。像是碰响了蕴涵在室内的美的音乐。

就连没穿外衣的幸二的那件白衬衣，看上去也像是浮动在色彩的波流上似的。

松子静悄悄地走近幸二的背后。

幸二回过头来。一下子站了起来。

“好快呀。我还以为你要准备一下后从镰仓过来，要等上一会儿呢。”

“没什么要准备的。让你等了？”

“我也是刚来，正在看入口对面的塞尚呢。”

幸二的眼睛有些发亮，是因为看画儿的缘故吧。松子上次也这么想过。但是被这样的眼睛注视着，大概也还是因为

自己看上去挺漂亮的缘故，松子不禁羞涩起来。

“塞尚的《自画像》是新挂出来的。”幸二说道。

“多来上几次这里，就会越来越觉得塞尚精彩。看一会儿这张《自画像》，然后请看看《圣维克图瓦山》。”

在自画像的两边，挂着《水浴》的小幅素描。在左边，挂着《圣维克图瓦山》和一小幅《静物》。

“画儿的位置和上次不一样吧？也许是因为挂出了《自画像》的缘故。”

松子点了点头。

幸二略微沉默了一会儿，“那个电话很抱歉。要是想和松子见面的话，哥哥自己去见就好了，和我毫不相干。我的话，对患病的哥哥也许显得有些无情，对于哥哥和松子之间的事，我是不想发生关系的。不过，他到底是病人……。”幸二含糊其辞地说道。

“你哥哥身体不好吗？”

“是吧。大概跟和姐姐离婚受了打击也有关系。”

幸二像是要避免和松子对视似地，移动脚步。走到位于塞尚右侧的雷诺阿的画前。

“我拒绝转达，哥哥就反咬了我一口，说什么我想和松子结婚。”

“噢？”

“哥哥也该好好想想才是。”

“前不久，你哥哥来镰仓我家的时候，也讲过这样的话。”

“不论我多么想和松子结婚，可以不可以，哥哥该好好想想才是。”幸二有些声音颤抖地，“是不可以的嘛。为了松子

的纯洁也……。”

“纯洁？”

松子想马上反问的，可没说出来。

“就是哥哥，我以为松子还是不见为好。这也是为了松子的纯洁……。”

松子觉得有一团火焰在眼里燃烧，摇晃着有些站立不住时，幸二半转过身去。

在相反的那面墙壁上，大概是西斯莱的画吧，在初夏的河岸上，一排街树映入了松子的眼帘。

真实，摇响铃铛

一

“为了松子的纯洁……”幸二重复说了两遍这话之后，松子就什么也不能说了。

松子并没有考虑现在要和幸二结婚什么的，但是，纵然想的话，松子也是不可能去做的。

尽管如此，幸二却像颠倒过来似地说，就是自己想和松子结婚，也“是不可以的嘛。为了松子的纯洁也……”

这不是反话就是讥讽。

但是，幸二的声音带有真实的余音，响得几乎让人发颤。

西斯莱的街树，在松子的眼前渐渐模糊起来，“看画儿也让人觉得不好受啊。”松子有气无力地说道，“还看里面的展厅吗？”

“不了。选择这里只是作为和松子见面的地点……今天，

看了塞尚的《自画像》一幅，在我就足够了。”

然后，幸二像是为了打消松子的困惑，“我这个人不习惯和女人约会，在咖啡馆或者车站，神色焦灼地坐等，实在难为情，也做不来，而且实际等待的过程中的心情也是让人受不了的吧。如果在这里的话，就可以看着画儿，所以……”，幸二轻轻地笑了笑，凑近松子，然后朝出口走去。

但是，松子想起在冬季的雨天里，在有乐町车站的月台上，竟等了幸二的哥哥宗广三个小时，小腹部冻得发僵，回到家里，母亲说“女人就是这样的”，给自已喝了葡萄酒的事情。

宗广总是让松子等，等的地点都是选在上下车人很多的有乐町车站。

一会儿在月台上的椅子上坐坐，一会儿又在检票口站站，或者一会儿靠着墙壁站站，松子无可奈何地成了等待男人的众多女人中的一员。这种女人的数量之多，让松子感到很吃惊，她们各自等待着一个男人。而且，这些女人除了等待男人这一共同点以外，彼此毫无关系，都是些素不相识的人。但是也许因为等待男人的这一共同点，让大家又有了某种默契，彼此并不感到难为情。因为是等待不同的男人，所以也许再没有比这更缺少相同点的集体了。彼此既不抱同情，也不含敌意，相处在同一地点和同样条件之下。而且，松子每次去，从没有碰到过同一张脸和同一对情侣，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还有，松子有时不免会突然怀疑起来，在车站等人的女人们，和在店里等候客人，一个一个陆陆续续地把自己出售掉的那帮娼妇是否相似。在这些女人里面，并非没有混杂着

娼妇，或者接近娼妇的女人。过去，甚至把结婚说成是卖笑。这种看法在现在也还没有多大改变。由此看来，并非不可以这样怀疑，等待男人的女人们被男人们一一带走，从车站里消失掉，这也正是结婚市场的一种缩影。在被带去的地方，无论是有欢乐，还是有悲哀，是幸福，还是不幸，总之，被等待的人一旦出现，女人就会马上变得欢欣鼓舞，兴冲冲地跟了上去。

松子这样生出自己羞辱自己的怀疑来，也是因为等待的时间过长所致吧。短暂的等待，是愉快的。可是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人就会变得焦躁，怨忿，想入非非，自怨自艾。甚至胡思乱想，以为自己是被当作罪人拿到人前来示众的。脚下一冰凉起来，眼泪就跟着夺眶而出，悲哀得连头也抬不起来了。

战前，情侣间的见面被叫做“幽会”。被巡警抓住了，就会有“幽会”的铅字见报。松子在等待的一个小时的过程中，总会渐渐感到“幽会”的内疚。

宗广和松子两家，是从父辈开始的世交，松子的死去的两个哥哥，也和宗广、幸二两兄弟过从甚密，所以本来不必在外边“幽会”，可以互访对方的家庭，或者打电话互约。

但是，对于松子来说，当然也并非不是没有享受过由这种秘密所带来的快乐的时候的。

“秘则为花，不秘则不成其为花。”[①] 这句世阿弥的话，松子曾就自己的爱情加以体味过的。

然而，这种秘而不宣的状态，一旦当松子发觉似乎被父母识破时，秘密对松子就成了痛苦。前些日子，在松子被宗广揪掉了头发的那个夜晚，在受到“松子总是哭哭啼啼”等侮辱后，松子反而打心眼里瞧不起宗广起来。但是再往后，松子仔细一想，觉得诚如宗广所说，那阵子，自己真是很爱哭的。

在失去了纯洁的时候，松子哭了又哭，哭个没完没了。但并不是缠在宗广的胸前，而是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双膝哭的。那是一种绝对自己的，而且绝对孤独的哭法。

与其说是责备、怨恨宗广，不如说松子只是感到一种撕碎自己一般的悲痛。宗广想要劝慰一下，把手放在松子的肩膀上，也被松子一把甩开。

宗广一副扫兴的样子，把自己额前的头发，一圈圈地卷到自己的手指上，说道，“你这人也太过分了。”他像是从远处眺望松子那样，“我们不是相爱吗？要是相爱的话，能不能别哭得这么死去活来的……？就算我不好，如要相爱的话，总会有办法补偿的。这和遭到抢劫毕竟不同吧？至少请你想一想对方是我这一点吧。”

但是，松子哭得更加厉害了。

---

① “秘则为花”句—— 原文为世阿弥（1364？～1443）所著《风姿花传》的引文。《风姿花传》是世阿弥根据亡父观阿弥的遗训写作的最早的能艺论著，自古被奉为能乐的圣典。

现在，松子一边从二楼的美术馆下着台阶，一边回想起当时为哭肿了眼睛而难为情，在新桥站竟让过了两趟横须贺线的电车，一个多小时，松子时而用掌心抚摩眼睛试图使自己冷静下来，时而无端地扯动自己的裙摆。

没戴帽子的幸二的头顶，在松子的前面晃着下去。头发剪得和以前的宗广很像。

但是，宗广住进医院以后，发型也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也许幸二去的也是以前的那家理发馆。

二

走出普利司通美术馆，幸二朝京桥方向走去。松子以为又要从银座大街穿过的时候，幸二却拐向了锻冶桥方向去了。

从都政府门前到马场先门，一路上的街道树，在夏日的夕阳里，闪耀着银白的光亮。两个人好像受了它的蛊惑似地朝前走去。

幸二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这里的参天大树，在夏季里格外茂盛，我很喜欢。”一开口却讲了这么一番话。

“明治神宫的绘画馆前的银杏树，也很高大呀。”松子说着，也仰头看起这里的繁茂大树来。幸二说道，“我哥哥是什么时候打搅府上的？”

松子没有吭声。

“哥哥要和姐姐——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姐姐了，要和姐姐离婚，也许是去告诉你这件事去的。如果是离婚以后去的话，大概就是想告诉你离了婚这件事去的。”

松子默不作声地走着。

“不过，很难讲清楚哥哥和姐姐是从什么时候分开的。说不定从结婚一开始就已经分开了……所以哥哥和姐姐，到底是谁先离开谁，是很难说清楚的。”

“刚才在电话里听说时，我实在是吃了一惊。不过，对我……”

“我认为这是和松子不相干的事。刚才我也说过最好不要和哥哥见面的话吧？”

“你还说过，不想被扯进你哥哥和我的事情里来。”

“是这么回事。”幸二皱了皱浓眉，“但是，人有时会因为兄弟关系，身心都受到束缚和折磨的啊。和其他动物不同……。亲骨肉这种确凿无疑的纽带关系，对人来说，既是恩惠，也是灾难……。

松子蓦地点了一下头，然后，等着幸二的下文。松子绽开一排细密洁白的牙齿，洁白得好像正有街树的绿影映在那上面。

但是，幸二没有继续说下去。

松子用一种回顾的口吻说道，“我提到你哥哥和我之间的事情，但是你哥哥和我之间的事情，现在是以怎样的一种形式残留着，其实我也是不知道的。前些日子，见到你哥的时候，他说爱过一次的责任是无法取消的，可是在听到类似爱的责任这种话时，我已经不会流泪了。因为以前为此已经哭过太多次了。”

幸二走了约摸十步，“我呀，在上中学的时候，喜欢‘真

实，摇响铃铛回忆出’这句北原白秋[①]的诗句。‘真实，摇响铃铛回忆出’，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想要回忆出什么好事情来。对于中学生来说，没有超过‘真实，摇响铃铛回忆出’那样的事情了。”

但是，现在就有值得回忆的事情吗？还能回想起松子的事情来吗？

“‘真实，摇响铃铛回忆出’的上一句是，‘虽是真实一路之旅途’这样的句子。我想起来了，是叫做《巡礼》的那首诗。好像中学生都喜欢。”

“巡礼的铃铛？”

“是的。”

“即便不是巡礼的铃铛，在要想起什么的时候，趁机摇一下声音悦耳的铃铛的话……不过，美好的回忆毕竟不多啊。”

街树的枝叶，繁茂得有些狞猛，在对面，皇宫的石崖没入了暗影。

“我刚才站在塞尚的《自画像》的前面时，也想起来一件事。你父亲了不起啊。松子和哥哥的事情开始没多久，我被你父亲叫去过。你父亲问我怎么看松子？然后他说他认为两个人最好还是分手。我当时吓了一跳，简直无言以对。你父亲说，希望你作为宗广君家的一员，理解我的想法。也许要是提亲的话，你父亲是准备反对的，这是事先向我打招呼。也许是为了让哥哥死了对松子的这条心，而打算让我对哥哥说

① 北原白秋——诗人、歌人（1885～1942）。采用象征的和印象的手法，抒写新鲜的感觉和情绪，还作有众多的童谣。

的。”

“我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松子低声说道，感到父亲的脸变得很大，向自己逼近过来。

也许是幸二讲了中学时代背下来的诗句的缘故，松子也想起自己还是一个小小的女学生的时候学过的一句古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①] 松子像是做了一场梦，将它们给了宗广。自己爱着宗广，可又为什么感到像是一场恶梦呢？

“所以我认为，就是松子不和哥哥结婚，你父亲也不会难过的。”幸二继续说道，“明白了你父亲的想法后，我曾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哥哥说，你大概不能和松子结婚。不用说，哥哥把这话理解成了我的嫉妒，我们之间有过难以对外人言的冲突。不久，哥哥患病，哥哥从前对松子抱有的自卑感因而越发严重了。哥哥患病以后，性格变了。和姐姐结婚以后，性格又变了。有时身体一旦产生了疾病，性格的疾病也就随之产生，行为颓废的话，性格也就跟着颓废起来。人的健康和道德，有时就是抵抗力的问题。有时需要喝毒药，而喝的人，对于毒药到底能够抗拒到什么程度……？”

三

二人从马场先门，穿过护城河，向皇宫前面走去。

西斜的夏日，在广场的松树上面射出反而更加强烈的光芒，可是在松树下面的草地上，却开始笼罩起一层柔和的黄

① “身体发肤”句—— 引自《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

昏色彩。

已经有了坐在草地或者长椅上等候傍晚来临的男男女女。远远望过去，可见相互依偎着汇集到这里来的成双成对的情侣络绎不绝。

但是，幸二既没有走进草地，也没有在长椅前站住的意思。

“这些来到这里的人们，多少年以后，莫非也会摇响清脆的铃铛，回忆起这里的一幕？”松子说道。

“会吧。但是，大概正在谈论不久的将来，今天晚上或者明天的事情的人会更多吧。说到将来，我在看中宫寺的弥勒时，倒是受到过指教呢。据说弥勒这个佛，在释迦没世的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将要接替释迦拯救人类呢。”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那是很遥远的将来啊。如果能等五十亿年的话，那么人类自己的救世主也会出现了吧。”

“不过，谁会那么等呢？我是不会的呀。”松子抿嘴一笑，缩了一下肩膀。

“但是，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拯救芸芸众生的佛像，是由人自己雕刻出来的啊。这么一想的话，就会心情舒畅起来了。”

又过了护城河，来到日比谷公园的背后，二人走进了公园。

来到花园一带，附近有若干的长椅，也还是被一对对情侣占领了。

“卷子……”松子迟疑不决地说道。幸二询问似地回过头

来，松子似乎双颊绯红，"听说卷子告诉你哥哥说，看见我和幸二君在日比谷公园走在一起呢。"

"什么？"幸二不禁环顾了一下四周，"那姐姐还是相当不错的预言家呢。真没想到呀。"

"所以，我讨厌日比谷公园。"

"因为被姐姐的预言说中了？"

"哪里是什么预言呀！"

松子口气坚决地说道，"不过，我讨厌日比谷。我们还是出去吧。"

刚才，从皇宫前面向日比谷走过来的时候，松子并没有忘记父亲就是在这附近倒下的，只是没对幸二说起。

"不会是预言的。"离开公园朝帝国饭店走去，幸二说道，"因为假如姐姐的预言说中了的话，那我就该和松子结婚了。哥哥对松子说这话的时候，说了是从姐姐那儿听来的了吗？"

松子只是点了点头。

"姐姐到底是何用心，我真不明白。如果我把哥哥杀了的话，或许可以和松子结婚，可……。要和松子结婚，我的手就要沾上亲骨肉的血呀。"

松子痛苦地低下了头。

幸二也沉默起来。

"你说卷子要来我家里，那是怎么回事？"少顷，松子说道。

"我也不明白……，也许是因为哥哥的病情恶化吧。万一就是哥哥不行了，自己不想承担责任吧。"

松子愕然地看着幸二的脸，"请你告诉你哥哥和卷子，我

正在为父亲服丧……现在，除此之外，我是什么也不会考虑的。”松子斩钉截铁地说道。

“明白了。既然说到服丧，那么我也暂时不去打搅为好，是吧？”

松子点了点头。

但是，松子似乎有些依依不舍，邀请幸二去了母亲领她去过的那家餐厅。

母亲和家

一

“为父亲服丧”，松子对幸二讲过的这句话，也不时在松子自己的耳畔鸣响，所以松子没有心思去海边。

呆在镰仓，这将是最后的一个夏天了。松子这么想着，还是躲避海边的喧嚣，独自蜷缩在家里。

松子的脑海里浮想起帕斯卡的话，“看不见现世的虚妄的人，他自身正是虚妄的。”

但是，对于自己来说，恐怕是因为自身的虚妄，才感到现世的虚妄的吧。现世的虚妄，自己还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

两个哥哥的阵亡，和宗广之间的爱情破裂，母亲的出走，父亲的骤死—— 这一连串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在盛夏的燃烧着的光线里，一个人独自回想这一切，松子不免生出

某种虚妄感来。

还有，除了这些悲痛以外，抛弃自己的宗广，卧病在床，和妻子卷子分别后，竟又回到自己的面前来，表现出来的正是宗广自身的虚妄，同时，又让眼睁睁地目睹了这一切的松子也不得不生出虚妄感来。好像是在反映对方的虚妄似的。

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说，恐怕没有比爱情遭到背叛更让人感到自身虚妄的事情了吧。如果不得不看到那个背叛者的虚妄的样子时，也许就会感到这个世界的虚妄了。

“我一直希望你哥哥生活得幸福……”松子见到幸二时曾想这样说过。

但是，“如果你哥哥生活得不幸福的话，我会不快乐的”这句话，松子却不肯说。

明知宗广并不幸福，却对幸二这么说的话，也许听上去有些佯装糊涂，或者故意为之。

而且，对于松子来说，如果宗广和卷子的婚姻幸福，宗广就会完全忘记松子，或者会为和松子之间的事，多少感到一些内疚。如果是这样的话，说不定，幸二和自己的相爱会是可能的这种心愿，会是二人心照不宣的默契。松子曾暗自抱着这种梦想。由于宗广的不幸福，幸二和自己就真的因此而无法彻底地开诚布公了吗？

松子祈祷着抛弃自己的宗广以及母亲的幸福，但同时又意识到，由于自己的被抛弃，两个人的幸福已经脱离了自己的掌握。它们已经分别交到了第三者的手里，自己是无可奈何的。

而且，是不是母亲和宗广的幸福如果得不到保证的话，松

子不光不会幸福，甚至连内心的安宁也得不到呢？

松子没有晒黑，却害着苦夏，人消瘦起来，这么着，迎来了秋天。

松子首先去了木崎的家。

从江之岛的电车里，看不到由比滨的海滨浴场。

但是，松子能够感觉到，镰仓的夏季已经过去，秋天回到了街上。

松子不由得想到，今年春天自己和宗广一起走过的从七里滨到江之岛的那一带海岸，也将会在秋天泛黄的日光下寂静无声的。

在看到海以前，木崎的家就到了。

木崎老人仍像往常那样，和蔼亲切地迎接了松子。

“关于老天恩赐之物的那件事，我还想着这两天就去造访府上的呢。”老人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松子卖房的事情，这让松子轻松自在了许多。

松子把一个细长的包袱拉近膝盖，“这幅画轴，谢谢您了。”说着，把寂室的墨迹还给了木崎老人。

“我是打算送你的，作为对你爸爸的祭奠。”

“因为已经祭奠过爸爸……。我保管着，等于对牛弹琴呀。”

“说的也是，上面写的，‘生死事大，无常迅速’这样的话，是有些不适合年轻的姑娘啊。”木崎微笑着，“不过，在元旦里挂起它来，让那些屠苏酒喝得醉醺醺的拜年客们看看，倒也是件挺开心的事呀。”

“我也感到了一些无常。”

在松子的眼睛深处，仿佛有一个黑色的精灵存在，松子一低头，那精灵的黑影儿就好像映在了眼睑上，木崎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黑眼睛的松子。

“不光无常迅速，在上头，还有生死事大这句话，所以我才喜欢它的。”木崎说着，视线仍然没有离开松子，“松子觉得什么是无常呢？”

“啊。”松子有些吞吞吐吐地，“让我想起帕斯卡或是什么人的话……”

“那话是怎么说的呢？”

“看不见现世的虚妄的人，他自身正是虚妄的。”

“如果是这样，‘生死事大，无常迅速’这句话，对我倒是挺合适的。不过，我不知道什么帕斯卡，你爸爸也不知道吧？”

“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啊。”

“记住不甚了解的人的片言只语，是危险的啊。就是对我的寂室，也是一样的。但是，不知道帕斯卡是从什么意义上讲的这句话。不过，松子，这个世界可不是虚妄的啊。”

松子点点头，“见到木崎先生，我也这么想啊。要是木崎先生肯去住的话，我就是不在，也不会觉得是把爸爸一个人留在那个家里不管。”

“这话不对，你死去的爸爸的事情，你就是不考虑，你爸爸自己也会跟着你的。松子活下去这件事本身，自然就是对你爸爸的祭奠。”

然后，木崎用有些调侃的口气说道，“不要和我这样的老头子，而去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看看这个世上是不是虚妄

的。还有，就是你爸爸不在了，只要松子还活着，这个世上就不虚妄。”

二

木崎答应买下房子，所以松子去了母亲的公寓。

母亲是在松子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离家出走的，所以是母亲自己放弃了当时作为妻子的权利。可是父亲死后，才知母亲的户籍还留在朝井家，因此作为妻子的权利也应该是不会消失的吧。

如今，就是让母亲离婚，离婚的对手也已经不在。松子对法律一窍不通，不过，母亲一度消失的权利，要是借父亲的死亡这一契机得到复活的话，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说到底，也就是个分不分遗产的问题。如果分的话，又该怎么个分法？

木崎也惦记着这事儿，答应去找法律专家咨询一下，可松子回答说："我信任妈妈。我想妈妈也是信任我的。"

毫无疑问，松子是打算分给母亲的。对于父亲死后，两三天的工夫里，"头发一下子白了"的母亲，无论以前的情况如何，松子觉得都要把父亲的遗产分给母亲。

翻来复去考虑父母的关系，以及再三再四地揣摩父亲的心思，就会把事情复杂化，如果对怎么个分法，拿不定主意的话，以后的烦恼就会没完没了。松子见过木崎以后，抱定了这样的决心：自己的意志就是父亲的意志。

分给母亲的那部分，也将由自己代替父亲决定。

而且，松子甚至考虑到，先要去看看母亲现在的生活状

况和绀野的表现，暂且不把母亲应得的那部分如数交给母亲，而暂时由自己代为保管。

“我真成了大人了。”松子自言自语道。如果母亲和绀野的生活出现破裂的话，现在要是全部交给母亲，恐怕到头来会在母亲手里留不住。

松子也打算抱着这种强硬的态度去见绀野。去母亲公寓的时间，通过电话预先打了招呼。

房间的门，刚由母亲一打开，就看见了里面铺着草席的房间，松子感到有些意外。以前，曾走到门口过一次，松子总以为里面是西洋式的房间。

是三叠和六叠的两个房间，从六叠房间的窗户旁，绀野扭过头来，“啊，请进。你到得好早呀。”

“讲好两点来的。”松子毫不含糊地答道。

“说得不错，我也是太磨蹭了点。家里太破了，所以叫我把拉门重新糊一下。说至少让拉门是新的，好迎接松子的到来。屋子里的这么副寒碜相儿，也只能做做糊糊拉门之类的处理。”

绀野手里拿着画油画儿用的毛刷。

“为了令堂，请冲着拉门，别太看屋子里面。”

松子不知该往哪儿看才好，就看着绀野紧赶着糊那剩下的部分。在喝红茶用的茶杯里，装着满满的一杯糨糊。

绀野穿着一条灯心绒的裤子，上身披着一件黑色的天鹅绒上衣。这么一身打扮，要是在画个画儿什么的，哪怕样子再无精打采，也许还看得过去。可用画画儿的毛刷糊着旧拉门，却显得有些没出息。

绀野是和松子的大哥敬助一起从大学的法学部毕业的。但是,他在学生时代就画得一手有一定专业水准的好油画,在小型展览会上也展出过。他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经常在大学的报纸上发表。对于少女时代的松子来说，绀野是个耀眼的存在。

哥哥敬助也参加了大学里的短歌会，因此和绀野成了朋友。

绀野把画有精致插图的信件从前线寄给杂志，在战争期间，被整理成册出版，作为知名军人而名噪一时。但是，绀野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幸亏被遣返回国内。

朝井一家自费出版阵亡的敬助的遗文集时，绀野从中协助，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绀野仔细阅读了敬助在前线写下的信件和日记，结果可能被敬助对继母的一片敬慕之情所打动。

连敬助的父亲也感到震惊,从而对妻子有了新的评价,以至对松子说妻子是“灵魂的人”。

由此看来，绀野因敬助对于继母的敬慕之情而觉醒，从而发现了他的母亲。

母亲也有母亲自己的想法，她对绀野宠爱有加，看上去像是切望松子和绀野结婚似的。

母亲和绀野之间的事情，也许和死去的敬助的影响不无关系。

当时的母亲，也许有些过于成了“灵魂的人”了。

而今，母亲为了迎接松子的到来，更换了纸拉门。

松子按照绀野的吩咐，除了崭新的白纸拉门以外，打算

对房间里的一切不去张望，就连正在糊拉门的绀野，也打算视而不见。

但是，那扇拉门的格棂没有洗。因为纸是干净的新纸，所以骨架上的污垢就显得特别触目。

母亲是没有清洗拉门的时间呢？还是连这么点精力也没有呢？

毕竟有绀野在场，无论是松子还是母亲，都无法做到直言不讳。

松子干脆公事公办地提起话头，“妈妈，我决定卖掉镰仓的房子了。”

“你说什么？”母亲大惊失色。

“木崎先生答应买下来。”

“木崎先生……”母亲凝视着松子，“那，松子怎么办呢？”

绀野把纸按在拉门上，一边回过头来，“也就是说，你母亲终于要无家可归了？”

“我妈妈回去的家，总是有的。我在的地方，无论哪里，都是妈妈回去的地方。”松子说道，情急间竟然也能这样回答了。

母亲用双手捂住脸，抽噎着哭起来，泪水从指缝间淌了出来。

“妈妈，是真的呀。”

“是吗？”绀野冒出这句话，拎着毛刷站了起来。刚一屁股坐到松子的面前，就把毛刷扔到了身后。

“那么，我也可以放心了。如果领回了令堂的话，也就把属于令尊的东西领回去了，松子也就可以放心了吧？木崎那

个老奸巨猾的老狐狸，给你出了什么鬼主意？就是糊上新拉门，也不能讨回你的欢心，是不是？”

三

松子剪下院子里的菊花，供到了佛龛前，然后整理起衣橱里的东西。

院子里的菊花，是从去年的老株上任意长出的新芽，又任意开了花的。今年还没有剪枝。

松子想着，那些疏于养护的菊花，在房子移交给木崎以前，最好全部砍掉。

“拉门的格棂也不洗，就那么糊上新纸，真令人作呕。”

松子四下打量着就要卖掉的房子，每天手脚不停地忙碌着。

说不上是菊园，仅仅是小小的一个角落，可把菊花揽进怀里，也足足有了一大抱。松子把那些菊花都供在了父亲的灵前。在两个哥哥的灵前也供上了些。

父亲的骨灰已经被安葬进墓地，在佛龛里只留下了遗像。佛龛里放着两个哥哥的灵牌，父亲的灵牌还没有做好。要是佛龛留给木崎的话，灵牌就要由松子随身携带了吧？

松子考虑着搬走的时候，随同灵牌一起带走的东西。

在衣橱的深处，发现了一只马口铁箱，“是妈妈的黄貂呀。”松子想起来了。

母亲离开家的时候，父亲对母亲的衣物，连看也不要看，“就作为阵亡的两个孩子对继母的谢意……”父亲说道，把衣物大部分送去给了母亲。母亲和绀野一起生活，又使那些衣

物大部分为了换钱而脱了手吧。

但是，也有些衣物，像这件黄貂一样被留了下来。母亲出身贫寒，是父亲远房亲戚的女儿，作为母亲是置办不起出嫁用的嫁妆的，事无巨细，都是由父亲一手操办的，所以，就是有什么东西留在了家里，母亲也是不好张口要的。

母亲是穿衣服很经心的人，这件黄貂的接缝处，也还没有一点损伤。

两个哥哥都还活着的时候，在那个圣诞节，父亲给母亲买了这件黄貂，当时母亲是怎样地高兴啊，松子至今还记忆犹新。

松子走到梳妆台前站住，将黄貂披在自己的肩上。

松子在镜子里看到的与其说是自己的身影，不如说是从前那个令人怀念的母亲。

母亲的深黑的眼睛，因为意外的惊喜而闪烁着泪光。黄貂像一圈柔和的金色光芒，轻轻地托起了母亲的脸庞，使眼睛周围的阴影更加黝黑浓郁。让人觉得黑瞳人和睫毛好像扩大到了眼睛的外面。

松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的那双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黑眼睛。

女佣进来通报说有客人来。

松子慌慌张张地将黄貂拿到手上，“是哪位？”

“是位小姐，名字打听过了，可没有告诉。”

“是吗？为什么？”

松子漫不经心地朝大门走去，刚走到半截儿，幡然醒悟，莫非是卷子？松子猛然站住不动了。

也许因为是秋天的傍晚，女佣因此把卷子看成了“小姐”。

松子把黄貂放在拉门的阴影里，然后来到卷子跟前。

“我想跟你谈一次，故来府上打搅。”卷子沉着地说道。但是，松子却冷冷地说道，“有什么话要谈的？”

“好像令堂也在吧。也许令堂跟着一起听听也好。”

卷子回头朝大门口张望了一下，像是有意背过脸去避开松子的注视。

“我妈妈没有什么要问的。况且，我妈妈也没有来。”

“哎呀，来了的呀。就站在那棵树的树荫里，我亲眼看见的。一看见我，就一闪身躲到那边去了。”

松子什么也没说，转身走出了后门，又走出栅门。

没有发现母亲。

在环绕山谷的小山坡上，只见西天的天际处，是正在燃烧着的晚霞。

松子担心被卷子听见，所以没敢放开嗓门喊“妈妈”。

黄昏过后

一

没有找到母亲。

来到那个像只口袋似的小小的山谷的出口处，走到那座下面流淌着小河的桥上，松子停住了脚步。小桥刚好像是一根扎紧口袋的绳子。

松子一口气跑了过来，心里不住地嘀咕着，妈妈没到这里来吧？该不会还在山谷里的那片树荫下面躲藏着？卷子说过在那片树荫下面看见了妈妈的。难道妈妈就在家里院子的树荫下？

松子又折回到山谷里。虽说是山谷，可道路两旁的空地，都被各个住家圈进自己的院子，母亲能够藏身的树木没有几棵。

“妈妈。”松子喊了一声，又朝那座桥附近的银杏树的背

后看了看，一股黄昏的寒气，潜藏在微暗的阴影里。

“不在啊。”松子觉得非发出点什么声音不可。

地上已经有了落叶。抬头看看树梢，还只是一点点的淡黄，居然也有急着凋落的树叶。

在山那头的西边的晚霞，褪去了刚才有过的那种篝火般的颜色，黯淡的红色变得越来越浓。

不知躲在何处的母亲的孤寂感，似乎也传达给了松子自己，松子看着脚下，走了回来。

卷子正站在院门口。看样子是从屋门口走出来的。

“令堂，找见了吗？”

“好像回去了。”松子顺口答道，又觉得自己什么也不必回答，就又说道，“已经到了该回去的时间了。”

“是吗？”

卷子一眼瞅见松子脚上趿拉着的拖鞋，它本来是放在后门口的。

“不过话说回来，令堂站的地方也真够奇怪的。好像是在往府上张望似的……。”

是不是因为松子告诉母亲说要卖房子，所以母亲才悄悄地来看看房子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要是不曾被卷子看见的话，母亲说不定会喊出松子，然后走进住惯了的家里来的。

最让松子懊恼的是，母亲被卷子看见，竟不得不四处藏藏躲躲。

“最好能让令堂也听听的，真令人遗憾。不过，我的话是要对松子说的，令堂不在场也好。”卷子说道。

松子惦记着母亲，心神不宁地问道，“你有什么话要说？”

“不能在这儿讲。”

卷子站在那里，像是不打算挪窝儿。

松子想不理睬卷子，一个人进屋里去，可转念一想，只要卷子不离开，母亲大概是不会从躲藏的地方出来的，所以还是听听卷子讲些什么，好让她早点离开。“那请进吧。”于是，松子对卷子催促道。

“你来要和我谈话，我觉得真有些不可思议呢……”

“怎么，一开始就准备着吵架吗？”

卷子冷笑着，一进房门，就高声叫道，“哎呀，挺不错的黄貂……是松子的吗？”

松子刚才慌慌张张地走出后门时，似乎忘记关上拉门了。好像连饭厅也被卷子张望过似的，松子心里着实有些恼火。

“挺不错的房子嘛。山谷深处的这么一大所房子，就你一个人住，不觉得冷清吗？”

卷子走进客厅后，仍然不停地四下打量着。

“你有什么话要讲？”

见松子这么说，卷子立刻换了一副口气说道，“有什么话要讲？松子一个劲儿地追问，你真那么在意吗？”

松子没有吭声。

“简单地说吧，宗广和我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你已经从幸二君那里听说了吧？”卷子观察着松子的反应，“我们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

“是吗？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你倒来问我了？!”

“你们不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分开了吗？”

卷子听了，吓了一哆嗦。“也许是的。”她竟意外地点了点头。

松了想到幸二说过的宗广和卷子从结婚的“一开始就已经分开了”的这句话。

“松子明白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分开了的话，那更好，肯定是宗广对你讲了这种甜言蜜语。”卷子气急败坏地说道，“有兴趣和宗广见见面明？我把他还给你了。”

松子手指颤抖，强压住心里的愤怒，盯着卷子的脸，“你这样讲，不是在侮辱你自己吗？”

“可说得简单明白的话，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什么事也不是。我对你们的离婚毫无兴趣。”

“是吗？是我的说法不合适吗？把美国人常用的说法翻译成日语，就成了‘你有兴趣吗？’”卷子反而心平气和地说道，“我被你蔑视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吧？打一开始，你就一直想要蔑视我，那是出于你的嫉妒。”

松子像遭到毒气喷射一样，感觉受到了侮辱。松子觉得正是卷子在发泄自己的嫉妒。

松子的父亲死后，宗广来参加葬礼的时候，也曾告诉松子，卷子在强烈地嫉妒她。当时宗广对松子一口气重复了三遍“嫉妒”这个词。卷子虽然已经和宗广离了婚，可嫉妒仍在，她今天到这里，大概是为了探听松子对宗广抱有什么样的打算来的。

松子不禁加倍警惕起来。

“越是自以为聪明过人，高高在上的女人，嫉妒心也就越强。这种人里有很多把嫉妒变形为轻蔑的。”卷子接着说道，

"松子和宗广恋爱的时候，要是没那么小看我的话，我也不至于想到要夺走宗广啊。"

"你能不能不用夺走、还给之类的词？"

"可是事实上是我把宗广夺走的，现在当然也就是把宗广还给你了。那时，我确实想到要夺走宗广的。我讲的都是真心话。虽然夺走了宗广，但现在我是来认输的，我们的关系完了。就是和宗广离了婚，我也不会一个劲儿地耿耿于怀的，所以我想请松子帮帮宗广。宗广的病情很严重。由于出席这里的葬礼而使病情加重，后来又来这里揪掉松子的头发，病情就更加严重了。"

那把头发，宗广竟然给卷子看了！松子打了一个寒战，感到一股无法言喻的不洁感。

二

打发走卷子以后，松子呆呆地坐了一会儿，就又出去找母亲。

松子朝晚霞已经消失了的山谷走去，"我求你救宗广一命。"卷子临走时讲的这句话，深深地刻在松子的心上，难以磨灭。是由衷的期望呢？还是带有嘲弄的恫吓呢？松子对卷子特意来访的真意，揣摩不透。

简直像是把宗广的一条命交代给了松子似的卷子的一番话，即便是像幸二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是因为卷子想逃避责任，也还是对松子的一种威胁。虽然明明知道宗广是死是活，现在都和自己毫不相干，可宗广说过"爱过一次的责任是无法取消的"，松子不禁又想起宗广跌跌撞撞，揪住自己头发的

那个夜晚的情景。即便是自己被人抛弃，爱过一次的责任也是无法取消的吗？松了对不知不觉地牵挂宗广的病情的自己的心情，同样感到不可理喻。

松子觉得母亲还呆在山谷里，就又走到那座桥的附近看看，然后又匆匆忙忙地折回。但是，还是没有找到母亲。

松子坐在梳妆台前，发现自己的黑眼睛失去了润泽，变得有些枯干，就喊来女佣，“洗澡水准备得怎样了？”

“准备好了，我再去看看。”

松子进到浴盆里，用热毛巾按在眼睛上。一股暖流浸润到大脑的深处。松子轻轻地嘘了一口长气，可想到自己借幸二的话来反驳卷子，又根据幸二的解释来怀疑卷子，不禁有些羞臊起来。

给幸二打个电话，问问宗广的病情吧。

但是，如果宗广病危的话，松子觉得幸二将会变成更加遥远的存在。松子又觉得，不向幸二打听有关他哥哥的事情，正是自己珍惜对于幸二的感情的表现。

这么一想，松子的心情变得温柔了许多，甚至觉得，如果自己能细心照顾的话，说不定宗广的病还能痊愈呢。而且，如果当初自己也能像照顾宗广这样无微不至的话，说不定父亲就不会死了。

“我可做不到呀。”

松子自言自语道，为自己没能充分照顾好父亲而悔恨不已。

十二三天以后，母亲打来了电话。

“妈妈，镰仓？您在镰仓吗？在哪里？”松子迫不及待地

问道。

“我在车站的前面呢。我可以去吗？”

“马上来吧。妈妈，带雨伞了吗？是啊，在车站前面有出租汽车吗？”

“不知道。在镰仓一下车，正赶上下雨。

“万一出租汽车都开出去了的话，稍等一会儿，就会开回来的。妈妈，前些日子您也来过了吗？”

“那件事，见面以后再说吧。”母亲的声音听上去很微弱。

看样子，见到卷子的那个傍晚，母亲真的来过。事后松子曾怀疑过卷子是否在说谎。

松子站在院门前，撑着雨伞等候着母亲。

母亲在餐厅里曾对松子说过，由于父亲的去世，母亲和松子之间被一道“漆黑的地狱的墙壁”所阻隔，“镰仓，已经变得如同来世一般遥远了”，但是，死去的父亲已经饶恕了母亲了吧。也许死者还希望女儿去安慰和帮助宗广呢。

雨静静地下着，樱花树的落叶湿淋淋的，粘在了母亲乘坐的汽车的轮胎上。地上粘乎乎的。

母亲一钻进雨伞，就抓住了松子的胳膊。

“怎么了？”松子搂住母亲。

平常善于打扮的母亲，今天似乎连头发也没好好梳。盘在脑后的发髻也散了下来。

一走进屋门，母亲就浑身僵硬地，“不知有几年没进这个家门了。其间你爸爸在这里去世……”

“妈妈想家了吧？”

“就松子一个人？”

“就我一个人呀。”松子快活地回答道。

母亲看着松子，一碰到松子的视线，就眼泪汪汪地，“实在对不住。知道松子一个人过，可真的看到你一个人……”

“一个人过挺好的。”

“是啊。也许是的。”

母亲穿着皮面草木屐，可脚后跟和脚指头的部分已经剥落，带子看上去也松了。

松子起身，走进自己的起居室。没有通过有佛龛的房间。

母亲坐在松子的床上，“昨天晚上，我和绀野大吵了一架。我就离开家，上这儿来了。”说完，扑哧一笑，“虽然那不能算是个家。”

“妈妈，昨天晚上没睡好吧？在床上躺下吧。”

松子揭下床罩，帮母亲脱掉短外罩，刚要帮母亲解下腰带，“不必”，母亲边说边用手按住了腰带。

松子让母亲在床上躺下，自己把椅子拉到枕头的旁边。母亲抬头看着松子，“真舒服啊。总算放心了。虽然对不住你爸爸。”说着，闭上了眼睛，泪水从眼角淌了出来。

三

母亲似乎不能回到绀野那里去，当天晚上就睡在了松子的床上。

松子想和母亲说说话，可母亲却已经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但是，一到第二天早上，母亲又显得有些惶恐不安，说要回东京去找家旅馆住下，然后找出租的房间，或者回乡下去住一阵。松子考虑母亲已有二十多年没有回过乡，而且，恐

怕既没有租房间的钱,也没有换洗的衣服。“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在的地方，无论哪里，都是妈妈回去的地方。”尽管松子一再挽留，母亲却像是害怕着什么似地，“趁你爸爸不在了，我又住进了这个家的话，别人会说什么呢？!又要给你爸爸脸上抹黑了。”

松子暗想，这么介意邻居的眼睛和顾及父亲的体面的母亲，居然会投奔到绀野的怀抱里去！也许那个私奔以后，即便不幸，但却不顾一切的母亲，要比眼前的这个软弱，惟恐世人说长道短的母亲要来得幸福。

对母亲一生里唯一的一次冒险，或者说解放，松子已无心责备。

“这里以前是妈妈的房间呀。死去的哥哥们的照片都还原封未动，还是妈妈以前挂的呢。哥哥在前线时，曾是那样地敬慕妈妈。虽然哥哥死了，无法帮助妈妈，但是哥哥曾经那么想念过妈妈，也一定会希望妈妈留在这个家里的，哪怕只是短暂的时间。这个家，不久就要被卖掉，转交到别人的手上。我们搬家了话，街坊邻居就会跟着不同，就是这附近的人，也会忘掉妈妈的事情的啊。”

“说的也是。”

母亲抬头看着并非亲生的两个儿子的照片,“人是无法预料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的啊。”

母亲决定留在家里，但是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是呆在厨房，只要一有人来，就惊慌失措地躲藏起来。

松子去了木崎的家，想尽早把房子移交给木崎。松子说自己要和母亲去东京，找一所小房子或者出租房间什么的住

下。

“那么就让我们交换一下吧。在找到东京的住所之前，松子和你妈妈就住在我家里吧。反正这房子我们不住了，以后总要卖掉的。”

松子决定接受木崎老人的好意。

“打那以后，绀野没来说过什么吗？”木崎问道。

“没有。”

“那就好。那也是个懦弱的男人。你妈妈真打算和他一刀两断的话，我替你们去见一次绀野吧。免得事后留下什么麻烦……绀野对你妈妈有些依赖，都是男人，有些话我讲了，就不会引起麻烦了。光是你们的话，那个没有生活能力的男人，恐怕会纠缠不休的。”

四五天以后，松子和木崎两家对换了房子。

自己的住所变化了一事，松子只想告诉给幸二，于是给幸二所在的公司打了电话。

松子还没开口提到正题，“我一直想见你来着，”幸二说道，“不过，稍微顾虑了一下。”

“哎呀，怎么回事？”

“因为我哥哥去世了……”

“你哥哥？”

松子手里的话筒差点儿掉了下来。

“我没有通告你。大约十天以前举行了葬礼。”

“是吗？”

松子惊讶得目瞪口呆，一时说不出话来。

幸二没有通告宗广的死讯，是出于对松子的体谅呢？还

是出于对没有去看望宗广的松子的愤怒呢？一丝困惑倏地从松子的心头掠过。

只剩下了女人

一

和木崎老人对换子房子以后，松子和母亲开始了两个人的新生活。

虽说是对换，可实际上松子的房子已经卖给了木崎，自己只是暂时借住在木崎的家里，所以，母亲问道，“好不好叫木崎先生把这所房子让给我们？大概会便宜一些吧。”

“那怎么行？这个家对我们两个人来说过于大了。我要去东京工作，要是妈妈没和我住在一起的话，我还打算租房间住呢。”

“就是我和你住在一起，你也可以租房间嘛。我这不一直都是住在破破烂烂的公寓来着吗？”说到这里，母亲难过得眼圈红了，“不过，住在以前那个家的时候，一直想放松子结婚来着，趁你爸爸还健在的时候。我离开家里的事，妨碍了你

的婚事，对吧？”

“一点也没妨碍呀。妨碍我什么了呢？要是有什么妨碍的话，大概就是我自己妨碍了自己的吧。”

松子对母亲的“让……结婚”的说法，感到有些不舒服。自己那样地离家出走，却摆出一副家长的口气说话。松子虽然没有明显地表示出反感，但是却像是听到了意想不到的话似的。

松子不禁想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让父母无法操心婚事的姑娘了。

“这所房子的房租还没有定下来呢。我和木崎先生谈过，他说算了吧。因为木崎先生打算卖掉，所以我们不能在这里长住。”

母亲四下里打量着屋内，“从那个家搬到狭窄的房子里，才感到东西太多了啊。花了几天工夫收拾，可还是不够地方放呀。”

“那都怪妈妈呀。我说留在家里，木崎先生可以用的东西，就连同房子一起卖给木崎先生算了，可是妈妈这个也舍不得，那个也舍不得，结果这个家简直变成了个库房。”

“你爸爸一辈子积攒下来的东西，就那么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文不值半文地卖掉，岂不可惜！事后肯定会后悔，会寂寞的呀。”

“可是像现在这样，妈妈你不是也说连放的地方也没有吗？我们今后不需要的东西最好卖掉。我们两个人能这样地生活，还不都是托的爸爸的福吗？如果说爸爸一辈子留下了什么的话，现在就是留下了我们两个人呀。”

“真是这么想的吗？”

“您说爸爸？”

松子反问着，痛切地感到母亲话里的奇怪的自相矛盾。

不光丈夫的家当，就连丈夫本人也一同抛弃掉而出走的母亲，在和绀野的生活出现裂痕，返回丈夫死后的家里以后，就连已经无法使用的家具，也被看作是寄托对丈夫的思念的遗物，感到爱不释手般的眷恋。

松子并不打算在一边冷冰冰地挑剔母亲的弱点，可如果父亲黄泉有知的话，岂不苦笑？不对，岂不微笑？松子现在不再认为死者会去责备生者。

“爸爸说他自己死了的话，也是希望我和妈妈一起生活的。他曾这样说过，事后一想，这话像是爸爸的遗言。”

母亲一边眨着眼睛，一边寻找松子父亲的照片，目光停留在格窗上。那里挂着松子的两个哥哥的照片，像在原来的家里，母亲挂在自己的起居室那样，一搬进这个家里，母亲就马上把继子的照片挂了起来。

松子也抬头看着，平静地说道，“我们这个家，只剩下了女人啊。”

在院子的正下方，开往江之岛的电车进站了。

母亲显得有些心惊胆战，耸着肩膀，透过拉门上镶嵌的玻璃，张望着下面的情形，“木崎先生竟一直住在这样的地方，电车就像是从地板下面通过似的。现在关上拉门还勉强对付，可到了夏天，屋子里面还不被看得个一清二楚吗？”

“是啊，我也这么想，还对木崎先生说过。可木崎先生的回答真让人佩服，‘看见也无所谓的，因为我家里没有人做坏

事情。’”

“可总归让人不舒服吧。”

“‘陌生人一般地是不看别人家的。’”

“也不见得吧。毕竟是惹人心烦的。”

“不过，木崎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对于这样的人，一般人似乎也不会跟他过不去的。”

“那倒可能。”母亲点着头，“刚搬到这个家里来的时候，我也是早上电车一进站就醒，就睡不着了。可这阵子，就是听到电车的响声也照睡不误。人呀，无论什么，都会很快习惯的呀。”

“是啊。不过，并不是无论对什么都是这样的吧。”松子难以理解母亲的话，就又仰头去看哥哥们的照片。

松子的话，让人觉得她似乎对被母亲遗弃，被宗广抛弃，丧失父亲等一连串的事件所带来的悲哀，还没有习惯。

就是母亲，看上去也似乎对离家出走，和绀野的痛苦拮据的生活，以及和绀野的分别所带来的痛苦，还没有习惯。

电车的每一次进站，母亲都要透过玻璃窗窥视，该不是在提心吊胆地害怕绀野的到来吧。

但是，自从逃回女儿的家里，在女儿的床铺上昏昏沉沉地睡过之后，母亲眼见着一天比一天变得有生气起来了。连眼睛也带起润泽来了。

母亲有时坐在松子的梳妆台前，用手拔掉头上的白发。松子的父亲死后的两三天里，母亲的头发白了一大片，说的就是这些白发。

看上去变得年轻的母亲，再不会长出白发了吧。

连在镰仓车站下车都忌惮别人看见的母亲，终于在镰仓安顿了下来。

被松子的父亲、哥哥留下来的母亲和女儿，相互关怀，相互怜恤，如今看上去生活得和平安宁。

母亲早晚打扫房间的时候，电车一进站，总要慌慌张张地拉上拉门。松子因为记得木崎的话，所以并不躲藏。美丽的姑娘幸福地生活着的情景，该会映入哪位乘客的眼帘吧。

“妈妈，开着电灯的话，说不定从电车里也能看到哥哥们的照片呢。都是穿着军装的照片，闹不好会把我们想成军人遗属呢。只是女人留在家里……”

“因为女人罪孽深重，才被留下的吧。”

“罪孽还浅呀。”

二

从电话里听到宗广的死讯时，幸二曾对松子说过，“我一直想见你来着”。但是打那以后，幸二既没有打来电话，也没有写信来过。

宗广没有像父亲那样，因为瞥见母亲一眼，受到刺激而一命呜呼。松子对于宗广的死，也没有像母亲那样过分地自责。责任本来在对方身上。

此外，父亲和母亲，与松子和宗广的关系也不一样。

但是，看见母亲拔去白发，松子联想到自己的被揪掉的那撮头发，也许会被放在宗广临终的床上时，就不禁脊背发冷，寒毛倒竖。

还有，宗广是带着对松子的回忆死去的。也就是说，掠

夺了松子的纯洁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不过，那个人就是不在了，纯洁却一丝一毫也不会重返松子的身上的。

这一痛苦，现在全部留给了松子。

难道松子必须丢开自己对宗广所抱有的感情，看在松子和宗广的父辈间的世交关系，或者幸二和松子的交情上，非得去吊唁不可吗？好歹宗广还曾抱病来参加过松子父亲的葬礼。

但是，松子不情愿去，也觉得没有理由非去不可。

只是，在宗广的死的问题上的计较，会和幸二之间产生隔阂的不安感，像是不停地追逐着松子似的。

松子没有把宗广的死讯告诉母亲。

母亲是穿着身上仅有的一身衣服来到松子的家里的，所以也没有睡衣，只好穿父亲的旧浴衣，“妈妈，还是穿我的吧。男人的衣服，总有点那个。您还年轻啊。”松子拿出自己的睡衣，可母亲说太花哨，“我已经不年轻了。我这一辈子已经差不多了。以后也就是带带外孙什么的了。”

“外孙？外孙不就是我的孩子吗？”

“是呀。如果能让我带松子的孩子的话……”

“您净说些让人难为情的话。”

“可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你想想看。女人，不就是这样嘛。今后，在我还有什么？看到松子有很多浴衣，我就想以后小孩儿生下来，也不用发愁了……”

“难为情死了。您真这么想吗？”

“上了年纪的女人，带带外孙，不是挺有福气的吗？”

“我根本没有考虑过孩子的事情，妈妈为什么要考虑外孙

的事情呢？”

一股无名的怨气冲上松子的心头，“妈妈您再有一次类似和绀野一起私奔的事情不是也挺好？比带外孙强得多。”

“你说什么呀？”母亲脸色煞白，疑惑不解地看着松子。

“我说的是真心话。如果和绀野在一起，您觉得幸福的话，我一个人过，冷清点儿也没什么的。”

“我已经受够了……”

母亲摇着头，闭上了眼睛。在摇头的时候，不知想起了什么，母亲的脸颊渐渐地绯红起来，松子觉得这时的母亲真是风情万种。

“妈妈，来镰仓以后，您还一次也没有去过东京呢。”

“是呀。”母亲点点头，睁开了眼睛，“一点儿也不想去。托松子的福，这样平静的生活，在我还是生平第一次。”

松子心里盘算着，要硬拉母亲出门，为母亲买齐衣物和各种日用品。

母亲自打年轻时结婚起，直到现在，总是穿过素的显得老气横秋的衣服，至少要让母亲穿上与年纪相称，或者比年纪显得更年轻些的衣服。

在银座的后街，有松子经常光顾的和服店，顾虑到母亲会难为情，就去了位于日本桥的百货商店。

松子不等母亲开口，就自做主张地替母亲买下了一大堆。

母亲吓得目瞪口呆。

“松子，快住手。你这是要隐瞒我的真实年龄，让我去嫁人吗？”

“如果妈妈愿意的话……”

“快别拿我寻开心了。你爸爸刚去世，穿上这么花里胡哨的衣服，不知会被周围的人怎么说呢。”

“让他们说您是疯子去吧。如今，女人也没有了年龄上的顾忌。漂亮的人，穿上朴素的衣服好看，穿上鲜艳的衣服也好看。”

三

在餐厅里休息的时候，母亲像是买东西买累了似地，坐在那儿呆呆地出神。想到用的是卖掉松子父亲的房子所得的钱，所以越发如此吧。

但是，母亲像是突然醒过神来，“也能看看松子的盛装就好了。去年松子和你爸爸去过的京都光悦会，马上就又要开了吧？最好是茶会和新年都能穿的。”

“过新年的时候，家里还在服丧期间呢。”

“啊，对了。”母亲有些张口结舌，“参加茶会大概不要紧吧。再说，去年你爸爸也和你一起去的……幸二不是今年也去吗？”

“幸二也在服丧呢。”

“你说幸二也在服丧？是为了你爸爸……？松子，你订婚了？”

“是他哥哥去世了。”

“宗广？”

母亲屏住呼吸，看着松子，“去世了？”只是重复着说道。

在回家的电车里，母亲像是想了起来，说道，“松子，幸亏你没有和宗广结婚。”

松子没有回答，注视着户冢一带的丘陵，上面的杂树林开始泛黄，夕阳的余辉从其中穿射过来。

如果和宗广结婚的话，说不定如今已经成了抱着孩子的年轻寡妇，母亲大概就是这样单纯地想象着吧。

但是，就是和松子结婚，宗广也还是会死的吗？无论和谁结婚，要死的人总归要死的，这样设想当然可以。但是也可以设想不同的结局。人的寿夭是他人无法决定的，但同时又是他人能够微妙地加以守护的。何况，一旦成了夫妻，就不再是他人。生命也就会相互融合，相互支持。心脏方面的疾病，由于心情，由于周围人的护理，即可能使之改善，也可能使之恶化。

宗广的妻子卷子，简直像要求抢救人命一样，用“把宗广还给松子”的这种说法，去到松子那儿要求。男女之间的纠葛姑且不论，这也许有点像面对疑难病人，束手无策的庸医向名医求援似的。但是，自己和宗广的关系，是无法撇开男女间的感情纠葛这一层的。松子也没有超越它的力量。松子既不能成为守护宗广的天使，也不能成为护士。

不过，松子因此就对宗广见死不救了吗？

松子承认这是自负。但是，松子无法消除这种摇曳在心底里的自负。也许这是出于女人对于爱情的惋惜或者留恋。

但是，因为母亲的离去，父亲死了，因为自己的离去，宗广也死了。这么说来，男人的生命，男人的日月，都像是女人的东西，松子不禁感到身为女人的自己的可怕。

置男人于死地的两个女人，母亲和女儿，用男人工作挣来的钱，买了华美的衣服，脸上带着悲痛的日子不久就会过

去的这种表情，将要回到小小的窝巢。

在门口的邮箱里，被投进来一张小小的纸片，不在家的时候，木崎老人似乎来过，上面写着想见松子。

“有什么事情要见我呢？”松子把信拿给母亲看，“上面写着的话，怪有意思的。家里就是没有人，白天有电车里的乘客代为看家，所以不用担心。”

松子马上去了木崎老人的家，被领进了父亲以前的客厅。拉门上的纸也没换。

“你妈妈好吗？”

木崎不等松子回答，就说，“是这么回事，今天，绀野来过了。我骗他说你们搬到东京去住了。绀野说他在广告公司找到了工作，所以来接你妈妈回去的。来接人回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我劝他还是分开算了。”

“谢谢您了。”

“看上去，绀野显得疲惫不堪呀。我对他说：彼此都感觉疲惫的男女关系，是不正常的。而且，松子的妈妈已经回到了死去的丈夫身边，所以不会再回你那儿去的。你向这个世上已经不存在的对手，是无法索回你想要的人的。要把幽灵当情敌，势必命将难保。等过五年，如果你还想和她在一起的话，我负责把她从尼姑庵里拉出来，替你们当媒人。”

这番话正像木崎讲的，松子松了一口气。

“要不要告诉我妈妈呢？”

“绀野来接她的事？最好还是告诉她吧。绀野并非没有诚意。不过用不着担心你妈妈还会回到绀野的身边。”

两三天以后，幸二来信了。还随信寄来了光悦会的请帖。

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邀请，问松子今年是否也去光悦会？不过，请贴上还附了一笔，如果松子去的话，临行前想见一面。

松子马上打电话，约好还是在普利司通美术馆见面。

母亲把松子送到院子下面的车站，“代我向幸二君问好。对他讲，我也和你住在一起，在他方便的时候，请来家里吃晚饭。”母亲说着，不禁抚摸了一下穿着外套的松子的肩膀。

北山阵雨

一

松子从横滨坐上了特快列车“鸽子号”。

幸二从车窗上看到松子的身影，接过了松子的旅行包。两个人的座位挨在一起。

“你真的来了啊。虽然说好了，可总有一些放心不下。”幸二把松子的旅行包举上行李架，一边让出靠窗的座位，一边说道，“如果你不来的话，我就打算在横滨下车了。一个人犯不着跑去京都参加茶会。”

松子双颊绯红，“去年坐十二日的夜行列车去，坐十四日的鸽子号返回……”松子像是沉浸在回忆里，“那是我和我爸爸的最后一次旅行。”

幸二微微颔首，略一沉思，“刚好过去了一年啊。”

“我妈妈也向幸二君问好呢……”

“噢。我以为你母亲会送你到横滨的呢。”

“她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不好意思见你。”

虽说已是十一月十二日，可天气暖和得有些热，松子脱下了春秋穿的大衣。

从汤河原到热海一带的大海，有如春霞一般，山上的蜜桔已经开始泛黄了。

虽然约好了，可也难怪幸二似乎仍然怀疑松子是否真会来，松子和幸二的两个人的单独出门旅行，也许的确是件非同寻常的事情。现在和松子同住的母亲，肯放女儿出来，恐怕也是有些破例吧。不过，现在的母亲与其说是对松子比较客气，不如说是百依百顺，根本不去妨碍松子的自由。但是，母亲好像在期望松子和幸二结婚，并关注着两个人似的。松子对此心里很明白。

虽然明白，但是松子的心情却和母亲大相径庭。在松子看来，她不再可能爱上幸二，明摆着两个人不可能结婚，所以才有可能两个人一起去京都。也可以说，这种亲密来自对对方的不寄希望。

接到幸二的邀请去光悦会的信以后，松子就去东京见幸二。那天，幸二显得有些踌躇不决，最后还是对松子和盘托出，宗广是死于自杀的。

见松子的脸色骤变，幸二强压住内心的痛苦，平静地说道，“本来不准备通知松子哥哥的死讯的。我也打算再也不见松子的。可是，接到松子告诉我搬家的电话时，到底还是把这事说了出来。说出来以后，觉得还是说了的好。”

松子沉默不语。

“现在也是如此。也许不该说出哥哥自杀什么的。松子原以为是病死的吧？”

“我是这么以为的。”

“也许就是自己不去死，也会病死的……反正是和松子毫不相干的事情。你只要知道哥哥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就行了。”

两个人像上次一样，从普利司通美术馆出来，从京桥经过马场先门，然后走过护城河，向日比谷方向走去。

“哥哥没有留下遗书什么的，所以不知道他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去死的。我觉得自己明白，可也许并不真的明白。就是留下遗书，恐怕也不会明白的。就是明白，也已经是哥哥死后，于事无补了。自己要去死的人，要么是战胜自己而死，要么是败给自己而死。比较而言，哥哥是二者兼而有之。总之，哥哥自己选定了死亡的时间，既逃脱了对死的恐怖，也逃脱了对生的恐怖。对哥哥的死，我想尽其可能地以冷淡的心情对待之。并不是因为在松子的面前才这样说。活着的人，对自寻短见的人，除了抗议之外，又能做些什么呢？”

松子仍然沉默不语。

“我不打算对哥哥的死承担责任。正是哥哥对我抱有责任才对。我因此而不再见松子的话，也是为了让松子忘掉哥哥的死。”

“如果我自己能把忘掉也无妨的事忘掉就好了。”松子说道，觉得有一股风，在自己的心上穿堂而过。

松子接受幸二的邀请，走进帝国饭店里的西餐厅。多少有点告别晚餐的感觉，在那里，两个人约好了京都之行。也

许是出于对故世者的惜别之情吧。

从幸二对哥哥的责备口气里，松子听出幸二在心里是把和松子的见面视为一种对哥哥的侮辱。出于对哥哥的同情，而不由自主地对松子抱了某种怨恨。

但是，松子并不想就宗广的死，为自己做任何辩解。就连对宗广的弟弟幸二提到吊唁的事情都感觉古怪。

那天，松子沉默寡言地和幸二告了别。

在开往京都的列车上，松子还是话不多。尽管不提宗广，二人之间就像是被什么梗塞住似地，松子还是一副无话可说的样子，只是一门心思等着幸二挑起话头。但是，事到如今，难道非谈宗广不可吗？

“去年的这个时候，姐姐回到神户的娘家去了。我替哥哥去接姐姐回家，所以顺便邀请姐姐去了光悦会。但是，一回到东京，哥哥却老大不高兴。像是以为我和嫂子在京都游逛来着。姐姐当时已经打算和哥哥分手，所以根本不想马上回东京的。”幸二说道。

松子对卷子的事情，是听也不想听的。“哥哥临死前注销了姐姐的户口。我通知了姐姐。可葬礼时姐姐也来了，一个劲儿地哭个不停。”

松子呆呆地听着。

“但是，我没有告诉姐姐，哥哥是自杀死的。”

到达夜色笼罩的京都时，街上正下着阵雨。

在四条一带，从车里可以看见在商店的屋檐上，挂着鸭川舞蹈节时挂的小红灯笼。

二

旅馆还是去年松子和父亲下榻的那家，房间也和上次一样。

松子心里很高兴，把这事也对幸二说了。

但是，只订到一个房间，所以，另一个人的床铺被铺到了一纸拉门相隔的对面的屋子里。对面的屋子虽然也有六叠，可两个人还是相互谦让着，“今天晚上，还是和令尊一起休息吧。”幸二说道，“刚好是去年的今天晚上，在同一个屋子里，所以……”

“去年的今天晚上，我是在夜行列车上睡的，第二天早上才到的。”

“那么，是明天晚上了？”

松子上床以后，没有马上熄灭枕头旁边的床头灯，看了一会儿纸拉门。像是狩野派[①]的那幅山水楼阁的水墨画面上，金粉已经黯然失色，在微明的光线里，发着朦胧微弱的光。

松子努力想象着父亲睡在拉门这边的情景，可不知为什么只觉得一缕孤寂袭上心头。在拉门那边的幸二睡着了吗？

十二日还是那么暖和，十三日却一下子冷了起来。天空阴云密布，一副快要下阵雨的模样。

两个人乘坐的汽车通过二条城附近栽着松树的街道时，看见已经有人撑伞，小巧的市营电车也好像略微被雨打湿。

① 狩野派—— 奉狩野正信为始祖的画派。曾在室町后期和整个江户时期繁荣一时。

“去年也下阵雨来着呀。”

“回去时，坐的还是幸二的车子呢。”

“不过，连着两年来光悦会，这事想起来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既不懂茶道，对茶具也是一窍不通。”幸二说道，扭头看了松子一眼。

“我还不是一样。可我爸爸说，哪怕照猫画虎，学习茶道最好还是来看一次光悦会。还是我爸爸带我来的呢。”

“但是，去年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遇见了松子，真是好生惊讶啊。今年也绝想不到会和松子一起来这里。”

“真是这么回事呀。”松子点点头，但又说道，“不过话说回来，也并不是什么意想不到的事。要说意想不到，不都是些意想不到的事……？”

自从去年的今天在光悦会见到幸二，到今年和幸二一起来光悦会的这一年时间里，松子的父亲去世，母亲和绀野分手后又回到松子的家里来，宗广和卷子离婚，然后自杀。真是接二连三的剧变。在这中间没有什么大变化的，好像就是松子和幸二两个人。

在光悦会下车的时候，松子向司机借了油纸雨伞。

在寺厨的大门旁边，那丛白色的山茶花，今年又盛开了。和去年一样，松子从本殿走到寺厨，穿过走廊，走进了庭院。

三巴亭和太虚庵里人正拥挤。在搭起的帐蓬里，也有很多人坐在床上铺着的红毛毡上，等候着茶席。于是松子和幸二去了光悦的墓地。

“好简朴的墓地啊。”幸二显出意外的样子说道。

插在青竹花筒里的菊花，也显得很简朴。墓碑被阵雨淋

湿，掩映在红叶的下面。

“就在茶室的附近，可去年竟没有注意到。”

松子从墓道旁的枫树之间向茶室那边张望，“去年，就是在那儿见到了你。”

“是啊。你从最里边的东京代表席上走过来……今年还是先去骑牛庵吗？”

骑牛庵还是由东京方面的发起人负责，松子他们一走进正席，就看见壁龛里挂着国宝即休契了禅师的墨迹，在羽根田盆[①] 上放着大名物的古铜花瓶，瓶里插着一枝胭脂红的本阿弥花蕾。茶壶是光信所做底画的铸有颗粒状花纹的“古芦屋”，茶叶罐也是大名物的唐物宗悟茄形茶叶罐。从同席人们的谈话里，松子听说印有峰红叶[②] 的铭的鼠志野茶碗，似乎特别有名，所以格外留心去看。

在用作等候室的本阿弥庵的壁龛里，挂着国宝佐竹本三十六歌仙[③] 之一的清原元辅[④] 的和歌，在书斋里则摆着光琳[⑤] 的佐野渡砚台盒。

已经过了正午，人们去茶点席小憩。瓢亭出产的半月形

① 羽根田盆—— 东山时代的漆器工匠羽田五朗设计出来的漆成黑色的四方形木盒。

② 峰红叶—— 鼠志野茶碗，较大，在灰色中带有红肥，碗身部分有扒刮出来的甲骨文和绳纹等模样，苍劲之中透着秀丽。

③ 三十六歌仙—— 依据藤原公任撰著的《三十六人撰》选出的三十六位有代表性的和歌歌人。

④ 清原元辅—— 三十六歌仙之一的歌人。

⑤ 光琳—— 指尾形光琳 （1658～1716）。江户时代的绘画流派之一“光琳派”的代表画家。

盒饭，还附带着日本酒。幸二只喝了一口。茶点席上也很拥挤，人们热烈地交谈着，没有一个是松子他们认识的人，两个人坐在一个角落的床几上，看了一会儿去年松子的父亲惊呼“哎呀，变成了秃山”的那两座浑圆的小山。

然后走进由金泽方面发起人负责的德友庵。在等候席上，看到雪舟画的鹡鸰，松子觉得有些惊异。这幅画既小，又显得清净悦目。

“去年在玄琢的茶席上，你看到雪舟的画儿了吗？在画的正中央有两棵松树高高地耸立着……”松子说道，“因为爸爸叫我仔细看看那幅山水画，所以印象特别深。那是雪舟八十多岁时的画儿，在画上写画赞的叫了庵的和尚，当时是八十三岁，比起八十岁，九十岁这么漫长的一生，年轻的松子的春梦还是很浅薄的。当时爸爸曾这样对我说……”

“光悦也是活到八十岁。要到八十岁，我们起码还要过五十年呢。”

在正席上，在远州藏帐的金属经筒[1]里，插着白山茶和冬菊的花蕾。茶碗是闻名的青井户茶碗[2]的宝珠庵。茶叶罐

---

① 经筒—— 筒形的带有宝塔形盖子的容器。将书写的经文埋入经冢时使用。铜做的经筒较多，也有用金铜、铁、陶瓷做的，有时被转用作茶席上的花瓶。

② 青井户茶碗—— 井户茶碗中的一种。因所用的釉药和陶土中含有的铁分较多，出窑后碗色泛青，故名。井户茶碗是朝鲜茶碗，有高丽茶碗之王之称。除了青井户以外，井户茶碗还包括大井户、小井户和井户胁等种类。

是名物的唐物，木纹质地的带有双肩的茶叶罐，[1]小茶勺是光悦的共筒。

大阪方面发起人负责的正席设在太虚庵，松子他们可以观赏到拼贴成古土佐红叶的团扇形的寸松庵色纸，在壁龛旁边的墙壁上挂着印有远州深山木[2]铭的竹花筒，花是白山花和深山樱，还看到大名物的号为“残月”的茶壶以及光悦所作的黑茶碗“七里”等。松子回想起去年是带着刚刚见到幸二时的恍惚心情走进这个茶席的，当时无论是升斗形色纸上的和歌，还是伊罗保茶碗，松子都没有看清楚。今年和幸二并排坐在一起，松子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但是，今年和去年又是多么的不同啊！松子想。去年一看见幸二的身影，松子就想一下子躲到父亲的身后，可今年却和幸二一起来到京都，无论去哪个茶靠，都是出双入对，而且还不光这些不同。去年的幸二，对松子来说，比起幸二自己，更多的是宗广的弟弟。仅仅看到幸二车里的女用披肩和大衣，松子就能直觉地断定是卷子的东西，并因此而身体僵硬起来。松子明白父亲带自己来光悦会的一个理由，就是为了排解女儿的爱情痛苦。可一年以后，即便面对宗广的死，松子也并没有感到太大的悲痛。幸二则从宗广的弟弟，回归幸二自身，正坐在松子的身旁。

最后一处茶席设在三巴亭，是由京都方面的发起人负责。

① 带有双肩的茶叶罐—— 茶叶罐的一种造型，罐口下面的部分状似肩膀。根据肩膀的弧度，又分为平肩、端肩和溜肩等。

② 深山木—— 用竹段做的花瓶，小堀远州所做。

今年例外地是由表千家[1] 不审庵主持，只有这里是淡茶。休息室的挂轴是在宗达[2] 所作底画上书写和歌的光悦色纸：

斜阳入柴扉

阵雨罩山脊

下署“庆长[3]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这和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的光悦会的会期正好相互衔接。今天山区一带或许又会是东晴西雨吧。此外，还摆放着道入[4] 的七种黑茶碗之一的“闪电”[5]。替换茶碗是御所丸的“黑刷毛”。[6]

一进正席，就看见摆放着的御乌羽院的熊野怀纸[7]，在古铜圆城寺的花瓶里，插着红白山茶花。在利休所藏的茶具架[8]上，放着青瓷浮牡丹的水罐。在架子的另一边，正客席的背后，设有佛龛，上面供奉着光悦的木雕像。摆在佛龛前的什器，是当代的乐吉左卫门的新作。因为在席上看见掌门人即

① 表千家—— 茶道千家流，为千宗旦的第三子宗左一系的血统。

② 宗达—— 即俵屋宗达（1596～1644），江户初期画家，在消化吸收日本传统画技法的同时加以装饰化。在山水画方面也别开生面，留下了源氏物语图屏风、风神雷神图屏风等大作。在扇面画、金银泥的底画等方面，也多有成就。

③ 庆长—— 后阳成、后水尾天皇朝的年号（1596～1615）。

④ 道入—— 乐茶碗的第三代传人。

⑤ “闪电”—— 道入所做，在黑底上交错涂上红釉，仿佛闪电一般，故名。

⑥ “黑刷毛”—— 御所丸茶碗之一种。

⑦ 怀纸—— 书定和歌、连歌、俳谐的正规用纸。纸的大小根据作者的资格有所规定。熊野怀纸、北山怀纸、黎乐怀纸、二条怀纸，被称为四大怀纸。

⑧ 茶具架—— 用利休喜好的日本泡桐木做的大橱架。上面用来摆放花瓶、砚台、卷轴、香炉、香盒、羽毛掸子等物，并不直接摆放茶具。

中斋宗匠，所以松子镇静心绪，观看着年轻人点茶。

“刚才的点茶，做得真漂亮。”松子走进庭院后说道。燃烧着的红叶，被挺拔的松干一衬托，对比强烈得有些晃眼。

在三巴亭的那个装着茶壶“望月”的箱子的箱盖儿的背面，写着“东山义政公御铭、望月、残月、天明作”。茶壶“望月”和太虚庵的茶壶“残月”同时被拿出来展览，这成了今天茶会上的热门话题。

三

今年的光悦会肯定又展出了不少珍宝器物，但是，无论松子还是幸二都是有眼不识泰山，无法像别人那样，一边谈论着一个一个的印象，各个茶席的茶具的搭配等话题，一边往回赶。

“这一天和我的日常生活相距足有十万八千里。”幸二说道，“这种事一年有上个一次也不错嘛。明年还来吗？”

松子点点头，“不过，一年当中，人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我这么想的。”

“无论怎么变，能有一天不变，不是挺好吗？”

回到旅馆，松子感到有些疲劳，没有心思去逛下着阵雨的街上，只想和幸二讲讲话。但是，两个人又谈些什么才好呢？

当晚，松子早早上了床，可是却被自己的呻吟声惊醒。

有什么东西压过来，像是个男人，无论怎么挣扎也无法脱身。

松子的心脏怦怦直跳。用手抹了一下额头，汗津津的。松

子点亮了枕头旁边的床头灯。

那不可能是幸二，四周一个人也没有。

恐惧感一消失，松子马上羞愧得无地自容。枕头被汗水弄湿了，松子将枕头翻了个个儿。

“你醒了吗”从拉门的另一边，幸二叫道，“你呻吟得很厉害。我还想去叫醒你来着呢。”

“不要紧了。没事儿。”

“是做梦了吗？”

“不是。”松子一口否定，可又问道，“我讲了些什么吗？”

“没有，听不太清楚。”

“我的声音把你吵醒了吗？”

“好像是。”

“对不起。”

“没什么。但是，你能睡着吗？”

“能。”

“如果睡不着的话，就起来说会儿话吧。”

“不，我睡得着。”松子说道，翻了一个身，看了一会儿拉门上的金粉发出的黯淡的光亮，就熄灭了灯。

（1952年1月——12月）

浅草红团

——作者的话：随着这部小说的展开，难以估计它将给红团团员以及其他在浅草公园出没的人们带来怎样的困扰。但是，它仅仅是一部小说而已，请你们原谅它吧——

钢琴姑娘

一

腰间悬挂的鹿皮上垂着红铜的装饰，玛瑙结口的袋子里插着镀银的烟管，古典的烟盒里装着防止烟草干燥的青菜梗；白裤衩、黑绑腿、白护手；古雅的藏青色外衣折起了下摆，据说和古书插图里江户时代[1]一模一样的捕鸟人的装束，如今在东京竟然也能看得到！—— 要是您知道说这话的人是个警视厅的警官，您就不会把它当成是怀古情调的笑话了。

我也来试试江户式的表现方法吧。这条路—— 对了，现在就要领你们去红团团员家里的这条路—— 和传说中万治宽文[2]的古时代，人们套着白皮裙，配着白刀鞘，跨上白色的

① 泛指十七世纪初年到十九世纪中叶。

② 万治年间为 1658 年到 1660 年；宽文年间为 1661 年到 1672 年。

马，让马车夫唱起流行的歌谣小曲，招摇着穿过吉原的——那条路，是不是同一条，也许还真该查一查。

过了凌晨三时，流浪者们潜入了梦乡，四周静了下来。浅草寺里，我和弓子漫步而行。银杏的叶子飘落，时不时传来晨鸡的啼鸣声。

“奇怪！供奉观音娘娘还得养鸡？”我说。猛然，我的两腿打起了哆嗦——只见四个衣着华美的姑娘脸色苍白地站在那儿。

她笑了起来：“你真成不了浅草人，那是花园里的假人呢。”

至于说起了捕鸟人么，他们是在黎明的微光中，用长长的竹杆捕捉树梢上小鸟的人。睡懒觉的我就和他们无缘相遇了。

最近在吉原还禁止挂她们的照片哩，照片被放进了玻璃箱里，看起来就像是些蝴蝶的标本，让人禁不住凑近细瞧。

再比如说那种像打字机或钢琴的乐器——那种我们称之为“大正琴”的东西，也随着时代变迁和买卖人的聪明改成了“昭和琴”。——没有必要再怀念伟大的江户时代了。大正年间[①]的地震后，地区重新作了规划，那么我们就打开这重新划分后的“昭和[②]新地图”吧。

在上野的莺谷往言问桥的柏油路上，有浅草的公共汽车。从浅草观音寺后的停车场向北，右边是马道町，左边是千束

① 1912年到1925年。

② 1926年到1989年。

町。再往前一些，左侧是象潟警察署，右侧有富士小学，到头就是浅间神社的十字路口。沿着神社的石壁往前，是一个公共市场。前面就是吉原坡水渠的纸洗桥。但我们不往桥那儿走，而是向某一条胡同里—— 这个“某一条胡同里”的说法，在旧小说中是常用的小说开头—— 转过去，他们并没有犯过什么罪—— 没有犯过浅草的人力车夫那样要叛死刑的罪，所以告诉您准确的地址也无所谓。

“先生、先生。”人力车夫在浅草公园和吉原一带叫喊着。

“您是常来玩儿的先生吧，偶尔换换口味怎么样？”

成交了。车夫立即脱了胶鞋换上木屐，把成了车夫标记的帽子扔到车上，叫住了的士，还了五角钱的价，带上客人走了。他们都各有自己的窝，连朋友也不会告诉。特殊的情况下，他们还会给擦肩而过的人介绍小妾。而那些女人呢，则会带着四岁的孩子、九岁的孩子，或者是六个月前刚生下的孩子。

像您这样对那种叫“千社牌”的东西有兴趣的人，或许会在某处寺庙或神社里见过“红座”的帖子吧。红团或者红座在某条街上，虽然只是一片空地上的简陋的小屋，但也挺气派—— 在他们眼里挺气派。各人都想着要好好露它一手，让全场轰动。其中的一个少女，在街旁的排档里边跳着查尔斯顿舞，边兜售着小皮球—— 这就是他们了，红团。

二

这个“千社牌”说的就是他们的事。传说这“千社牌”是从花山帝开始的，歌川丰国也曾在书里写过这么回事。可我

既没有寻根究底的欲望，也没有真正拜遍神社的佛心。和社会上流传的千社谈略有不同证据是—— 有一天，老船头——我爹是大河上的船夫，大伙都叫他老船头—— 这个老阿飞对我说："知道五重塔吧？"

"是观音菩萨的塔吗？"

"嗯。从五重塔的上面看也好下面看也好，第三层的，那个，嗯，对着仁王门的角上，有一块猴子头上长角的鬼瓦哩。眼珠可是金做的。真想往那个猴子的脸上贴块帖子啊。"

大体就是如此吧—— 或者在浅草寺仁王门上三个大灯笼中间的那一个；或者在入舟町灯笼的黑色的底部；或者是在向牛岛御前庭院里的牛角上，总之是在那些大大失礼稀奇古怪的地方，都被他们暗暗地贴上了红座的帖子。

所以他们的"红座"也好，他们这些人也好，并不是想要成为艺人，而仅仅是想拿出一手奇想天外的怪招，无论如何先让这个世界吃上一惊再说。

他们让我为红座上演的戏写一个本子。可怜地恳求着。"老是捏着方向盘（指老是握着手）可不行。要再加一点好东西，就像大伙一样，啊，和明公一样，按部就班地为我们写一个吧。"

—— 是的，那正是我和明公在六区散步时发生的事。

瓢箪池畔，人们拥挤在那儿，笑着。小阳春的温暖阳光，照耀着他们的背影。可当我仔细看去，我不禁楞住了。那儿的位置刚好是像在瓢箪的蒂上，池中有一个小岛，从两岸向那儿搭着藤棚的桥。在岛上那个叫做立花屋的小吃店前，在柳条飘拂下的灌木丛边，一个个子高大的男人突兀地站在那

儿，正吃着喂池塘鲤鱼的鱼食。他的脚髁浸在水里，用七尺长的竹竿把池水上漂浮着的麦麸扫拢来，叉开双腿大口地捞着吃。

“可真是疯了，在鲤鱼那儿还揩油啊。”这边的岸上又大声地笑起来。他毫无表情，把最后十四五片麦麸贪婪地捞起来吃掉后，像一个真正男子汉似地威风凛凛地转身而去。

明公一溜小跑追了上去，在昆虫馆的后面喊：“健、健！”把他叫住了，给了他一角钢蹦。然后对我说：

“这家伙，这一段在这里兜食呢。”

“兜食？”

“啊，那也是一种要饭。没有固定的地盘，到处流浪着讨饭吃。前一段，听说他找到活干不做这一行了呀，你看看，又回来了。真是个背时的家伙。”

“怎么？不是个疯子啊？”

“要不装成疯子，能吃池塘里的鱼食嘛。可也说不准真疯了。有人看见了，他真在垃圾箱里捞东西吃。这一行里吃回头食算是犯了规，别人当你是个自大的家伙，不稀罕讨来的饭，连个咸菜也不会分给你吃，那你就老要挨饿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带你们到红团团员们的住处去，不也没什么吗？“某一条胡同”——我老是纠缠着这“某一条胡同”，并不是为了猎奇的探访，而是有我自己的秘密。另外，在这条死胡同的后面，我偶然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弹钢琴的短发姑娘。

三

这个“某一条胡同”，还不到吉原坡纸洗桥的十字路口，在稍前一些的横马路上往左一拐就有一片空地。右边是加工羊毛和软木的草鞋店，左边是水灸屋。空地深处竖着出租房子的招贴。我跨过水泥管，踏着枯草，向死胡同里走进去。当然是个大杂院了。门口两侧和楼板下都堆满了碳篓。二楼看起来是住人的。胡同上架着竹竿，吊着一些衬衫和女人的东西。

“在这个门的背后，被人发现是不可能的。”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

为了钻过这个洗衣房的小门，我缩起了脖子——往左边看去，看见了日本堤消防署的瞭望台顶端。

“原来就在附近啊，”我自言自语地往里走。在第三家，我像猛然见到一束怒放的鲜花，顿住了脚步。

穿着红色西洋裙的姑娘，在她家的正门敲打着钢琴的键盘。服饰的鲜红和钢琴的黑色彼此烘托，膝下裸露的双腿白嫩得水灵灵的。而所谓正门，也只不过是一只拖鞋那样长的一小片洋灰地而已。从敞开的门口看进去，她的腰间缠着一条黑色的带子。饰物只是这条带子。没有袖，领口敞开，像穿着晚礼服——呀，不！像在家里穿着舞台上的舞蹈装。头发像男孩一样剪得极短，在发根间隐约可见残留的白粉。

姑娘惊讶地向我转过了身，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跑了进来。这女孩也诧异地抬头望着我。我迈步离去。

在这家的门口，贴着“钢琴教习所”的牌子。圆木的板

上雕着绿色的字。

“姐姐，卡基诺·胡奥里[1] 听说又在水族馆演出了。”

“真的？光着脚在舞台上走—— 让他们也雇我去跳跳这个雷弗优[2] 看。哎，还有自行车呢？”

“也借来了。”她们像是上了二楼。

要出租的屋子就在她们隔壁的隔壁。就在我要走到那间屋子之前，我几乎要拍着膝头喊起来，“对了，对了。”——我记起来了，她们，她们两个人我一定都曾在哪儿见过。

在扇子师傅文阿弥的宝扇堂，买了一把扇子作为送给我那乡下妹子的礼物。准备到大街热闹的气氛中去浸一浸，拐角上是一家乐器行。口琴、曼陀琳、银笛、横笛、提琴、木琴、尺八、携琴—— 我在店里坐下。一个姑娘熟练地弹着那曾被称作为“大正琴”的“昭和琴”，调子是我们熟悉的流行电影插曲。她和那个胡同里的钢琴姑娘太像了。

浅草已是深秋了。已该是出售年历的季节，可今年满街是卖橡皮球的孩子。他们叫卖橡皮球的办法也如此相似。比手掌略大的小皮球用蓝色或红色的布包起来，像卷起来的绒线球，用线吊在中指上，在手上颠啊颠啊颠啊的，往空中逐一抛上去。他们总是向中年妇女或少女们露出可怜的表情兜售着。

一个身材姣好的卖皮球少女—— 留着一撮河妖的发式，

① 日文中意大利语 Casino&Folie 的音译，为“快活娱乐场主义”剧团名称。1929 年 10 月诞生于浅草水族馆。

② 日文中 Revue 的音译。指舞蹈、音乐、歌曲等综合性轻喜剧。

扎着红头绳，张开着短裙，涂着鲜艳的口红，吹着爵士似的口哨，趿拉着袜子的双脚，喀恰喀恰喀喀恰地跳着查尔斯顿[1]。手拍皮球，像敲着手鼓或响板。她也和胡同里的姑娘挺像。

我决定要租下那条胡同里的屋子了。宫户座前的大街上，浅草公共汽车正要向叫做“公园后宫户座前”的那一站开去时，从我的身后两辆旧自行车与我擦身而过——其中一个年轻人和那个姑娘太像了，简直就是双胞胎。

“喂，跟着那自行车。”我急忙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① 三十年代的一种美国流行舞。

隅田公园

四

正跳着西班牙舞的舞女——绝不是我的虚构，我清楚地看到她两手的手腕，在刚注射后留下的痕迹上贴着小小的“创可贴”。而在凌晨两时的浅草寺院里，十六七只野狗狂吠着，疯狂地追赶着一只猫。浅草就是这样的地方——可我追随那辆旧自行车，并不是为了追踪什么犯罪的气息。

在过了晚上一时的浅草，街上走动的人里警察比行人还多。我也并非侦探或刑警，假如钢琴姑娘不是那么美丽的话，也许早就回家了吧。

我所搭的这辆车还没到大街上浅草宪兵分队的前面，就赶上了那两辆旧自行车。我们并排着往前跑，前头就是言问桥了。

一伙打着号子的女人包着头脸，从本所那儿像男人一样

走过桥来。桥上有卖大福糯米团和中国拉面的小摊。对岸就要动工修缮的牛岛神社里，马口铁包着的屋顶和细木条搭成的棚子，随着河上蒸汽船发动机的震动抖颤着，像就要被掀起来似的。在桥头那只神牛前，就要往新小梅町转弯的地方，车猛地停了下来。

“等吗？”司机问。

他们在神社前买着棒棒糖。

“好啊，知道有人跟着，还停下来买糖吃，够潇洒的。”我笑着打发了出租车，和他们一样钻进了糖果店。

酷似钢琴姑娘的年轻人看起来比她要小两三岁，十六岁的样子。他猎帽的帽檐向后倒戴着，套着肮脏的灯芯绒长裤，肮脏的脸——只有他的耳朵，像贝雕的小装饰那样美丽而整洁。那只耳朵，和他向我转过来的惊讶的眼睛，让我也不禁脸红了起来——他嗖地转身走出了店门。

枕桥——他们边看着左边扎幌啤酒会社的“枕桥啤酒广场”大广告，边进了隅田公园。

原来的木头桥现在要改造成铁桥了。起重机坐镇在大河的正中，它的正对面就是那座五层塔了。绿色的屋顶投影在铅灰的河水和街道上，似乎不是一序建筑物而是一片令人怀念的植物。

新隅田公园就是从那儿开始一直延伸到长命寺，而具有现代风格的一段则是到商科大学的船坞为止。沿着赛艇航道的河岸，是一条沥青散步道。那就是昭和年间新建的向岛堤。

“预——备”，一对开朗年轻的夫妇做着起跑的姿势。当然了，谁见了这样笔直的柏油路都会想要这么跑上一跑的。

“跑！”一只穿着羊毛轻便鞋的脚跨了出去，和丈夫一起奔跑起来。他们的手上还各抱着一个男孩子——穿着一样的藏青色裤子，挎着一样的蓝色腰带，连发式也一样的双胞胎。

就在这幸福家庭的背后，我的那两个人嘲笑地喊——

“嗨！可别跑漏了气啊。”

他们把自行车排好，那个耳朵美丽的少年从口袋里掏出了口笛——小小的金属板在笛子上排列着，在今年的小摊上让孩子们欢天喜地的口笛——他“呲”的一声吹了起来。在口笛声中，自行车赛车开始了。

船上的狗叫了起来。第九墨田丸号拖着第七吾妻丸号逆水而行。学校的小船靠拢岸边小憩。两个梳着发髻的女人手包在围兜里跑了过去。

我担心着那两个人别给看丢了，下了桥。流浪汉们就在这里睡觉么？白粉笔大字写着：“不是休息的地方。”“别在这里躺！”

我再次看到他们的时候，地铁餐馆的尖顶已经亮起了红色和蓝色的灯，我站在言问桥上，正眺望着船上开晚饭的景象。

在那里，我第一次向红团团员打起了招呼。

五

昭和三年[①]二月由复兴局建造的言问桥，开朗、平坦、宽阔、洁白，看上去像现代的甲板。它还意味着在积淀了都市

① 1928年。

污秽的浊浪翻滚的大河上，描画出了一条崭新矫健的路。

但是，当我再次踏上这座桥时，广告灯和街灯已落在了黑暗的河水里，那儿流淌着都市的哀愁。公园整修中的浅草河岸的黄昏，白色的石板恍惚浮动着，远远看见在货车旁点起了火堆的工人们。

从桥的栏杆向下看去，隐约听到满潮的波浪声。靠着巨大的混凝土桥墩，三只小货船上的船夫们在吃着晚饭。船尾土灶上的饭冒着白色的蒸汽。一个头上包着毛巾的姑娘，抱着一只小柜子贴着船舷走来。船头挂着浆洗过的红衣服，船尾倾斜着。边上的那条船在油灯下烤着秋刀鱼。船舱顶上胡乱堆着酱汤素、柴火和水桶。

除了我，下班回家的人们三五成群地路过时也向船上盯着瞧。船上的一家泰然自若自顾自地忙活着。蒸汽轮开过时小货船在波浪里摇晃了起来，正在洗葱的小孩打了个踉跄。从我的背后有人问：

“喂，船小子的船在吗？”

“船小子？”

我转过身，正是那两个我看丢了的骑自行车的人。——洗葱的孩子抬起头来。

“嗨，船小子是你啊。给你扔糖下去啊。”

“哎，船借给你们也行啊，老头子说过了。”

“借我船？真的？”

“要是你们不干什么坏事的话——作为交换，你也得请我们家四个人去听安来戏。”

“行啊，可别那么咋呼，小点声！——给你，糖。”

船舱顶上砰地响了一声。三只船上的人一齐露出脸向桥上张望。我吃了一惊。没想到船上单单是孩子就有七个。

啪啦啪啦往下扔棒棒糖的时候,桥上也聚起了一堆人来。

和钢琴姑娘相像的那个年轻人，从开始时就沉默着，这会儿他悄悄地穿过了人群。这时，我突然问道：

“那样的船借来干嘛呀？”

他别过了脸没理我。当他一只脚跨上了自行车后，向我翻着白眼说：

“是啊，在船里卖卖女人不也挺好么。”

“你，”我试图抓住问题的关键，“你是不是一见到双胞胎，就像刚才在公园里那么讨厌啊。”他吹起了口笛。

“在家里弹钢琴的人，和你是双胞胎吧。所以你就……”

“啊啊，原来是这样。你是喜欢上了那个才跟来的吧。”

“不，不是。我想借那边上的空房子。”

“是想在鬼屋里住住看吗？”

“那不也挺好么。”

“你可真够烦人的。那是什么地方？是搏命的赌场！你瞎转悠，可别挨揍啊。”他向同伙吹了一声尖锐的口笛，跨着自行车飞驰而去。

我和红团团员的第一次接触,就是这样以失败而告终。要是我们像这样按秩序讲下去的话,你们恐怕就太厌烦了吧。还是尽快离开他们的好。

这“船小子”，我们后来知道，他每天从船上去浅草小学上学。为了他，他爹每天把船靠到言问桥这儿。但是，因为是在河上找活的船,就不一定能在放学的时候刚好到这里。有

时是在晚上，偶尔是到第二天早晨，他只能在浅草混着，等着他老爹来接他。这样，他就成了一个公园里的野孩子。

也许，我想让红团团员给你们留下一个好印象，把他们美好的那面说得太多了吧。

披头阿姬

六

我说—— 把他们美好的那面说得太多了吧。

但是，弓子有时会说：

“什么呀 !我当然就是美的啦。因为美，浅草才给我饭吃。乐器店也是这样，玛丽歌乐园也是这样。—— 当然啦，在浅草，把自己的最难看的地方露出来骗人要饭的也挺多。”她逗着我 :“算了，像你这样的人啊，不会明白浅草难看在什么地方的。”

她这里说的美指的是外表的美，和我向大伙说的 “美好” 还有点儿不同—— 对了，再说一个例子。

是在十一月的中旬，我正说着那天报纸上的事。

“晚报上登了不是？那个披头阿姬给逮起来了。”

“阿姬 ?我可不明白阿什么的。你看看，我不也是披头发

吗？正正经经的发式可最讨厌了！那我叫什么？披头阿弓？—— 哟，太吓人了。”她露出了两个小酒涡，向前走了两三步。

“这个么，你挂了‘钢琴教习所’的牌子，当然就是披头艺术家了。”

“可是，浅草披着头发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的嘛。”

“不管怎样，披着头，总让人觉得像是感化院里的那些家伙……”

“啊啊，说的是阿姬？”

“被像潟警察署逮了十几次，从感化院越狱七次，十岁开始就在公园里干那个干了七年……”

“对了，就是豪爽的阿姬呀！”

“豪爽？”

“是呀，阿姬那样的就叫豪爽呀—— 和临时工、拣破烂的、流浪汉一起，嗯，就是那个。在街上睡的都是一些比她小十四五岁的小孩，要不就是过了四十岁的老太太。像她那样的（妙龄女郎）在外头露宿，可还真少见。稍稍像样一点的，就被人收养起来了……”

“那个啊，什么来着？阿姬。对了，她是桔子皮阿姬的第几代后人吧。”

“哎呀，这种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桔子皮阿姬不是妓女史上的英雄么，名字什么的也总还知道吧—— 十四五岁就组织了一个叫‘麻雀团’的少女团伙，自己当团长，带了二三十个部下，以深川八幡作据点，到了十六岁就和一百五十个男人—— 那个了。怎么样，这个历史

考试的答案还行吗？”

“所以呀，她们可还是有理想的呢。当然啰，阿姬也有各种各样的—— 哎，给您介绍个披头阿姬怎么样？”

“饶了我吧，一个披头阿弓就够我受的了。”

“说什么呀！—— 可是，让你见一次吧。早上方便。和明公一起去看看吧。那时流浪汉密密麻麻地从他们的宫殿里起床了。就是没见到阿姬，也总能见到一两个豪爽的人。”

她还记得和我约定的这回事，不久我就约明公去了飘着晨雾的公园。

街灯点了一夜，它的光在晨雾里最先醒来。

玲兰形的装饰灯在葫芦街上排列着。俗话说的“米久街”，就是这条街了。在这公园里唯一通霄营业的店—— 吾妻总店里，我们吃着牛肉火锅当早饭，远处传来了广播体操的口令声。

现在，似乎是流浪汉们看广告的时间。他们不慌不忙——既没有人催促他们，也没有人嫌弃他们肮脏。他们沐浴着早晨的阳光，静静地享受着、浏览着电影海报。

睡懒觉的浅草，不知为什么最早睁开眼的是理发店。在一家还没开门的店门口，一个衣着华美的姑娘站在嵌入墙里的镜子前化着妆。

七

今天早上明公的脸—— 啊，对了。就是在言问桥上的那个小伙子。那时的污垢已经洗去了，像歌剧舞台上的少年一样白皙。不知是不是想要把他光滑的脖子藏起来，他双手叉

在后脑勺上，两肘向前夹住了腮帮子，快步走着。

在他的胳膊上吊着一只小学生用的小袋子。

“盒饭？”

“是化妆用的。”

阴影柔和的阳光里，还残留着晨雾的气味。所有的小店都还没开门。

从日本馆边上，穿过须田町餐厅厨房的背后，我们来到了北仲町。也就是俗称狐狸横町的地方。白天，那里的小店里到处是乱哄哄地写着拍卖字样的小红旗，而早晨的沥青路面却像是模范街道那样洁净清爽。

那条街上只有一个人。在理发店的镜子前，一个“潇洒的疯女人”站在那儿。美丽，以至于让人感到她散发着沐浴中的妖艳。明公跑了过去。

“嗨，回去吧。姐姐。”

她飘拂着秋色岛田那样奇异的发式，转过身来。脸上涂满糯米团似的厚厚的白粉。绣着白梅的红色衣领，让人感到奇特的悲哀。明公楞楞地瞅着她纷乱的前襟，帮她掸了掸下摆。

“真是天亮后才出来的吗？这下摆，是它自个儿松开的吧？不是天没亮就来的吧？”

她——似乎是她已经疯了的证明——沉默着迈开了脚步。

我们来到了闹市区。贴着白铁皮的店门都还紧紧关着。而前面走江湖的小摊贩却已铺开了他们的席子。一个穿着旅馆睡衣的乡下人，买了一角一打的铅笔。

早晨上神社礼拜的艺人、上学的学生、乞丐、保姆、临时工、早晨回家的男人。各色各样的人来来往往。这并没什么可稀奇的，但在神社里，早晨七八时的小摊前滚滚的人群中，到处漂浮着对人生毫无感觉的冷漠的表情和面孔，却正是浅草的不可思议之处。

仁王堂左边的小屋前竖着两块牌子：

—— 正殿大修缮募捐受理处

—— 正殿屋顶用瓦捐款受理处

这两块木牌是如此醒目。看来到浅草真正热闹起来，还有一段时间哩。靠着这座小屋，一个乞丐裹着红毛毯睡着。

右边，久米平内神社的后面，二十来个流浪的人吃着早饭。靠墙树荫下的锅里，菜稀饭冒着热气。煮饭的人向晒着太阳的人们招呼着：

“喂。”

“喂。”每人分了一碗。

观音堂的边上，高跷店正爽利地劈着竹子。喂鸽子的老太婆，往嘴里拨拉着豆子当早饭。五六个老太太戴着头巾，排着贴着洋铁皮的小桌子。鸽子—— 满天满地都是。征清[1]凯旋纪念塔后面的灯笼里，蹲着四五只鸡。

穿过了鸽群，来到种着小树林的广场上，四周的长椅上坐满了流浪的人们。

向长椅上的人卖着报纸的孩子、来这儿雇人的老板——虽然到处都是煞有介事的人群，但他们，大多都带着那种孤

① 指日清甲午战争。

独深处的、疯狂而空虚的表情沉默着。

刚要从公园后门出去的时候，明公拽了拽我的袖子。

“看。”

两个洒水工人在那儿的长椅上小憩。向另一个讨烟蒂的男人—— 不，女人，破破烂烂的条纹棉袄套了两件，扎着皮带，脚穿胶鞋。她跑了起来—— 一扭一扭的腰令人厌恶。

“明白了吗 ?那就是一个阿姬了。大体上都是这样的东西吧。都是些浅草的垃圾。能跑就是女人的运气了，那些流浪汉是绝不会跑着走的。—— 要是烦了的话就先回去吧。我还得把姐姐交给别人，到租衣店里去换换衣服，得干会儿活不是 ?”

披头阿姬蜡黄松弛的脸凑到对面长椅上男人的跟前，把拣来的烟头递了给他。那个男人一只脚穿着草鞋，另一只脚穿着的却是一只烂皮鞋——

昆 虫 馆

八

浅草公园娱乐场里，一只母老虎把脚放在公虎的肚子上睡着了。

这是多么具有家庭气氛的场面啊。但是，娱乐场和昆虫馆作为家庭的游乐中心，连你们也知道它，当然绝不会是因为一对老虎睡眠的姿势，而是因为有了玛丽歌乐园的旋转木马。

“小姐，瞧。又放焰火了。”昆虫馆的女孩抱起骑在木马上的“小姐”，飞快地向外跑去。

“啊呀呀，鸽子全吓得飞走了。”

女孩惊叹着，猛地撞到一个洋装绅士的腰上。

“巴嘎！”

“呀，真对不起。”女孩的眼睛一闪一闪地，红着脸掏出

手绢，像是把白粉蹭到他西服上了似地帮他掸着。她的脸转向外面，说：

“你看，好多鸽子全飞到药师寺的屋上了呀。鸽子头上的毛比姐姐的发式还好看哩。”

“什么？开玩笑！”

男人转过脸向对面的屋顶怒目而视。女孩转身又向屋里跑去。乐队演奏开始了。木马开始旋转。

男人没动身，站在那儿念着广告牌上的词。

——天下独一无二腹部有嘴的男人。脸部的嘴仅具说话功能，腹部的嘴则分工摄取营养并以此为生——

男人向屋里看去。玛丽歌乐园的中心是一个八角镜的柱子——那莲花似的镜台就是乐队的演奏席了。周围的圆环上旋转着“少爷、小姐”的木马和木头汽车。乐手们的上方垂着色纸剪的红叶和绿枝。白色天花板上，哗啦哗啦摇曳着绿纸片的芭蕉叶。

保姆、女老板、太太们、工人、父亲们——靠墙站着或坐在长椅上，全都漠无表情地眺望着旋转的木马，全都——当然也不全都如此。售票处背后站着十来个泥水匠、绅士、士兵、店员，甚至还有大学生。

从那儿，那个男人挤了进去。“嘿，还挺热闹。”他说。

一个卖票姑娘穿着黑底上印着红色井字花纹的绸衫，外面套着墨绿的工作服，皮带上吊着硕大的皮包，从对面转了过来。对着白马上的“小姐”喊：

“停下，停下。我把那家伙给抓来了。”

她理了理额前短短的头发，翻着眼瞅着那个男人，仿佛

吹口哨似地撅起了嘴唇，软木拖鞋前露出的脚尖，踩着“海军进行曲”的曲调打着拍子。男人眨巴着眼威胁说：

“别小看我。”

她转到了正面，镜子里映照出她剪着短发的脖子。

这个卖票姑娘，正如你们所知，就是弓子。也就是在胡同后面弹钢琴的姑娘。

而这个满载“少爷、小姐”的玛丽歌乐园，是她展现美丽和魅力的不同凡响的舞台。为什么？就因为她像展台上的模特儿，随着木马台的旋转，她全身的各个角度，都落到了眺望着的男人们的眼睛里。

二楼，住着当年的“天才少女”说相声的三好屋福奴。她站到舞台上开了口：

“各位，这个医学上的伟大发现，就要展现在你们的面前了，让你们亲眼看到用肚子上的嘴吃东西的惊人场面……”

“腹部有嘴”的男人，生于北海道的旭川，为了避寒而嗜酒。最后居然喝了酒精，得了食道狭窄症。在北海道医科大学做了手术，医生在肚子上给他挖了一个洞。

他的头除了头顶的一撮头发外全刮得精光，架着粗框眼镜，穿着柔道选手那样的法兰绒白睡衣—— 白睡衣猛然打开，露出了他的肚子。

台下的那个男人把手藏在腰部，大拇指一弯一弯地招呼着弓子。刚才看鸽子的那个女孩从木马上跳下来，站到了那男人前面。

也是那条胡同里的女孩。

男人念着她手里举着的小红旗，上面写着：

—— 今晚，在隔壁的三楼——

隔壁就是水族馆。二楼演着卡基诺·胡奥里舞蹈团的轻喜剧。

九

“稀罕的怪人，腹部带嘴的男人”猛然打开了衣襟—— 可是各位，像这样虚幻无聊的表演，世上哪里还会有呢？舞台前只摆了三排长椅，那后面就是光溜溜的地板了。

冬日将临的斜阳在窗玻璃上流溢，可以看见窗外摇动的树梢。是一片遥远的乡村小屋的风景。

更为寂寞的是，沿窗排着一列沾满灰尘的玻璃箱，里面装满了蝉、甲虫、蝴蝶和蜜蜂，它让人怀想起古旧的“昆虫馆”这个名称。只有它还散发着明治或大正年代[①] 的浅草风味。

“嗨，医生制造的嘴里，非常遗憾没有牙齿。也就是说，它可是一只像小鸟那样柔软的嘴啊。”

随着流畅的说明，白睡衣的男人解开了缠在那只嘴上的布条，那里插着一只烟斗似的东西。

那只烟斗状的东西上竖着一只漏斗，从那里可以灌进牛奶和嚼碎了的面包。

“虽然这样子有点可怜，但看起来他还是忘不了美酒的滋味。有时，就要从这里倒上一杯。用下面的嘴喝，上面的嘴来感受它的美味—— 喝了这一杯，他会快活地蹦起来。看吧，

① 明治从 1868 年到 1911 年；大正从 1912 年到 1925 年。

它是多么使劲地在往里吸呀！能够用肚子上的嘴这么愉快地生活，难道不是医学进步的一个奇迹吗！”

——爱你，灯火已远去
胭脂色的红飘带啊，当它松开时的孤寂——

台下的乐队演奏结束了，“少爷、小姐”们的木马停止了转动。

那个男人念着直捅到他胸前的小红旗，吃惊地望着弓子。

她正背朝着观众重新化妆，从镜子里注视着那个男人。

孩子们换了一轮，演奏又开始了。弓子从木马到木马卖着票，对另一个穿着白围裙的服务员说：“过了今天，我就和这些木马拜拜了。”

“别吓我。”

“要是能捞到正等着的鱼——那就太好了。”

木马像跷跷板似的上下摇晃着，玛丽歌乐园又转起来了。

拿着小红旗的女孩消失了。

可那个男人，按照小红旗上的指示——当天晚上来到了水旅馆的三楼，一直等了两个钟头。

刚才起就坐在他身边的梳辫子姑娘低着头，哧哧地直笑。她笑着笑着身体崩溃了似地朝他的方向倒了下来，一只手撑在他身上：

“你呀，也真是够糊涂的。”

“什么？”意想不到的尖锐的声音，“嗳呀，——怎么回事？你是梳着辫子来的？开玩笑也要看人么。”

“剪头发不是太引人注目了嘛。可是，你喜欢那样的吗？”

“辫子是假的？”

“你喜欢的话什么时候都能拿掉的。可你别大声嚷嚷，这里有雷子。”

“无所谓。去向岛那儿吧，去听听浅草时代的变迁。”

“可是……”

“有更好的地方吗？”

“不行。我一路上可是被追着来的，这儿可到处都是便衣。”

“到处都是？别夸张。”

“去坐船不行吗？”

“嘿，你还有这个兴趣。”

“可是，总有点怕。”

“从白天起就老是逗着人玩，现在还有什么可怕的？”

“又不是怕你 我假小子似地过日子，男人有什么可怕的？可是—— 我姐姐就是为了一个男人，想啊想的就这么疯了。我是她的妹妹呢……”

水 族 馆

十

添田哑蝉老和尚语录：

“浅草是东京的心脏……”

“浅草是人间的市场……”

“浅草乃是万众的浅草。在浅草，一切的一切都展现着它原始的状态。人类的各种欲望赤裸地跳着舞。所有的阶级和人种，混捏在一起成为一股巨大的潮流。从早到晚，它无边无际地、深不见底地涌流着。浅草活着——民众一步一步前进。大众的浅草是熔化一切事物的旧形态，并使之成为一种新形态的大熔炉。”

那么，水族馆在这个大熔炉里，也正在被渐渐锻炼成一

个最最新型的新事物。

仿佛是浅草的怀古纪念物，公园第四区留下的昆虫馆和水族馆—— 卡基诺·胡奥里舞蹈团的舞女们穿过鱼儿游着的水族馆前，从龙宫城的边上，进入了后台。从巴黎回来的画家藤田嗣治，带着巴黎出生的太太雪子来看演出。

要是说“日本西洋混合爵士演奏”这样的乱弹琴，代表了一九二九年的浅草的话，那么，东京唯一高举“摩登”轻喜剧旗帜的卡基诺·胡奥里舞蹈团，和地铁餐厅的尖塔一起也许就代表了一九三〇年的浅草。

色情、无聊、速度、时事漫画式的幽默、爵士乐和女人的腿——

但是，在三楼观众席上弓子和那个男人之间的谈话，还并未大声到让别人听到的程度。

“是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因为有了一个让人静心屏气以至疯狂的属于大时代的姐姐，也就有了一个担惊受怕沦落成不良少女的新时代的妹妹？”

“我像那样的女孩吗？”

“别那么麻烦，以前公园里的女人要干脆多了。”

“是吧。我也想这样哩。喜欢哪个男人就跟哪个男人好，要是能这样，生活该有多快乐啊。可你只要仔细看看我也能明白的，我不是一个女人。看到姐姐发疯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我就想绝不能成为一个女人。再说啊，也真是的，男人也真没用，还没有一个人能把我变成女人呢。”

—— 这样的东西没有吗没有吗？繁华的道顿崛，熬

着夜的雀啊，霓虹灯的街……

从地下室的卡基诺·胡奥里舞蹈团的餐厅里，传来了扩音器里的“浪调”，比舞台演奏席上的爵士乐更为响亮。

舞台上正演着《英俊少年》的第四幕《新宿车站的站台》。

“喂，这里的女演员为什么老是不穿袜子？买不起吗？还是觉得一穿袜子就像干坏事的？”

“你怎么一下就这么想？你是从坏男人堆里混出来的吧。这里的舞女全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呢，最大的也才二十。她们回家时你就知道了。要是堕落的女人，谁还会穿那种破破烂烂的薄衣裳，去吃脏不拉叽的排档上的红豆汤呢？不穿袜子啊，就是要让人看她们光滑的脚啊。手和脚上连白粉也不涂，夏天的时候，还能看到她们脚上被蚊子咬了的红红的点呢。”

弓子突然觉得冷似的肩膀耸了起来，把白白的脸埋在卷起了的白绫衣襟里，小声地说：“我一和男人在一起，就老是估量着自己呢。天平上一头是想变成女人的心，另一头是害怕变成女人的心—— 情绪就越来越坏，越来越寂寞。”

“哼，看你现在说的。那么洁白无暇，也兜得太远了。刚才，你不是在舞台上说了吗？—— 我要到食物和享乐的世界里去，我怀着唯物主义的爱……”

十一

一、爵士舞“迪迪娜”。二、脚尖回旋的探戈。三、没意思的写生“那孩子、那孩子”。四、舞蹈“拉·帕洛玛”。五、

滑稽曲—— 和十一幕的杂剧。幕间灯光转暗，姑娘们在舞台边上换衣服时，乱得几乎把乳房都露了出来。然后是—— 六、爵士舞“银座”。

…………

在带子般狭窄的小道上
水兵裤加上了长眉毛
伊顿的短头发多让人高兴
蛇皮树枝啊摇呀摇

歪戴着高礼帽；穿黑天鹅绒马甲；打红色蝴蝶结；敞开的白衣领；腋下夹着细手杖—— 当然，这是女演员的男式装，下面光着脚。接着，穿短裙的女孩子们手拉着手唱起了“当代银座小调”，装作在银座散步的模样跳着舞。

忽然，暗中响起了“深川曲”。两个穿浅蓝色短外套的姑娘跳起了豪放的舞步，辫子随着她们的节拍摇摆着。

“哪。这家伙，我这旧时代的人也看明白了。”那男人头一次被舞台吸引住了，“那小的跳得挺棒嘛。”

“当然挺棒啦。听说她奶奶是舞蹈老师呢。”

“阿龙！”

“花岛！”

看客们高声叫着台上演员的名字。

“很受欢迎啊。阿龙是哪个？”

“梅园龙子就是那个小的。可是，你要听说了她才十五岁，一定会吃惊吧。”弓子忽地把白绫从脸颊上放了下来，深深地

垂下了头。

“这舞—— 太糟了。像我这样在贫民窟长大的女孩，会想起很多小时候的事。还带着辫子跳，太狡猾了。男人看着觉得挺诱惑吧，可女人看了会伤心的……”

“所以啊，你也戴着假辫子来了。是吧？”

“不。辫子是最不会被人看出来的。而且呢，不是像你这样的人，比你更老实的人呢，会喜欢有辫子的姑娘。这当然是要看你的爱好了，可是，可是你看着这里的演出，不会想到日本馆、金龙馆什么的吗？不会想起河合橙子在舞台上撒着名片，中学生们被串珠子似地从日本馆逮走的—— 那时可是歌剧的繁荣时期啊？”

“什么？歌剧的追星族被逮走的事，你也看到了吗？”男人明显感到了惊讶。

“这样的事，我当然不会看到啦。还是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呢。十年，还要以前的事不是吗？是姐姐疯了后的五六年——姐姐的恋人是浅草人呢。那时我真想和那人见面，就常到这儿的公园里来。”

“嗯。见了面，好为你姐姐报仇是吧。”

“错了。可怜的姐姐。我一定会喜欢上这个人的。姐姐想疯了的男人，我也想像姐姐那样爱上他，去发疯。—— 当然了，为了姐姐，我总是觉得太委屈了。我想这一辈子不再做女人了。可是，仔细想想，那时还是孩子的我，对姐姐的恋爱是多么多么羡慕啊，你真是想也想不到。看着自己姐姐的恋爱，就像自己也做了一次练习。所以啊，不管会遭到什么样的悲惨，我也想要见见那个男人。”

“船怎么样了?那船?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你姐姐的事就别……”

“怎么会一点关系都没呢?在船上,说点更蝎虎的。对了,虽然是要再过四五天,在下星期的星期二。”弓子说着,递给了男人一片小纸片。

“背后画着地图,我的船就停在那儿。三时,可别忘了。”

不一会儿,弓子静悄悄地离开了那个男人,她的背影从水族馆消失了。

十二

“第九十八凶。
欲理新丝乱
闲愁足是非
只困罗网里
相见几人悲
——观音菩萨监制神签”

那背后就是铅笔画的地图了。舞台上正演出着最后一个节目。

——(这个呀那个)摩登的小男孩
——(这个呀那个)摩登的小女孩

反复地合唱着“摩登曲”,所有演员从后台出来跳着舞。蹦着。

但到处看不到弓子的影子。看戏的人全都走了，那个男人仍坐在那儿。

人变少了以后，这里的墙壁、椅子、地板里浸透了的气味—— 乞丐的气味开始漂浮。各位，这并不是一种形容。舞蹈团刚开张的时候，水族馆里四处漫游着乞丐和流浪汉。按现代风格化妆的裸休舞，却由乞丐和流浪汉来观赏—— 这幅奇异的风俗画也属于我们的浅草。接着，才是大学生和“银座的人们”断断续续地涌向那儿。

而且，各位现在仍能看到大体相像的景象：一些身分不明的人，满是污垢、胡须和垃圾的脸上戴着口罩；裹着破衣烂裳；每到固定的时间，就出现在池座左边柱子的阴影里；手臂抱在胸前，聚精会神地看着爵士乐队的演出。

剧场外面，三三两两的人站在冷风里，等着看舞女们回家。那个男人右手仍握着那张观音菩萨的神签，打了个响舌转过身来。红旗排列着的出口处，竖着一个人鱼的浮雕，那些石膏的鱼似乎还在游着。

“我的面子在浅草似乎已经不灵了。一个小女孩也能欺负你。瞧，连地图也拿来了，那可也太多余了。”

真是的—— 到那条河岸完全没有必要画地图。简单地说就是—— 浅草寺东口，从二天门，穿过二天门街，一直走到河边上—— 不就完了？

跨过电车道，沿着河边是山之宿町，河岸的公园正在修建。左边是言问桥，右边正建着东武铁道的铁道桥。岸边停泊着二三十只小船，其中一只船尾写着“红丸”的字样。——无须如此繁琐地描绘，从二天门就能直接看到河岸了。地图

另一面的神签上还写着:“等人不来”的签语。

所以，那个男人星期二故意比约好的三时迟了一些来到了河边。这时，他不禁惊讶地闪身躲到了树影后。仍然是二三十只小船，可是，一只船的船橹那儿，晾着一双长长的女人的黑丝袜。和别的船上晾着的衣服比起来，实在是太耀眼了。这是一个多么大胆的信号啊。

男人凭着他多少次腥风血雨中培养起来的敏感，洞察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好吧，要把我诱惑到水上去，那也无所谓。”他刮得光溜溜的脸颊上露出了一丝微笑，踏着正在修建中的公园乱石板走去。一个戴着小钟帽的小伙子靠了过来。

“先生。观音菩萨的神签还在么。”

“是你啊。”

“嗨，在红丸号上等着呢。”

“你不是船夫吧?””说着，男人掏出了五元钱的票子。只要看他收钱的手势，就能明白对方的底细了。“一点小意思，”他说，“一点受你照顾的心意。”

“多谢了。可船钱别人已经付过了。还是——请吧。”说着，他从混凝土的岸边跳上了一条细长的跳板，向红丸号走去。男人也上了跳板。

随后，那男人看到的是——在狭窄的船仓里，弓子抱着一床被子，平静地安睡着。

短短的头发乱蓬蓬的，从她的额头看起来她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小。她的睫毛和嘴唇仿佛浮动着的活的东西。鲜红的裙子比膝盖还短。没穿袜子。两只脚紧紧地贴在一起，粉

红贝壳般的脚底向上伸着。火炉里的炭火，从她双脚的后面明朗地照耀着她的睡姿。

银猫梅公

十三

是在红丸号离开山之宿河岸时分吧。

“这里是历年的社会赈济锅啊，给一块年糕让穷人们也过过年吧！”我顿住了脚步，转头向叫喊着的救世军女士官看去。这里地处雷门派出所边上，是闹市区的入口。派出所旁是一棵银杏，后面是公用电话和邮筒和那口社会锅，锅边上有一面“善之镜”，和镜子并排着的是一块告示板。

我念了念黑板上的告示。

——到花川户集合。红座

“善之镜”里映照着我微笑的面孔。黑板边上残留着油漆涂写的“象潟警察署”、“大家的告示板”和“后备军人浅草

分会”。

我的周围已经围拢了许多吵吵闹闹的卖年历的孩子。

“在派出所边上，又是闹市区，这样乱哄哄的，倒是谁也不觉得奇怪。这也算是一种心理游戏吧。”我嘟囔着，也向着花川户走去。

各位——我并非红团团员，但我明白“花川户”说的就是“地铁餐厅”，这是他们的黑话。因为在昭和四年[①]建地铁餐厅时，它曾被命名为“花川户大厦”。其名称由来于历史人物助六，是对江户时代的纪念。

旧的十二层高塔在地震时崩溃了。地铁餐厅是在高塔中间的第六层，高度为四十米，是浅草唯一带有电梯可以俯瞰浅草风光的塔。

从观览塔上，也能看到不远处载着弓子等人的红丸号。可是，只要船上不点灯的话，船夫的脸色当然就瞧不清了。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向言问桥方向逆流而上的红丸号的船尾那儿，船夫的脸色白里透青。那个男人把弓子给干老实了，这就引起了他的嫉妒。

“你不是船夫吧”，那个男人上船前说过了。确实如此，他不是船夫。他曾在川越少年劳教所里蹲过二三回，是典型不良少年出身的人。

梅吉并没有在红团里醉生梦死。反倒是他被红团收容了以后，他才终于感到了从多年的恶梦里醒了过来。

作为出没于浅草并以此为生的典型例子，我向各位介绍

① 1929年。

以下梅吉的历史。首先是他的恋爱记录。

其一：梅吉六岁。被一个四十岁的老女人玩弄。

其二：十三岁。在学校前文具店外玩耍的时候，和一个比他大一岁的少女好上了。少女是在一家公司里干活的。少女把他勾引到了家里。没人在家。两人谁也没感到害怕。那以后他又去了三四次。搞得满城风雨，少女一家搬得远远的去了。

其三：十四岁。在糖果店前的凉台上，和杂货店的女儿认识了。两人一起去上野公园、庙会和小吃店二十次以上。

其四：十五岁。在浅草公园的电影院，他边上坐了两个女孩。他和其中的一个到另一间小屋相会。后来被她带去的地方，是带着玻璃拉门有两个出口的她的家。

其五：同一年。到更豪华的地方去。梅吉假装熟睡时看到一只白白的小手从他的钱包里掏出了一枚五角钱的银币，放进了挂在柱子上的插着一朵花的花盆里。当女人不在，他查看了那只花盆，里面放着八元五角，全是五角的银毫子。他一捞而尽，扬长出门。

其六：同一年。在浅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带着她十二三岁的妹妹在看戏。妹妹看到了边上梅吉和她姐姐干的事，把她姐姐拉回家了。他尾随而去。是租书店的姑娘。他到店里去借讲谈社出版的小册子。勾引了那个姐姐六七次。后来姐姐被她母亲禁止外出。

其七：同一年。和浅草中国餐馆的女佣人玩了四个月。为了筹款，他成了干“软工”的老大。

其八：同一年。从家里有两个出口的那个女孩子那里，卷

走了合计一百五十元银子。她乐意。她的父亲是赛马的骑手。梅吉知道他时不时地能挣到大钱。

十四

梅吉的恋爱记录，从十五岁开始，犯罪色彩逐渐浓厚起来。把这些逐一列举的话，各位温暖床头的美梦就会被破坏无遗。

躺在温暖床头的各位，要是说到“螳螂小伙”，说的就是浅草的“小瘪”[①] 里手段高的朋友了。据说他连收拾坐垫和折被子这样的事也闹不明白。要是叫他折一折，他会给你把坐垫和被子圆圆地卷起来裹成一团。这些东西他从来就没用过。

可是啊，螳螂小伙可不是蔬菜店里的老七那样的傻东西，他对少年刑事法[②] 的心得比各位要多多了。二十几回被警察拽着，放到了硫磺岛上去。他在检察官面前可是挺直了腰杆说：

“十五岁以前，怎么能不干坏事呢？”

后来，他遵守了诺言。十五岁时，被送到岛上去了后，认认真真地干起活来。还带了一袋子米粒一样美丽的小贝壳，送给了浅草关照过他的监护员。

作为尝试，他把浅草幼小的“小瘪”都给找了来。

“你们的爹妈怎么啦？”有点儿意外的回答，说不定要让各位小小的吃上那么一惊。

---

① 作者注：无家可归的小伙子。

② 作者注：现行少年法以前的法律。

“爹妈还没呢。”

“还，还没呢？”

“是啊，好朋友阿新，最近有了爹了。我们还太小，怎么会有爹呢？”

各位必须深知，有爹有妈，有被子铺盖，能教育孩子，实在是当代的奢侈呢。

各位当然知道，浅草的流浪者们是靠餐厅里吃剩的东西来生活的。可是，你们知道吗？那些真正的贫民和干粗活的人，他们还到流浪者们那里，用两分三分来买他们收集来的东西——也就是他们吃着剩下后再一次剩下的东西。要是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即使在警视厅的管辖下，产生出四五万的不良少年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

在他们中，学徒、伙计、佣人、童工等等，大多是些帮人干活的人。

一次，在浅草公园里，听了半个小时照料孩子的女佣人的谈话。正像谷崎润一郎说的，“可是，现在的日本是个什么玩艺儿！现在的东京是个什么呀！现在的日本社会、东京全体，不就是一个不良老年吗？在这些不良老年里，只有浅草公园才是一个不良少年呢。尽管不良，可这些少年里，还懂得爱，有活力，有向上的心。”

据《朝日新闻》的报道，昭和四年[①]的年三十晚上，从十一时五十分开始，乔阿克在浅草观音寺内装了两个麦克风，向听众播放参拜者们的脚步声、铃声、捐款声、拍手声、一

① 1929年。

百零八下钟声和晨鸡的啼鸣声。

我也想让红团团员们聚积到麦克风前，让他们高呼“一九三〇年万岁！”——虽然这是一个不景气的除夕，可正因为浅草代表了东京的心脏，所以才能听到这样生机勃勃的声音。

在浅草，据说有全是乞丐的酒店。乞丐们把剥光了的女孩放到桌上，然后迈开醉酒的步子围着她一遍又一遍转着圈。

还听说在驹形桥附近的民家里，有“清元彩排”。聚在这里的都是那些拉皮条的。十六七岁的姑娘上了台，只说一句“请多关照”就仰脖干了杯，连三味弦的过门也没有。

在雨夜，从本所的木板房那儿，拉客的举着大雨伞到戏院的屋檐下或寺庙的土墙边，招呼着流浪汉们。不良少年蹑手蹑脚地跟在正等客的女艺人后面。

但是，浅草的恐怖，并不在于三更半夜野旷人稀的地方。秋天将尽严冬将临，吉原的酉市、观音的岁市和除夕的夜晚，在混乱人群的漩涡里，恐怖降临了。梅吉为什么被卷进了这个漩涡，为什么终于成了“银猫梅公”的呢？

十五

梅吉绝口不谈自己父母的事。不管怎么问，总是我是私生子啊，或者，我是个孤儿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父母对他来说显然还不如没有。

十三岁的时候，他到下谷龙泉寺町的蝙蝠伞店去当学徒。那是一叶女士在《青梅竹马》里描写过的地方。伞店的老板长年卧病在床。他讨厌看这副瘦骨嶙峋的病恹恹的青面孔。甚至连七个孩子也来使唤他。梅吉在那儿干了三天，就不辞而

别了。

到神田的酒店里干了一段伙计（前面说过了，他十四岁的时候，杂货铺的女儿就成了他的第二个情人）。为了这个女人，他在钱上做了些手脚，被酒店赶了出去。

当他在浅草公园里晃晃荡荡时，和卖报的孩子搭上了话，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还没过三个月，就和卖报团伙里的大哥干了一仗见血的，被团伙一脚蹬了。

浅草公园里的乞丐收留了他，在驹形河岸的大垃圾场——他们称之为“吾妻大酒店”的地方住了三晚。接着他就在本所、深川，甚至远到千叶流浪了一阵子。

梅吉总是说：“要了半年饭，没犯罪，也快活。这样的日子一辈子不会有第二次了。”

那以后他又回到了浅草。成了大街上卖戒指的印度人的“陪客”（装扮成客人的样子，引诱别人来买印度人的戒指），而且还像个小女孩似的被印度人喜欢上了。可是，就在那紧要关头——

“蠢蛋，要是喜欢日本人的话，也该把自己皮肤的颜色刷一刷。”他骂骂咧咧地和印度人也分了手。

在浅草站呆坐的时候，一个看上去挺亲切的老头把他带回了家。老头是个有名的捕猫高手。不久以后老头就被警察逮走了。可因此梅吉又混进了捉猫人的圈子里，他成了捉猫人的学徒，整日在街上漂着。

看到了猫，就抛出拴上了线的麻雀。麻雀扑腾着翅膀，猫扑了上来。然后慢慢地收线，把猫诱过来。那时就得在一瞬之间下手。

抓到了猫，马上得把它打死。到公园背人的地方，或者到河岸找个遮蔽物，剥下它的皮。把猫皮藏在衣服下，裹在腰上。这可以在三味弦的店里卖个好价钱。

没有家。两个人一间住在出租的木板房里。

就在那时，他虚岁十五的时候，梅吉加入了不良少年的团伙。

那以后没多少日子，他们两个捉猫的人被带到了日本堤警察署。但他还只是一个孩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他再一次回到浅草后，感觉到自己正被警察盯着，就加入了假孤儿院卖东西的孩子们的队伍。做出孤儿的样子，向客人强行推销着各种文具。他转悠的时候结识了一个兜售药品的学生。梅吉觉得那个挺能挣钱，他马上改行又卖起了药来，变成了一个穷学生。口袋里有了钱，又穿着中学生的制服制帽，勾引起女人来，真不知有多方便。

这样，他的绰号就不知何时由“捉猫的梅吉”变成了“银猫梅公”，段位升了上去。

到他参加弓子的红团时，按年龄算，他应该是一个假大学生了。而实际上当时他已经干起了正经的活，成了一个理发师的入室弟子。就是明公的姐姐，那个前面提到的美丽的疯女人在镜子前化妆的理发店。是弓子把他介绍进去的。

如果说——

“捏一捏。碰一碰。搭腔。哟，您的节目单掉地上了。撞她一下子。喂，宝贝。你可干了坏事啊。踩她的脚。送她回家。问讯。出手豪阔。撩撩她的裙子。拼命追。感谢她。把手巾扔过去——”如果说，梅吉用这些过了时的“女人诱惑

术”中的任一种，来对付那个姑娘的话，在唱着安来曲的玉木座里，那姑娘可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但当日本西洋的混合爵士响了起来，八个舞女舞动着袖子喂起了“银座小调”：

——银座，银座。忘不了的银座。

姑娘咬着嘴唇垂下了头。侧面看去，姑娘的睫毛潮湿了。

“太棒了。太纯洁了。”梅吉刷地伸出了手，想要抱住她的肩膀——

十六

姑娘猛地站了起来，一眼也没瞧梅吉，走出了小剧场。

但是，根据感觉过她手的梅吉的推断，她已经是他的人了。当时他戴着暧昧的带校徽的八角帽，穿着裙裤，化装成了一个大学生。

想要情人的时候——传说大智岛的姑娘们，就在右边耳朵上夹上一枝白色的花。在浅草，——对了，根本无须到如此遥远的南洋岛屿去——姑娘们也在鬓边插上一朵纸蔷薇，表达她们易于感伤的情怀。当然，同样的一朵红蔷薇，也是不良少女们的标志。

在浅草的公园里，所谓硬派的“义团”时代已经过去了。可要是各位的孩子挺着胸脯歪戴着帽子摇摇摆摆地逛荡着的话，就会有人喊：“喂，停下。”

“你是谁家的孩子？”说不准这就是一种威胁。“孩子”，指

的是某个团伙的“小喽罗”。

那个姑娘穿着疲塌塌的薄毛呢，衣带脏不拉叽的，只有人造丝的衣带结是个新货，而且—— 她把这个新的红衣带结高高地挂在胸前。脸上涂着厚厚的粉，这反而使人感到一种独特的悲伤。这样打扮的姑娘有她心理上的弱点。梅吉只要抓住这一点就行了。

所以，他从兜里掏出了女人用的手绢，追了上去。

“喂，这个，这个是你掉下的吧？”

“哦，谢谢。”

“哎呀，你不是刚才在玉木座坐在我边上的姑娘吗？”

姑娘把手绢收到了袖子里，一言不发地走了。梅吉看起来略略有点吃惊。

“在玉木座，你可是大哭了一场啊。是有什么悲伤的事吧。你出来擦眼泪的时候，把这块手绢掉下了。你看看，手绢上还有点儿湿呢。”

“所以你想来听听我悲伤的故事是吧，你怎么那么亲切呢？”

“嗯？”

“你是不是有些干过头了？”

“什么呀！”

“你不是要还我手绢吗，我收下不就行了？这样的东西，兜里预备着的还有三四条吧？还是亮点更有魅力的新招数吧。”

他笑了起来，“哈哈，我认错人了，可真是对不住。这不挺有意思么。不管怎么说，手绢对擦眼泪总是有点用处的嘛。”

“这倒是，”姑娘说着，掏出了手绢，做出擦眼泪的样子。“那个〈银座小调〉啊，我一听那曲子就忍不住要掉泪。”

“原来你也是个银座病人啊。”

“你看看玉木座那个地方，全是安来小曲、小原小曲、相声什么的，看戏的人全都想叫艺人到他的座位上，别提那个吵了，全都拍着手—— 简直就是工人和泥水匠的宴会嘛。可你看，银座，银座，爵士一唱起来，大伙就全都静了。像乞丐到了国王面前似的。可银座到底是个什么呀？那里面没见过银座的人还少吗？就像银座的小姐们不知道浅草一样不是？—— 我不知为什么就感到懊丧起来。”

“你啊，可别被什么主义者所迷惑啊。”

“你不就是银猫吗？”

“原来如此，我也是绕远道了。没看出你是有来历的。你的头上，戴的是假发吧。穿的都是借来的吧。想钓鱼，反倒是被钓着了。”

“我去把借来的东西还给人家，一起去吗？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还想诱惑我吗？”

“啊，这个，只要你真是一个女人的话。”

“那你就来试试我嘛。”

十七

玉木座的姑娘，也就是弓子。

日本人是不是真的没有化装的情趣？我记得在镰仓海滨的假面舞会上，化了装的日本人一个也没有。

但是，在新银座，却有衣服出租店，也就是化装屋——

这件事我曾逢场作戏地写过。可仔细想来，在银座的女人全是化过妆的，不是那种需要专门化装的笼罩阴影的小角落。

化装看来还真是浅草的特产。无须鹞鹰那样敏锐的目光，化装的人们随处可见。

就在附近，化装成男人的女流浪汉要多少有多少。瞧着她们笑一笑也就完了。可是，看到涂着白粉、戴着日本式假发髻、穿着红衣服的男人带着男人，向观音寺后面黑暗的小道蹒跚着隐去的背影—— 那就让人不禁像看着奇怪的蜥蜴一样感到寒气逼人。

尽管是并非如此黑暗的地方，尽管是浅草的闹市中心，而且是在屋顶上霓虹广告闪烁不已的地方，也有着豪华的租衣店，兼营着化装屋。和别处的租衣店不同的是，因为有戏曲演员和演奏席上的乐手们出入其间，店里从假发到小手枪一应俱全。

弓子说："我像是这店里的模特儿呢。还交了保证金、磨损费，这样的广告上哪儿找呀。也算是补偿吧，红团团员到吉良演出的时候，化装衣服什么的店里就全给准备了。比起来，昭和天野屋的利兵卫就太贪心了。"

—— 这个化装屋，和出入这店里的人们，我们也将找时间为各位细细地介绍一下。

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在这里，被化了装的弓子钓来的梅吉，在弓子的劝说下，开始干起了像是正经一点的活儿。当他选择职业的时候，似乎也受到了化装魅力的引诱。

梅吉那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看来，要是能做个外科医生什么的也成啊。"

“啊啊，你想给人做手术啊？真还不愧是银猫哩。剥猫皮的味道不仅忘不了，还想把人也像猫似地料理一番吗？”

“在肚子上来上这么一刀，慢慢卷起带着血和体温的皮，还真够刺激的—— 不过，啊，看来我干切人肚子的活是没什么指望了。比较接近一点的吧，到餐馆干切肉的，或者当个剃头匠吧。”

梅吉就这样成了一个理发师的入室弟子。

外科医生、切菜的和剃头匠—— 三个职业有着共同的感觉。那就是闪着白光的金属器材，特别是都有着锋利的刀。

像他那样在红尘滚滚的社会上几起几落的人，没有在流氓和“小瘪”的世界里一沉到底；没有在浅草垃圾箱的“虚无的另一天地”里沉睡不醒，可以说，正是因为他对这个“锋利刀刃的气息”怀着由衷的爱。这种感觉在他的生活中，给他留下了一脉清爽的泉水。

另外，就是纯白色的手术服了。这一带的大师傅和理发师，都穿着他们的白色工作服到浅草公园去。这纯白色的衣服不仅在人群里显得如此耀眼，而且它也像锋利的刀刃那样吸引着街上的姑娘们。梅吉懂得这一点。

梅吉成了理发师。当他用锋利的刀刮着弓子的脖子时，他开始爱上了像锋利的刀刃一样的弓子。从弓子那儿，他感受到了锋利刀刃的气息。

所以，他按照弓子的交代，把弓子和那个男人领到了船上，摇起了红丸号的船橹。

但是，锋利的刀刃也是容易发作的。在冬天，阴霾覆盖的大河上，他想着弓子，脸色渐渐变得白里透青—— 。

飞艇和十二层塔

十八

火炉里的炭火，从她双脚的后面明朗地照耀着她粉红色贝壳般的脚—— 当男人走进船舱的时候，弓子边烤着脚边睡着了。

把晾着的黑丝袜看成是一个危险信号，但还是上了船的男人，面对这个场面不禁有些丧气。船舱里只有弓子一个人。

狭窄的船舱里，看起来也藏不住什么东西。

“只不过是一次买卖嘛。”男人笑了起来。但是，弓子的脚实在是太美了，那是像孩子一样干净的脚。

男人穿着深棕色的外套，戴着同样质料的帽子，头碰到了仓顶。但他没想坐下来，手插在口袋里向着弓子的脚瞧着。

慢慢习惯了船舱里黑暗的光线，他开始觉得有点亮堂了。

弓子的脚怕冷似地叠了起来，小脚趾搭着小脚趾，两膝盖后弯曲的地方有两个小涡，整齐地排列在一起。

“怎么啦。这不还是个孩子么。”正像他想的那样，弓子的脚缩回去后又伸出来的感觉太可爱了。鲜红的短裙翻了起来，露出了吊袜带，那里有些无耻地鼓起了一块。

梅吉把跳板从岸边抽了回来，猛地撂到了船舱顶上。随着那声响船也蓦然摇晃起来。男人踉跄着向船舱里跨了一步。弓子抬起了头。

“哎呀，对不起。我真的睡着了吗？”她把脚蓦地抽了回去。然后又伸手向下抻着裙子——那裙子根本就遮不住膝盖，是故意做个动作给人看的吗？

而且，她还避开他的视线深深地垂下了头。

“我可一直等着你呢。太阳下了山，河上的船就一下少多了。老等着可不行呀——哎，你把那个窗给关上吧，船上的小伙子可是个爱嫉妒的人哩。”

男人把舱顶上通风的窗板拉上了。顿时船舱成了一个封闭黑暗的小房间。男人拥抱她似地扑了上去。她一闪身不见了。男人倒在了一床被子上。

“我在找灯哩。——我和你约了来船上，可没和你约过在船上该醒着等你呢。睡着了不太好，是吧？我知道哩，可我呀就是困。昨天晚上有了点事，没睡成。今天化妆盒子也弄丢了，上船的时候滑了脚，袜子也弄湿了……”

肮脏的茶几上油灯亮起来的时候，她换了一身纯白色的外套，大家闺秀似地两手并排着放在膝上。

“船上可没有酒呢。”

“现在是上哪儿？”

“河上呀。”

“嗯哼，我对猜谜可不喜欢，目的明白地说出来不好么？要想玩呢，就玩玩。想要我帮忙呢，就直说。”

“这不是明摆着么？我就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喜欢上你。”

“别逗了。”

“为什么？你已经喜欢上我了呀。所以啊，只要我也喜欢上了你，不就行了？快让我喜欢上你吧。”

“嗯，到底你想干什么呢？要是对我有敌意，像男子汉一样爽爽快快说出来怎么样？”

“我要是男子汉我就说了，男人壮实不是？可我是个女的呀，会害怕的呢。懂吗？”弓子睁大了眼，紧盯着男人的脸。当汽船开近马达声传来时，弓子的眼睑刷地落下，肩膀微微颤抖起来。

“我啊，从很早很早以前，就认识你了。”

十九

弓子的眼睑刷地落下——仅仅这样描写是不够味的。她那一瞬间快速得几乎可以听见眼睑落下的声音，当时能够清晰地看到她闪动的睫毛。她的眼睛睁得很大，睫毛又很黑，眼白微微带点蓝色，所以她的眼睛一开一合，就像一把感情的扇子，煽动着对方的情绪。

“我啊，从很早很早以前，就认识你了。”她反复地说着。

男人站了起来，走近她的身边，猛地把弓子抱起。她坐

在男人的膝上，两脚伸向火炉的方向，孩子似地整理着白外套的衣襟。

“对了。就是这样。你抱女人的方式，总是一样的。我有想要让你回忆起来的事呢。记得吗？刚造好的飞艇，在东京的天空连续飞了二十四小时的那天晚上。红色的和蓝色的，两个圆圆的小灯在飞艇上亮着。——从地上看，就像两颗小豆子。快要下雨的黑黑的天。飞艇飞过河上的时候，那盏蓝色的灯就像星星落下来似的不见了——啊，就在我吃惊的时候，红色的灯也被雨云遮住了呀。只要是东京人，就一定会记得那两盏灯的。——那天晚上，在钢筋水泥的大楼顶上，那时还是观览台的屋顶上，你不也是这样抱着一个女人的吗？”

“你演戏的才能倒挺棒。这是童话故事里公主的呓语么？”

“童话？——是啊。那时，我是小学五年级。就躲在那座楼下，不停地颤抖着望着你们的我——现在坐在你的怀里，你像抱着那个女人那样抱着我。我不是就像童话里的公主那样长大了、漂亮起来了吗？这是我多少年的梦想啊。”

“你是说——当时看着我抱女人，羡慕得不得了么？要我帮你回想回想吗？”

“哎。你是说要做得跟当年一样？——这个么，你是用左手掂着她的下巴……”说着，弓子转过头来，流溢着冷淡的眼睛从近处向上盯着男人。

“还是算了吧。要是像那个女人那样，我也疯了的话，就太没意思了。——可是，那座钢筋水泥的大楼，想起来了吗？”

他们听到了头顶上传来的梅吉的脚步声。

载货的船，船夫们睡觉的地方一般都是在船头，可红丸

号却是在船梢上。

所以梅吉就在他们那船舱的甲板上，进三步退两步地走动着，别别扭扭地摇着橹。

——油灯上满是烟熏火燎的污迹，弓子和男人就在油灯闪烁的火光中坐着。

“对面就是象潟警察署了，记得吗？那儿是富士小学。”

“啊啊。”男人像是突然记起来了。

“看看那里！现在不是童话了吧。就说那所小学吧，刚盖好了三层钢筋水泥楼，九月一日的早晨，才让学生进去过一次，接着就撞上了大地震的火灾。可浅草后面，没被烧掉的，也就只有那座楼了。我们这些避难的呢，就住在那里。——是吧，要说童话，我们那时在学校的屋顶上，看着炸那十二层的大高楼，你不是像孩子那样兴奋极了吗？还记得吧，那时我们还能清楚地听到工程队的喇叭声呢……”

“嗯。那又怎么了？你想说你是千代的妹妹吗？”

“我想说？我只是想看看你装糊涂装到什么时候。”

二十

古老浅草的标志——十二层高塔，大正十二年[①]地震时被扭断了脖子。

我那时还只是在本乡寄读的一个学生。打过去就喜欢浅草的我，十一时五十八分后，过了不到两小时，就和两个朋友去浅草看了看。

① 1923年。

住在上野山上的人们中流言蜚语流传着："太吓人了，听说连江岛也浮起来了哟。"

"哎呀呀。那么高的十二层楼也啪的倒了下来。还有很多人在上面参观哩，全都往下跳呀。刚去看了哟，瓢箪池里的尸体呀，七上八下地漂着哩。"

路边摆满了装生鸡蛋的箱子，我们就这么吃了六七个。这不是从别人那儿偷，也不是向别人讨，当然就更不是向别人买了。

浅草寺里避难的人都满出来了，吉原流浪的女人和浅草的艺人是那样引人注目，仿佛是被践踏过的花圃。

现在想来，当时小学五年级的弓子，一定也混杂在那人群里面。

"真是的。那时的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又被写进了你的小说—— 嘿，真是不可思议的缘分哩。"她眯缝起眼睛，怀念着"往昔"。

"可是，那时在十二层楼上的我，又是去了哪儿了呢？

是怎么消失的呢？这样想一想呀—— 真是不管写多少都写不完哩。要是就为了这本书不能在公园里住了，那我就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把你写的书，给他好好念一念。

那座十二层的塔—— 我和朋友一道去的时候，正是它周围的房子烧得最凶的时候。六区的游乐街呢，火还没有烧过去。

我们像是一些悠闲的蜻蜓，蹲在瓢箪池边的石头上，脚尖扑哧扑哧地搅着水，嚼着饼干，望着不远处燃烧的大火。

地震的骚乱略略静下来一些后，工程队开始转悠着炸毁大建筑物留下的残骸。十二层的那座楼也是其中之一—— 弓子在船舱里说的就是这件事。

“响亮的喇叭声，连小学那儿也能听见。能看到的地方全是一片烧焦的土地，虽然这里那里都搭起了铁皮屋顶的简易棚，在学校的屋顶上，可还是能够一眼就看到整个公园。来屋顶上看的人真多呀，有的都排队等了一个多小时了。时不时能看到随着火药爆破的声音，砖瓦瀑布般倾泻下来。只有大楼的一侧像薄薄的剑刃一样竖立着，接着，随着第二声爆破声，连这把剑也倒了下来。就在那时啊，学校屋顶上的人就齐声高呼‘万岁！万岁！’然后，大伙又都突然笑了起来。真不知为什么。你瞧，那倒下来的剑刃上不一会儿就爬满了踏着废墟的黑压压的人群。我可是吃了一惊呢。砖瓦山的占领？从远处看，所有的人都是要哭起来似地欢笑着。可是，人啊，为什么当大楼倒下来的时候要喊万岁呢？为什么要爬到还飘着硝烟的废墟上去呢？”

“童话什么的就算了吧，别让人着急了。那些人不就和孩子一样嘛。”

“不。你啊，你和那些人一样—— 那些人就喜欢看着别人被砍头。你和他们一样。”

“什么？”

“就是这样。那时你在深夜里，用盛饭的木勺子捅着姐姐的脑袋，把她叫了起来。我呢，睁开眼看时，才知道我睡在冰凉的水泥地上。那时我就想，不管我干什么，怎么干，我都要买下一个铺着榻榻米的屋子。哪怕三面是被烧了的土墙

一面用铁皮围着，哪怕屋顶上盖的是草席……”

大正大地震

二十一

红丸号快到言问桥了吧。头上传来车轮和警笛的声音。脚步声像是下着雨。

弓子坐在男人的膝头上，随着橹的节奏摇晃着。

“我那时可是一个真正的女孩子啊。比现在，更像更像一个女人。像你，当然是不会记得了。我洗衣服的时候，有多好的秋天的阳光啊。在水泥的院子里——那里周围是教室，正中间是簸箕底一样平坦的院子。从教室的窗口到窗口，牵着一根根细细的麻绳。院子里晾满了毛巾。那可是救济品，所有的毛巾都是一样的，所有的毛巾都一样的新。毛巾中间有两条红线条。就是看着它，也会让人流泪的。鲜艳的红线条

啊，满院子飘拂着—— 那种颜色，会渗透到真正的女孩子的心里去。你瞧，到处都是烧塌的残砖断瓦、烧断了的电线、烧得变了色的铁皮和掺着灰土的黑砂—— 我看见了有人被铁棒打死；有人在大道上生了双胞胎。马的尸体和人的尸体一起在河上漂浮。三天什么也没吃，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恋爱？那也和平常的恋爱不一样。”

但是，昭和五年[①]的春天，是东京繁华的复兴的季节。新的东京从那次地震中诞生了。当然，浅草也从那时开始了它的复兴。

虽然如此，在《浅草寺缘起》的序文中，浅草寺的大法师是这样写的：

> 金龙山浅草寺观世音，自上古帝三十六年，由今日之隅田川显圣。迄今垂一千三百余年矣。夫为帝国罕有之利国利民之枢纽，真无上灵验，日趋日新。且现今每日平均拥有不下五六万之参拜诚信者。值去年大正十二年大震灾之际，帝都之大半归于业火灰烬之时，十数万避难者与共患难，堂塔迦蓝悉数为猛火所困，焦热之苦狱行将降临。实赖本尊萨垂之妙慧法力，狂傲之焰终归寂灭。人寺二者皆为所救。其灵验之显，无人不起正襟诚信皈依之念也。迩来内外信徒，皆奔走相告，竞相探寻所验之灵迹。进而欲求知本寺丛林来历之民众亦顿然倍增，乃为理所之当然耳。

① 1930 年。

所以，观音堂里著名的捐款箱—— 长为一丈六尺三寸五分，宽一丈四寸六分，高二尺三寸。进香火钱的箱口架着十九条横木棍，箱子下面还挖了个小地窖。这个捐款箱据寺里的报告，以昭和四年[①] 十月为例，一个月里就收了一万六千零二元。而香、烛、签和祈祷所收的又有五六千元。在昭和三年夏天开工的本堂修缮工事，花了三四年的工夫，所费预算达六十数万元之巨—— 这些当然也都出自于善男信女们的欢喜钱了。

“要说地震时救了十多万人，那我也是其中之一呢。要是按这样算……”弓子对我说，“一条命交的救命钱就算是六元了。—— 当然这样算也没什么意思。那时，在宫城那里紧急号炮连响了三下。十二层大楼和花园都被烧了，到吉原为止全是一片火海。火向东烧去，到下午两时左右的时候，浅草寺的小佛堂也猛猛地烧起来了。南面也从藏前那儿沿着河一路烧了过来。我也向大法师拜下去了哩。然后就撒腿向传法院的院子里跑。大法师正坐在草地的藤椅上，后来观音堂也被烟围起来了，大法师一下子就站了起来，一心不乱地念起了经呢。这一来，风立马就停了，观音堂的烟也散了。”

那一天，九月一日。据弓子说，春天从印度旅行回来后身体就不大好的大法师，一大早快快地上茅厕去，途中突然跌倒在地人事不省。

---

① 1929 年。

二十二

一大早—— 我虽然是这样说，实际上是在凌晨一时的传法院。大法师在通向厕所的走廊上，因为轻度脑贫血摔倒了。五时过后从昏睡状态中醒转过来。天亮以前，大法师的弟子们没人知道这件事。

那天的中午地就开始摇起来了。弟子背着大法师往池塘边的草地上逃去。

后来弄得直到大法师病房的隔壁、直到本堂藏经阁的屋檐下，全被难民们填满了。

虽然本堂的二十四个支院都被烧了，但浅草寺里却收容了一万五千人。

六十多个和尚们，白衣道服全烧光了，唯独剩下六七件袈裟。他们只好穿着脏西服或浴衣，来照顾汹涌而来的难民。

浅草寺病院、浅草寺妇女会馆、浅草寺保育院、浅草儿童图书馆—— 现今浅草六个公益设施中，有四座建筑就在浅草寺境内。这是地震时救助难民的临时措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到了现在。红丸号的船小子上的浅草寺后面的富士小学，则是地震时残存下来的建筑。

从九月四日的早晨起，部队开始为浅草寺里避难的人分发食物。

然后粗粗地收拾了富士小学里烧塌了的墙壁、窗玻璃、黑板和桌子，让露宿和住在防震棚里的人住进来的时候，已经是九月八日了。从一楼到三楼的教室里，塞了将近一千人，而这个学校原来的学生只有两千名。

“我呀，看着那毛巾上的红条纹眼睛就潮了—— 我姐姐呢，却是那种睡觉前要把铃铛放进枕头边小抽屉里去的穷人家的姑娘。”弓子向那个男人回忆着。

“我是属于地震的女孩，是地震改变了我。在水族馆的时候不是说过了吗，我想要做一个男人，绝不做女人了。几百个人挤在水泥地上，被子也没有，脚碰着脚睡着—— 女孩就会讨厌做一个女人。没有水也没有电灯，蜡烛一支支灭了，夜晚是多么黑暗呀—— 是和乞丐并排着睡着呢。真的。你知道那儿乞丐和我们混在一起么？那时，他们成了一对最讲礼仪的夫妇。深夜，悄悄地到屋顶花圃去的，不就是那对乞丐夫妇么？后来，你就用饭勺子捅醒了我的姐姐，和她……”

“你一直说的疯了，疯了的你姐姐，是千代么？”

“是千代么？—— 这样问一问就算完事了？那你可太错了。可是，那时，我对那对乞丐真是佩服呢。刚开始的时候，千把个人挤在一起，后来越来越少了，那种被遗弃的寂寞的感觉……”

弓子说的是—— 最先被赶走的是住在一楼教室的人，因为堆在浅草区役所烧焦的院子里的救济品放不下了。住在第一间教室里的人被移到了另外的教室里，将房子腾出来堆放米袋。继而第二间、第三间，一层全变成了救济品的仓库。

在恰好一个月后的十月一日，学校恢复了教学，三楼不得不让出来给孩子们上课。

而避难的人们，也逐渐地散去了。有的去了朋友家里；有的回到了乡下；有的搬到了市政府搭盖的简易住宅；有的则自己强行盖起了小屋。

地震的四十天以后，二楼只留下了五六十户的二百来人。“就单单是二楼，水泥地板也显得太空旷了，秋风吹了进来——是的，就是那样。有的人在教室里搭起了自己的小巢。从废墟里拣来了锈铁皮和草席破布，一家一家都藏到了自己的乞丐小屋里。这样就更让人寂寞了。为什么要这样躲躲藏藏地过日子呢？你瞧，只有那对乞丐夫妇带着孩子，三个人仍然睡在空空的草席上。我们要是没有那面铁皮墙，也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也就不会有你掀开铁皮的一角，用饭勺子捅醒我姐姐的事了。”

二十三

千住吾妻汽轮有限公司——那样正式的名称还让人觉得挺气派。可当向岛堤也变成了现代风格的隅田公园后，那些玩具般的渡轮就显得更陈旧了。船靠近言问桥的时候，在船上向乘客兜售着漫画书的，会摆出一本正经的渡轮上职员的面孔——

“各位旅客，下一站就是言问，言问桥站。各位旅客请不要遗忘自己携带的物品，我们感谢各位旅客乘坐我们的渡轮，下次再见。”说着，就和旅客们道了别上岸去了。这条渡轮让人们觉得如此悠闲，以至于船费涨到了五分的今天，我们仍然把它叫作“一分汽船”。

可是，不知为什么，这种老旧的蒸汽船，始终在大河上肆意地搅动着波浪而没被淘汰。

红丸也是条真正的破船。但它被取了名字，就表明了船主对它的喜爱。船主拜托喜欢刀具的梅吉把名字刻在船尾上，

然后自己为它涂上了红漆。

借船的时候，“船小子”的老爹一再叮咛，这世上有船具专科的贼，一定得要小心。可只要向船上扫上一眼，就会连梅吉这样的人也明白，这条船上实在是没什么可偷的东西。

当波浪摇动着这条小船，弓子感觉到了男人的膝盖，蹙起了眉头。

“你的腿太热了。抱着猫呀狗呀什么的我也最讨厌了。动物身上的暖意一传到身上，就会让我毛骨悚然。”她说着，从男人的腿上跳起身来，拿起了油灯的灯罩。

“我把它搞亮一些。”

“要是这样讨厌动物身上热气的话，那时，”男人说，“就应该和千代分开了睡。”

“对了。”她说。她握着用手绢包住的灯罩，噗噗地向油灯里吹着气。“我啊，可没过过摸着妈妈的奶头睡觉的日子。那时候，只有一条分来的褥子——嘿，我可真是吃了一惊呢。有人用饭勺子从铁皮缝里伸进来，捅着姐姐的头和肩。我还没睡着，清楚地记着哩。姐姐的手摸了摸头，又翻过身来睡了。可你使劲抓着她的肩，她耸起了肩膀滑了开去。接着，她就拿了放在枕头边的麻衬草鞋——草鞋掉在水泥地上的声音，砰地传了五六间房那么远。真黑呀。街上一盏灯都没有——姐姐回来了以后，你想她怎么了？她浑身抖着，满地找着什么。她摸到了我的辫子，把它塞进了嘴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你在说谁的事情？那要是你姐姐的事你不觉得羞耻吗？”

“所以啊，你瞧。我把那肮脏的辫子全剪了。那姐姐，我

就是恨她。”

“那时，你不就是一个孩子吗？躲在楼下打着颤？真……”

“就是飞艇飞来的那个晚上——可是，曾是一个孩子的她的妹妹，把你领到了船上，替疯了的姐姐回忆往日的恋爱，这也太没意思了。”

“那接下来就让你再来一次，再一次发发抖怎么样？”

“你真是的！”弓子红了脸，羞得垂下了头，呆呆地拂拭着油灯的灯罩。

“各种事都有过了。深夜里，警视厅医疗班的医生不每天晚上都喝得醉醺醺的么。还有那些吵吵闹闹的工人弟兄——晚上一起去偷配给品的梅干。谁家的孩子死了，一分半文也好，去帮着收捐款。开灾民们的娱乐晚会；招募吉原丧葬堂的会员；有时还和三四个男人被带到隔壁的警察那儿去，算是不法赌博犯……”

二十四

男人把手臂抱在胸前，靠在船舱的木板上。

“你知道了我是你过去情人的妹妹，像对那个女人那样，马上就觉得我一点意思都没有了吧。”弓子一面笑着，一面就要扑到他怀里似的，在被擦得极其明亮的油灯下，忽闪着眼睛望着他。她踮着脚尖，弯下腰来，把手放在火炉上烤着。

“嗯哼——你老是在乎我对你怎么想，这个么，我也知道。”

“一点也不可爱吗？妹妹和姐姐接吻的办法可是不一样的

哩。”

“接什么吻！老子最讨厌那种麻烦的东西了。”

“我也是—— 可是，那时候我总是想，要是只为了无聊才赌博的话，为什么不去把赤木给绑起来呢。”

“乖孩子。连我的名字也记起来了么。”

“我当一个乖孩子，会帮你把所有的都回想起来的。可是啊，你也够糊涂的。重要的是—— 虽然干了坏事，可回忆却是多么快乐啊。”她说着，向他靠了过去。

“在乖孩子的木马馆，你被天真地拉到了大河上。你啊，头脑可不好使。”

“真的？”赤木像骗孩子似地笑了起来。

“我看起来挺蠢吧，可我这是高兴！就说浅草吧，我也有两年没来了。”

“那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 对了，你就像是一个被风吹来的东西呢。吹到了我姐姐的身边。那天晚上，市政府和警察署的汽车开过了河上搭的临时桥，河的东面决了口，流出来的河水都到了腰这儿，房子啊一座也没了—— 也不仅仅是东面，公园里的小屋全被风吹走了。根本就没法在风里走哩。女孩子们全在地上趴着、跪着哭。辫子被雨淋着，都成了泥棍子了。我们的学校里没有玻璃了，连火柴也划不着，太黑了。我就抱着别人扔下的被子到处跑，到第二天早晨一看，你就在我的身边。你就在那里往窗口上钉着锈铁皮、烂木板和破布。”

“这些阴暗的鬼话就别说了。”

“敲钉子的声音—— 我连现在都能听见。一辈子也忘不

了。真是令人怀念的声音啊，啊，那不是你钉窗户的事，是我们修理学校的事哩。明治维新的新政府最先做的就是办教育么。新俄罗斯最重要的工作可不也是教育？—— 我现在还能记得校长的讲话呢。十月一日开始上课了，两千个学生里，也来了四百来个吧。站在烧焦了的土地上，孩子们的家没被烧的一家也没有。大家一见面全高兴得哭了。那是我们自己建造的学校呀。大家把啤酒箱的木板拆开来，又重新钉起——那就是我们的课桌和讲台了。把草席挂起来，分隔开教室。高年级学生每天干这些活都入迷了。老师就在还散发着烟火味的墙上写字，教我们除法。做黑板太难了，老是做不成。在墙壁前面铺上五六张草席，一组二三十个孩子就坐在上面。这样有意思的学校—— 可是，大家都很认真呢，真的。要再遇到什么灾难的话，还能像那样有活力么？念课本的声音、唱歌的声音、做体操的口令声传来，我就把二楼的窗口打开，望着那儿掉眼泪。”

“我们说的是你姐姐的事。要是你想讨一个说法的话，那就别再罗嗦了。”

亚砷酸之吻

二十五

两个梧桐木的小衣柜、曼陀琳、二尺高的镜台、黑条纹檀木的茶叶盒、榉木的炭盆，乃至原木殿堂边上的耙子和插着羽毛的画板，都带着一种原始的乡村风味。简朴比豪华更诱人？—— 红丸上的弓子边把火炉里烧红的炭移到用草灰打成的桶里，边对着男人说：

“说法？别吓唬我了。就说地震那会儿吧，保险公司才付了一成给我们。况且呢，姐姐也没加入什么恋爱保险……”

“听起来，千代要是加入了精神病保险就太好了。这玩意儿世上可是还没呢。怎么听着我对她疯了还有责任似的？要是世上被甩了的女人全都疯了的话—— 得了。和我分手的时候，千代可还没疯呢。”

“在什么地方分手的？是在警察署的门口吧。”

“那是江湖上的规矩，你姐姐在警察那儿替我瞒过了。我讨厌为了恋爱去自杀，可也不会忘了别人给的好处。”

“听着倒挺不错。”弓子从白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只小药瓶，小玉米般的药丸散落在她的手掌上。她眯起眼睛出了神地瞧着。

“这一颗里含着0.0005的亚砷酸呢[①]。一瓶里有五百颗，够几个人死的了。这瓶子——这样我就能快乐了。”

“嗯？”

“哎呀，这时候还在对我笑，你真是风俗展览会上的稻草人了。现如今可是激动人心的大时代呢。你当我是用这样的东西在吓唬你么？太天真了。这只是我的玩具——可也不单是，也算是必需品吧。我的皮肤总是那样白得透明，一直到脚后跟都是那样光润——就是我把它吞下去了也还是那样哩。刚才我看着你的脸就想，只要用它什么时候都能把你给杀了，我心里就觉得快活。憎恨的黑暗的心也变得明亮了起来，就是对想要杀的人也变得喜欢了——不，我不是为了见你才把它带上的。我不老是在公园里混饭吃么。”

“咦，你不是说在公园里老被警察追着，被赶出来了吗？”

弓子笑了起来。“要是在那儿，关键时刻不是让你给跑了么。赤木先生过去的小弟兄也够麻烦的。在水上，爱干嘛干嘛，那就是我的自由了呀。——那玩艺该吃饭的时候吃，所以我从不让它离开身边的。在公园里，一角两角就能管饱。回

① 据日本辞典载，亚砷酸为白色片剂，无味无臭。有毒。服后症状为腹痛，呕吐，心脏麻痹致死。而少量服用则为强壮剂。

家做饭什么的，在浅草可过时了，又不经济。”

“给我看看。”赤木抱在胸前的手伸了出来。

这毒药让男人开始重新估量她了——弓子想。

“要是我像姐姐一样爱上了你，我就打算自杀。我太想和你见面了，就是死了也行。要是你能把我做成一个女人的话……”她轻轻地握着他的手，六颗亚砷酸落到了他的手中。

“说什么死呀活呀的——单单空口说白话，还不如兜里揣上一盒，这就去死。这种恋爱的快乐才更刺激不是？——别急，就要让你吃了。”

赤木苦笑着，想把手里的药扔掉。

“呀，不！太浪费了。”弓子把嘴巴凑到男人的手掌上，衔起了药丸。她用美丽的前牙喀嚓喀嚓地咬着药片，眼里充满了蓝色的微笑，一眨不眨地瞧着男人。——接着，她突然扑到了男人的的脖子上，像要把嘴唇挤进他嘴里似地吻着。——男人的舌尖感觉到了毒药的刺激。

二十六

像猛然咬了一口猎物后迅即跳开的豹子，弓子的脖颈缩了回来，凝视着赤木。那是和浓密睫毛下柔和的阴影毫不协调的锋利的表情。

昨夜不知她为了什么闹腾，把化妆盒给弄丢了。赤木刚踏上红丸的时候她对他说起过。此时她的脸上没有化了妆的白粉，润滑的皮肤显得有些苍白。

没扣扣子的外衣，在她被男人猛然推开的一瞬间，露出了半个肩膀。

男人不停地唾着唾沫。亚砷酸刺痛了他的舌头。他急急忙忙地拉过了一个水壶，咕噜咕噜地漱着口，可是找不到吐水的地方。

看着男人含着水的脸颊，弓子忍不住放声大笑。

药液把她那排整齐的小小的牙染成了棕黑色，打湿了她干燥的嘴唇。赤木直楞楞地望着那儿，太色情了，他想。接着，他蓦地想到，那是毒药。

“嗨。”他喊了起来。随着他张开了的嘴，水一下流到了他的膝上。他紧紧握住弓子的肩膀，叫到：

“傻瓜。快漱口，漱口。你这家伙才是个疯子。”

弓子挣脱了被他抓紧的外套，向边上跑开了三四步，笑得啪地摔倒在船板上。她肚子起伏着笑个不停，以至于能看到她大腿上颤动着的肌肉。

她刷地向后甩开纷乱的头发，抬起了脸，突然变得神采斐然的眼睛里，闪动着泪光。

“你——你啊。江湖上的规矩你也许知道，可你真还不知道恋爱的规矩哩。对第一次接吻的我，说什么吐唾沫呀漱口呀。”

接着她又咯咯地笑了起来。她抖动着的身子让人感觉到她衣服下的肉体。

“太惨了。看起来，还是不做女人的好哩。——啊啊，太好笑了。啊，太好笑了。”

“嗨！”赤木一把揪起她的脖子，把她的脸放在怀里。用拳头顶着她的脸，撬开了她的嘴巴，然后另一只手拉过了自己的衣袖，在她的舌头和牙齿上擦拭着。

弓子笑出的泪花上，又添上了恶心的眼泪。她把泪水擦在了男人的胸前。

“已，已，已经没事了—— 刚，刚才的只不过是演戏哩。对，对不起。可是，要不那样的话，我连接吻也做不来。”

在男人松开的臂膀里，弓子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潮湿的眼睛眨巴眨巴地向上望着，“干吗这样看着我？—— 你现在终于看着我了。这以前，从水族馆开始，你就老是只把我当作孩子，当作了做买卖的小女孩。我太委屈了，这下闹得可够欢的。我说亚砷酸是我的快乐，现在你明白了吧。”

弓子眨了一下眼睛，红晕一直蔓延到她的耳朵，忽然想起来似地拉直了她的裙子。

“我啊，”赤木突然清了清嗓子，声音颤抖了起来。“其实，千代的事……”

“别解释了。要是有什么要对我说，对我自己说的，不是姐姐的事，就说吧。不是吗？我看着姐姐的恋爱，想着我还会变成一个女人吗？这太不幸了。所以我才来见你。要是我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就什么也不用说了。”

两个人的目光梭巡着、询问着，就当他们的目光就要接触到一起的时候，男人的臂弯猛地一紧，向着弓子俯下脸来。

“浑蛋 !” 弓子的右手推开了男人的嘴巴。

赤木的嘴唇和牙齿，又一次被涂满了毒药。刚才剩下的药片握在弓子的手里，被汗水溶解了。

“规矩点。你这个笨蛋。”

赤木的脸色刷地青了下来，垂下了他的头。

姥太神姬

二十七

吉原的妓女芷女的碑，正对着津贺太夫的碑，竖立在三社的后面。

虽说浅草公园属于女人们，但三十块石碑中，卖春姑娘的石碑就只有这一块。而且，就连这块碑，也是那个妓女献给人丸祠的。

岛影何朦胧，
白雾起晨曦。
欲隐岛影中，
茫然思舟楫。

这篇记着人磨诗作的碑文，是她亲笔写的。作为风尘才女的她，似乎也在人丸祠里许下了她的愿。

这样说来，浅草公园里的五十多、乃至近百个神佛中，前身是妓女的只有神姬一人。

据石碑所记，“至明治圣朝二十四年[①]之六月，据市参事会令，不得填埋干沽之姥池。如是，则昔日茅间钩月、风尘面目亦得以流传后世。故勒石以志。森田鉞三郎立。”

这“勒石以志”所指的“姥池旧迹”，位于马道六丁目三番地的某人家住宅正中。而那位神姬，如今也和千胜神社的七八位神祀杂居在一起了。

姥池的传说可分为三种，但三种传说里都说到了神姬乃是睡在石头的枕头上的。—— 所以，从也许是睡在钢筋水泥的枕头、或船板上弓子，我想起了这个传说。

武藏野长满白芦苇的白茅，月亮从繁密的芦花间升起，淡淡地没入了广漠的原野。

“旅途中，天暗了下来。无处归宿的脚步漫游着，隅田河岸上千鸟的啼声充满了悲哀。忽然，枯萎的乱茅中闪现出一座简陋的小屋。那里住着一个居心险恶的老妇人。”

老妇人有一个和她一点也不像的面目较好的女儿。

“借着女儿的美貌，老妇人叫她出门去把路上的旅人带回小屋来。她排放好石头的枕头，让女儿陪他睡在石上。等到人静夜深，老妇人剪断了上面吊着石头的细绳，砸碎和姑娘

① 1891年。

并头共枕的头颅。然后，老妇人从染满鲜血的尸体上剥下男人的衣物，尸体就总是沉到池塘里去。”

九百九十九个男人就这样死去了。

第一千个旅人，听到了割草男人的笛声。

笛声似乎是在对人悄声诉说。

日暮原野旷，
宁卧乱茅下。
不投客店宿，
浅草独一家。

于是，这个男人终于感觉到了石枕的蹊跷。他抬头看时，果然一块大石头正掉将下来。间不容发之际他逃了出来，跑进了一处寺庙里。当他从迷糊中睁开眼来，才发现那儿是观音堂——那割草男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那以后，到了阳明天皇的时代，一个孩子来到了老妇人那儿投宿。老妇人要是知道了孩子华美衣裳的好价钱，就一定会绽开她满是皱纹的老脸皮笑起来的。可是，女儿的心里却留下了小男孩优雅美妙的身影，怀着对小男孩暗中的爱慕，盖上了和小男孩一样的被子。于是，无知的石掉了下来。小男孩原来就是观世音菩萨，那时已不知往何处去了。只有姑娘一人惨死在石头下。”

姑娘早就为这罪恶的恐怖所痛苦着，忍受着良心的谴责，渴望着死亡的解脱。而那个俊雅的小男孩，只不过是在她的死亡里添加了恋爱的喜悦而已。

在第二种传说里，不同的只是主人公成了一对贫穷的武士夫妇和他们的女儿。虽然没有出现“观音菩萨”，但姑娘仍然是为了“赎罪”，把自己假扮成旅人，被掉下来的石头砸死了。看着女儿的惨状，父母突然为“人所固有的佛性”所感悟，穿起锱衣皈依了佛门。

如果，弓子也在红丸号上吃下了亚砷酸而死去的话，那么她和那两个传说中姑娘的心情是不是有所相似呢——

二十八

第三种传说里，故事则发生在人皇三十二代崇峻天皇的时代。

这一带由于旷无人烟，盗贼蜂拥，随处出没。掳掠着东国和北国的旅人。

为此“观世音深垂悲悯。故，命沙羯罗龙王幻现一老妪人身；龙王三女则为妖娆女子。俱托化于旷野中之小屋，留宿往来客人。时，众贼为美色所惑，携酒而至，以求婚配。老龙周旋应酬，令其蜗居一室，以石为枕。旋断巨石所拴之绳，众贼头颅瞬息为泥为灰不复人相矣。其石名谓之‘盘融’。如此有年，而色相惑人甚深，众贼相继于此毙命云。”

以盗贼头目意麻留为首，没有一人得以幸免，全都被判了色情的死刑，往来的旅人也由此获得了平安。

“其时，乡人有谣云：旷野上，日头晚。姥庵里，不要歇。”

那以后，老妪跳到了池塘里，成了俱梨迦罗不动明王，少女则成了金光晃眼怀抱琵琶的辨财天女神。

于是石枕和神姬的镜子也就成了浅草寺的镇寺之宝，代

代流传了下来。

如果说弓子是当今世界上的龙女，想要把浅草公园里的流氓一个接一个地毒死的话，那么赤木暂时就扮演了盗贼意留麻的角色，被色情迷香引诱到了死亡的床上。

但是—— 在雷门派出所的边上，当我念着告示板上“到花川户集合。红座”的告示时，我连那一天弓子在红丸号上这件事都不知道。

江户的三十三个告示牌中第二号上写的是：

祈愿尘世深重的罪恶，从姥池中得以超渡。

它代表了《浅草观音灵验记》里重要的一页—— 所以，我在这里向各位介绍了姥太神姬的故事。—— 话再从头说起，那时我在闹市的入口处，正被吵吵闹闹的卖年历的孩子们围绕着的时候。

我对那些孩子们做出视而不见的样子，从广小路向花川户方向溜溜达达地走去。

在浅草邮电局前见到了两个支那姑娘。两个人都穿着黄色的短旗袍。我回头向着她们张望，突然——

“你喜欢那些乡下人吗？”一个穿着监色人造丝和服的花枝招展的人说。

“啊——，不。”

“去向辻本打听打听。他那儿支那人、朝鲜人、白人，什么都有。”

辻本—— 我们后面将会向各位介绍。他是在公园周围的

那些伤风败俗拉皮条的人中，最聪明、最奇怪，也最悲哀的一个男人。

“是去地铁餐厅吧。”

“咦？是要请客吗？”

“你不是要去餐厅集合么？”

“谁去集合？”

“嘿！到那儿集合—— 红座。你不也是在雷门看了告示来的么？到底那是怎么回事？”

“呀，你说的是那个啊。我还以为你想请我呢。我呀，正找着谁能请我吃晚饭的人呢。—— 那肯定是谁在胡扯，虽然我没看什么告示板。可是，去吗？刚才请客什么的，是骗你的。其实我是买了一些点心正回家呢。”说着，春子把一个小纸包摇晃着给我瞧。“瞧，就是这个。”

这个—— 是有名的浅草土产，在小说里就不提它了。

“你知道我买这个的秘诀么？是给柜台里一张报纸—— 有意思吧。卖东西的姑娘就会使劲把它塞到—— 衬裤里。算回报吧，她会让我便宜一点儿。”

新“荧火”

二十九

和扮演孩子的歌三郎走在一起时，比那个有着过于美丽的嘴唇的少年，弓子看起来倒更像一个男人。而当美丽的姑娘看起来像一个男人时，各位，你们难道还没有感觉到她身上的那种像刀锋一样锐利而易于挫折的忧郁吗？

在能够看见吉原堤上防火了望台的那条小巷里，我租下了她隔壁的屋子后不久—— 一个偶然的场面—— 弓子正给歌三郎穿着布袜子。就在有着钢琴的那间屋子门口。她边拉起袖子擦着眼泪，边抽抽噎噎地哭着。歌三郎戴着宽檐便帽，双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脚跷在她的面前。

当然，弓子并不是被这个少年搞哭的。可我还是装着没

看到似地转过了身去。对于看起来像个男孩子的她，刚才的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不管怎样，我有种想要尖叫起来的冲动。

“是吗？那个女人不管干了什么，都不会责备自己的。”

是的，我想向各位说明—— 歌三郎并非弓子的弟弟，他还只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春子和弓子的区别就在于——对了，把谁来和春子作个比较好呢？她比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在某些地方都更像个女人。

真正的女人是没有悲剧的。无论谁见到了春子，都会这样想。春子不会有悲剧的—— 这样想着的人自然也就会联想到，在真正的女人身上就不会发生悲剧。至少，她就是那样的一个女人。

“哎呀，真的是塞到了衬裤里呢。”春子低头看着我的脚尖，走着。“没别的地方好藏呀。卖东西姑娘的衣服，是店里发的呢，连一个口袋都没有。连围裙上也没有口袋哩。可是，女人会那样喜欢报纸，真是—— 哟，我可不该说这些。”

“今天的报纸上登了什么吗？”

“可不单单是今天的报纸。每天的—— 那个店的老板呀，说是养了八个姨太太。过了中午，八个姨太太里就会有一个到店里来，算前一天的帐呢。等她把钱一送到了银行，老板就让她快快地回家了。两个儿子，也真有意思，在姨太太的家里轮流住呢。在大太太死了以后，也不知姨太太和报纸有什么关系，老板就是不让卖东西的姑娘读报纸—— 所有的书都不行。要是你给姑娘送书去，一会儿就给你送回来了。”

“嘿。—— 不过啊，世上这种事总是有的吧。”

“这是真的事呢。所以啊—— 那些霓虹灯，不也是字吗？
太想念字了，姑娘们就在店里老盯着霓虹灯看。要是能弄到一张报纸或一本书，那可是不得了啊—— 躲到厕所里读上一小时，再塞到衬裤里出来。—— 到晚上，管家一会儿就把灯给关了，你猜怎么着 ?嗨，和荧火雪窗的故事全一样。卖东西的姑娘住在二楼，打开了窗，外面的路灯光照进来，几个人就把头凑到了一块儿……”

“这可是个好故事。教人认字，不就是我做的买卖么。最近的新说法说，要认字的文学已经没什么魅力了……”

“哟，那可不行。这件事可不能写到书上去，姑娘们看到了就太可怜了。这一段，说是那家店里住了十八个姑娘呢。要是她们看书被老板发现了，会严查书是从哪儿弄来的。她们不说，就全得出来排队，啪啪的扇耳光呢。—— 有人看到了呀。就是那个在店前面的，那个脏兮兮、疲塌塌、青着脸，说话挺和善的老头，那个卖报的。姑娘们出来关窗的时候，老头把卖剩下的晚报给了她们，你看，就弄出事来了。呀，你可别写啊。啊，也行，就说买东西的人全是把报纸和书都忘在那儿了……”

三十

嫩草、花开、珠帘、雏菊、甜小豆、石灰花、乡下土产、残月—— 我没想读它却不期然地映入了我的眼帘。用来装饰舞台倒挺合适—— 可这些却是各式各样日本小零食的名目。它们和水果软糖、牛奶糖、泡泡糖、巧克力之类，一起放在玻璃瓶里排列在那儿。这是在地铁餐厅一楼的小卖部里。

在小卖部的左边，是餐厅放样菜的玻璃柜。

“吃什么？”

米饭、面包、咖啡、红茶—— 五分

柠檬茶、苏打水—— 七分

冰淇淋、蛋糕、热带凤梨、其它水果—— 一角

炸虾、咖喱、孩子们的盘菜—— 二角五

牛排、猪排、炸团子、火腿色拉、菜肉卷、牛肉汤——三角

午餐套菜—— 三角五

“好贵哟，算了吧。”

右边是电梯门和餐票售票处。

“不吃不是也能上去么。你瞧，那儿写着呢，‘地上铁塔四十米，请随意观览’。”春子把售票处的姑娘们给逗乐了。她摇着纸包说：“就吃这个吧，再喝点水就行了嘛。晚报公园里到处都是，拣几张报纸再加一角钱，她们就给了我这么多东西呢。”

电梯里装饰着烫金的漆画。

“瞧，说是定员十三名呢。—— 三年二百五十元的工资，一天该多少钱呢？电梯停下来以前把它心算出来吧，这可是卖我东西的那家店里姑娘们的工资呢。三年二百五十元，所以呢，一年就是八十三元三角三分三厘三，一个月还不到七元。—— 哟，已经六楼了。”

电梯出口前是烹调室。从它边上穿过，走进了屋顶花园，踏在黑白人字纹的装饰池砖上，她继续算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还挣不到两角三。那家店从早晨八时开到晚上十

一时半，劳动时间十五个半小时—— 虽然有的时候闲些，可一小时还挣不到一分五呢。这就算工资？算好还算不好？要轮到我这可不行。”

“嘿。你这算术可有点儿怪。”

“是有点怪。在餐厅什么都没吃就坐电梯上来了不大好，我知道这个呢。我这种算术可不是那种走江湖的哩。电梯刚到顶上，我就算出了一分五厘呢。—— 哟，稻荷神！在这种地方 !你看看，那儿写着—— 宝稻荷大明神呢，连旗子都有 !”

稻荷神的牌坊是铁制的。

吾妻桥架桥工地上的起重机，在眼前高高伸起它的钢臂铁腕。

“真像高尔夫服的漂亮袜子似的大楼哩，瞧那儿屋檐下万国旗飘呀飘的—— 还有，地铁司机的衣服—— 吓，那样的衣服东京公共汽车的司机可没有，和电影里外国大饭店的 boy[1] 一样漂亮呢。—— 所以啊，连稻荷神也剪了头发，插了一头的花哩。”

从那儿往塔上去的扶梯边上，悬着一幅白色的幕布——餐厅的四个少女在后面用口琴吹着“浮波之港”。

“吹琴的这下可高兴了，和那杂货铺里的报纸一样的呢。—— 一小时一分五厘的工资，说是一年还只能出来两次哩。就是出来了，还有个监督跟着，像小学生旅行似的。”

---

① 指饭店服务员。

水泥的故事

三十一

浅草广小路的甘栗太郎—— 炒锅中和栗子混在一起的黑砂，哗啦哗啦地搅起了波纹。当我瞧着它时，记起了红团团员不知何时说过的一句妙话：

“瞧，多棒的摇摆舞！这个黑糊糊的肥女，比春野芳子还够味。”

吹着横笛的小丑，在游乐馆的舞台上，淋漓尽致地表演着他的丑态。他若不吹那些媚俗的爵士小调，客人口袋里大把的钱是掏不出来的。

比如说，各位最近听相声了吗 ?相声本来就是滑稽剧。可是一九二九年，从美利坚进口的“现代号”无轨电车，拉着

相声演员四处转，对他们来说可真是双重的滑稽。

您再去看看帝京座的歌剧，光源氏和业平朝臣正跳着爵士呢——唉，这个朝臣啊。说另外的事吧，在都岛的向岛，最近变成了一座水泥的河岸公园。向岛名产，卖长命寺樱饼和言问团子的小铺，也都盖起了水泥的房子。

附近是商科大学的船坞，那水边上蓝色的木造——建筑物，那里的汽艇看起来比樱饼还更古朴似的。

对朝臣来说，像水泥的魅力之类，可还没弄懂呢。

说是松竹在蒲田正拍着惊人的流行片“真叫尖端”。

说不准，没多久题名“真叫钢筋水泥”的片子也快开拍了。

您笑？那您就是没明白沥青和水泥的魅力。

关于它的魅力——厕所的话题虽然叫人讨厌，可是没比这个例子更恰当的了。

吉原附近的小公园——算不上公园吧，只是一个贫民区孩子们玩耍的小广场。孩子们三两个人正打扫着那儿的公共厕所。我还从没见过那样干净的公共厕所呢。

“嗨，你们，你们打扫这种地方？”

孩子们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每天？”

“哎，有时吧。”

“为什么呢？是任务还是别人求你们的？”

“不，不是。”孩子们互相看了看，鬼鬼祟祟地走了。我问了问公园里看孩子的姑娘。

“咦？不就是喜欢吗？——那个比自己的家可要现代得多

了。那样气派的屋子，孩子们能使的就只有那间厕所。所以啊，一喜欢，不就打扫上了？”

真是有点儿意外。可是，向对面长椅上的保姆再打听，说法还真是一样。和孩子们的家比起来，公共厕所肯定是无可比拟的豪华了。可是，孩子们对厕所的热爱，不也正是水泥的魅力吗？大人们用“公德”这个词赞扬他们，可对孩子们来说，难道不是现代建筑的魅力让他们来做这件事的吗？是的，在孩子们看来，对桃山御殿的爱远远比不上对水泥厕所的爱。

浅草新八景——要是来选的话，就算是传法院里小堀远州的名园（弓子地震时曾经在此避难），可是——“哟，那也叫名园？”回答就是这样。

据说它将从昭和五年[①]的四月一日起开放参观。也许有人已经把它给忘了吧，可有谁会忘了水泥的言问桥和隅田公园？钢筋水泥大楼的地铁餐厅也绝对比五重塔要更受欢迎。修缮中的钢筋水泥的专胜寺，有着监狱栅栏般的铁门，可说是绝对现代的大菩萨了，也许它会把浅草观音寺的客人们全夺走的。

“迈向时代最前列的文化之花”，广告甚至做到了电车里。在地铁餐厅的屋顶，瞧着白色幕布后的木绵袜子，女伺者吹着口琴——口琴已经是古老而悲伤的乐器了。

打开水龙头喝着水、吃着那包点心的春子，看起来是那样的开朗，可——

① 1930年。

三十二

也许是为了防止跳楼自杀吧，屋顶上有一圈围墙，在那上面还拉了金属网。稻荷牌坊前面，有着八张椅子和两只高脚的烟灰缸—— 我就在那儿倾听着城市街道的声音。

交通警的笛声、报童的铃声、起重机的铁链声、蒸汽船的发动机声、踏着柏油路面的木屐声、汽车和电车声、这儿少女的口琴声、电车的铃铛声、电梯门的开闭声、汽车的喇叭声，以及来自远方的噪声—— 它们混杂在一起在我的耳边恍惚地浮动着，这也算是一种摇篮曲吧。

下游并排架着四座桥的大河上，堆积着厚厚的冬云。

吱吱、吱吱，只有这时不时响起的尖锐的声音，吸引了我的听觉。往下瞧，原来是一个玩具的声音。只要一按它金属的柄，圆圆的金属板就会吱吱地旋转起来，散发出红色和蓝色的火花。在邮电局前面，一个小乞丐兜售着这种小玩具。而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趴在他脚下的柏油路上，哇哇地哭着。是有人指使她哭的。哭，是一个三岁孩子的小买卖，会哭的孩子报酬也会相应地高上去。—— 可是，那个少年是如此憎恨她，向着女孩的背影仇视地盯着—— 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冰冷的要把人冻结起来的目光。

如果各位是在电影院的广告栏前，当你们向对面看过去的时候——

“这世上没有比我更可怜的人了：去年十月，我的丈夫死了；还赡养着一个七十五岁的老母亲；我被香港脚折磨着；带着三个孩子……”

挂着这个牌子的女乞丐,正给人看着她那浮肿不堪的脚。

而她的孩子呢？三个孩子正做着惊人的举动—— 爬在池塘边的树上。

千万别向那儿看。要是他们知道你在看着他们的话，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从树上跳下来,站在你们的面前双手合十。接着，他们将哭将起来。做出挨了揍的样子是孩子们的生意呢。他们眼睛里布满的憎恨，比真的挨了揍要锋利得多了。

从那儿，我努力回想着春子那明朗的目光。她茶色的瞳仁，雾气般的潮湿缓慢地从她的眼角处漫出来，接着眼膜上染上了一抹红色—— 。

“啊啊，太好吃了。这水从餐厅边上上来的时候，肯定也加上了好味道呢。肯定。”她像喝水的鸟儿那样，探了探她柔软的脖子，舌头嗒嗒地响着，回到了椅子边上。

不知为什么，她猛然间看起来像一个乡下的姑娘，那身金纱外衣太不合身了。

“怎么一下子变老实了？”

“嗳。和男人在一起,不要过十分钟,我总是会变老实的。”

“一种手段？”

“诱惑的手段么？那可不是。我是一个乐天派呢,所以啊,向人问候的时候话就自然要多一些嘛。”

“去不去喝点真加了味道的水？”

“哎，太感谢了。”

从二楼到五楼都是餐厅。每一层连壁纸和装饰灯都不一样，带着现代感的明快的清爽。二层和三层禁酒。当然，我们虽然是去了刷着绿色壁纸五层，也只是去喝喝咖啡而已。

从西边的窗口，能看见街对面上野松坂屋的旗帜。

一个安祥的女人在给一起来的男人斟着日本酒。他们边上是一群中学生。有两桌带着孩子的家庭，面前排列着盘子大小的猪排。

入口处附近的桌子那儿，是两个六岁左右的小女孩，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里。让女伺者帮着往烤好的面包上涂着白脱。吃完了面包，她们按了按电梯的铃。结了帐乘电梯下去了。

我们笑了起来。

“真了不起。那么小的两个小女孩。这才是浅草下的蛋呢。弓子看到了，一定会高兴的呢。”

“那些家伙怎么没来？怎么回事？会不会在楼上？”

都市之鸟[1]

三十三

咖啡杯已经空了。春子像婴儿吸奶一般吮着咖啡匙，茫然地从南面的窗户往下看着。

“水果店实在好漂亮呢。”

“嗯？!”我吃了一惊。

“是啊。——喔，我刚才是在看屋顶来着，那些电车呀巴

① 原文是“都鸟”，即为海鸥。《伊势物语》中的主人公在原业平在离开京城开始往日本东部漂泊的旅途中，曾作和歌寄托他对爱而不得、留在京城的女子的思念之情。其中往京城方向飞去的海鸥即被他歌咏为“都鸟”。

士的顶儿。尽是灰尘，真脏，都积了那么多。”

“在想什么？连你也会想些什么吗？”

“想什么呀，我根本没动脑子，我在休息。”

“你和男人在一起，过十分钟就老实了，可再过十分钟你就把那男人给忘了——是吧？”

“我呀，可不喜欢像弓子那样做针线活似地唠唠叨叨。”

“什么？做针线活似地？”

“一针一针地看得见呀——弓子看着我可怜，我觉得弓子可怜。也许吧，可我不喜欢弓子，不喜欢。”

“唔。”

“第一，那人是个傻瓜。——你刚才对我精妙的算术本领吃了一惊吧。让我来算，绝不会得出那样的答案来。所以说作为女人，像弓子那样才不会吃亏。——我喜欢的是明公，做男人的弓子。明公比我小，却一个劲地要爱护我。我心里觉得好笑来着。他自尊自大，挺牛气的。不过我也太没用了，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却也在不知不觉中真地接受他的爱护了。对女人就该这样吧。女人总是尽受男人欺负……。”

“被欺负？被怎么欺负？”

“就那样嘛。被怎么欺负什么的，——真让人为难。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也想事儿。我想我是个多么可怜的女人。不是，得得。那对我来说和‘要是做个男人该多好。’是一回事。”

我默默地伸出手。她说：“对不起。”一边把还在吮着的咖啡匙递给了我。然后又仿佛没注意到已将匙递给了我似地，继续若无其事地说道：

“我刚才说了在休息，是吧？就是能休息这事儿。和男人

在一起，我就会歇着了。想什么、做什么，一切都没有必要——也不是故意那么认为的。就是我这样，总之也是做个女人靠自己活着，不休息不行呀。男人是我生活里的安眠药。——分离就如早上醒过来。到底，噢我到底在说些什么？对不起。不过，恋爱了，晚上是会哭的。分离的时候则是早上落泪。若是在分离的早上没有眼泪，那么作为女人就算成熟了。——可是，那个弓子，她却同男人干架。我说，你看到观音剧场的大招牌了吗？上面写着'武打戏，血粉剧，接连不断'，她就像这句话里说的似的。简直睡眠不足。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怎么想而不睡的。真可怜，试验用的动物——人能几天不睡还能活下去呢？"

"弓子她没有谁吗？"

"噢，你这人真讨厌。你要想问那事，早问好了。让人家说了这么多不着边际的话。"

"想不到你也是裁缝啊。"

"是啊，我是个平常的女人，所以也想学些针线活了。——噢，你真是的，满不在乎地都过了二十分钟了，这才问'弓子她没有谁吗？'我不喜欢你这样。"

三十四

那支巨大的钢腕又映到了玻璃窗上，春子像是眺望着它发出的锁链声似地，眯缝着眼睛说道：

"啊，我真想上吊。要是被它一下子吊了起来就好了。我常常这样想呢。化妆得漂漂亮亮地，穿着鲜红的衣裳，一边踢蹬挣扎着、喘着气，那才好呢，吊得高高地、耷拉着了的

时候再扑通一声掉到大川里——。”

“你这家伙，那是‘毒妇’一词流行的时候的浓装呢。只着一件泳衣，像燕子一般从起重机的尖端跳下来——若你是时下的女孩儿，你也是会学燕子跳之类的吧？”

“才不呢。那样的话你跟弓子说去吧。那个人呀，像闺中待嫁的小姐一样谨小慎微，她成天在提心吊胆着些什么呢？反正也不靠做新娘过活。”

“你不知道吗？总之，浅草人守旧得很。上至走江湖的，下至流浪汉、乞丐。领头的、听令的，还有同伴之间的义气，——不就和江户时代的赌博一样吗？涩谷的道玄坂啦新宿啦的小痞子据说也比浅草的新潮。因为那些地方不像浅草一样有传统。浅草就像昆虫馆的标本似的——是了，像离岛或者有酋长的非洲村落一样，它底下伏着一张与眼下的社会全然不同的、古老的习俗法规之网。”

“你怎么了？我讨厌那样的话。逃了学来浅草闲逛，还时不时被追来赶去的学生仔——居然侃出那样的话。习俗法规之网，你触犯到它了吗？没有吧？没有不就得了。只不过出于好奇在浅草瞎转悠罢了。你所嘲笑的习俗法规之网——许多人因之而维持着生命，浅草就是这些人的归巢。没有了它，就会发生流血事件，就会有人倒毙路旁。真的，浅草会因这些而闻名。连我也会在起重机上吊脖子。是啊，刚才的话，你去问起重机好了。‘起重机先生，你把都鸟赶到哪里去了？弓子她有没有男人？你去帮我问一问都鸟吧’。”

"有道理，因为是吾妻桥[1]啊。吾妻桥，又是竹町渡口的遗迹。而竹町渡口则有业平[2]渡的异称。"

"是吗"那儿曾有过都鸟？"

"所谓都鸟，在隅田川一带不过是一般的海鸥而已。有本书中把它写成红嘴红脚的样子，像是在胡扯。川柳[3]中对其多有讽咏。"

海鸥若住名胜地便称为都鸟
海鸥、都鸟名不同，只因隔座桥
一鸟双称船夫者
呜呼惜哉驹形鸥
若把鸟儿唤'海鸥'，那地儿则非名胜处。

所以说，直到竹町渡口，吾妻桥还被称为"都鸟"的鸟儿一不小心径直飞窜到了川下的驹形的话，就成了可悲的海鸥了。

"反正那位业平是个古今无类的破烂王。'大街小巷的圣母玛利亚啊——'之类的，什么呀，若是现在会唱起来了。"

"可不是正在帝京座唱着吧？!"

---

① 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伊势物语》中出现的桥的名字。在那时候由西往东渡过这座桥即意味着远离繁华的都市。其桥名一直沿用至今。

② 在原业平。被认为是《伊势物语》的主人公。他风流而富有才气，善作和歌。

③ 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即十八世纪初开始隆盛的一种短诗。

却说诸位，我好像把光源氏[1] 和业平朝臣[2] 给忘在舞台上了。

瞧，这位公卿大人，确是公卿装束—— 却携着根细细的手杖。然后扭着腰儿

—— 我是无产者，身穿工作服。
沉重铁锤，挥起来可不是装门面！
……………

一边唱着《都会交响乐》，一边跳着爵士舞。—— 一会儿又摆出架式，将手杖如刀剑般挥舞。

还有，我曾言其为保守的春子，亦有那尖塔之上表演，与四五个男人，挨个儿接着响亮的吻。并且说道：

“我是浅草之塔的新娘。——《艾菲尔铁塔的新娘》这部戏，是怎么演的呢？” 就这样。

三十五

舞台背景为平安朝都城的花季—— 因而全都是光源氏或业平时期的优雅的女官打扮，她们闲雅地吟唱、起舞。可是其中的野丫头却突然进化了一千年，跳起了查尔斯顿舞。因跳得过火而倒在了台上。然后又用“左派姑娘”的流行词儿，就恋爱，就社会进行争论。比如说：

① 日本古典文学作品《源氏物语》中的主人公源氏，亦称光源氏。
② 在原业平。因其为朝中大臣，且是贵族，所以又称为业平朝臣。

“什么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就是说无产的人们老老实实地劳动。”

而口头争论发展到武力冲突，便说：

“这是拳击，西洋式的争吵打架。”

可是，诸位“左派姑娘”这个词儿虽有点怪，不过它似乎是浅草新近的流行语，和“左撇子”同义，是它粗鲁失礼的异称。若是红团里有个人说：

“弓子这家伙最近变成‘左前’了。”这话就是句俏皮话，意思是说她“左倾了”。

如果说“春子那样是个摩登左前襟，”便意味着她是个深受科隆泰女士写的《红色爱情》影响的女人。不过，与原产地俄罗斯不同的是，日本的“左前襟”们不论本领如何，都是要收钱的。

不管怎样，浅草是个把光源氏的文言情书用歌剧唱法来呤唱着读的地方。这些公卿们将所有时代的日语同时用给人们看。

然后所有剧团成员都跳着狐步舞，唱着爵士小调来圆满谢幕——这便是“歌舞剧”。

春子在地铁塔出演《艾菲尔铁塔的新娘》是轻而易举的事。

因为那时候卡基罗·佛乌利正在用着与约翰·科库陀的《艾菲尔铁塔的新娘》相似的舞台布景。

红团的小孩子也不知从哪里坐上了卡车，在浅草，连这个都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大街已处在年末的大拍卖中，像廉价的博览会似的，充

满了旗子、帷幕、红牌子、灯笼、乐队、时装模特儿也甚至来到了浅草。

背着七八张白熊（据说）皮，在这驳杂的色彩中，慢悠悠地游弋着的朝鲜人，他那白色的衣服——就是从五层的窗户，我们的眼睛也立即看见了它，正当这白色将要越过电车轨道的时候，卡车停了，跳下来的是小孩儿，两个。

“唉呀，是小鬼。是向岛的卡车吗？我说，还是言问的呢？怎么了？”春子说着站了起来。

女孩子是弓子家的小鬼。

她穿着胭脂色的外套，不用说口红，连眉都描了，像个歌剧里的小演员。可是和她拉着手站在餐馆门口都不合适似的男孩子却是个小乞儿。

小女孩满脸认真地走进来，俯在春子耳边悄悄说了起来。

“那家伙真坏，到这儿来的路上偷了一根扶手上的螺丝钉。”

“你也不好呀，每天晚上不是跑到旅馆的乐队那儿，用脚打着拍子吗？”

“唉呀，别处的孩子也那样啊。”她对此满不在乎，而且似乎有什么秘密事情似地，直扯春子的袖子。

“什么呀？”

“姐姐在红丸号上，还有——。”

“到塔里集合，是真的吗？”

小女孩点了点头，于是我们来到屋顶上——这时，那小男孩从刚才女招待吹着口琴的白色帷幕处跳了出来。

“得了，不行啊。”

那少年也不笑一笑，这次钻到稻荷堂旁边去了。

然后，他从那儿拾来一个纸团，并将其展开，这时大家知道的，那红座的千社签[①] 从中飘了下来，而整张纸上都写满了弓子的字。

他挥舞着它，一边说道：

“瞧这个，这是什么？”

① 巡拜各神社的人所持的、写有自己的姓名、出生地、店名等的纸片。逐渐变得图案化。巡拜者将其贴在社殿之上，后来扩展到贴往佛阁、桥梁等处。

塔里的新娘

三十六

这个小男孩只有和小女孩在一起的时候，才被称为“船小鬼”。因为他，是被红团从船里捡来的。所谓的船倒也是船，是演戏用的船。这小流浪儿曾将被扔在小戏院后面的大道具——那只船作为他的睡觉栖身之处。

最近他靠给走江湖的做儿子过活，善于在可疑之处嗅出可疑的隐藏物——例如小偷的钱包。所以，他刚才也是立刻盯上了稻荷堂旁边的盆栽。拾来的虽是纸团，上面却有弓子的铅笔字，写得方方正正，像正学写字的人写的似的。

船小鬼将飘落下来的红座的千社签拾起来，用火柴烧掉了。

我瞄了瞄那张纸，上面写有：

——阳炎消失光明现，闪电消失黑暗临。

船小鬼问道："上面写的什么？"

我一边小声念出接过来的纸条——于是，我们四个人顺着螺旋形的阶梯向尖塔登去。

彩霞朝淡夕浓。
雾霭朝深夕薄。
阳炎消失光明现，
闪电消失黑暗临。
红叶从山峰始染，
鲜花自山麓开放。
河川之音昼静夜嚣，
大海之声昼嚣夜静。
树之花晨开，
草之花夕放。

"到底是写的什么？神签上的句子吗？给我看看。"春子说着从怀里伸出手来。

"啊，我明白了。"

"这是暗语吗？"

"乱涂鸦，不过是乱写乱画罢了——不是吗？装模作样，弓子连这种乱涂鸦的东西也装模作样。"

“那为什么会扔在这样的地方呢？”

“我是不会带着废纸片乱走的了。——这样吧，我们假设有谁追求了弓子。弓子说我明天写信给你回音。若得到她的回信，这些谜——那追求者原是怎么想也无法断定的，而幸亏登上了尖塔，才终于明白自己被弓子那家伙嘲弄了。或许一气之下，便将这纸条扔了下去。就是那个上来过的某个人。——什么呀，那样的话，弓子也挺可爱的。‘明天给你回信’那人才不会这么说呢。”

尖塔——像教堂顶上的钟楼似的，是座圆形的混凝土建筑，其东西南北各有一扇眺望窗，窗户下半围有金属网，墙壁只有底下是绿色的，上面为淡蓝色，圆形的天井上是玻璃的装饰灯。

有四个男人聚在东面的窗户那儿，这时猛地一齐回过头来，看明白是春子她们，便问道：

“船小鬼从言问来了吗？”

东面的窗户——从那儿看过去，眼前便是神谷酒吧。其左下边的东武铁道浅草站建设所，是用板子围起来的空地。大川，吾妻桥——假桥和钱高公司的架桥工程。东武铁道铁桥工程。隅田公园——浅草河岸正在施工中。那岸边有石头加工工厂和云集的小船、言问桥。对岸——札幌啤酒公司。锦丝堀车站。大岛瓦斯槽。押上车站。隅田公园、小学、工厂地带。三围神社。大仓别墅。荒川水路。筑波山被冬日的云霭笼罩着。

春子将手插在怀里，从这扇窗户走到那扇窗户，眺望着东京的屋顶，说道：

“真是乡下。东京是座旧木屐般的城市，并且这木屐还沾着泥土—— 把它翻过来并排摆着，东京就像这样一个村子啊。”

“说它是村子，真了不起。”一个男人这样说着，冷不丁抱着她亲了起来。

第二个男人默不作声地吻她。

后面的两人也静静地按顺序等着吻了她。

这期间，春子也没有将插在怀里的手伸出来，她闭着眼站着。

“我是浅草之塔的新娘。—— 你没有口红吗？”

三十七

没有口红吗？—— 小鬼被问到的时候，正将鼻子压在西面窗户的金属网上。

因为那船小鬼正把手搭在她肩上，正要瞄准着她的唇。

从西面的窗口望去可以看到—— 像横倒着的垃圾箱似的浅草邮局，雷门点心的金字招牌。浅草区公所、法院、广小路—— 那儿有岁末的商店装饰，而那装饰让人怀疑是否是为了甲虫庆典而做的一般，大街上汽车和电车来来往往，为送新兵的旗帜、大街尽头那混凝土建筑的专胜寺、铜做的屋顶在夕阳下发出钝色的反光。广小路右侧是仲见世街的屋顶和电影街。左侧则是电话局和大澡堂。上野松坂屋上野车站。灰色的上野森林和火车白色的烟。帝室博物馆。帝国大学的安田讲堂和大学图书馆。尼古拉堂。靖园神社。新建的国会议事堂。—— 而在这宽阔的、如波浪般的市井之上，于晴朗的

晨夕，可以看到富士山极为美丽。

他们吹声口哨和接个吻好像是一回事。

身着灯芯绒西装、脚蹬厚齿高脚木屐、额上架着蓝色赛璐珞遮阳镜、光着头的男人是第四个接吻的，吻完之后，他问道：

“喂，船小鬼。自行车的银公没有让你带话过来吗？”

“嗯。正监视着红丸号呢。船上窗户被草帘遮住了，不知道里边在干些什么。他给梅公打了信号，让他适当地把船靠向河岸。”

“原来是这样呀。船开到言问桥下面来了。”将小型望远镜贴在一只眼睛上，回头说了这话的男人戴着鸭舌帽，可两层的衣裾露出和服裙裤，像个大学生。

另一个是戴着方形帽顶的大学生制帽。还有一个则像个商业区的少东家。

“可是，我刚才在这儿捡到了明公的信呢。”

“信？”他们不约而同，大吃一惊，从这情形看来那封信好像不是他们扔的。

由于他们的惊讶，我也从北面的窗口转过头来，而从那扇北窗可以看到——这所房子屋顶上的通风管和万国旗，商业街，今半铺的金色鯱[1]，仁壬门，鸽子，五重塔——只有最顶上的瓦才是绿色的，落叶纷纷的大银杏，至于修缮中观音堂，一进十二月就在脚手架上搭起了马口铁的屋顶，四周用簾子围了起来，不过正如诸位从仁壬门旁边的正殿修缮捐献

① 屋脊上的鱼形装饰，据传有防火的神力。

接收处的广告牌上所见到的那样，其上屋正面宽二十七间（一间等于六尺），深二十八间半，高一百二十尺，有五间到十间的圆杉木五千根，方木材二百五十立方尺，还有波浪形马口铁板四千张。寺院中的树木因冬日来临早已枯萎。吉原。千住的瓦斯槽—— 东京北部的天边，冬云低垂。

“彩霞朝淡，夕浓—— 这是什么意思？”男人们窥看着春子从袖子里掏出的旧纸团问，并说道：

“就算它是暗号，可是，喂，明公根本不知道我们会来这里啊。”

“说不定一会儿还会有人受明公之托来这里呢？”

“嗬。也就是说或许是某个奇怪的家伙钻到这里来扔的这玩意儿？”

“船小鬼。”穿灯芯绒的男人一边把那纸条翻过来，一边说：

“你去下面的食堂用那儿的炉子把这纸条烘一烘。若有字显出来，你立即回到这儿来。一定要小心点。”

“老爷，给我五毛钱，咖啡。”船小鬼把手伸向我，这时，小女孩在一旁插道：

“我有。”

“告诉你，”带鸭舌帽的男人对我说，“昨晚弓子家闹得可凶了，我们是今天早上知道的，她今天很危险，应该是不能呆在浅草的。另外，据说她还和一个叫赤木的、了不得的男人一起上了船，所以有些担心，这才为她监视着。可别跟那要强的家伙说啊……。”

“喂，快看。”带望远镜的男人叫道。

“刚才明公袒着胸被拖进去了。白色外套的袖子被血染得通红。”

“唉呀，那不是水上警察署吗？”

白色的快艇破浪而来，将言问桥在水中的倒影撞得粉碎。

鬼灯市[1] 和异国少女

三十八

白色的快艇破浪而来,将言问桥在水中的倒影撞得粉碎。

写到了这儿—— 从二月到七月，是啊,《红团物语》差不多已经停写五个月了。

“白色外套的袖子被血染得通红。”从地铁餐厅的尖塔用望远镜瞻望着的男人叫道。穿白色外套的弓子被拖进了红丸号的草屋。—— 我必须从这儿继续往下写。

然而，那时的大川正处于冬云笼罩的黄昏。并且那冬天还是一九二九年的—— 大街沉浸在岁末的大拍卖中。

---

① 是七月九、十日两天，在东京浅草观音（浅草寺）院内，摆上盆栽的鬼灯草出售的集市。七月十日正好是浅草观音的四万六千日功德日，其时因大量信者前来参拜，所以极为热闹。

而现在，已经是三〇年的中元[1] 大拍卖了。

出售萤火虫和其它昆虫——在夜晚的公园里，那夏日来临的前兆，早已过季。比卖花女篮中的鲜花还要过时。

而那些花儿——那立于道旁的姑娘出售的花束的花儿，多半都是过时的，可是诸位是否试着买过它们呢？世上再没有比它们更易凋零的花儿了。

“我也去卖花束吧，银座式吧。”春子说。

我应道：“银座式的卖花女已出来了呢，在常盘座后面啦、公园剧场后面这些地方。”

“唉呀，你买了？”

“胡说。”

“她们卖的可不是花儿哟。——听人说那花束里夹有名片。上面明明白白写有约会的时间和地点。”

“于是就出售易谢的花儿？——可在哪里约会啊？”

“所以我跟你说要小心。那些花呀，全有牙签从雌蕊的头插入花茎里。——看第一眼就喜欢，第二眼便发笑，到第三眼的时候会心跳。谁都喜欢的画——这么说，和赝品店的伎俩说不定是一样的。浅草这地方是个冒牌货修行场啊。在赝品店的相片里，沙龙名画之类的，还算好的了，电影女演员的泳照——这些马马虎虎确实还算是裸体美人图，离奇古怪的是从那叫什么足速落花的武打片剪辑下来的剧照。还有，贯

① 正月十五日为上元，十月十五日为下元，七月十五日则为中元。中元佳节里，人们互赠礼物，感谢对方平日对自己的关照，并且还举行盂兰盆活动，祝贺半年来无病无灾，以及供养亡灵。

一在热海海岸踢翻阿宫之处，简直精彩极了。而只着袜子、其余则一丝不挂的人鱼群—— 其实却是女子学校运动会时的集体游戏的照片。—— 更过分的是书了。不是常有吗？女性杂志的附录里夹上本小册子。就是那个。小册子封面上贴着白纸—— 尽管如此，透过白纸，下面的印刷字《编织与手工艺品指南》啦《谁都能做的西餐、中国菜》之类的，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冒牌货，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和各种花招被兜售着—— 喂，说到底，小说界不也正流行这个吗？”

“就像浅草的登台演出似的，是吧？”

“嗬，虽说同样是冒牌的—— 活生生的姑娘的裸体，刺下去是会流出鲜红的血的了。” 春子像青蛙一般鼓噪着。

七月九日和十日是浅草观音的功德日—— 诸位若是观世音的信徒，想必是会知道下列功德日的：

一月一日	（相当于一百日）
二月三十日	（相当于一百日）
三月四日	（相当于九十日）
四月十八日	（相当于五十日）
五月十八日	（相当于一百日）
六月十八日	（相当于五十日）
七月九日	（相当于四万六千日）
十日	（相当于四万六千日）
八月二十四日	（相当于四千日）
九月二十日	（相当于六千日）
十月十九日	（相当于一千日）

十一月七日　　　　（相当于六千六十日）
十二月十九日　　　（相当于四千六百日）

就是说，例如像我和春子似的，七月九日去参拜了，那这次的参拜，据说就和参拜了四万六千日一样，具有同等的功德。还有，若是三年零三个月一日不缺地在这些功德日里都去参拜了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就会得到以下利益：“诸愿成就，疾疾痊愈，子孙繁昌，六亲眷属成佛”。

我们凡夫俗子无不知晓这样方便的数字是由何推算而得，不过那些不知道这些功德日而在其它的日子里去参拜的人，简直是白费功夫了。所以，在“四万六千日”的那一天，即使是除夕之夜，那平日里傍晚便关大门的观音堂直到半夜还会盛装迎客的。

加上还有个鬼灯市。

就那样倒拎着许多盆翠绿的鬼灯草——这不就是梅雨过后的夏日风情么？而正是从这天卖着的避雷签里，才能听到那雷鸣声。

三十九

南洋人的行列惊起了浅草寺清晨的鸽子。这是观光团。

朝鲜女人以朝鲜式的方式将孩子用黑带子绑在系着白色裙子的腰上，赤脚走过柏油马路，而手里是拎着帆布鞋的。一个晚上有好几个人经过。这是松竹座前的松竹路。

松竹座那已熄灯的檐下，有四个中国孩子在玩捉迷藏。四个人都是长辫子。他们发出猴子似的声音，像猴子一般在售

票处前围着的黄铜栏杆间钻来窜去地乱跑。戏院已经散场了。他们是从浅草后面往吉原一带的咖啡屋去卖卦签啦、豆子啦、干鱿鱼的小孩。差不多是做买卖的时间了。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 咖啡屋里每晚有四五十个小孩来卖东西，所以为了让人一眼认出是中国人，长辫子便派上了用场。

春子举起手，向飞快地从后面越过我们的白人姑娘打招呼：

“娃丽娅。”

—— 在此，我让春子为诸位做向导吧。这是因为生前被拍成了电影的《浅草红团》里，弓子已经死去了。而在红丸号上，她嘴里衔着的是六粒 0．0005 的亚砷酸药丸。

“娃丽娅。”被春子叫着的她们，像有颜色的疾风一般，发出咔咔的蹄子声，如原野上的马驹儿，在大街上掠过。

两女孩儿挽着手，吹着口哨，不着袜子，衣裳鲜红，那衣裳像是演出服，面料极轻，没穿内衣，也没戴帽子—— 有色人种就是瞧见了白种女人的肌肤也同没瞧见一样，她们就差没说这样的话了，将日本人的色情之念完全不放在眼里。

“呀，舶来的不良少女倒还嚣张起来了吗？”

“我也不太知道，不过最近公园里外国人可增加了不少。也不知是谁说过，这儿差不多要变成国际性的黑社会街了。什么呀，是我自己在胡扯。”这么说着，春子又像在码头和人告别似地挥起了手。

“米拉。—— 娃丽娅。”

我吃了一惊。—— 高个儿的女孩一个转身，稍稍地拈起短裙，微微地弯腰，朝这边抛起了飞吻。

“所以我不喜欢她们外国人。”春子说道，扭过脸，不搭理她们。

“那女孩十六岁呢，修长舒展的腿，嫩嫩的，就是女人瞧着也觉得舒服。论这个，若是日本的舞女，小女孩的腰全都硬梆梆的，一点也不水灵。据说那做姐姐的米拉是十八岁。她们正要从雷门坐电车回家，所以你没法跟她们搭讪。你还是去试试托辻本找别的人吧。辻本说过有十五六岁年纪的、可爱的白人姑娘。还让人家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在商业街游逛呢，同样装作是登台演出的舞女模样。——刚才的女孩除了那两个之外，还有十四岁的妹妹和二十一岁的姐姐，四个人一起在万盛座跳舞，她们是塔尼雷夫斯基姐妹。

俄罗斯少女那没有穿袜子的脚，在那透明般的白嫩里，有着涂足了香油似的润泽。这样的小脚叩过柏油马路之夜的时候，和翠绿的鬼灯草一样，比起那日式单衣的裙裾下露出的赤脚来更让人觉出夏日的风情。

在舞台上跳舞时，她们的肌肤被汗水濡湿。观众可以看到她粉脸上的汗珠。

就是于一个月前的六月初，在电气馆跳舞的春野芳子，也很有意这一些汗水。她跟我说越是想不出汗越是汗流浃背。

却说弓子将赤木诱入红丸号的时候，水族馆舞女的脚还因寒冷而冻得像鲜红的玻璃。

这其间大约有七个月——因而，诸位，想要将浅草的七个月描绘出来，就如同企图追赶上去年的太阳似的没有指望。所以诸位一定请谅解此事。

如今也是，在松清派出所的一旁，春子像是拿出香粉纸

一般，从她的腰带间抽了那张“浅草红座”的千社笺。

“我要告辞了。从‘宿’过来的左撇子阿彦托我办件麻烦的事。实在很抱歉，但这也是浅草的规矩。好了，你再坐会儿吧，再见。”

“宿”就是新宿的意思。

红 带 会

四十

那派出所就在广小路和松清路的交叉之处。

在浅草的本愿寺后门左边，田原町停车场西面。不用说雷门是浅草东边的正大门，松清路是其西面的正大门。一年之间涌入浅草的人流有一亿左右，而落入这里的戏院、饮食店、妓院的金钱，每年大约为一千二百六十万元（日币）——就是这样的统计数字，而西边进口处的烟草店，每天的营业额据说是两百元。

然而那里的香烟突然之间卖不出去了。因为现在烟草店和公园之间出现了一条马路。复兴局的道路改建工程使烟草店的繁荣成了过去。

为买盒烟而横穿马路，那马路也太宽了。所以，马路的这一侧变得十分僻静，就像刚才俄罗斯少女那样嚣张地走过，

也并不引人注目。

“今晚上需要用红字签啊？”我窥视着春子手中的千社签问道，——便是在这悄无人迹的一侧的人行道上。

“哎呀，说得也是，倒真还尽是些红字签呢。蓝字签用得太多了，这么看来，我还挺和善的了。”

他们的千社签，是他们不含罪恶的恶作剧，是平民商业区式的时髦游戏。不过，有时候，那会成为他们的名片、或者身份证，甚至还会变成他们发出的危险信号。

在能藏于掌中大小的厚纸片上，用勘亭体[①]印着“浅草红座”四个字——有红字和蓝字之分，那是模仿电车的信号灯之类而来的。

例如，假设春子逮着了一个别处来的男人，和他进了明治制菓（糕点厂名字）的销售店吧，那她就会在进口处扔下蓝字签，于是从这儿经过发现了它的伙伴们便会拥进这家店，去敲诈那男人一番。

还有，有时候他们会不知道何时何处会遇到什么样的人，而遭到怎样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就会趁对方不注意，将红字签贴到脏兮兮的中国菜馆的门上。而若是去黑暗的空地的话，便会在路上撒下那些红字签。从而向同伴们报告他们的危险处境、寻求帮助。

若是她们中间有一个人去向不明，那么他们首先就会去问那些残废的乞食者。

① 常用于写歌舞伎的广告牌或幕次的字体。运笔粗而圆润，相传始于江户时期的中村座手代冈崎屋勘六，号勘亭。

“有没有看见落有这样的红字签？”他们问道。这是因为这些流浪者作为得到残羹剩饭的谢礼，会在半夜或清晨将饮食店门前清扫干净。

“我用不着红字签，不过是碍于过去红带的情面罢了。阿彦让我告诉他绘马俱乐部那些家伙的长相来着。他刚从旅馆过来，大概还不了解情况。和阿彦一起逛悠着，一个一个地告诉他，好烦人呢。真想给他们每个人背上贴上张红字签做记号。绘马那些家伙——真的，连那绘马的傻子，我大概也想给他贴个红字签活生生地卖掉。”

“可是，你也犯不着做这种危险的工作啊。”

“危险？什么危险呀。——就这样，也是所谓的无能弱女子了。虽说不体面到会挨男人的揍，不过也不会硬挺着啊。”

然后便笑得花枝乱颤似的。

“你瞧，那个二楼。”

一件花的套裙用衣架挂在墙壁上。还有一顶带大玫瑰的女帽。

那是山文旅馆的总店。也只不过是紧挨着一栋洋房的、粗糙的日式建筑的二楼。

塌塌米正中间的藤椅上，坐着个白种女人，她膝上抱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

“那是席古娜·琳达拉和雷娜·琳达拉，芬兰的歌姬和舞女——她们正在帝京座演出呢。”

那儿与不景气的烟草店相隔三四间屋子。只有衣裳是鲜丽花哨的，那是她们不多的几件行李。

四十一

过去的红带—— 春子说—— 可其实并没有“过去”那么遥远。

诸位应该很容易记起那胭脂色单层腰带流行一时的夏季了。

女店员啦女电话接线员啦逛夜市的平民商业区姑娘等等—— 那种腰带确实是特别为这样一些女孩子所钟爱。其胭脂般的红色里蕴藏着某种不良少女似的风情。

那时候，春子就是在浅草系着红色单层腰带的。其时还出现了一个名为“红带会”的少女帮会。

然而，那时候红腰带流行于世。这对女孩儿们来说，具有极大的魅力。因而，红带会不仅出现在浅草，甚而发展到其支部遍及东京市内几乎其它所有闹市的地步。想系红腰带—— 许多女孩子仅仅因为这个就成了它的会员。总之，红腰带在天下大流其行。红腰带不是红带会的特权。只不过因为它的流行和她们帮会的名称相合，女孩子们便被卷了进去罢了。

诸位为诸位的子女着想，首先必得警戒“流行”才好。

聪明的诸位，红带会的姑娘们也许会笑了，可是诸位知道吗？单是在浅草公园里，有多么傻的女孩儿被诱骗并且轻而易举地被拐卖吗？

“到秋天也许会解散的，单层腰带也不是可以永远系下去的啊”。上次我跟春子说。

“是啊，所以挺麻烦的，有人提议从秋天开始系黑腰带怎

么样来着。—— 黑缎子呢。”

这么说来，当时浅草倒正好有个少年帮会叫作“黑布会”。并且，红带会和黑带会之间还出现了好几对情侣。

“不过，提出这个建议的好像是湿头发阿丝。阿丝呀，就像上次日本馆的色情舞蹈团的人似的—— 她是可以赤脚穿着吾妻木屐逛到新桥去的那种姐儿—— 说是这么说，不过她也只有十八九岁。也许比较合适系黑缎子腰带吧，可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合适啊。就有人出来表示不满了—— 女人的帮会，到哪儿都不成。像我这样的傻瓜才知道依靠女人的缺点而生活，到头来是最舒服的。弓子也好，阿丝也好，她们瞧着我觉得自己有志气着呢。”

“上次好好儿地把阿丝介绍给我了。却又说跟阿丝一起走会很危险，最好别去之类的，怎么了？”

“你真的算了吧。她与红团根本是两回事。据说从前阿丝湿着头发公园里走走，就会惹出腥风血雨来的。有那么一会儿销声匿迹了，可是真让人吃惊，后来居然又变成了百货商店的售货小姐再现身形。肯定是赚了一大笔之后又回来了。绝对没错。就像鸨婆那样。真不知道她诱骗了多少售货小姐下水。”

浅草与百货店—— 诸位会认为春子的这种联想荒唐无稽吗？

其实真有这么一个秘密帮会组织，它以浅草为活动据点，而本部设在大川对面本所的新小梅。那帮会的名称我也知道，不过现在不便写出来。其女会员据说多是百货店的姑娘。红团的成员连她们在哪家百货店的几层，哪个柜台工作都会告

诉我。我曾为瞧瞧那些姑娘而专程去过。

百货店，可是当我走到她们近处的时候，因为心中充满了怜悯，而没能抬起头来看她们。这是一例。不过，这个帮会与阿丝没有关系。

诸位当中也许不会有谁对世事无知到会认为这个例子是无稽之谈，然而“浅草的社会学”更为荒谬。

例如，信州的纺纱女工与浅草——对此，连我都觉得寒心。

“纺纱之乡信州濒临崩溃。”

诸位一定读过有这样大字标题的新闻，它登载在七月十三四日的报纸上。

下诹访、冈谷、凑、川岸、湖南、上诹访宫川、玉川、永明等，诹访郡的三百多家工厂因纱价暴跌而同时停工，并且那停工正以信州为中心蔓延至静冈、山梨——的国中地区。

已有近十万女工失业。

她们往哪里去呢？

也许有人会回到田野或山里的家乡，也许有人会团结起来和资本家斗争。——然而并不是所有失业女工都会这样做。

而浅草那帮神秘兮兮的妇女贩子们似乎正跃跃欲试，准备去迎接那部分余下的女工。

霉与轻松歌舞剧

四十二

瓢箪池绿得发蓝。夏天里，绿藻在淤水中，像发霉似地繁殖着。

从池岸边上来，经过一片微暗的小树林就是公园广场。时间是晚上两点。

有二十来个人在长凳子前蹲成一个圆圈。往里一瞧才明白原来大家在看小螃蟹。有人两手抓着被线绑着的螃蟹，让它们相互厮杀。螃蟹已经被尘埃给弄白了，它们的钳子耷拉着一动也不动，穿白制服的警察也在看着，他苦笑着站起来正要走开。

“喂。”这时那个穿羊驼衣服，戴着假巴拿马帽子的男人呆呆地站着跟他搭讪起来。

“怎么样，找到工作了吗？”

“噢，老总，我连芝蒲都去试过了，可还是没找着工作。从那儿捡了这玩艺儿来。到早上，孩子们会喜欢的。”

“嗯—— ”

蹲成一圈的男人们都一齐抬起头来看他，那站着的男人便有点得意似地，一边把扇子扇得哗哗直响，一边去巡视公园里可供免费休息的长凳子去了。今天这样的日子里，连那年轻的警察或许也会想跟公园里的老面孔打打招呼。然而遗憾的是，他不认识的新进来的流浪汉实在太多了。

“苍蝇、臭虫、病弱不堪的猫、中暑的马、男人女人、繁忙得令人眼花缭乱的酒吧、街头的杂耍—— 这就是夏天。

“夏天是场马戏表演，对，夏天里所有事情都会发生。

冬天人们大多在屋子里度过，而夏日大家会在大街上生活。”

所以夏天里露天长凳和屋檐成了像天堂般舒适的卧床。日本也许再也没有第二个旅馆如浅草夏日的大地一般拥有如此众多的卧床了。

人们说：“流浪者的数目”，用算盘绝对算不出来。

政府的统计数字似乎不太可靠，那些流浪者每当风闻政府要进行统计，便提前逃往别处藏了起来。因而，没有谁能数得清这间旅馆的客人到底是有五百人呢还是八百人。——尽管如此，今年夏天也太多了。

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报社记者不是连团十郎铜像的刀柄被盗也归因于经济不景气吗？

“缺食儿童”啦、“全家自杀”啦—— 诸位亦对这些怪怪

的词汇熟悉了起来。一九三○年是报社记者仅就“不景气”和“色情”二题作文章的一年。

人类的不景气已经不够刺激，于是便有人写道“不仅使人哭，而且让佛死得不景气”。这是则有关浅草观音的香火钱的报导。因为不景气这香火钱反倒增加了——那也是人之常情，然而却已是去年的事了。今年的香火钱，少得简直没法说。

以“菩萨也寂寞”为标题，有人就盂盆兰节的赔答礼品和供奉情况进行了描绘。

浅草也是如此。比比去年的岁末大拍卖和今年的中元大拍卖吧。仲见世商店街勉勉强强竖起了大拍卖的门面，搭上了有蓝白松花纹的阳篷，阳篷下摆上了日语里称为“朝颜”的牵牛花——呀，也说不定是“昼颜”或者“夕颜”了，那是种寒碜的假花，花形如喇叭一般。然而其它商店街上不仅没有笛子和鼓，而且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店铺装饰。

五月里三社祭时跨在祭神的马上的少女，六月份便沦落到靠自己的肉体抚养全家的地步，这也并不稀奇。

我和左撇子阿彦相识，其实也和这不景气有关。

“给我买件浴衣吧。”他死乞白赖地向我索取……

四十三

七月树绿叶香，巴黎飘溢着香榭里舍的歌剧气息——歌剧女高音奥德托·德尔娣女士独唱。

这是松竹座招牌上的宣传文字，介绍着七月份第一个礼拜的公演内容。

第二周是：

—— 从真珠般的裸体，洋溢出性感的情调—— 俄罗斯舞蹈家，娃莲娜·拉托森柯一行。

在万盛座演出的是塔玛阿拉·米拉，娃丽娅、露华——塔尼雷夫斯基姐妹的梅托罗舞蹈团。她们表演的节目有：吉卜赛舞、歌萨克舞、西班牙舞、爵士舞、人鱼等等—— 俄罗斯姑娘们还用甜美的、夹着口音的日语合唱《神田小调》和《当世银座小调》之类的歌曲。

帝京座的“混合舞蹈团”里有席古娜·琳达拉和雷娜·琳达拉。

—— 芬兰的歌姬和舞女。

招牌上这么写道。母亲席古娜演唱《佐渡小调》，而十岁左右的小雷娜则戴着花冠穿着日本的长袖和服，和着歌声跳《佐渡小调》舞，小雷娜有时候又穿上黑缎子衣裳，戴着丝制礼帽一手握着手杖，女扮男装一边唱：

—— 我是查理·卓别林
永远快乐的小丑
……

一边把卓别林的鸭步和哥萨克舞混合着跳起来。

七月浅草的演艺馆里，没有哪个艺人像这位少女一样获得如此众多的喝采。

浅草的观众对异国艺人到底是热情的，特别是对小孩子，更是热情得没话说。

小雷娜从后台下到观众席上来卖她的明信片，她真漂亮，我不由得想起十年前的中国少女林金花来。

诸位，请给我一点点时间，允许我回忆一下那令人伤感的往事吧。

“林金花正在新宿演出。”

那是今年正月二号的事了。我听说之后特意去了那间简陋得可怜的帐篷戏院。可那次林金花没有出场，演出的是一场糊弄人的歌舞。—— 这是题外话了，那用帐篷搭起来的戏院旁边，有一间小屋子，上面挂着“熊姑娘”的招牌。那就是今年春天在仲见世后面演出过的，美丽的熊姑娘。

过去的小马戏院就在熊姑娘的小屋附近。我就是在那小马戏院里见到林金花的。

当时她有小雷娜一样只有十岁。做着不可思议的“特技运动”的少女的纤细的身体，像神奇的虫子一样美丽，那是一条高贵而忧郁的小虫。她已到观众席上来出售过她的明信片。

然而，时隔十年，上次我又意外地见到了林金花。

“喂，我们走吧。变得真难看—— 又肥又矮，瞧那丑陋卑贱的脸上的口红，那是什么东西。”

左撇子阿彦呆住了，他返身看着我的背影并没想到要跟我走。那是在浅草的江川大盛座。

此外，在七月的浅草，由优美绝伦的娃丽娅·塔尼雷夫斯基的小脚，想起了安娜·卢勃斯基。

可是诸位，随着我对往事的回忆，请顺便读一读我于一九二三年写下的文章吧。

※

金龙馆的歌剧女明星和她那同是歌剧演员的母亲同撑一把伞在秋雨中的神乐坂上经过。母亲撑着伞。女儿如侍女一般随侍其侧，非常温顺地走着。

舞台上星运不佳，家庭生活似乎也太如意，因而略显衰微的女儿的衣裳和她的母亲，见此，人们与其说会埋怨女儿，倒不如说会对珍视女儿的母亲深怀好感，共撑一把雨伞，同行风雨中的母女两人给人以这样的感觉。

※

这女儿—— 我想写出来应该不会给她添麻烦—— 就是最近在电影界重放异彩的相良爱子。

四十四

以下是七年前写下的文章的继续。中间有所省略——

※

题归正传。歌剧女演员共撑一把伞在秋雨中的神乐坂上经过。那时大地震后才过了十五天。

其时，我想起了四五年前浅草冬天的小雨。

那是日本馆因歌剧而兴盛、连泽田柳吉都到其舞台上弹奏《月光曲》的时期。当时有一帮因革命而逃亡到日本来的俄罗斯人在那里演出。

其中有位康·斯塔卢斯基夫人。连本应在鹤见的花月园的尼娜·保罗瓦也在那里跳舞。那些艺人当中就有安娜·卢勃斯基、达尼尔·卢勃斯基，以色列·卢勃斯基三姐弟。姐姐安娜十三四岁，以色列十岁左右。安娜长得高贵又美艳。

当时还是一高学生的我和朋友A曾到后台门口等安娜出来。三个卢勃斯基后面跟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俄罗斯老人。安娜的外套虽然合身，但也破了。我对她们的贫穷极为惊讶。

安娜沾着泥土的鞋踩到了她旁边的中学生脚上，她脸色一红，羞涩地笑了。那中学生的脸也变得通红。

然后四个人来到水池边，做父亲的卢勃斯基买了极少的一些炒栗子。

他们进了御园座对面的寒碜的便宜的旅馆。

我们便站那儿抬头仰望那家廉价旅馆的二楼。

"明天我就住到她们隔壁的房间，我要买安娜。只要有五十块就够了呢。"A说道。

不一会儿，下起了雨。为寻避雨之处，我们回头一看御园座的屋檐，才发现有人靠在那儿的墙壁上，专注地仰望着安娜所在的二楼。他就是刚才被安娜踩了脚的中学生。

我长期以来就记得这个安娜。

有一阵子，我想写一篇以浅草公园为背景的、不落俗套的长篇小说，登场人物有藏前烟草工厂的女工、电影院女服务员、马戏团的姑娘、表演踩球的女孩子，尽是些低微卑贱的女性。我还曾考虑把这个安娜和表演特技运动的中国少女林金花写进出。

还有个人，她也是外国人，并且同样令人觉得悲哀，那就是今年从美国来日的怀特马戏团团长。她们在吾妻座被烧毁的遗址上搭起一座一百英尺高的梯子，团长的表演节目就是从那梯子顶上跳到下面的小水池里去。

曾有个身材高大的女人从五十英尺处模仿海鸥的姿式跳

过，像海鸥似的，非常好看。

据说那团长每次登梯前都和团员、用日本式的说法就是说，唱以水代酒的交杯酒[1] 她在梯子顶上向星空祷告。在下面就可以知道那天空中刮着寒冷的风。

她反身起跳，头先向下；在空中一个翻身旋转，落入池中时，双脚先入水。

团长表演着这样惊险的特技，对观众却极为简慢。既不在登梯时向观众笑一笑，落水后也是二划三划游到岸边，不往后看一看便径直回到后面去。并且她始终表情忧郁，似乎对自己正做着的事毫无兴趣。

我们觉得这个团长有意思。还曾想在邻近的十二层的塔上观看她的跳水表演。

※

曾一度想写一篇奇异的长篇小说—— 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那篇小说，诸位，时隔十年，我现在终于如此这般地写开了。

四十五

可是诸位，其实向大家叙述歌剧兴盛时期的往事，根本无需有什么顾虑。

因为十年前的歌剧的女演员们，如今在浅草变成了歌舞剧的舞女，再次走红。

那么我们回到一九三〇年七月吧—— 雷娜·琳达拉等在

---

① 表示永别或长期分离。

帝京座组成“混合舞蹈团”，我对她们的“爵士·歌舞伎舞”没什么特别感觉。

可是让我瞠目而视的是丰年斋女海坊主[①] 与松山浪子的混合舞蹈《缰绳》，“那也混合得太过分了。”我说。

例如其中的“和祥爵士合奏”——浪子穿着水兵服，装扮成蓝眼睛的水兵，女海坊主扮演长袖和服的日本姑娘，她们手握白布做的缰绳，以手的动作和身姿表演情侣，那水兵扭着西洋的舞蹈，那姑娘却跳着日本舞。

六月份连曾在昭和座的天胜剧团演出过的泽森野亦开始混合起来。其节目是《摇篮曲》和《吉卜赛生活》等等——稍一有表情，她的脸上便会如猴子一样布满皱纹。

与她相比，音羽座的木村时子则显得极为“年轻”，连那些不良少女们都异常惊奇地叹道：“世上真有那么厚脸皮的女人吗？”

日本馆的色情舞蹈团第一场公演的时候，

——性感女郎裸体大群舞。

诸位，这可是广告牌上的文字啊。

东京馆有北村猛夫、藤村梧朗，而对藤田艳子等的天鹅歌舞团的宣传是：

——裸体进行曲。

——尽皆奇异、可笑、变态。

肥胖得如脂肪球似的河合澄子也回到了日本馆的舞台上。

① 意为女海怪。

泽馨从观音剧场换到了浅草剧场。田谷刀三和柳田贞一等等亦是时隐时现。歌剧演员的清仓大拍卖也进行得够可以了。

电气馆的派拉蒙剧场的的第四场和等五场—— 这是六月份的事，当时春野芳子表演了爵士舞和却尔斯顿舞，只有她表演的这两种舞蹈才总算有点一九三〇年的气息。

可是，连将表演《孤城落日》的女义太夫[①] 赶跑了的初音馆都更新重刷了招牌，上面写道：

—— 超尖端演艺大会

"尽皆"是"喜剧"、是"芭蕾剧"、是"轻松歌舞剧"。

另外河合澄子舞蹈团的《外国人阿吉》和卡基娜·佛利的《亲吻舞》太过"色情舞"了，招到了演艺评论界的严厉批评。

和春子走着，被俄罗斯姑娘从后面越过去了的第二天，我走走看看，看到了以上那一连串的浅草轻松歌舞剧的广告牌。

然而

—— 因沉重的生活夺力
精神病患者在京城泛滥
各医院人满为患
轻度患者接连出院

这可不是歌舞剧的广告文字，这是报纸上的大字标题。

① 日本传统戏曲净琉璃的一种。

左撇子阿彦

四十六

浅草的流浪者大多有点神经不正常。浅草是间大型的疯人院。但是并不是所有露宿的人都是乞丐或流浪汉。今年夏天，不用说失业者亦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当然乞丐和流浪汉确也增加了。

然而，不景气的时候残羹剩饭也少。能乞到的食物亦不多，长凳子数量也有限。—— 况且在这些东西的分配上自古以来就有很严格的规定。若违反了它。不仅会被赶出浅草，而且会有性命之忧。尽管如此，他们像瓢箪池的绿藻一般繁衍了起来，当今是他们的“饥馑时代”。

我听说过这样的轶事—— 好像有许多靠每天给人干力气活而谋生的小工，他们原来住只用付柴钱的小客栈，现在沦落到了露宿街头的境地。其中有个干了个肥差的呆子，他戴着那顶钢盔，吸着香烟，把手中余下的钱全都用到了买花炮

上。回到公园里便噼里啪拉地放开了。

人们说："他倒也想过了，那家伙在新同伙面前没有面子，想用烟花来买些面子呢。天一亮，又会变成原来的模样。"

而先前围观小螃蟹打架的那帮人大概也都是占不到长凳的新人。

往四周看看，便能发现长凳子都已被占满。一条凳子上坐上三个人就没法躺下了。

我悄悄地往昏暗的树林走去。在混凝土建筑的桥上有人在说话。

"你不是吹牛吧？出趟远门，首先那旅费有没有着落？"

"看来你天生不是块发财的料。提起点精神来，你不知道信州那地方小姑娘多得让人没法落脚，她们全都是些不懂事的黄毛丫头，并且正在路边晃荡着，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要拐骗她们容易得很。"

"你有可以骗她们的漂亮的小白脸吗？"

"没关系，一套西装就可以装门面了。"

"那也得用二三十块吧？"

"这买卖就好比做假钞生意。一本万利，一个人就可以赚到一千块。"

"可别走漏了风声。"

"我们好好干吧。"

听得我胆战心惊，赶紧走开。

诸位，他们可不是流浪汉。这三个人在密谈如何派女工诱拐团伙去信州。

如果那不过是他们痴人说梦话似的发财经，倒也罢了。可

是，从他们平日的手段和有近万名失业女工的情况来看——其实那也似乎是有可能实现的。

所以，我希望信州的警官们，与其时时谨防那些社会活动家，还不如去把这帮人贩子抓起来。

然则，不用多想也可以知道这不过是我天真的愿望，那样的小措施对她们而言不起丝毫作用。我还是对此缄口，继续叙述公园里的女孩子们的故事好了。

“那孩子只知道痛。完全不明白自己正干的事意味着什么。”左撇子阿彦满脸认真地笑着说道。

“你替我买件浴衣吧。”

阿彦冷不丁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好像脸上现出了讨厌的表情。

“就是‘妇人俱东部’的‘南国的黄昏’那种。想要五线罗质地的。”

“是送给你的意中人吗？”

“嘘，你想找揍吗？别把人瞧扁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跟弓子交往的，我还没窝囊到连送给女人的浴衣也要敲人竹杠那样没用的地步。

“可明明说要女人用的浴衣呀。”

“你真不明白。是给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的，我跟她开玩笑说要送她一件浴衣，她就当真了，像相信神一样对我毫不怀疑。所以，我也不忍心骗她，而且她是个风尘女子，据说是一周以前开始卖身的，一定是个妓女了。不过我并不是用浴衣去讨那女孩的欢心，我可没有那卑鄙的念头。从大门口——她们家本不是那种有大门的房子，不过我打算将浴衣交

给她们后就赶紧回来。

“要什么样的，五线罗质地的‘南国的黄昏’？”

“多谢了。我也并不是没有那三块一毛五分钱，不过总之也是笔开销。用你的钱还好点。爽爽快快地掏出来吧。我让你见见那女孩。你用一个晚上，随便写写点她的事，得来的稿费就可以买到十匹或二十匹做那种浴衣的布料。”

为了重振白矢一家而从新宿来到此地的“左撇子阿彦”——据说是不明内情的源氏屋领他进那女孩家的。

那天，在去浅草的路上，我遇到了堆满了黄菊、白菊和红菊的汽车，那还是六月份。

而阿彦则是三社祭[①]那天来的浅草。

人们传说，少数危险分子藉着“浅草著名的血祭”三社祭又回到浅草来了。

四十七

已破了的防雨窗紧闭着，上面搭着的布不知是被套还是床单。与隔壁的屋子之间的拉门上嵌着玻璃，那上边用黄色的纸贴得严严实实。这间可铺六张塌塌米宽的房间里有一个小小的旧镜台——这样的人家的镜子，不知为何总是破的。还有衣架上胡乱挂着四五件毛巾布质地的女用浴衣。

阿彦枕着手臂横躺着，真静。他觉得在梯子上慌慌张张地爬上走下的源氏屋十分可笑。他在不经意之间闯入的、别

① 浅草神社的祭礼（浅草神社旧称三社权现、三社明神）。每年五月（旧时三月）十七、十八日进行。自古以来为人们所喜爱，又称为浅草祭。

人的家里，就像呆在自己的隐居之地一般能够沉得住气。

已经十点多了。说是去看电影去了的女孩子还没有回来。

“大概是步行吧。女孩子的脚，慢悠悠地，路程就稍远了。”

“没逛到别的地方去吗？”

“还是个真正的孩子啊，一个人出去的，绝不会有其他可去的地方。”

“唉，我说，你静一静吧，就是没有女人，我也不会说你骗我。”

“哎，我就住在这后面。那孩子不是那样在晚上游逛的人。而且她家里人说是只给了她两毛钱。”

“这么说，你那儿离不二家咖啡店很近喽？”

“先生，你就在这附近吗？”她抬头盯着阿彦问道。

“也不是，不过我跟那儿的招牌女郎有些老交情，所以知道些罢了。”

“唔”

“听说阿蜜生孩子后瘦了不少，是吗？”

“我向来对这方面的事……”

“我说，刚才我们从公园过来绕了不少道似的，我们从水天的阿六前经过了，是吗？”

“哪儿？”

“你不知道吗？就是那个和裁缝铺较着劲的，那帮扒手团伙的老大。他现在正做收音机生意，这买卖现在比较时兴，好像他有个可爱的女儿。头发有点卷，做成桃瓣发型，父女两个过日子。做父亲的出来站柜台。水天六次虽是老大，不过最近刚出来，所以还老实着。我只不过知道他而已。是从曾

和老大搅和在一起过的小混混那儿听来的。那是个公园里的小混混，他说四五天前在电车上遇到了六次。回来便发现裤兜里给塞进了四张五毛钱的票子，挺高兴的。”

“该回来了吧。”源氏屋念叨着出去了。

这时，一个老太婆上了二楼。她将一盒火柴放在阿彦前面。她脸色黑红，长条脸的鼻尖上架着副老花眼镜。阿彦躺着没动。五分钟过后，老太婆又上来了，这次拿来了一个蓝色的廉价烟灰缸和一些杂志，并且说道：

“让您等得无趣了吧？那孩子说不定在吃蜜豆什么的。这些都是小孩子书，您凑合着看看吧。”

那是《少女俱乐部》杂志。从正月号到六月号，一本不缺。

阿彦正随意翻看着杂志封页上刊登的小姐们的照片，听到隔壁那间三张塌塌米宽的房子里有人发出声息，像是刚刚睡醒。

他坐了起来，可是无处可窥看。

楼下面，女孩子回来了。源氏屋爬上二楼，看来松了口气。

“喂，隔壁屋里不是有人吗？”

“什么呀，那是和她们合住这套房子的，是个女人。没事，我会让她下去的。”

“她正睡觉，你去叫醒她吗？”

“这样的事，一点也没关系。我去说。”

这时，像惯例似地，那女孩子端了茶过来，不过连阿彦也惊呆了的是这女孩不同寻常：她的小腿从元禄袖的单层和

服下露出来，系着淡蓝色的小孩用的腰带，头发垂到肩上，就像个刚从小学放学回家的调皮孩子。

少女俱乐部

四十八

这女孩似乎还从没化过妆。第二次上来的时候，她的脸已不像方才那么红了。

“电影有意思吗？看了什么？”阿彦问道。

“嗯，很有趣的，电影名字叫《手臂》。”她突然用像跟小学同学说话似的口气回答道，并且走了过来。

“去帝影了吗？”

“不是，我去牧野影院了。”

“对了，帝影还没上演这部片子的。——我都等了你一个小时了。”

“是吗？我去了三轮。”

“比浅草还远吗？”

“不，很近的。——大哥，穿上这个吧。”女孩说着，将

一件带有大形牛车花纹的浴衣从衣架上取下来扔到阿彦的脚上。

“等一会儿吧。”

“啊—— 你每月都读《少女俱乐部》吗？”

“是，从二三年以前开始一直订阅着。”

“那上面不是有好多种浴衣吗？”

“好漂亮呢。”女孩答道，坐了下来，她的膝盖几乎碰到阿彦的手肘，阿彦枕着手躺着。

他们说的是“妇人俱乐部浴衣”的花样样本。《少女俱乐部》六月号里的折叠广告被他们从书里长长地铺开来。

“给你买一件吧。”

“真的？”

小女孩的脸一下子灿烂起来，让阿彦吃了一惊。那表情让人觉得她只想到了他真会给她买，没有考虑他是在开玩笑、没有怀凝那会是谎言。没有认为有哪儿不合适，没有意识到他和她是嫖客和妓女的关系。

“哪一种好呢？”那孩子专心地看起样本来。也不说谢谢，也不说您客气了之类的话。

“一会儿慢慢再看吧。”

“嗯，—— 你等会儿，我去一下荞麦面铺。”就像是小学生让小朋友等她似的，小女孩呱嗒呱嗒地下楼去了。

房间里的被子盖不到阿彦的脚踝，是小孩子用的。

隔壁房间的女人急急忙忙出去了。下面传来吃荞麦面的声音。

“你不也吃点吗？”

“嗯。—— 一有客人，全家就请客吃荞麦面的。”

“是庆贺么？”

小女孩像躺在手术台上似地，呆楞楞地看着阿彦。

“什么时候小学毕业的？”

“今年三月。”

“听说你十五岁，真的吗？”

“不，我十四岁。”

然后，两手将白色纸撑到向上睁着的、明亮的眼睛上方，朗朗念道：

“……若患了病而不注意的话，身体各部位都会出现毛病，那不仅是本人的不幸，而且会妨碍家庭的圆满幸福，祸及子孙……”

“嗬。”

“这个放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呢。”

“嗯？”

“上面写着本药剂不变质。”

“这么难的字你都读懂了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读《少女俱乐部》了？”

“到浅草的儿童图书馆去，现在也常……”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断断续续的，额上堆起了皱纹，一副稚楞楞的表情。

他们很快走到浴衣花样样本前，阿彦问道：

“哪种好？”

“是啊。—— 我真不太知道，我去问一问妈妈。”

阿彦也下了楼，偷偷地瞧了一下屋子里边，看到了三个女人—— 刚才的老太婆和一个骨瘦如柴的三十多岁的女人，

还有一个穿红毛衣和裙子的年轻女子。那年轻女子圆润的体态，十分漂亮。

四十九

这又是题外话了，我有一个表亲住在浅草的藏前。今年十四岁正上女子学校一年级。据说她有两上小学同学加入了一个叫“紫团”的帮会。其中有一个是某著名喜剧演员的女儿。紫团—— 并不是从红团派生而来的名字，而是真有其事。我那十四岁的表侄女既不知道我正在写《浅草红团》这部小说，也不清楚浅草紫团的活动内容。不过她说那两个孩子从小学开始就——

“和男人有书信来往呢。”

可是我那表侄女，先前一个人到我家来玩，我也不能让她帮我在家看孩子，便带了她一起去浅草赴约了。那一次，在电气馆和六七个爵士舞舞女一起拍了照。

后来，那女孩儿每次遇到我就会担心地询问：“叔叔，那张照片会登到哪本书上去吗？”

她是担心她去过浅草的事会被老师知道。她所在的女子学校，除了参拜观音菩萨以外，是绝对禁止学生去浅草的。

我也希望她是个没见识过浅草公园的纯真小姐，总之，十四岁的小女孩，我只认识她。所以，我觉得阿彦的话很有道理。他说：

“只会问漂亮吗，不漂亮吗这样的话，告诉你，小女孩们简直还完全不懂事。”

阿彦一边等小女孩，一边看饱了那六册《少女俱乐部》封

页照片里“不知浅草的小姐们”。

“那些女孩都很漂亮。装模作样地摆出媚人的样子。可那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到底还是浅草到吉原一带的小姑娘早熟着呢，不过她还没到那程度。”

她还没有遇到过男人说要买东西给她这样的事。她不知道怎么理解它。并不是把玩笑当真话，而是没有考虑这二者的区别。

“我去问一问妈妈，”她说道，忘记了自己所做的事情，急急忙忙跑了出去，这种天真的率直让左撇子阿彦吃了一惊。

他担心她也许会被楼下的大人骂得哑口无言。

可是，小女孩拎着那本耷拉着折叠广告页的杂志，又跑了上来说道：

“说是‘南国的黄昏’适合我呢。”

“哪种？——石蒜的图案呀，挺适合小姐们穿的嘛。”

“姐姐帮我选的。”

“姐姐？是那个穿红毛衣的人吗？”

“嗯，是的。她是我哥哥的媳妇。”

“你哥哥呢？”

“哥哥去北海道工作去了。——然后不是还有一个人吗？那是我的亲姐姐。”

“好像有真冈[①]本棉质地的和五线罗[②]质地的，你要哪

① 日本栃木县东南的城市。那一带出产的木棉结实可做浴衣或布袜的布料。

② 丝绸，绫罗的一种。

种？”

“真冈质地的是什么样子呀？”

“唔，嗨，就像毛巾的质地似的吧。”

“五线罗的好吧？”那女孩第一次出现了犹疑的神色。似乎第一次开始了盘算。

“不过，你若不告诉我你家的位置，我会不知道来了。”

“好吧，我给你画张地图。——这个行吗？”她说着，捡起了刚才念过的纸，一边舐着铅笔一边念叨道：

“这儿是尤泉寺车站，这边是浅草，这边是三轮，明白了吗？”

然后还写下了她家的房间号和她母亲的名字。

小女孩和她的母亲一起来送他，可她只将头从下面屋子的拉门后伸出来，问道：

“下次什么时候来？明天？还是后天？”这时候不知怎么就显得像个，那行业的人了。

松旭斋天胜

五十

第二天，阿彦便来敲我的竹杠，让我给他买那种与谢野晶子先生设计的“南国的黄昏”。记得那是进入梅雨季节的第三天，结果浅草的布店还没到货，没有《妇人俱乐部浴衣》广告上所介绍的罗质布料。

“没办法了。就要真冈棉质地的吧。罗质的是一匹三块一毛五，棉质的是二块四毛，我可不想让她认为我是要省这一块钱。你再多买一块布料吧。”

“买那种名叫‘浅草红团’的‘文艺春秋浴衣’怎么样？”

“那要多少钱？”

“二块三毛。”

“一块钱一匹的就行了。”

“今天晚上，过会儿你就送过去吗？”

“你别小看我，因这一两块浴衣布料。—— 我是明天早上去。像送邮件似地交给她就走人。我再也不会去那地方了。”

正值盛夏，次日早晨十分炎热。

女孩家里里外外都敞开着—— 其实里外几乎没什么差别。没有大门。从外面的入口进去马上就是厨房。有个老太婆从厨房里擦着手走了出来。楼下也是三张塌塌米宽的和六张塌塌米宽的两间房子。女孩子正在对面那间六张塌塌米宽的房子里缝浴衣。她端坐着，南面来的光线照着她的侧影。平和的家庭沐浴在晨光里。

“请您叫那女孩过来一下。”

于是，女孩满脸认真地走了过来。

“给你这个……”当阿彦将包着浴衣的纸包递给她的时候，女孩子脸上仿佛有什么东西一下子盛开了一般，阿彦从未见过如此惊喜的表情。

“布店的人说罗质的布料还没到货，所以我还买了一匹稍差一点的来。”

她仅仅应了一声“是吗”，跑到她母亲那儿说了点什么，便将纸包放到旧柜子上，又折回去坐到里边正缝着的衣料前边去了。

“真是太谢谢了。”她母亲替她说道。

又说：“稍请休息一会，擦擦汗吧。”

“啊，你能给我杯水喝吗？”

女孩子的母亲一边把水杯递给阿彦，一边对女孩说道：

“针线活你先歇会儿吧。”

“嗯，再上一半袖子就行了，妈妈。”

“过来凉快凉快。”

“啊，再见。”阿彦说。

女孩停下针，盯着这边高声道：

“这就走了？二三天内还来吗？”

“您再坐会儿吧。”

“不了。”

“是吗？—— 喂！”

女孩子被母亲叫来了。哦呀，眼睛都湿了。阿彦冷不丁冒出一句：

“我带你去看电影吧。”

“真的？稍等会儿。我去换换衣服。”边说着，手已是搭在腰带上往里边去了。

“真没出息，骗小女孩。”阿彦自嘲似地笑道。

“你一个人可不行，还得再邀一个。”

“是吗？姐姐也可以吗？”女孩子问，然后在梯子下边朝二楼喊道：

“姐姐。”

五十一

1. 名曲选萃·音乐大合奏。2. 故事剧《画笔之魂》。3. 音乐喜剧。4. 新上演·大魔术。5. 海洋舞。6. 短剧—A《出门靠旅伴》、B《卧铺车厢》。7. 牛仔舞。8. 短剧—C《谎言》、D《鱼竿女郎》。9. 英国玫瑰战争哀史·魔术化《大

炮》。10．新舞蹈《五节庆》五景、A《新年》、B《女孩节》、C《端午节》、D《七夕》、E《菊花节》。11．空中大冒险特技。12．幽默新魔术《埃及乐园》。——这就是松旭斋天胜剧团的节目单。

六月七日是他们在昭和座演出的第一天。他们继新筑地剧团之后。新筑地剧团曾于五月末在那儿推出过类似于“是什么让咱们进入了浅草”的《是什么让她那样》和《筑波秘谭》等。

诸位，

——vi te

IT[1]

伊托

旗子上用三种方式写着那部色情影片的名字，它在七月的风里飘扬着。这是观音剧场。

日本馆给它的舞蹈团取了个妙名字“色情舞蹈团”，于是，连松竹座也打出了“舞蹈·色情”的墨黑墨黑的招牌。一时间“色情”充斥了各处的广告牌。——可是，这种半拉子异国风情倒也罢了，糟糕的是若将浅草最近出现的“糊异人·歌舞剧”的广告上的句子搜集了来，简直可以编成一本色情狂手册——诸位若是有空，不妨于傍晚时分，到池畔小戏院外的小巷里走走看。这条巷子据说白天也会有赖皮出现，不过那些“色情的女王们”出入的后台出口就在那儿。她们有时还出来乘凉。我曾说塔尼雷夫斯基姐妹十分美丽，可是在

① 30年代的一部美国色情影片名字。

那儿诸位就会明白那不过是夜色迷人扰乱了我的眼神，事实上，她们的腿比日本人的还要黑。

却说，比起那些“糊异人·歌舞剧”来，天胜剧团的节目确实要精彩得多。他们表演魔术时的道具装饰得令人眼花缭乱。年轻的舞女们投向观众的表情迷人而美丽。可是，都差不多有孙子了的天胜装扮成了女学生模样。她统领舞台，几乎每一幕都要出场。亨利松冈的空中特技非常棒。泽森野亦少有地受到观众青睐而在那儿表演了舞蹈。——然而令阿彦吃惊的却是，舞台上会有各种东西被扔到观众席上来。扮成《画笔之魂》里的画家的泽林野，像棒球投手一样将装有带馅面包的纸袋投向观众席。

投面包前的台词是：“浅草广小路藤屋的面包真是好吃。”这是面包店的广告。

表演魔术的时候，男助手会弹出一百多张印有天胜照片的卡片来。那些卡片像蝴蝶一般快速飞舞，甚至一直飘到观众席的最后排，照片的一旁是赫然的化妆品广告。

还散发森永的牛奶糖以及其他糖果。

亨利松冈则扔苹果。

每抛一次东西，观从席上就会掀起一阵骚动。是一家一家的，有许多小孩子。

而阿彦的女孩儿则会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挥手，所以每次都会抛到她这儿来。她姐姐的膝上堆满了抛来的小礼物。回家的路上，小女孩还在雀跃着。

但是，阿彦和她们分手之后，便径直到了我这里，他说道：

“第一次去看魔术那玩意儿，就跟傻瓜的美梦似的。明天什么的，你也去瞧瞧吧。不过我说，那姐姐动不动就哭——她不忍心看小女孩成天告诉她今天痛了，今天没有痛，可是，她是媳妇，她婆婆是不会让她替女孩子做那样的事的，我想她丈夫多半是被卖到北海道的监狱去了。所以，她今天求我帮她一把。还说若回去跟母亲说已经成了这么回事了，她们的母亲也许就会觉得既然有过一次了，也就会应允了她。我可绝不想买这样的人情，从没人如此错看过我。——可是，你怎么样？积一次德吧，那女人白皙圆润，挺不错呢。”

河堤阿金

五十二

作奸犯科七十多次——原本出身于牛横寺町的旗本[1]之家的女人竟然在浅草公园的淡岛寺里落魄而死。

若提到浅草的名女人“河堤阿金”，诸位当中也许有不少人会想起其醉态，并脱口而出道“啊，是她呀。”——她就是那个仰倒在人群中，破口大骂的老太婆。

比方说，看了最近的歌舞剧，浅草人便会笑道：

“大概是日俄战争时候吧，曾有过名叫‘海女潜水’的节目。比起那个来，穿着泳衣跳舞还算是文雅的了。”

巨大的水箱里，种上海草，贝壳在其深处闪亮。戴着潜水镜，仅穿一条和服衬裙的海女。在水中飘着满头乱发，如

---

① 江户时代幕府将军家的直属武士。

歌麻吕[1] 所描绘的取鲍之女一般，潜到水底拾取贝壳。那是水中舞蹈。甚至差点出现了一位“人鱼阿松”的名角。

可是，我们勿需听当地人聊那些陈年旧话。河堤阿金六十二岁落魄而死已是后话，比那穿肉色紧身服的踩球女郎消失于浅草还要更晚。

本应建于明治十七年[2]，却似乎永运也建不起来的雷门—— 连这浅草的外大门也曾因废纸批发商之女阿银而被毁于一炬。浅草，浅草的女人，追溯往昔，这样的女人真是无数。

三百年以前茶店里便开始有了沏茶女子，然后是牙签铺女人，射箭[3] 场取箭女。到明治时代[4] 吧女产生了，随后是读报所的女人、围棋所的女人、麦饭店的女人、汽枪打靶游戏场的女人—— 十二层底下的酒馆开始营业，大正时代[5] 来临，“大正妓女”便随之出现。而因为大地震，行行色色的女人和那十二层的塔便一齐消失了。

然而，另一方面，嘉永年间[6] 出入于轮王寺宫的花匠森田六三郎受赐于皇家的庭园—— 据说是当今浅草曲艺场里最有来历的花园，怪不得在那里现在仍有一些怀旧节日上演。此方说木偶戏，山雀特技以及活动木偶等等。活动木偶会令人

---

① 喜多川歌麻吕，江户时代后期的浮世绘画师，为喜多川派之祖，创浮世绘黄金时代。

② 公元 1884 年。

③ 江户时代的一种小弓游戏。

④ 公元 1867 年— 1912 年。

⑤ 公元 1912 年— 1925 年。

⑥ 公元 1848— 1858 年。

微微忆起过去的木偶戏名角安本龟太的菊花木偶来。

——花园　纳凉　昼夜开园　戏剧　山雀　木偶　歌舞剧和舞蹈。

诸位，这是“电光快讯”上的文字。也是用电光描画的大象和猴子拉着这些文字在入口处上方走过去。用霓虹灯装饰门面的曲艺场不断增加，可是花园的电光快讯在一九三〇年夏天的浅草，“绝对的登峰造极”。

最为旧式的花园就是这儿了。而取代那些消失了的行行色色的女人，浅草无疑会出现能与这“电光快讯”媲美的女子。不久，我将会拾缀些这样的女子们的故事献给诸位。

不过，若是各位因之而认为我是效仿过去的“不良文人”，蜀山人太田南畝之类的话，我将十分遗憾。

——银杏稻荷问于笠森稻荷曰盖闻君地有阿仙者孰与吾家阿藤

这就是蜀山人的《阿仙阿藤优劣辨》

而当今世上那帮成天泡在咖啡馆或牛奶店里的青年们就把那些舞文弄墨评点歌舞剧舞女的文人，例如出入于水族馆的文人们称为“不良文人”。

总之，与笠森阿仙争艳过的阿藤就是那个阿藤。第二代濑川路考在扮演阿藤时穿过的浓茶色衣裳的颜色被叫做路考茶色而流行一时。阿藤是本柳屋仁平治牙签铺主人的女儿。那铺子就在观音堂里面的相生银杏下。她的故事被编进了叫卖的歌里，当然，她的绵绘[①] 亦曾十分畅销。

① 日本浮世绘的彩色版画。

当时的绵绘就相当于现在的明星照，而原田町废纸批发商的女儿阿银，也是位被画入了绵绘里的美丽姑娘。看见她画里的容姿而患了相思病，不久便将她从其未婚夫新吉那儿夺了过来的，是本所三笠町的岸上良太郎。他的父亲是个享有官禄一千石的旗本武士，他是次子。新婚之夜新吉放了一把火，雷门亦毁于这次大火之中。

那时已是一八六五年的庆应元年，明治时代已经迫近，可是对废纸批发商之女及其父母而言，将军的直属武士无疑仍有着令其眩目的魅力。而河堤阿金也是出生于一个这样的武士之家。

五十三

阿金十六岁时便被卖到川越做陪酒女郎。武士阶层已因明治维新而衰微没落。阿金以川越为起点，开始了她的浮萍生涯。然后，明治三十年[1]，她三十一岁，回到东京，进了吉原河堤的酒馆。在那里，因发酒疯和有前科——“河堤阿金”的名声响了起来。

然而，她近五十岁时，就只能够在街上拉着男人的袖子到各处廉价旅店去了。而近六十的时候，她已不得不在暗地里赚钱。她流落街头，从“屋里”落魄到了“屋外”。因为那时她赚钱的对象大多是流浪汉。六十二岁倒地而死，作为阿金，那也可称为“香销玉殒花魂去”了。因为她至死也是作为一个女人而工作着，因为她没有沦落为乞丐，因为她还能

① 公元1897年。

在酒醉之际破口大骂。

流浪者中情形最糟的流浪者—— 他们虽有“流浪者”的名称可是决不到处流浪，是了，他们就是所谓风化人。从早到晚坐在同一条长凳上，第二天也坐在那里，所以自然会被“风化”了。诸位，能记起明公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吗？

“明白了?那也是蓬头短发阿何中的一人。大多都是那样子了，浅草的最底层人物。不过女人若是只要能跑动，还算是走运的。而流浪者们绝不会到处奔波。”

并且，他们既消沉到被风化的地步，那么是不会说话的。他们无言地生活在闹市里。

“‘女人鸟’，外国人这么叫的吧？”

这亦是某天早上，弓子在公园里说的话。

“女人鸟？”

“就是太阳虫了。他们称它为女人鸟。中国名字叫红娘。—— 女人若是落到须早上在太阳底下化妆的地步，就不太容易东山再起了啊。”

而此刻就有两个年轻女子坐在围着花圃的链子上，对着小化妆盒，化着晨妆。他们腰带后边起了皱，沾着夜间的泥土。

某饮食店将橡皮管接在公共厕所的水笼头上，汲取着饮用水。

两三只老鼠在啃着从长凳上垂下来的露宿者脚上的橡胶鞋。—— 这老鼠是清晨的浅草里最让我惊讶的东西。我是在昆虫馆后面看到它们的。

化完妆，她们便回家去，昨天晚上看来是“室外式”的

了。

茶店、牙签铺、射箭场、读报所的各类女子—— 除了这一传统而外，诸位一定还听说过另外一类浅草女人的脉承 :天明[1] 末期的卖春妇、明和[2] 安永[3] 年间携提盒的私娼，劝进和尚、夜间野妓、还有今天的那些浪荡豪放者们。无家阿胜，闪电阿玉、呆子阿幸、斜眼阿久—— 有文字记载的浪荡女人便如此之多，可是河堤阿金既不像断发阿良一样生为乞丐之女，也不像傻瓜阿清那样天生蠢笨，正因为这样她才更是一个典型的没落沉沦的女人。

如此看来，那比阿金都早两年开始卖身赚钱的、龙泉寺的小女孩将会如何呢？

另外，诸位知道：弓子的姐姐千代子就是一个 “在太阳底下化晨妆的女人”。

① 公元 1781— 1789 年。
② 公元 1764— 1772 年。
③ 公元 1772— 1781 年。

德国狼狗

五十四

像铺着铅板似的柏油马路，闪烁着粉红的光芒，还没有甦醒的大街上，到处反射着红色的阳光，极为鲜艳触目。清澈的电车铃声似乎在告诉人们：此刻正是清晨五点。

被粉红的朝阳浸染着的言问桥上，尚有昨晚留下的斑驳的尿痕。然而隅田公园如描绘在大地上的设计图似的，少有粉饰，呈清爽的 H 形状。言问桥横架于向岛堤与浅草河岸的两条直条之间。

隅田川的流水，在阳光照射下是黄色的；而没有阳光的时候则是泥土的颜色。可是，那桥上除了像梳子一样轻巧的栏杆和如铅笔似的照明柱之外，再没有任何其它钢铁结构，所以它看起来好像一块坚韧而单纯的铁板，其直线十分硬爽。在那儿难以望见筑波的群山，更不用说富士山了，不过，不知

怎么，人一站到那桥上，那关东平原的辽阔之感就会汹涌而来。

言问桥桥长 158．50 米，呈柔和的弧状，而在隅田川的六大新桥之中，清洲桥若以其曲线为美的话，那么言问桥则凭其直线取胜。清洲若是女子，言问便是男儿。

所以，阿夏将其脸颊靠在铁栏杆上，叹道：

“哦，真凉。”

她经常化着浓妆，今年十六岁。不过，她有时不时抿嘴唇的习惯。所以，常常会将浓浓的口红弄到唇外。为此，男人们以为她天真好欺，结果反倒会上她的当。

不用说今天早上的口红是昨晚浸出来的。

“桥上起雾了，小鬼，从远处看，你就会知道这雾还在下呢。”

“是么？”

“真困。”

“今天晚上是不是将你绑起来睡呢？把千代的身体和你的，用绳子呀什么的。”

“脸蛋沾上雾水了。”

她右边脸颊上的香粉像是被吸掉了似的，变得斑斑驳驳。

“你怎知道那是雾水还是露水？”

捡破烂的车子从本所开往浅草；载着穿桔梗色短外褂的女人的出租车从本所驶向浅草；卖中国面的从浅草走回本所；青年棒球队从本所奔向浅草；马拉松运动员从浅草跑往本所；又有捡破烂的从本所开往浅草；有个女人穿着几乎完全透明的、白纱似的衣裳，赤脚踩着木屐从浅草快步走向本所——

那女人因快活而显得脚步有些零乱，可是真让人不明白，她怎么穿着那么薄的衣服？像裸着似的。此外，就只有三四个工人在那儿，连空汽车都还没有驶过。

“大年夜里的雾可真大，幸亏那浓雾，弓子得救了。”

“喔。”船小鬼呼道，他已经手握木底草屐，站到了大桥栏杆上。

就那样走钢丝绳似地，他在栏杆上小跑着。栏杆的高度到成人的胸部，有展开的拇指和小指之间的距离那么宽。

“嘿，你可别小看我。”阿夏说着，撒腿跑了起来。

人们说有个少年偷了洲崎填筑的垃圾焚烧场大烟囱顶上的避雷针的白金。

还有传言说有个少年把浅草的五重塔顶作为其栖息之所。

而偷团十郎雕像刀柄的也是个少年。

暂且不提那样的冒险特技，比方说瓢箪池的东岸，在花园前的筑山腹部有那么一个公共厕所,那厕所的混凝土屋顶,既可作纳凉台，也可以作卧床，周围栏杆的宽度和言问桥的没什么差异。诸位，有没有见过那仰卧在那栏杆上的男子呢？背部凹向两边，脚从两侧垂吊着。

我已经看见过两三个在言问桥栏杆上走的小孩了。全都是早上看见的。

“那样子，才终于醒来了。”小鬼说着，跑下隅田公园的阶梯，突然钻进桥下，不断使劲地吼叫起来。

“混蛋—— 混蛋—— 混蛋—— ”

这声音撞击到钢板上，传来了回声。

五十五

——本公园正在建设之中，特别是草坪正处于培植阶段，所以请注意不要任意践踏。开园时间是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七点。

阿夏在水户宅邸遗址入口处的告示牌前等着。

乞丐们从桥下的长凳子上抬起了头。钢板的回声打破了他们的睡梦。

铁屋顶、混凝土墙壁，还有河风吹过，这儿果真是张适合夏天的床铺——不过，就在这个七月，乞丐们曾有过一次奇怪的祭奠活动，也许诸位已在报纸上读到过这件事。

他们敲着旧水桶，挥舞旗帜一般地摇着破布，这群乞丐喝得酩酊大醉，又是唱又是跳。据说这是他们半自弃式的祈祷。他们祈求上天改变这使他们乞讨所得过于微薄的不景气的世道。

“不管谁说什么，我也是对浅草的事了如指掌的老大哥。连那些游荡在浅草山里的狗的事，比方说哪条斑狗和哪条白狗是情侣，哪条红狗在瓢箪池畔遭到了哪条黑狗的严厉拒绝之类的，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作如是说的浅草通佐藤八郎出席所谓“东京猎奇座谈会”时，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不良少年也吃不开了。”

怪不得人们说“本领”已经过时，而让美丽的女孩子做团伙的头目已是如今的时尚。

“混蛋——混蛋——”

像个喜欢听钢板传来的回声的小孩似地大声吼过之后，看到乞丐们醒过来，船小鬼装作吃了一惊的样子，撒腿就跑，逃回来。水户宅邸遗址十分宽阔，充满了绿色。其中开花的植物只有少数几株夹竹桃。宅邸正中虽然有日本式的林泉，可草坪青翠使人觉得这清晨似乎也是西洋式的。

“瞧那个，我说是雾，错不了。”

青绿之上有白色的东西在流淌，有种清水濯足般的清爽。虽然是八点钟开园，里边已有小孩和带着狗的、住在近处的人们在散步。

小孩子和她的德国狼狗坐在被落叶松围着的、半圆的草坪里。正如外国人所描绘的日本那样，女孩儿芳容不整，与这清洁而有条不紊的风景极不相称。

那狗飞奔过来，将前爪搭到阿夏的肩上。

“特士、特士，原来你也在？要是知道你和她在一起，就不用来接她了啊。”阿夏一边说，一边抚摸着它的嘴巴周围。它的毛发凉，阿夏手掌上沾到了血。

“哎呀。”阿夏敏锐地看着女孩问道：

“千代，特士怎么了？”

“嗯，打架了。”千代回答道，笑嘻嘻地。

“和别处的狗？”

“像是乞丐的人。”

“是人吗？”

“哎，真可笑，你问我乞丐是不是人？”

“不是和你开玩笑，千代。尽管精神不正常，你也是个女人呢。还是注意一点的好。”阿夏说着，让她站起来，边盯着

她瞧，边说道：

“浴衣被雾水浸湿成这样。昨晚雾很大呢。你就睡在这样的地方？”

“不是这儿。”

“那会是哪儿？”

千代默默地走了起来。

“特士咬了那像乞丐的人吗？”

“是爱打扮的三吉吗？”船小鬼在吹口哨的空隙里插了一句。

“你说的三吉，就是经常用观音寺后面的喷水洗澡的那个？”

“你不知道？他正缠着千代，跟着她走。就像过去向阿蝶叫唤似地，那家伙现在唱着‘千代三吉、三吉千代’，在浅草到处逛。”

草坪上白色的晨雾淡了下去，一片翠绿仿佛燃烧了似地从地面浮现出来。

鳞花图案的浴衣上，系着根漂亮的白底博多单层腰带，千代是个清秀的贫民商业区姑娘。可是，她的身上正开始沾染新的尘垢。发出流浪者所特有的泥土的气息。她已经分不清昼与夜。稍不留神，她就会跑到公园里去。

“是在那里。”在一个将要靠近柏油的河岸的地方，她指着一条长凳说道。那条长凳就在青松的行道树的阴影里。

“你说是那儿？啊，你是说昨晚的事？一个人睡的吗？”

“四个人一起来的。那三个男人都被特士咬了。”千代说道，她还若无其事。

五十六

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纳河、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慕尼黑的伊萨尔河—— 与世界各都市的河岸公园相比，隅田公园无论水量还是视野的宽度，还有樱花的行道树，就风景而言毫不逊色。复兴局和庭园协会等都将其引以为傲。隅田公园占地面积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二坪①，向岛那边的长度为六百五十间② —— 阿夏她们正好在其南端的东武铁道的铁桥旁眺望着河流的上游，而言问桥上已是一片朝霞，柏油路仿佛成了一个湿湿地发着光的平面。

河川、柳堤、人行道、樱花行道树、人行道、樱花行道树、汽车道、樱花行道树、人行道、樱花行道树—— 这是张平面图，而樱花行道树在长方形的草坪上成四列纵队排开，柳堤上亦是种满草坪。

“我说怎么觉得有股海岸的气味，原来是有这么个去处呢。”

“什么？这是什么东西？”

船小鬼不认识“内务省向岛潮汐验测所”这几个字。

也许因为今天是星期天的缘故吧，河对面的浅草河岸，从吾妻桥边到桥墩处；有许多穿白制服的人影，他们各自张着球网，玩着棒球。都是些业余爱好者。

船小鬼和狗一起跑了起来。阿夏在后边叫那条狗。然后，

① 一坪相当于三点三平方米。

② 一间相当于六尺。

小鬼也叫。当狗划着大大的波线，在柏油路上来回奔跑的时候，千代已在长凳子上开始瞌睡了。

“卖报、卖报，您要有职业介绍专栏的晨报吗？”此刻大概已是报童们到浅草公园的长凳子处叫卖报纸的时候了。

这时，穿白制服的警察或许已大批出动，到处巡游盘问那些露宿者。

也有这样的情形：小家伙擦着眼睛，向警察说明和他在一起的男人的身份。

“他是当兵的。”

他旁边的男子就是被警察摇晃着，也还是没有起来。当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听到的是警察对他说：

“你过来一下。”

那男子于是慌忙从身后的树丛里拾起自己的陆军军帽和上衣，拎着背袋和小家伙一起往派出所走去。在这儿常驻的露宿者们则对此不屑一顾。

这时候，仲见世街上走江湖的商人们已经摆开了早市的地摊，他们想趁西侧商店尚未开门之前，从那些早上来朝拜的人们那儿赚上一笔。

地图、气枕、鼷鼠、字贴、香水、烟斗、袜子、扫把、粘土面具、挂在腰上的十二生肖、衬领、活的小乌龟、两样东西十五分钱的小玩意、儿童服装、新鲜葫芦干、盆石、木履带、柚柑籽、带根的睡莲、发带、小型洒水车、花架、扇子、簪、橡胶娃娃、苏铁树苗、手帕、新鲜小熟干鱼、裙子、戒指、炭烧蝮蛇、细绳、带计算器的手册、旧书、鸣虫、防凉睡衣、镜子、运势日历、毛笔、插花用鲜花、帽子、梧桐木

小盒子、树苗、吊带、木屐、钱包、 牛儿苗—— 这是七月的某天早晨，我在仲见世的地摊上看见的东西。

当时，言问桥上或许也已有各式摊位摆出来，开始营业了。有两分钱一杯、五分钱三杯的冰咖啡，吊袜带，梨子，有洗帽子的，玩五联棋的，有将棋[1] 残谱，有切块卖的西瓜等等。

然而，只有狗欢蹦在清晨里。阿夏和船小鬼也都困了。

那只狗是驹田受弓子之托从叔叔家偷出来的。弓子为了千代而训练了这只小狗。

而驹田，就是那个在地铁塔上用望远镜监视过红丸号的男子，他是阿春的恋人—— 要说明这个，还得将阿春的身世叙个明白。

千叶船形旅馆的侍女、十五六岁的阿春，她一生的愿望就是做个东京艺妓町的梳头师。有个避暑客人答应帮她一把。那客人果然没有食言，尽管他以旅费为借口卷走了她存放在他那里的钱，到底还是把她介绍给了浅草的一家梳头铺，使她得以在那里当梳头助手。她们的铺子就在今天的昭和座旁边的街上，靠近有竹鸟兽店。

然而，这乡下女孩万万没有想到，不知不觉中自己已被卖来卖去，从一个男人手里转卖到另一个男人手中。

① 日本的一种棋艺，类似于中国的象棋。

玉 音 街

五十七

“热情的阿姨。”—— 常会有这样的人物。

自称是第一次来这儿的客人，说起话来却极其善于逢迎。在四五个梳头助手里边，她对阿春另眼相看。问阿春是否房州出生，说是从其口音里听出来的。

“我曾去过房州，在一个名叫船形的地方呆过一个夏天呢。”

“唔？”

“哎呀，阿春就住在那附近么？—— 其实我根本不是奢侈到可以去那儿避暑的人。不过是我妹妹的孩子去那里游泳，唔，我去照应照应罢了。”

又在澡堂里二次三次都遇上了。她对阿春雪白的肌肤大肆称赞，还帮阿春用装了糖的袋子洗白黑乎乎的脖子。回去

的路上则是请客吃粘糕小豆汤。戏票悄悄地给。到戏院里一瞧，也不知何时阿姨坐到了身边来。一块儿来的是个年轻的男子。他借了阿姨家的二楼住着，是个上大学的书生。

“要是阿春能再多得些戏票就好了，可无论我怎么偏爱你，若是只给你一个人的活，你们那儿的其他姑娘会嫉妒你的。所以，下次阿春休息的日子，到我家来邀我吧。”

“嗯，不过……。”

“没关系的。哎呀，说什么没关系呢？阿春还不知道我住哪儿的。今天回去的路上告诉你好了。顺路去我家瞧瞧，没事吧？”

她的家就在驹形。

为何要从驹形特意去公园的澡堂呢？阿春若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就好了。

阿春被拉进了客厅。阿姨天花乱坠地向那大学生本人描叙其辉煌绚丽的前途。大学生都被吹得不好意思起来。可是，阿春只是个以做一名女梳头师为其终生理想的乡下女孩，她不被那绚丽将来所吸引，因而很快便回去了。不过，接下来的休息日果真去邀那阿姨看戏。

就这样，一个月之后的某天夜里九点多，那阿姨抱了一臂弯的东西来梳头。

“我这是去上野的亲戚家，路上想起回来会晚了，就去买了些东西，没想到一下子买了这么多。”

“您要是不介意，就请放在这儿吧。”

“多谢了。就当认为是帮我省省车费吧，一会儿，让阿春跑一趟，送到我家里去，好吗？”

“没问题。”

次日早上，在阿姨家的二楼醒来，阿春赤裸裸地呆在床上。她吓了一跳摸摸腰部，仍是没有衣物。房子里没有男人。跳起来打开电灯，看到了镜子里白皙的裸体。翻了翻垫被，发现连昨晚的床单都不见了。打开袖屉，里边是空的。整个屋子里，能用来遮身的，连根腰带都找不着。又慌忙钻进被子里。羞愧得不敢用手去触自己的身体，蜷曲着膝，缩成一团，一个劲地发抖。自己都不知道已经哭了起来。

然而，没法老那么一动不动。又起来了，却不知把自己藏到哪里。坐到镜子前面，看见镜中的裸体，反倒开始沉住气来。自己的裸体也不知为何看起来那么不可思议。甚至于为此而停止了哭泣。偷偷窥视了一会儿楼下后，便在镜子前面转了起来。她边转边注视镜中裸体的自己。然后又偷窥了楼下一眼，爬回到镜前，照出一副女人奇怪的姿式，一动不动——横着扑倒下去，她原是想哭，却笑了起来。另一个女人诞生了。

就这样，一丝不挂的阿春连续五天钻在二楼的床上。

五十八

一、营业时间从日出起十二小时。

二、谢绝醉酒者玩此游戏。

三、不可随意将路人叫起来。

四、不可扰乱风纪。

五、除店主人及其职员外，禁止其他人等进入枪架内。

六、根据有关部门规定，游戏场不接受招待券以及贺礼。

这些规则就张贴在汽枪打靶游戏场的枪架旁边—— 像新年挂在门上的稻草绳[①] 似的，正面吊着盒，“剪纸”的敷岛香烟，下面二层的坛上是敷岛牌和蝙蝠牌香烟等，再下边是木偶娃娃与点心之类的。六尺左右远的地方就是枪架。枪架上放有搪瓷的子弹盒与汽枪。又像戏台上一样，墙壁用帷幕装饰着。枪架一旁挂着面镜子。这游戏场里的一切，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一点改变。头上左右梳两个发髻的女老板说道：

“不管这种游戏多赶不上潮流，现在也不能改建成麻将俱乐部啊。那种玩艺儿不过是一时的流行罢了。我们的才是有悠久传统的买卖。”

“我看首先就得改变一下你们这些小姐的‘风俗’。将桃形发式绞成短发什么的。”听了那女老板的话，我几乎忍不住想回她这么一句。却说，公园剧场、电气馆和浅草剧场后面，也就是六区[①] 第一号和第二号里面，有一连串屋檐相接的屋子的那一带，才是汽枪打靶游戏场的正宗集中之处。再下来，就是六区西侧、东京馆后面、浅草演艺组合旁边等地方。还有一个去处，那儿也过于寂寥了点，它在花园后墙外，不过，总之，那地方的游戏场加起来也还剩那么不足四十家—— 阿春身着洋装出现在这条“玉音街”上。她从那阿姨家二层的

---

① 日本新年风俗之一，门上挂新草绳以示避灾迎福。

① 浅草六区是当时有名的游乐场所。

裸床上起来，以汽枪打靶游戏场为走点，开始了她在浅草的生活。

　　那是还有地痞“赖打”的时候，是汽枪打靶比赛盛况非凡的时期。当时，能打一百次、一百五十次的客人不那么稀罕，而当地听不见汽枪声便睡不着觉的人还为数不少。有个叫大川的男人，他有一只手残废了。因他成天赖在樱田的游戏场里不动窝，那游戏场主人没有办法便给他提供旅费，让他外出讨生活。离开时，他充满豪情地说要去京都地方做个出色的演员,可是,第二天他却又出现在邻近的打靶场里,呼、呼、呼地放着汽枪。—— 这个例子正好说明那时候汽枪打靶游戏的魅力。

　　左撇子阿彦，湿头发阿丝，加上我，我们三人由阿春领着，就在前几天晚上去过汽枪打靶游戏场。

　　因为阿春说绘马俱乐部的艺人里也有下三流的，那些人说不定会出入于这种场所,所以领了我们去那里打听其行踪。她还对我说喜乐亭的那个女老板，有许多故事可用作小说题材，要把她介绍给我。

　　喜乐亭就在公园剧场的后台前面。其时，有搬舞台大道具的一伙人在入口处乘凉。从后台窗口，亦有赤着身子的演员在看着我们。

　　阿春根本就不想握那汽枪，一直在跟那个头上左右盘着两个发髻的女人聊过去的事情。

　　“阿春做新娘的样子像法国布娃娃似的，可爱极了，至今记忆犹新。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他常说只要阿春来我们这儿，戏院后台窗口就会挤满了人，戏台上的帷幕都不开

了。那时候，洋装还非常少见。特别引人注目。”

“和十年前相比而没有任何变化的姐姐你才少见呢。”

“你又不知道十年前之类的事。”

后来听阿春说—— 喜乐的女老板刚生下来就被送到乡下做养女去了。亲生父亲曾是个浪花节[①] 说唱艺人，每天从这家汽枪游戏场去公园的说书场去讲故事。她十八岁的时候到亲生父亲这儿来玩，也帮游戏场做些事，就这样住了下来。

那已是十二三年以前的事了，可她现在看起来也不过二十二三岁。那期间她把这家游戏场完全经营成了自己的铺子，还让亲生父亲开起了洗染店。并且将养父母从乡下接出来，供养了起来。

阿春是六七年前开始玩汽枪的。那时候的子弹钱还很便宜，据说玩上一整天也至多花四五块钱。

“阿春过家家扮新娘的时候，我们这儿的生意也好极了。”怪不得女老板那么说。正因为那时正值花季，阿春才得以在汽枪打靶游戏场里，“捡到”了驹田。

① 三弦伴奏的民间说唱，类似我国的鼓词。

镜子与裸体

五十九

带阿春到东京来的，不用说就是那去避暑地捣乱的不良少年。他把阿春介绍进梳头铺，其实不过是想将得来的赃物在安全的地方存放一会儿罢了。

在阿春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已将自己所拥有的、得到或出卖她的一切“权利”卖给了他的一个同伙。而买方就是那阿姨家二楼的男人。在阿姨的眼里，那不过是个名叫寺坂的小伙计。

那阿姨的家就是个“业余应招站”。阿姨则是个拐卖妇女的人贩子。

也就是说，寺坂是通过阿姨将自己买下的货物从仓库中提出来。而就阿姨而言，她是在利用寺坂他们。即使阿春在那天晚上顺利地逃了出去，阿姨也在上野的亲戚家住着，还

挺凉快的，一点也不操心。

让其一丝不挂，是防止女孩逃跑的妙招。

说什么寺坂借住在阿姨家的二楼，那当然不是真的。

壁龛处的盆石，然后是镜子与红色衣架—— 刚被寺坂邀请到二楼，连阿春也立刻明白了那是个谎言。弄破阿姨让她送的纸包一看，发现其中不过包着三个旧坐垫而已。

“到后来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裸体时的心情。”阿春如是说。不过，总之，那一丝不挂的五天里，她热烈地爱上了寺坂。就像疯了似地爱着他，想借此逃过第二次被卖的危险—— 她自己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其实她这样提心吊胆，又夹杂着破罐子破摔的情绪，使她像洗涤过似的美丽，这反倒让寺坂困惑了起来。

结果，她不仅没有被卖掉，还让那男人给她买来了洋装。然后便作为寺坂的新娘，开始玩起了汽枪。即便遇到过去的梳头铺伙伴，她也都一概傲然地不理不睬。

从公园回来的路上，顺便去汽枪打靶游戏场，几乎已成了寺坂那派人的礼仪习惯。金车亭对面那家叫蝙蝠的游戏场成了他们的老巢。那里只有一个老头和他的儿子，再加上个吃白饭的老头的哥哥，是个少有的、没有雇佣女人的游戏场。

敷岛三盒一叠—— 用四发子弹击落，两毛五分钱。

敷岛三盒一叠—— 用三发子弹击落，一毛八分钱。

敷岛牌剪纸—— 用三发子弹击落，一毛八分钱。

敷岛上的玩具猫—— 用三发子弹，每击落一次玩具猫，敷岛一盒，一毛八分钱。

蝙蝠三盒一叠—— 用三发子弹全部击落，朝日一

盒，七分钱。

蝙蝠四盒一叠—— 用四发子弹全部击落，一毛八分钱。

击落上层玩具娃娃—— 用三发子弹击落，两毛钱。

击落普通玩具娃娃—— 用五发子弹击落，一毛钱。

一枪不中—— 用五发子弹，一毛八分钱。

如今有以上这九种游戏方式，与过去大概没什么不同。

不过，方式虽然有九种，但浅草的常客通常以前就只打蝙蝠三盒一叠的那种。打敷岛三盒一叠和敷岛剪纸的人很少，只有偶尔才能见到。

况且，像寺坂那样百发百中的人，自然去打蝙蝠三盒一叠的了，但他每回只付二分钱“子弹费”。因为要是每次都给他烟的话，游戏场就做不成买卖了，所以只让他付二分钱打着玩。

因此，他也不过是玩弄些“分打式”“分裂式”、“扭转式”、“越山式”的射击技巧，并不认真要去击落什么。认真瞄准射击则是在打靶比赛的时候。

却说，其时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每天都来这蝙蝠游戏场玩汽枪。白天玩大约一个小时，晚上再玩一个小时左右便走人。

而这少年某个白天给老头的哥哥买了些四喜和酒等等之后，直到深夜也不想回去了。

六十

在蝙蝠三盒一叠的架子后边的一端，横竖着三盒蝙蝠牌

香烟，其间夹着两盒火柴。须用三发子弹将香烟全部击落，而只留下火柴。这是第一轮比赛。

第二轮是在敷岛的架子后面的角落里倒放上两盒蝙蝠，须一枪击落。

第三轮则是在敷岛的架子上斜放上六盒蝙蝠，须用三发子弹将其全部击落。

这就是那天夜里的“打烟比赛”——蝙蝠的老头摆的香烟是整个公园所有游戏场里最难打的，且这儿没有女人，还因“汽枪打靶之道”的虚荣，所以这成了那帮常客们聚集起来玩的游戏。而所谓汽枪打靶比赛毕竟是一种聚会，它由一个经常在汽枪游戏场转悠以赚取小费的男人，借某家游戏场的名头，在合羽桥一带租下个场地，每月大约组织进行一次。但是，也有别的情形出现，比方说那天晚上在蝙蝠那家进行的那一次，是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在游戏场开门后才开始比赛的。

结束的时候已近半夜一点。

“怎么了？小伙子，一直看到现在呀？马上要关门了，明天再来吧。”

“嗯。”少年很寂寞地缩在游戏场的角落里还不动身。

见此，阿春向他跑过去，突然将手搭在他肩上，说：

“小伙子，和我一块儿回去吧。到我家去玩，好吗？”

“嗯。”少年应道。这个像大人似的美丽的洋装少女突然对他如此亲切，使少年的脸都羞红了。

“我说，没问题吧？你要不介意，就住我们那儿好了。”

回到向岛的廉价宿舍，阿春像轻轻拥抱他似地从他身后

为他穿上她的浴衣，一边忽然按他的裤子，说道：

“哎哟，小伙子真是个有钱人呢。小孩子可不能带太多的钱，你存在我们这儿好了。以后，你就一直住这儿，好吗？”

“除这些钱之外，今天早上还放了三十块在汽枪打靶游戏场的老爷爷那儿。老爷爷也说小孩不能拿太多的钱，但是我想若是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他的话，他会怀疑我的。”少年回答说。在他递给阿春的钱包里有大约二百五十块钱。

一直都极不高兴的寺坂，这时也惊呆了，他只有盯着阿春的脸看。

“你看。——我猜中了吧？”阿春说道。这离她在镜子前照自己的裸体的时候相距一个月。

“小伙子，这么多钱，你是从哪里弄来的？没做什么坏事……”寺坂正要问他，阿春打断他似地：

“傻瓜，你又不是警察。别担心，小伙子，睡吧。已经很晚了。”

只有一张床。寺坂很快便睡着了。

少年的钱是从他叔叔家的金库里偷出来的。以前他每天骗二三块钱，拿了到浅草来玩。

并没有其它什么原因，他是被浅草那不可思议的魅力所迷住了。他叔叔的家在小川町。在那里，他曾像小伙计似地被使唤着。

打听出这些后，阿春轻轻地将手绕在少年的脖子上，哒哒地敲着他的下颚问道：

“你说的金库，很大吗？”

“店里的金库很小。我还知道放金库钥匙的地方呢。”

“我说，小伙子，你老是穿运动衣和白裤子，这身打扮一点也不帅气。”

“我常常就是这个样子去当差的。”

“唔，所以，明天就用那钱给你买西装或和服吧。”

“我想要西装。”

“还有，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的弟弟了。无论去哪里，你都要叫我们哥哥、姐姐，记住了？”

“嗯。”

“对了，对了，明天给你买西装的时候，我也想买一套呢。”

阿春比这少年长一岁。

六十一

为千代偷来小狼狗的驹田，就是六七年前的这个少年。

最初的钱只买了二套洋装和一台留声机。他们用余下的部分到处玩乐，当他们到汽枪打靶游戏场去取回存在那里的三十块钱时，那老头的回话是：

“很快就用光了啊。怎么了？小伙子你不是说过送给我了吗？”

钱没了，少年就成了多余的人。

“真没办法，你还是回你叔叔家去吧。”

“没有钱就没意思了。我再去拿些来好了。”他说道。阿春见这个少年如此伤心，便替他出了个主意。即就是让他用那笔钱将她从寺坂那儿赎出来。

打那以后，其间经历了红带会、黑带会、红团——总之，这五六年里，驹田一直跟着阿春在浅草混着，不过用阿春自

己的话说，她已经变得没有一点志气，变得极其散漫了。

然而，驹田至今仍被某种莫名的东西的魅力所迷住，还在朦朦胧胧地做着梦。阿春心想应该让他和一个有心性的女孩一起重新生活。她将这事拜托给了弓子。

“你的意思是，我就是那女孩？还是说要我找一个那样的女孩子？”弓子硬梆梆地回了她这么一句话。

却说，诸位，有关那位弓子——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又遇到了她，她的打扮极为奇特。因而我不得不改变这篇小说的航线了。

我方才把小说比喻成了航船，我要写的真是一条船——隅田川汽船株式会社那众所周知的一分钱一坐的蒸汽公共轮船。

我在滨町河岸坐上了往吾妻桥去的这艘船。

在船上，有个大岛卖油女，眼珠子往上，一个劲地瞪着我。

粗糙的藏青底碎白花筒袖和服、紫色围裙，藏青绑腿、橡胶鞋、膝上是个黑色木棉质地的包袱布包的行李，还有油纸，旁边放着顶竹编圆顶斗笠——梳着垂髻，颊边却垂着剪过的鬓发，晒黑了的脸上化着淡妆，果真是朵染上了都市气息的乡村之花。其装扮与这陈旧的公共轮船十分协调。她那薄毛呢内裙从衣摆处垂了下来。

那女孩子表情严肃，却一下子喷笑了起来。说：“请来盒大岛的茶花油怎么样？送给夫人作礼物。”

原来是弓子。

“我怎么觉得像是在哪儿见过似的，没想到是你呀。”

“我这儿还有可以使头发长得又光亮又浓密的珊瑚根、海带根、油渣洗头粉。”

“你可仍是自在得很呢？”

“你才是了。你怎么坐上了这条船？”

“你被白色的摩托艇从红丸号上带走了—— 我是为了写那以后的续篇，在转悠着看看大川一带的风景。”

“你不会写我卖油的事吧？”

“化装成卖油女郎的样子—— 写你在做什么好呢？”

“在找人。”

“不过你总是在找人的啊。”

“谁说了真在找人了？—— 若不这样赚些钱，我怎么办呢？”

“租衣店里连那样的东西都有么？”

“怎么会呢？—— 是向卖油的女孩子借的。”

“可是，那卖油的女孩子呢？”

“现在也许正在浅草听相声吧。—— 即使不是那样，卖油的也常在戏院后台门口卖着油的了，所谓卖油磨洋工，就是指那个啊。”

船驶到了吾妻桥，弓子一边戴上圆顶斗笠一边说道：

“这样更加瞧不出是我了吧？”说着站了起来。她那件藏青底碎白花短和服在臀部处是分着叉的。